

## 目 录

- 新发现的太平天国路凭关卡凭照……上海档案馆供稿(1)
- 总理巡防事宜处奏报
- 太平天国北伐新史料……谢兴尧供稿(6)
- 《半塘言事》选录……李学通整理(37)
- 胡适早期的书信和诗文……沈寂整理(71)
- 章太炎未刊墨迹……章太炎(76)
- 刘人瑞事略……江之洲 刘绍韬(78)
- 芦沟桥事变后北平闻见录……李景铭(102)
- 华北人民抗日军政委员会重要文件……肖义芳整理(151)
- 宁阳杂存……刘天锡(188)
- 史料评介 ·
- 金华太平天国侍王府文物简介……严 军(225)
- 史料信息 ·
- 《近代稗海》第6—8辑内容梗概……周 庄(237)
- 美国出版中国内部事务档案……刘俐娜(240)
- 《近代史资料》总第56—64号目录索引
- ……本刊编辑室(241)

# 新发现的太平天国路凭关卡凭照

上海市档案馆供稿

说明：颁发路凭和关卡凭照，是太平天国实施行政管理的一项重要制度。当时人民旅行要到乡官局领取路凭；往来做买卖的商人，一律需要领路凭。外国人，或在太平天国工作的外国人员出入太平天国辖境，也都要路凭。这几件太平天国文书，向人们揭示了太平天国商税制度的一些具体情况。关于太平天国路凭和关卡凭照，迄今尚不多见。据《太平天国资料目录》载，有忠王李秀成发给洋兄弟呤喇等路凭六件。上海市档案馆收藏的太平天国水陆路凭八件和关卡凭照二件，系当时苏松太兵备道从入境的洋人处搜获后的抄件。毫无疑问，这批太平天国文书，对于了解和研究太平天国的关卡管理和税收制度，官制及太平天国对外关系等，均有相当的价值，兹按原抄件竖式改为横式予以公布。标题及标点为整理者所加。本篇资料由马长林整理。

## 1. 真忠报国逢天安刘肇钧发给洋人水陆路凭

真忠报国逢天安刘<sup>①</sup> 为  
给发路凭以便稽查事。兹有洋兄弟官一员，船一条，由苏省前往尚海<sup>②</sup>为公干事，限日即到该处，合给路凭，挨县更换，仰沿途关兵〔卡〕官兵人等，验明放行，毋庸拦阻。如系隔县路凭，着即不准前行，并违凭越限及形迹可疑，仰即拿获，送交该处佐将，讯明究办，须至凭者。

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正月二十一日给

宇字第六十三号

限 月 日 旋回缴销

① 即刘肇钧，李秀成属下将领，1860年封逢天安。

② 因避讳，太平天国将“上海”，写作“尚海”，亦有作“尚洋”者。

## 2. 天朝九门御林开朝王宗详天安侯裕田等发给洋商吗噜噶路凭

天朝九门御林开朝 王宗详<sup>①</sup>天安侯 为  
 勋臣慷天福钱

发给路凭，以备稽查事。兹据尚海洋商吗噜噶四名员，由常熟起程，前往尚海为贸易事，限日即到该处，或换凭或缴销，为此特给路凭。凡官兵人等请凭往办一切事务，毋得沿途耽搁，越期羁迟。又，所载人数民夫不符，违期不返，仰沿途巡查守关把卡官兵兄弟照凭验明不错，方得放行。倘有违凭越限及形迹可疑滋扰等事，即行擒拿，送交该处佐将按法究办，须至凭者。

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三月十四日给

自常熟发

## 3. 开朝勋臣魏天安费发给洋人路凭

开朝勋臣魏天安费 为  
 给发路凭以便通行事。兹有尚洋洋人一并六名，舡一条，由苏城起程前往嘉兴郡贸易，随洋货等件，为此仰沿途水陆关卡官员兄弟人等，验明放行，准其还往，毋得阻拦，须至路凭者。切切。

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八月廿日给

## 4. 开朝勋臣起天燕梁发给洋人路凭

开朝勋臣起天燕梁 为  
 给发路凭以便通行稽查事。今有本第洋人一名，水手三名，

① 据《避难纪略》载：“贼之陷常熟也……贼目二，一曰详天福姓侯”，“一曰慷天燕钱得胜，旋改名桂仁”。据此，路凭应为侯裕田和钱桂仁联衔颁发。这时，侯与钱两人的爵位已比庚申十年时各提高一等。

由苏省前往上海地方办买货物，原凭回苏，仰沿途关卡官员兄弟人等，验明放行，毋得阻拦。切切。

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九月十八日给

5. 御林王宗殿后北破汽天军主将金匱县佐将李发给洋人路凭

御林王宗殿后北破汽天军主将金匱县佐将李 为  
给发路凭以备稽查事。兹有尚海洋船洋人五名、船一条、水夫九名，自金匱起程前往尚闸尚海地方为买办洋货回锡事，限回日销，为此给凭，仰沿途关卡官员兄弟，验明放行。倘与凭内人数马船不符者，许即盘查追究，俾免私逃淆混之弊。切切此凭。

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十二月初六日给

限准其来往日销

6. 殿前副掌率总统水陆马步军务蔡发给洋人路凭

殿前副掌率 <sup>总统水陆</sup> <sub>马步军务</sub> 蔡 为

给发路凭以便稽查事。兹有花旗洋人伍名带领 <sup>通事式</sup> <sub>水手肆</sub> 名，船壹条，夫肆名，自苏馥省起程，为采办军需事前往太仓州地方，限日回销，合给路凭，仰沿途把卡官兵，验凭放行，须至路凭者。

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癸开拾叁年式月式十六日

新字第四十二号自苏馥省给

7. 开朝王宗殿前忠诚三十九天将李发给洋人路凭

开朝王宗殿前忠诚三十九天将任 李 为  
户部又正地官提理苏馥省军民事务

给发路凭以备稽查事。兹有洋兄弟三名，船贰条，由苏馥省起程前往尚洋止，为办军需来苏事，合给路凭，仰沿途公局供应素饭一宿两餐，不得讹索。即到该处或换凭或缴销旋回，毋许沿途耽擱，越期羈迟。及所载人数民夫不符，仰沿途巡查守关把卡官员照凭验溯无错，方得放行。倘有违凭越限，需索乡官，滋扰良民，即行检拏，送交该处佐将按照违令究办，须至路凭者。

乾字第 号

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癸开年式月廿八日

限回日缴销

#### 8. 忠闾朝将队内麟天安余发给洋人路凭

忠闾朝将<sup>队内</sup>麟天安余 为

给发路凭以备稽查事。兹据夷人六名，通事一名，船一条，水手四名，由乍浦起程至嘉兴郡、苏福一带地方止，为销售洋炮事，仰沿途公局供应茶饭。即到该处缴销或换凭旋回，毋得沿途羈迟。及所载人数民夫不符，仰沿途巡查守关把卡官员照凭验明不错，方准放行。倘有违凭越限，需索乡官，滋扰乡民，即行检拏，交该处佐将照例究办，须至路凭者。

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癸开十三年四月初一日给

宝字第八百十八号 限日销

#### 9. 嘉兴天郡平湖天县佐将陈发给洋客关卡凭照

天朝嘉兴天郡平湖天县佐将陈 为

给凭通行以便查验事。兹有本省本郡洋客船一只往尚洋售卖，由此吕公桥卡经过，当即查核人船货物，照数收纳税钱，收洋三元二百文正，为此合给凭照，以便前往。仰前途水陆关卡官兵人等验明凭照，较著人船货物相符，即便放其前进，毋许阻

滞商路。倘有奸宄私自偷越，逢关不报，著即将人船货物一并截下，以凭究办。该把卡官兵胆敢肆行索诈，准许赴宇禀究，须至凭者。

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十三年四月十二日  
东字第一百卅一号

#### 10. 嘉兴天郡平湖天县佐将陈发给洋客关卡凭照

天朝嘉兴天郡平湖天县佐将陈 为

给凭通行以便查验事。兹有本省本郡本县本乡商民洋客船式只，自尚洋起程，往内售卖，由此菁阳关经过，当即查核人船货物，照数收纳税钱，洋九元文正，为此合给凭照，以便前往。仰前途水陆关卡官兵人等，验明凭照，较菁人船货物相符，即便放其前进，毋许阻滞商路。倘有奸宄私自偷越，逢关不报，着即将人船货物一并截下，以凭究办。该把卡官兵胆敢肆行索诈，准许赴宇禀究，须至凭者。切切。

关卡票 右给洋客执照。

天父天兄太平天国十三年五月初七日给  
丰字第五百号

后记：上面刊出的太平天国路凭及关卡凭照，原抄件为竖行书写，在第1、2、6、7、8五张路凭正文的上端，自右至左有“水陆路凭”四字；第9、10两张关卡凭照上有“关卡凭照”四字；在第3、4、5三张路凭正文的上端没有任何字样。因改横排，恐造成格式混乱，故未将正文上端的文字排上，而以后记注明，敬请读者注意。

## 总理巡防事宜处奏报

### ——太平天国北伐新史料

谢兴尧 供稿

**编者按：**咸丰三年（1853年）四月，太平天固定都天京后不久，东王杨秀清派遣天官副丞相林凤祥、地官正丞相李开芳，统领二万太平军由扬州浦口出发，疾趋燕都，直捣清王朝巢穴。五月，清廷于京师设立巡防处，以蒙古郡王僧格林沁、步军统领花沙纳、侍郎稽荫、总兵达洪阿主持其事。八月，太平军攻入山西平阳府，京师戒严。清廷又以恭亲王、惠亲王等十几名王大臣统辖巡防处。九月九日在乾清宫拜将授印，设公所于地安门外东不量桥之东，谓总理巡防事宜处，下设文案、备案、营务、粮台等办事机构，专一从事防范太平军的事情。

这次发表的北京巡防处档案共二十二件，时间自咸丰三年十月一日至三十日，是时正值太平军屯驻天津附近的静海、独流、杨柳青一带。其内容涉及清军调遣、军饷筹措、奖惩官员、审理奸细等情事。这批档案提供了已刊资料未载的许多情节，如建都天京后杨秀清曾到扬州活动，太平军在天津附近屯兵的人数，林、李会衔发出的告示，太平军在北京附近侦察军情的活动方式，独流停兵待援等问题，都是值得稽查考究的问题。这份资料从未发表过，弥足珍贵，对于研究太平天国北伐战史，这是一份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的档案。

咸丰三年八月，太平军攻入山西平阳府，北京戒严，于都城设巡防处，由清之王大臣统之。（《粤匪纪略》卷二第20页）时人批云：“巡防处稽查形迹可疑之人，勾捕过严，有无辜而死于西市者。”此册即其证明。又参阅咸丰廿三、八、十三、十四各页及廿四、十六。

蜀人五知识

## 卷二 十月

- 1 派伊勒东阿带兵前往天津攻剿。
- 2 奏参御史黎吉云轻率妄为。
- 3 参革街堆旷班官兵。
- 4 讯明鲍张奇一案委无不法。
- 5 捐输未到马匹分别截留牧养。
- 6 讯明匪犯李伏即行正法。
- 7 讯明从逆邢海山拟凌迟处死。(应录) (杨柳青逆)
- 8 会同五城议复御史凤宝等奏招募壮勇五城防守。又附凤宝原奏。
- 9 讯明从逆陈敬轩等即行正法。(应录)
- 10 奏参顺天府运解炮位车辆迟误官员。
- 11 拟令东路各营声势联络并拨给炮位。
- 12 参革街堆旷班官兵。
- 13 会议给事中吴若准奏请抽收房租。
- 14 讯明从逆杨长儿即行正法。
- 15 讯明从逆杨二等分别凌迟处斩。(应录)。
- 16 讯明从逆幌幅幅等即行正法。
- 17 奖励东路军营出力人员。
- 18 讯明因病逃兵田林拟遣。
- 19 参革城上值班旷误官兵。
- 20 议复顺天府预筹军饷。
- 21 讯明逸出监犯高三交刑部办理。
- 22 讯明张瞬一案委无不法。

## 1 派伊勒东阿带兵前往天津攻剿

谨奏为奏闻事。

现因逆匪窜至天津，臣等拟派护军统领依勒东阿，统带八旗护军一千二百八十名，并现在调赴通州防守之密云官兵六百五十名，星驰前赴天津以资攻剿。应需马匹即由南苑牧放官马内拨给四百匹骑用。以上各项官兵，臣等酌拟每名赏银一两，即由防兵粮台发给，谨此奏闻等因。于咸丰三年十月初一日具奏。

奉旨：知道了。钦此。

## 2 奏参御史黎吉云轻率妄为

谨奏为恭折参奏仰祈圣鉴事。

本月初一日亥刻，据广渠门门领达兴阿禀称：是日申刻，有御史黎吉云到门告说，多备堵门大石，如无大石，即将海漫石块撬起使用。又开单书写火药等物，令职赴巡防处领取，并开有军器单一纸。又说明日不可开城，如要开城，不过开放一二时辰，不必终日开放等语，禀报前来。臣等听闻之下，不胜骇异。经臣等拣派翼尉海福、参将李长清，驰赴该门查看，并无别情，仍令照常开城。

旋据门领达兴阿禀称：初二日早，该御史差伊家人手持名片，向职告说，昨日该御史所说之话，因言语急促，如本衙门大人问及此事，教职含糊回禀，连名片呈送到案。臣等片传御史黎吉云面询前情，据云闻说天津有贼，心便着急，属令达兴阿严密稽查，若到实在紧急时，恐不免要将城门堵闭，即街石可用，至警急时，或开一两个时辰。至言明日不免要关城，“明日”二字，南边人作“将来”字说，非即指次日也。晚间参将李姓来询，因悟门领大约是误会此二字之意，因差家人持名片于次早告知各等语。

臣等查现在贼匪窜扰天津，正巡防吃紧之时，若稍涉张慌，诚恐无以安定人心，所关甚巨。今该御史始则向门领达兴阿告以明日不可开城，着令起石堵闭，继因臣等派查并无别情，复遣家人向门领官说乞为含糊。逮经臣等面询，复以“明日”二字系南方话诱卸，实属任性妄为，相应请旨将该御史交部严加议处，以为轻率妄为者戒。至该门领禀报，尚无不合，应毋庸议。所有臣等据实参奏，理合恭折具奏请旨等因。于咸丰三年十月初四日具奏。

奉旨：依议。钦此。

### 3 参革街堆旷班官兵

谨奏为奏参旗弁旷班，仰祈圣鉴事。

窃臣等办理巡防，于各旗地面添设堆拨，屡经严饬该班兵加倍严密值守，臣等仍随时派人稽查。兹于本月初四日夜，派令巡防处差委之侍卫宗室载良，查有东江米巷等处之值班弁兵，并未在班，殊属旷误。除将长安街等处误班之兵丁八名责革外，其东江米巷误班之正蓝旗满洲骁骑校怀他布，应请旨革职，以示炯戒，谨奏等因。于咸丰三年十月初七日具奏。

奉旨：依议。钦此。

### 4 讯明鲍张寄一案委无不法

谨奏为讯明案犯委无不法，应即拟结，恭折奏闻事。

咸丰三年九月二十四日，据巡视中城御史凤宝等呈送拿获鲍张寄等四犯一案。本日奉上谕：“巡城御史凤宝等奏：拿获形迹可疑人犯，请旨审讯等语。鲍张寄、鲍谢和、李雪、并续获之杨绍明，均着交巡防王大臣严行审讯。钦此。”遵将鲍张寄等四犯解送前来，臣等督饬司员详加研鞫。

据鲍张寄供：籍隶安徽，潜山县人，年二十岁，剃头生理。

去年十月，与伊表侄李雪即李鸿谟来京，在琉璃厂向姓剃头铺内帮伙。本年正月，又那〔挪〕在李铁拐斜街钟老三、钟老大伙开剃头铺内，与伊堂叔鲍谢和一同帮伙。后来散工，自己做买卖，仍在本铺居住。七月搬到虎坊桥同兴店居住。八月鲍谢和患病歇工，也搬来同居。后伊亦因病未做买卖。九月十九日被中城官人查店，见伊带有木莲蓬，将伊并鲍谢和一同拿获，详城奏送到案。今蒙严审，并没为匪不法的事。起获烟荷包上拴的木莲蓬，系向这表叔〔侄〕李雪要来的，实因铺内人多，恐其错拿荷包，并无别用，如有不法，情甘认罪。所有同店住的人，都是推小车的，并没见过卖绦子茧绸之人。至前在坊里供说，南边尚有一个李雪，给我木莲蓬的话，恐怕连累这个李雪，随口混说的是实。

鲍谢和，安徽潜山县人，年四十八岁，道光二十二年来京，在王广福斜街傅姓剃头铺内帮伙。二十七年搬到李铁拐斜街钟老三、钟老大伙开剃头铺帮伙。去年十月，伊堂侄鲍张寄同这李雪来京。鲍张寄在琉璃厂向姓剃头铺帮伙。本年正月，鲍张寄也搬到钟姓剃头铺内一同帮伙。七月，鲍张寄因病搬到虎坊桥同兴店居住。八月，伊患病亦搬到同兴店。九月十九日，被中城官人将伊等拿获，详城奏送到案。今蒙严审，我实没为匪不法的事。至鲍张寄带的木莲蓬，实无别故。所有同店居住的人，都是推小车的，并没有卖绦子茧绸之人。伊前在城上供说，不知木莲蓬叫什么的话，是一时害怕，不敢供认是实。

李雪即李鸿谟供：籍隶安徽，潜山县人，年二十七岁，剃头生理。道光三十年来京，在蒜市口东来隆剃头铺帮伙。咸丰元年八月回家。去年十月，伊与伊表叔鲍张寄一同来京，在廊房二条胡同张六十剃头铺帮伙。九月十八日，被中城坊官人将伊拿获，详城奏送到案。今蒙严审，实没为匪不法的事。至鲍张寄所带木莲蓬，是伊于去年在前门大街买来给他的。伊前在城上供说，不知木莲蓬叫什么物件的话，是一时害怕，不敢供认是实。

杨绍明供：籍隶湖北，武昌县人，年六十九岁，船行生理。去年五月，由江西省来京，八月到通州卸载。十月，又揽了由通州到常州买卖，走至香河县守冻，雇主起旱路走了。至今年二月开冻，伊仍将船撑到通州变卖。三月初二日到京，在樱桃斜街兴隆船行帮伙。九月二十三日，被中城坊官人将伊拿获，详城奏送到案。今蒙严审，并没为匪不法的事。起获木莲蓬，是伊在前门外西荷苞巷口外摊上买来拴烟袋用的，实没别故是实各等语。

臣等再四研讯，该犯等坚供如前。臣等查开设同兴车店郝兰松即郝兰清，已于前案经臣等讯明，并非逆犯，奏明取保在案。又原奏所称，逆匪同党以木莲蓬、绿皮靴页等物作为暗记，亦不止木莲蓬一件。今寓居同兴店之鲍张寄与杨绍明，均携有木莲蓬，经该御史将其拿获，并将牵涉之鲍谢和、李雪一并奏送巡防处审办。臣等讯明，并无为匪不法情事，并传到鲍张寄等各铺东屠元春等，均供该犯等实系安业良民，应令取保。惟鲍张寄在该城取供时，因李雪给伊木莲蓬，恐牵涉连累，随同李雪捏说家乡另有李雪其人，均属不合。应将鲍张寄、李雪各照不应重律杖八十折责发落，与杨绍明、鲍谢和均交坊取具确实的保，听其各谋生理。至木莲蓬系寻常之物，业经该御史等查明，街市货卖者甚多，亦无庸议。其林如宝、葛一贵等各犯，仍令严缉，务获惩办，以儆奸宄。所有臣等审拟缘由，理合恭折具奏请旨等因。于咸丰三年十月初九日具奏。

奉旨：依议。钦此。

### 5 捐输未到马匹分别截留牧养

谨奏为拟收各处未到马匹分别解京，及截留牧养，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臣等现查兵部复称：所有调京马匹，除已解往各营外，现

在南苑尚有马二千七百五十四匹。此外应解未到定边厅马一千三百匹，哲哩木盟二千五百匹，又由僧格林沁奏令内外扎萨克、多伦诺尔厅捐马一万匹，均未咨报起程等语。

臣等伏查现存南苑牧放之马，已有两千余匹。当兹水冻草枯，如收各处应解未到之马全数解京，目前既未需用，水草缺乏，恐多倒毙，殊非所宜。若令支领马乾，则所费不赀，臣等通盘筹画，拟于现存南苑之马二千七百五十四匹外，再收哲哩木盟马二千五百匹内，酌解一千匹来京，合计马已将及四千匹，足资随时拨用。其余内外扎萨克、多伦诺尔厅共派捐马一万匹，及哲哩木盟尚有未到马一千五百匹，均令解至察哈尔牧放，听候调取，似属妥便，而于马匹牧养亦觉相宜。所有臣等通筹调用马匹分别解留之处，是否有当，谨合词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谨奏等因。于咸丰三年十月十一日具奏。

奉旨：依议。钦此。

## 6 讯明匪犯李伏即行正法

谨奏为现审形迹可疑人犯应即定罪，恭折奏闻，仰祈圣鉴事。

窃九月十六日，据景运门档房咨呈：由西华门外拿获窥探禁门形迹可疑人犯一名，呈送到臣衙门。当经臣等督飭司员详加审讯。

据供伊名李伏，系直隶宣化府怀安县人，年二十三岁，向在本地负苦度日，并无父母妻子，仅有堂兄李昌一人，并不同居。本年九月十二日，由怀安县起身，携带六百六一挂钱，八挂叫作八挂游玩，要到京城瞭望。是日住半壁街，十三日住土默，十四日住关沟关上，十五日住南口。十六日到京，由西边不知名的城门走到被获之处。我原要进京瞭望咸丰，外边事情若好，我便可招骑马，外边事情不好，不过当兵吃粮，或铡草喂马等语。至于

来京投奔何人，何处下落，有无伙众亲友，何人主使，瞭望意欲何为，何谓八挂游玩等事，反复根究，该犯皆支吾不答。连日熬审，加以刑吓，仍执前供，矢口不移。该犯神情自若，毫不畏惧，迹似有所恃而不恐，且跪炼轧杠，毫不觉苦，语多讪笑。至用力加刑之时，仅止呼朋友弟兄报仇雪恨。当亟追究伊朋友弟兄为谁，仍复支吾不答。由此观之，李伏二字亦未必即系真名。

复经臣等亲提严讯，该犯所供与前无异。详按该犯于逆匪肆窜各处戒严之际，胆敢窥探禁门，语多不轨，挺身尝法，不扳同逆。现供有“八挂游玩，瞭望咸丰，外边事好，可招驸马”等语。查其语言悖逆，应照军法从事，即行处斩，庶奸宄不至漏网，则巡防机宜方昭严密。至该犯所供伊堂兄李昌一犯，经臣等行文步军统领衙门，转飭宣化府飭提，至今未据解到，亦未将有其人申复，实属迟延，应将该府照例附参，恭候命下之日，移咨吏部办理。除李昌一犯俟解到时另行拟结外，所有臣等审明定拟缘由，理合恭折具奏请旨等因。于咸丰三年十月十三日具奏。

奉旨：依议。钦此。

## 7 讯明从逆邢海山拟凌迟处死

谨奏为遵旨速行严讯奸细人犯，拟即定罪，恭折具奏事。

据步军统领衙门奏送拿获从逆奸细一案，咸丰三年十月十一日奉硃批：着巡防王大臣速行严讯正法。钦此。当经该衙门将邢海山解送巡防处，臣等当即督飭巡防差委之工部员外郎宗室耆英、蓝翎侍卫鄂顺安，会同承审案件之司员福勒敦、英秀等，严加研鞫。

据邢海山供：“系天津县人，向来使船生理。因我父兄不待见（土语）我，□□□□□□①。于去年八月间，我在湖北买得

① 此处有脱漏，用□号表示之。

鸡二只鸭二只，献于贼营，头目胡总爷认我作干儿子，起名胡得用，将我右太阳抹黑印、发顶烙印、右腕拴蓝绵，与他们烧柴煮饭。贼匪头目有张飞燕，是湖广妇人，约年五十余岁。他们都是周道士所属。周道士自称是大明朝，听说他在湖南景州山居住，有徒弟五人，又有二十四人在道士左右保护，他们都称王爷。去年八月间，我跟他们在湖广等处打仗十余次，我杀人十余名，抢掠银钱记不清楚。本年九月间，在杨柳青当铺内，我砍死五六人，财主家砍死一人。曾于本年八月十九日，叫我同胡老大、张老大、李老大、魏四、沈老大、冯二、赵四来京探闻消息，在左安门外张家小店居住。胡老大将棋盘街、海岱门、顺治门、西直门、天灵寺<sup>①</sup>等处都画了图样，回去报与胡总爷。九月二十七日，叫我与李老四、胡老大、张老大、沈老三来京，探听京中有无准备。如无准备，他们就要来京；若有准备，他们就不来了。李老四们四人，发后都烙有月牙痕迹。后来他们又打发张士奎、曹得力、王老得、沈顺、李六、杨二格、鲍五七人，在马驹桥等我们回信。我与李老四们都约在前门外天桥地方同太鱼店左右见面。我随到杨村营盘，雇给营兵玉六当民夫。他有用不着的铺盖，叫我送到香山健锐营正红旗，交胡立查收。于初八日走到西便门，不料被官人拿获。我前在天津城内，听得有一白须老人说，臭贼已至杨柳青，你们快预备罢。天津知县仍欲详问，老人就不见了。由此我知大清有福，所供是实”等语。其余悖送供词，俱属罪不容诛，臣等亲提复讯，供词无异。拣派营员往左安门外各处搜查李老四等无获，应即拟结。

查邢海山于去年八月间从逆，头顶发中印烙暗记，腕拴绵记，随同该逆打仗十余次，抢掠杀人，已为军民之所切齿。复听从匪党胡姓两次来京探听消息，实属罪大恶极。若仅照军法斩梟，尚不足蔽辜，应请旨将逆犯邢海山凌迟处死，梟首示众，以

<sup>①</sup> 北京城内有无宁寺。天此处“灵”字疑误。

昭炯戒，而快人心。该犯供出一同来京之匪党李老四等，仍请飭下步军统领、顺天府、五城一体严拿，所有臣等审明定拟缘由，谨恭折具奏等因。于咸丰三年十月十七日具奏。

奉旨：依议。钦此。

### 8 会同五城议复御史凤宝等奏招募壮勇五城防守

谨奏为遵旨议奏事。

咸丰三年十月初三日奉上谕：御史凤宝等奏筹议防守等语，着巡防王大臣会同五城体察情形妥筹办理，钦此。遵查该给事中等原奏内称：五城招募壮勇，制备器械，亲加训练，所需经费，由该给事中等设法劝办，并请勅谕在京各官绅量力捐募，事平之后留补五城皂捕，并酌补绿营兵额等语。核其所奏，自系为慎重巡防起见。查现办巡防，于城内外分设营队，并将守城官兵预先派定，原期有备无患。今该给事中等所奏，既有所见，臣等公同商酌拟即请旨，交飭五城悉心筹办。所招各勇，务择土著良民，报名立册，仍各安生业，以备随时一呼立集。并可各人户等，借此编查，总期事简易行，不致扰累，以仰副圣主肃清畿甸之至意。所有臣等遵旨议复缘由，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再，此折系巡防处主稿，合并声明，谨奏等因。于咸丰三年十月十九日具奏。

奉旨：依议。钦此。

#### 附： 凤宝原奏

巡视中城给事中臣凤宝等跪奏为请旨事。

窃京城内外防守兵营星罗棋布，自极严密。臣等公同商酌拟五城招募壮勇，制备器械，亲加训练，无事则率以诘奸，有事则借以防守。至所需经费，即由臣等设法劝办，并请勅谕在京各官绅，量力捐募，努才同仇，庶兵力民力兼资，更可壮声威，而戒

不虞。如蒙俞允，臣等加意遴选。凡游手无业、不逞之徒，概不收录。事平之后，除留补五城皂捕额数外，当移咨步军统领衙门酌补绿营兵额，妥为安插，不致别滋事端，则始终有备无患矣。臣等为预备防守起见，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训示遵行，谨奏。

咸丰三年十月初三日内阁奉上谕：御史凤宝等奏筹议防守等语，着巡防王大臣会同五城体察情形，妥筹办理。钦此。

### 9 讯明从逆陈敬轩等即行正法（应录）

谨奏为申明从贼杀人逆犯，应即定罪，恭折具奏事。

据步军统领衙门奏送拿获由贼营来京人犯一案，咸丰三年十月十二日奏有硃批交臣等严讯。经该衙门将陈敬轩解案，臣等督飭司员严加研鞫。

据陈敬轩即朱立泳供：系武清县人，年二十七岁，在县属汉光地方居住。从前在本地开药铺，堂叔祖陈九早雇给江南江宁府知府魏亨达处服役。道光二十八年，我亦到魏姓任所跟班。本年二月，贼匪攻南京。先期，我主人将孀居少奶奶送到淮安城外河下借房居住。是月初八日，我同潘贵、路贵、李贵应跟随太太两位姨太太搬在北门内红花地库书陈姓家躲避。初十日，贼匪破了仪凤门，我主人闻信带兵赶去，中途被害。并闻得南京百姓说，陆制台<sup>①</sup>在南门城内拿贼匪，中了炮子，自刎身死。贼匪把他尸身刀割。又闻得祥将军及副都统俱死得甚惨。贼于初十日攻破外城后，即于是日午时把满城攻破，城内男妇大小都被杀害。十一日，我在陈库书家门内，听得外面喊嚷东王进城，百姓不许瞧看。我于门缝内看见东王坐的黄轿，轿围绣的蓝色龙形，跟随的人穿着黄马裤黄帽，护卫贼匪。进城后，先不杀民，后就抢掠资财粮米，不给者就杀。十五日，贼匪到陈姓家把我搜查，我捏

<sup>①</sup> 指陆建瀛。

说叫朱立泳。他们叫我与潘贵们四人从他，若说不允就要杀害。我们害怕就跟他们，四人分开并没见面。叫我给他们做饭。贼内有伪丞相，约年四十余岁，有须，不知姓名，也不知是何人，身穿黄蟒袍，戴长翅纱帽，穿皂靴。跟随的人俱穿黄马褂，戴黄巾，赤脚。

二月二十五六日间，在三山街设坛。早间登坛，伪丞相面北坐，新旧从逆者俱在坛下面南跪。他说：新兄弟、旧兄弟不要惦记父母妻子，总要齐心杀么，打定天下，父母妻子总能团圆。男未成婚，女未出嫁，都要成其夫妇。舍不得娇妻，作不得好汉。

贼中二十五人有一司马，每百人有一百长，再往上者，俱分军帅、旅帅、师帅。我们穿的号衣，圆光子上黑字“前一军”、“前二军”、“前三军”字样，俱赤脚，头蒙红布。司马有“司马”字样。贼营内有红黄大旗，若是帅，身后有人执大旗。每逢打仗，俱传东王令。听见外人说他们是天主教，不准人逃跑，不准吃烟，违令者斩。夜间梆锣巡更。我们一队二十五人，本队头目叫罗义亭，是湖北人，叫我蓄留长发，用红布裹头，赤脚短衣。后来西王洪秀泉<sup>①</sup>，与东王杨秀青〔清〕要兵，于三月十五日，由南京分去一万多人，我亦跟去。那时闻得扬州民人有江寿民，先期捐给贼营银三万两，求贼不到扬州扰害。后来贼到扬州，江寿民就自尽了。

我分到扬州后，于三月十六日打了一仗，给我竹竿铁尖枪一支，叫我在后面喊嚷助威。十九日，我在前三军队内，手使竹竿枪打了一仗，扎倒年轻壮勇二人，一个死了，一个不知死活。

后来，贼匪叫我同周姓、王姓、李姓、潘姓出城外买菜，我们商量同逃。我于三月二十九日由贼营逃出来的时候，被庄勇将我银两衣物抢去。我将长发剃下，于四月初二日逃到淮安河北少奶奶公馆内居住。那时听说我家太太亦被害了。我在少奶奶处住

<sup>①</sup> 此处“西王”不确，应为“天王洪秀全”。

了五个多月。

后来我叔祖陈九早把我憎嫌，我就向少奶奶辞工进京，另找地方佣工。一路走过献县地方，看见贼贴的伪示，是黄纸写的，有“太平天国癸好三年”，“钦差大臣”，排写李、林<sup>①</sup>，人姓底下没有名字。这张告示已撕去一半。听见旁人说，林姓之下，尚有李姓，告示中有“虽诸葛亮复出，亦不能灭他”的字样，俱已撕了。我到京走到广安门外，被官人拿获，解到提督衙门，奏送到案的。

我被贼掳去，从他做饭，打仗二次，是有的。我听说伪东王杨秀青〔清〕现在扬州，伪西王洪秀泉已经死了<sup>②</sup>，众贼匪给他立有木像供奉。我在南京贼营，一过一个月，但听得东王制台衙门，并没看见造宫殿。我在扬州贼营半个月，即行逃出，后来听说贼匪因裹胁的人逃得太多，把投他的人发辫内俱烙有火印，月牙形像，作为暗记。凡贼俱蓄长发，头蒙红布，百姓呼贼为红头，遇见红头俱要洩忿。广西、金陵、扬州、以及往天津来的贼，俱是一气的。至湖南景州山周道士，我却没听见说过等语。

臣等复讯无异，应即拟结。查陈敬轩从逆打仗二次，拒杀壮勇一杀一伤，今复潜逃来京，另谋生理，显有影射窥探情事，实属罪无可逭。陈敬轩即朱立泳应按军法从事，即行处斩。所有臣等审拟缘由，谨恭折具奏，请旨等因。于咸丰三年十月二十一日具奏。

奉旨：知道了。钦此。

## 10 奏参顺天府运解炮位车辆迟误官员

谨奏为参奏事。

本月十八日，军机大臣面奉谕旨：据胜保奏，京师炮营五城

① 指太平军北伐统帅林凤祥、李开芳。

② 此处系指民间讹传天王洪秀全事。

永固炮位及无敌炮重三千六百斤、重二千斤者，请飭该营拨运共三四尊，送至军营，以资攻剿等语。着巡防王大臣即日挑选前项炮位四尊，配齐火药炮子等件，速委委员于明日即行起程，解赴胜保军营，毋稍迟延。钦此。臣等遵即派委翼长王朝、载龄护解炮位，并飞札顺天府预备运炮练车，于十九日各齐应用。复于十九日派司钥长达春、三等侍卫绵性前往迭催，仅来车十余辆，并非练车，骡头亦不足数，炮位未能即日运解。

查军营要需自应拣委委员，速为备力，今乃如此耽延，实属不知缓急，理合据实参奏。请飭下顺天府，将迟误各委员职名咨送吏部，严加议处。其兼尹府尹亦有督催不力之处，一并请旨交部议处，为此谨奏请旨等因。于咸丰三年十月二十一日具奏。

奉旨：依议。钦此。

### 11 拟令东路各营声势联络并拨给炮位

谨奏为遵旨议复事。

据东路领队大臣文瑞等片奏请飭皂兴、顺保等移营进扎，于本月二十一日奏硃批：着惠亲王等迅速酌度。钦此。臣等遵查原奏内称：据杨长儿供出贼众五百余人，约二十四、五日间，齐至通州，理宜严防。查阿彦达等现在统兵接应，往返程途近者亦二十余里，诚恐缓不济急，水路尤关紧要，更宜防守，请飭皂兴、顺保移营进扎，共为犄角之势，庶接应便捷等语。

查通州防守情形，前据文瑞等呈报，臣等节次札飭阿彦达、皂兴、顺保四路援兵，务与通州军营声势联络，互相策应。复札令顺保移营通州附近地方。已据顺保禀称，于十月初七日移营通州之八里桥，择要驻扎在案。今文瑞等所奏，与臣等以前预办情形相同，应仍由臣等再札阿彦达、皂兴、顺保三营，务须随时偵探，与文瑞等声息相通，倘遇警急，立即带兵飞速援剿，不准稍有迟误。谨将臣等遵旨酌度情由，恭折奏闻等因。于咸丰三年十

月二十二日具奏。

奉旨：知道了。钦此。

再，据东路领队大臣文瑞等文称：请由京酌拨炮位并谙练炮手数名，携带火药铅丸等语。臣等即据文拨给四五百斤，便捷炮四尊，并随带炮手火药，派员解往，理合附片奏闻。

解送东路领队大臣文华营：

神威炮二位，每位重四百斤，每位用铁子十六两  
制胜炮二位，每位重五百斤，每位用铁子三斤。

在京炮营章京：

厢〔镶〕黄旗章京刘鏊。

正黄旗章京长安。

厢〔镶〕白旗章京迟照禄。

正白旗章京惠麟。

解送炮位：

营总玉秀带内火器营兵二十名。

## 12 参革街堆旷班官兵

谨奏为值班官兵旷误，据实参革事。

本月十九日，臣等派出三等侍卫绵性委鸟枪护军参领讷钦布，查得新开路并西堂子胡同新设堆拨内，值班官兵均有旷误情事。查各旗地面添设堆拨及官兵等，臣等不时严飭加倍严密职守，乃该官兵等竟敢旷误，殊属不知法纪，除将新开路等处误班之兵丁三名咨行该旗责革外，相应将误班之镶白旗汉军恩骑尉多宝请旨革职等因。于咸丰三年十月二十二日具奏。

奉旨：依议。钦此。

### 13 会议给事中吴若准奏请抽收房租

谨奏为拟请按月抽收屋租，以济兵饷事。

伏查本年八月十七日，礼科给事中吴若准奏请征收一月房租，经户部核其事属可行，于议复兵饷折钱折内声明，另拟章程具奏。九月二十三日，臣联顺奏请征收铺租或六个月，或三个月，以资兵饷。钦奉硃批：着派恭亲王会同户部议奏。钦此。臣等详加酌核，复与巡防王大臣等互相考究，以期集思广益。窃以京城内外鳞次栉比，人烟稠密，非划分地段则稽察难周，非酌量寡取则输将难继，拟即就诸臣原议稍事变通，酌为按月收取房租。

其收取之法，除衙署、公所、营房、庙宇、祠堂、会馆及土房、灰棚、关闭铺户、空房间不计外，其余自户部内务府取租官房及王公府第，递至官员军民住宅、大小铺面，每瓦房一间抽取房租京钱二百文，按月以满钱征收，制钱大钱钱票一体交纳。如系租赁之房，即在租户名下收取，仍令租户算明交官，房租若干照数短给房主。其有将房契押借钱文月出利钱者，由借钱之人在应出利钱内扣出交官，照数短给财主。其由户部内务府收租官房，即由呈租之人名下收取，仍于应交官租内照数抵扣。如官租向系交银者，其抵扣之数又以每银一钱作京钱四百文核扣。其内城按八旗地面划分八段，每段再按三固山划分十二甲喇。八旗共九十六甲喇，划分九十六段，责成各该都统副都统每甲喇选派体面晓事章京二三员，领催十数名，会同该地面步军校带领看街兵，分为十五日，将该甲喇境内一切房租逐日挨户收取。每月将所收租钱开单呈交各该都统衙门铁库收存。于十五天收齐后，册报户部作为该旗内外各营下月兵饷之用。

皇城内按上三旗地面划分三段，每段再按三固山划分三段，三旗共划分九段，由总管内务府大臣派员经管，所收租钱汇交三

旗参领处收存。其收租之法，亦仿照各旗办理，仍造册报部作为内务府下月应领兵饷之用。

至九门外五城所管地方，其应如何划分地段，设立公所，派委委员，分日收取，不致别生弊端之处，由巡城御史会同妥议章程核办。所收租钱，由各该城将确数册报户部，应拨交某旗若干，听户部指明拨给，由该旗具文赴城领取，不得借作别项之用。

至房间数目，城内由步军统领衙门责成翼尉协尉分飭步军校，各按甲喇地段逐户详查，造具细册。何旗地面即呈报何旗都统，仍一面报知步军统领衙门，由步军统领衙门汇总咨部立案，以凭核对。城外，由顺天府五城查明造册，咨送户部。如烟户迁徙，铺面关闭，房间坍塌，随时咨报注册。倘有隐匿房数，侵蚀租钱，扰累勒索诸弊，一经查出，即交刑部从严惩办。统俟军务告竣之日，即行停止。似此变通办理，贫者未尝勒派分厘，富者不过取资百一，较之铺租之连取数月者，固觉交纳轻微，即较之房租之只取一月者，尤觉从容接济，似于月收兵饷不无裨益。

臣等连日商榷意见相同，谨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上训示遵行。

再，臣奕 前奉 硃批，会同户部议奏，信取铺租一折，现经另议。抽收房租，其铺租一约，应请毋庸再议，合并陈明，谨奏等因。于咸丰三年十月二十二日具奏。

奉 硃批：必应如是酌量变通，庶可缓收实效。依议行，即行出示晓谕。钦此。

#### 14 讯明从逆杨长儿即行正法

谨奏为申明奸细人犯，应即定罪，恭折具奏事。

据巡防东路领队大臣文瑞等拿获形迹可疑人犯杨长儿一名，解送前来。于咸丰三年十月二十一日，由军机处传奉 硃批：杨长

儿着交巡防处严审。钦此。臣等当即督飭司员严加审讯。

据杨长儿供：我系武邑县人，年二十六岁。父亲杨老青，年六十七岁。母亲王氏，年五十余岁。并无兄弟，种地度日。本年八月二十四日，我在青县遇见素不认识的黄姓、方姓，说起穷苦，他叫我从贼，说每天给我二百五十钱。我应允。二十五日，同到静海县南关贼营，住在大店内，共有四五十个人。九月初二日，我们四十余人俱穿号衣，冒充南京调来官兵，在离城一里多路的潘家庄扎了小营十个。那时贼人共三万多人，叫我学杆子单刀。九月二十八日，在沙富地方打了一仗，我没杀人。二十九日，抢沧州，打了一仗。十月初一日，在杨柳青打了一仗，我用单刀砍了一个官兵，并未身死，抢了银子两锭，高姓要去了。初三日，贼目韩姓派我同高二、刘套儿、王套儿、黄姓来探听火药防守兵丁消息。我与高二们先后散行，约定十月二十三日到通州南关柴火市饭铺见面，再定主见。我于十月初一日，在静海县听见高二说，上通州，陆续共来五六百人。我由天津小路行走，不料十八日走至张家湾地方，被官人拿获的，今蒙审讯。我听见高二说，贼兵共十千多人，所供是实。

臣等复亲提研鞫，核与前供无异。查杨长儿一犯胆敢从逆，屡次打仗，砍伤官兵，抢夺银两，复敢来京窥探消息，打听火药，种种不法，罪不容诛，应照军法即行处斩。所有臣等审明定拟缘由，理合恭折具奏，请旨等因。于咸丰三年十月二十三日具奏。

奉旨：依议。钦此。

### 15 讯明从逆杨二等分别凌迟处斩

谨奏为审明起意商同贼匪纠抢火药，首从各犯分别定罪，恭折具奏事。

据巡防东路领队大臣文瑞等奏道拿获形迹可疑人犯杨二等一

案，当经该大臣将杨明即杨二、秦五、李喜儿、翟荣顺即杨五解案，并由臣等密派干员，将郑大、王大、张大、倪四、徐均祥先后获案臣等督伤司员，严加研鞫。

据杨明即杨二供：系通州人，向在香山正红旗火药库当更夫。去年七月间，香山修理鹿圈，我与郑大即安富同当散工，彼此认识闲谈。他说曾在南省被贼掳去，逃回至京，并说这里事情没甚么干头，还想到贼营里去。后我引郑大帮我打更。今年二月，他听说贼到京〔金〕陵，约我同去。我说路远没费。九月间，正黄旗满洲出兵，把我带去服役，郑大因口音不佳，没人雇他，我保举他替我当更房差使。初九日晚，我对郑大说，此差出去，倘这边不得意，要想从贼，你听我信息。我于初十日起身至王庆坨大营，因营内太苦，起意投行贼营。于九月二十日，在葡萄窪地方，路遇一人，把他杀死，割了首级，投贼营小头目方姓，口称先杀一人作为进见。方姓带我见了大头目。大头目说，现在火药空虚，叫我设法弄取。我因在火药库打更，深知火药可以抢取。大头目就派我跟同李喜儿、秦五于十月十一日起身，约定十七日到香山，进营杀人抢药。我去到张家湾地方吃饭，见李喜儿与翟荣顺讲究药书。我要到通州家里瞧看，叫李喜儿、秦五先去，因写给他一字交李喜儿们交给郑大，并嘱秦五见了郑大，先将抢火药的事，大概说说，俟我到香山时，详细商办。不料他们走至藁村被获，把我供出获案。我前供在桂兰斋茶馆的话，不过约定说话地方，开茶馆的人均不知姓。李喜儿是我贼中徒弟，我鸡奸过的。

秦五供：系冀州人，向在香山打更。今年九月，雇给健锐营正黄旗阿姓，出兵跟随服役。十八日，新城县地方路遇李喜儿，叙说闲话。我情愿从贼，他将我带见贼目林姓，给我帽子一个，内写“健锐营”字样，以便混进京来抢取火药。二十四日，我跟贼打了一仗。十月初三四日，跟贼在杨柳青打仗抢掠，杀了一二

十人。我用腰刀杀了两个老人，抢了马褂等物。林贼目因杨二说起健锐营有火药，就派我同李喜儿随杨二进京，约定在桂兰斋茶馆见面。林贼目又派一百多人由深河过来接应。十二日，我由葡萄窠贼营与杨二约定会齐。杨二写一个字儿，叫我同李喜儿先到香山找见郑大投递。杨二又叫我把抢药的大概，先与郑大说说，叫郑大预备蒲包口袋等物装药。不料走至张家湾地方，被官人获案。

李喜儿供：系迁安县人，自幼出家为僧。今年九月，跟随师父巨成在深州地方赶庙卖药，师父被贼匪杀死，我被贼裹去。这杨二、秦五都是贼营里的人，后认杨二为贼中师父，他曾把我鸡奸数次。贼目伪大王在天津打了败仗，同四个女贼带了一千余贼上南京去了。伪二王仍在天津领贼打仗。贼给我绸子衣服，叫我同杨二、秦五来京赴香山火药库抢火药。先有一百五十人来京，或发内有火烙月牙，脊梁十字等痕，或衣襟烧有圆窟窿。杨二写给字条，叫我找见郑大投递。我走至通州蘆城被获。这杨五与我在贼营见过面，他说叫翟荣顺，是他捏说的。

郑大即郑安富供：系山西潞城县人，先在蓝靛厂正黄旗打更。本年七月十二日，杨二保举我在红山头香山正黄旗健锐营打更。九月初五日，杨二跟人出兵，引荐我在火药库更棚受雇打更，是有的。至杨二托李喜儿送信给我，我尚未接着。杨二面嘱秦五向我说，要抢取火药，托我照应。李喜儿亦没来到。

翟荣顺供：我系吴桥县人，跟主度日。本年正月散工，在海子南边北店村岳父高三家居住。七月十八日来京，在崇文门外上三条胡同借住卓宅闲房，找佣工地方。九月二十三日，雇给兵部汉本房茶房黄姓替工，言明不论日子多少，给钱一吊。十月初七日，黄姓接工，即于初九日散工，欲往杨村找素识跟官的沈大，托他觅工。十月十四日，走到通州东门小店住宿。官人夜间查店，因我是吴桥县人，恐是贼营里来的，将我来拿获的。各

等供。

提同健锐营打更之王大、张大，开设桂兰斋茶铺之倪四即倪宽、徐二即徐均祥讯供，坚称杨明等商谋纠抢火药，伊等实不知情。传讯兵部茶房黄泳淦等，供词亦相符合。

臣等提犯亲讯，各供与前无异，应即拟结。查杨明即杨二，以雇工人役，甫至军营即杀人献贼，甘心从逆，已属罪不容诛。又复起意商同贼匪欲行纠抢健锐营火药，与秦五、李喜儿先后至京，并信知郑大在内照应设伏，奸谋拟劫火药，实属罪大恶极。杨明即杨二应拟以凌迟处死梟首。秦五、李喜儿先后从贼，复听从谋抢火药，与杨明同罪相济。郑大于杨明所供从贼等情，忽认忽翻，坚不吐实，惟杨明与李喜儿等进京时，给信托伊照应，并嘱秦五面致抢取火药之言，若非同党，岂有不虞败露。现据杨明等供证确凿，未便因其坚不承招，致逃显戮。秦五、李喜儿、郑大即郑安富应照军法从事，即行处斩。翟荣顺据李喜儿供，伊名杨五，曾在贼营见面。杨明亦供曾见李喜儿与翟荣顺在张家湾地方讲究药书。该犯坚不承认。惟传到兵部茶房黄泳淦，据称九月底十月初曾雇该犯替工是实。李喜儿所供未可尽信，第该犯必非善类，应于李喜儿等斩罪上减一等，发黑龙江给官兵为奴，咨送兵部即行发配。王大、张大于杨明等谋抢火药，实不知情，应与倪四、徐二即徐均祥等均无庸议，无干省释。所有臣等审拟缘由，理合恭折具奏，请旨等因。于咸丰三年十月二十四日具奏。

奉旨：依议。钦此。

## 16 讯明从逆幟幅等即行正法

谨奏为申明奸细人犯，应即定罪，恭折具奏事。

据巡防东路领队大臣文瑞等奏送拿获形迹可疑人犯幟幅等一案，当经该大臣将幟幅、马世杰解到巡防处，臣等督饬司员严加研鞫。

据幌帼幅又名长胜供：我系吉林人。我于本年三月间跟吉林兵富庆德金额赴军营。八月十七日，在山西洪桐〔洞〕县裹入贼营。贼头阎姓，派我挑行李，抬炮打仗。共抬过三次，不记日期。后到临铭关，我也抬炮打仗一次。后到沙河县，贼匪抢掳，我于是时仍行抬炮。及绕至顺德府东，贼匪又抢一村庄，我仍系抬炮。复到栢乡县城，贼匪又抢栢乡县，我仍抬炮。后到赵州，贼匪又抢掳赵州，我仍抬炮。后到不知县名，贼匪抢掳，越过正定府，到藁城一带地方打仗抢掳。后来我在贼中遇见这马世杰，我们二人俱给贼抬枪抬炮。后又到深州，贼匪打仗，我仍抬炮。后又到一县，不知系何县名，贼匪头目阎姓、徐姓派十二名伪充官兵，内有马世杰，又山西人王老三，其余不知姓名，于十月十一日赴北河一带打听火药好买不好买，并打听何处有官兵，何处好走，限我等六日回贼营送信。十三日到窰店，十四日歇一天，十五日过深河，住西大营。十六日住马驹桥，十七日到通州被获。

马世杰供：我系河间府景州人。道光三十年二月初七日，我由家出来，在各处卖布负苦度日。本年四月间，我到河南归德府地方负苦。至五月间，被贼裹去。贼头阎姓、徐姓给了我刀一把，红布一块，叫我蒙头，并叫我蓄留头发，每日叫我给他们抬枪。至七月间，不知地名地方，贼头叫我在前三军队内抬枪，打仗一次败了。八月间，在藁城一连地方打仗抢掳。后来我在贼中遇见这幌帼幅，我们二人给贼抬枪抬炮。九月间，到了深州，住了一二日，往沧州去，并未进城，众贼往北去了。徐姓、阎姓并不知姓名十个人，带我们二人假充大同镇官兵，往涿州北河来。十月十一日到北河，徐姓、阎姓等均在彼店住下守候。给我们钱一吊，并给我字纸一捲，沿路粘贴。叫我同幌帼幅到涿州、良乡县、芦沟桥、马驹桥、通州各处哨看地势，火药在何处，有无官兵防备消息，限六日送回信。我并听说贼头已经打发一起三十多人，往西到涑水紫荆关一带去了，我就将字纸掷弃。十三日，我

们在窦店西松庆店地方住了一夜。十四日住窦店。十五日，恐怕芦沟桥有官兵，未敢经走。随由浑河雇了小船，过了河，到西大营地方住下。十六日，在马驹桥打野盘。十七日，到了通州被获，各等语。

臣等复讯，供词与前无异，应即拟结。查忱帼幅、马世杰于本年五月、八月间，先后被贼裹胁入伙，扛抬枪炮，屡次打仗，抗拒官兵，复听从贼目指使，假充官兵潜至通州一带哨看地势，侦探消息，实属罪不容诛，应将忱帼幅、马世杰均照军法从事，即行处斩。所有臣等审拟缘由，理合恭折具奏，请旨等因。于咸丰三年十月二十四日具奏。

奉旨：依议。钦此。

### 17 奖励东路军营出力人员

谨奏为遵旨查明保奏恳恩奖励事。

咸丰三年十月二十三日奉硃批：文瑞军营屡次拿获奸细，实属奋勉出力，着惠亲王等查明即行加等保奏，以示优奖。钦此。臣等遵查东路领队大臣文瑞、乌尔棍泰自到通州军营以来，筹办巡防，稽查奸匪，一切甚为认真，所带官兵俱能奉令严密缉拿，屡获奸细，洵属奋勉出力。今奉恩旨，令臣等查明加等保奏。查该营先后拿获秦五儿、李喜儿、翟荣顺即杨五儿、杨二一起，马世杰、忱帼幅一起，杨长儿一起，共七名。内讯明正法者三名，现在实拟正法者三名，拟发遣者一名，较各路防兵获犯，实为最多。文瑞、乌尔棍泰督率有方，均请仰恳天恩赏戴花翎。其随营获犯出力之文武官员，臣等查明酌拟另缮清单一并加等保奏，吁恳恩施优加奖励。谨将臣等查明保奏缘由，恭折奏闻，伏乞皇上圣鉴，谨奏请旨等因。于咸丰三年十月二十四日具奏。

奉硃批：文瑞、乌尔棍泰均着赏戴花翎，存孚等均照所请奖励。钦此。

咸丰三年十月二十五日恭缴原折硃批一件。

谨将文瑞、乌尔棍泰营内获犯出力，恳恩奖励各员，缮具清单，恭呈御览。

厢黄旗蒙古廩膳生员存孚，拿获秦五儿、李喜儿一起，幌帼幅、马世杰一起，杨长儿一起。存孚，拟请赏给举人，准其一体会试，并赏给六品顶戴。

正红旗满洲文生员润锡，拿获杨长儿一起。润锡，拟请赏给八品笔帖式即选。

厢黄旗蒙古主事銜骁骑校雅尔坚，拿获秦五儿、李喜儿、杨五儿一起。雅尔坚，拟请以印务章京即补。

厢黄旗满洲委印务章京骁骑校明通，拿获秦五儿、李喜儿一起。明通，拟请以印务章京补用。

厢黄旗蒙古领催庆祥、祥安、马甲佛尔格讷、祥贵，拿获秦五儿、李喜儿一起。庆祥、祥安、佛尔格讷、祥贵，均拟请以骁骑校补用。

厢黄旗蒙古骁骑校祥瑞，拿获杨五儿一起。祥瑞，拟请以印务章京补用。

降调副指挥朱森，拿获杨二一起。朱森，拟请以副指挥补用。

候补库使瑞祥，拿获杨二一起。瑞祥，拟请以库使即补。

前锋校玉梅，拿获杨二一起。玉梅，拟请以委前锋侍卫补用。

### 18 讯明因病逃兵田林拟遣

谨奏为申明兵丁因病，中途逃回，定拟罪名，恭折具奏事。

据步军统领衙门奏送，由军营逃回兵丁田林，交巡防王大臣申明办理一案。咸丰三年十月二十三日奉旨：依议。钦此。旋据该衙门将田林解送到案，臣等督饬司员严加研鞫。

据田林供：我系宛平县人，年二十六岁，充当中营静宜园汛守兵，在四王府住家。父亲病故，母亲田氏六十四岁，并无弟兄。跟随达大人出兵，于九月二十五日行至新城县地方，因患伤寒病症，并未告假。二十八日，走至定安县北河地方，病势甚重，就留在天元车店内养病。至十月十五日病好，我也不知大营挪往何处去了，又不识路，又因我临起身之时，母亲患病，随由北河起身私行来京，于十七日到家。十九日经署守备将我拿获解送到案，等语。

臣等提犯亲讯，与前供无异。并据田林之母田氏以孤寡留养等词，具呈前来，复与所供相符，应即拟结。查守兵田林奉派出兵，因病中途逃回被获，被刑例罪至满徒，现当军务吃紧之际，应加等问拟，田林应于满徒罪上加等，拟发黑龙江安插，交该将军严加管束，虽母老丁单，不准留养。所有臣等审拟缘由，理合恭折具奏等因。于咸丰三年十月二十八日具奏。

奉旨：依议。

### 19 参革城上值班旷误官兵

谨奏为值班官兵旷误，据实参革事。

本月二十六日，臣等派健锐营翼长双禧、营总玉秀、副参领达哈苏、三等侍卫绵性，查得安定门城上厢黄旗满洲值班官云骑并正尉舒明、西直门城上正红旗汉军值班官骁骑校刘世惠，均未在班。白旗满洲、厢白旗蒙古、厢蓝旗汉军值班兵丁，俱有旷误，除将误班之兵丁六名，咨行各该旗斥革外，其厢黄旗满洲云骑尉舒明、正红旗汉军骁骑校刘世惠旷误值班，应请旨将该二员即行革职，谨恭折奏闻等因。于咸丰三年十月二十八日具奏。奉旨：依议。钦此。

## 20 议复顺天府预备军饷

谨奏为遵旨会同速议具奏事。

军机处交出兼管顺天府尹翁心存等奏，请预备军饷一折。咸丰三年十月二十一日，奉硃批：巡防王大臣会同户部速议具奏。钦此。钦遵交出到部。据该府尹原奏内称，窃查参赞大臣僧<sup>①</sup>奉命带兵出京，即由顺天设立粮台供应军饷。臣等随时督飭各员核实勾稽，不敢稍涉浮滥，惟是照例应支款项亦未便过于裁减。查现在大营京旗及察哈尔官兵跟役合计一万三四千人，续赴军营哲哩木盟各路官兵并跟役合计又将及万人。迭据随营粮台永定河道定保来禀，驻扎王庆坨、杨村等处均由该道支应。前赴天津随同钦差大臣胜保剿贼官兵，因直隶粮台尚未来津接办，此时亦系武清随营粮台派员前往暂行支应，需用较繁。此项官兵应支盐菜口粮，经臣等札飭随营粮台均照军需定例支发。其兵丁盐菜，每名按一月一两五钱之数，一日只支银五分，并口粮米八合三勺，较之直隶省局奏定章程每名每日支银一钱五分之数所省实已过半。至定例兵丁每名给马三匹。现据随营粮台禀称，以一匹支给草料，一匹照例折给干银五分，一匹节省。核其所发马干，亦尚不为浮滥，每日需银五六千两有奇。兼以大营运送军装锅帐炮位，挑挖濠沟，采买米石等项，所费不资。自九月设立粮台，即由部拨银二万两。臣等随于九月十六日奏蒙准拨内库银十万两。又由户部奏蒙准续拨内库银十万两，已咨明请将续发银十万两专为臣衙门粮台支用在案。合计奏拨银二十万两，已于十月十五日以前领过银十四万两，尚存部库银六万两，数日内示当尽数领出解往军前。但转运军储不能预备接济，如俟前拨之款支用将完，再请部拨，诚恐援不济急，有误饷需，请旨飭下户部酌定银数，赶紧筹备等语。

① 指僧格林沁。

臣等伏查顺天府设立粮台，于九月初九日，奉旨拨给部库银二万两。旋据该府尹及户部两次奏请发内库银各十万两，统归顺天粮台支领。合计共银二十二万两，已据先后请领过银二十万两为数不为不多。该府尹等应如何力求撙节，以重饷需。顺天粮台供支各项，虽据该府尹奏称，现在天津军营征兵亦系武清粮台支应而统共支用若干，尚存若干，及腰拨粮台支剩若干，俱未声明。

当经户部查据顺天府府尹复称，合计已领银二十万两内，粮台总局留用银七千两，解交腰拨粮台发给良乡、通州支用银四千余两，通州留存银六千余两，其余银十二万四千两解往随营应用。至随营粮台收过银两，此时尚未必尽数支完。现存总局候解银五万八千两，存部未领银二万两等语。核该府尹复称，总局并腰拨暨部库未领共银八万四千两，尚可无虞缺乏。惟现当剿贼得手之际，自不能宽为预备，而部库万分支绌，委属无款可筹。

臣等公同商酌，惟有仰息皇上天恩，再赏内库银十万两，存储部库，军务即日凯撤，自可毋庸支发，倘实在必需，由顺天府陆续赴部请领。至随时支应之款，据称军务紧急未便悬定章程，难保无含混情弊，应请飭下顺天府府尹转飭粮台各员，删除浮费，核实支用，不得恃有续请银两，稍涉冒滥。一面先行造具简明清册，报部查核。

再，前经户部奏请将顺天府所属各州县应征旗租地丁银两径行解部，以济要需。计刻下自可征齐。并请旨飭下顺天府尹，迅即径解部库，俾得移缓就急。所有臣等遵旨会同速议缘由，谨恭折具奏。再，此折系由户部主稿，合并声明，伏乞皇上圣鉴，训示遵行，谨奏等因。于咸丰三年十月二十八日具奏。

奉旨：依议。钦此。

## 21 讯明逸出监犯高三交刑部办理

谨奏为审明监犯因变逃出被获，请交刑部查案办理，恭折具

奏事。

据步军统领衙门奏送拿获破狱后逃出，形迹可疑军犯高三等一案。咸丰三年十月二十五日奉硃批：高三等均着交巡防王大臣审办。钦此。当经该衙门将高三、刘八、曹九等解送巡防处，臣等督饬司员严加研鞫。

据高三供：系大兴县人，年三十四岁。咸丰元年二月，我同何仓儿、赵六儿在海岱门外虎不拉地方抢夺过路人京钱二吊、搭包一条，犯案。经刑部讯明，把我刺面，发沙河县充徒。是年六月到配。咸丰二年七月间，遇赦释回，解到大兴县取保出来。十月间，我又偷窃八次，犯案。经刑部刺面发福建充军。本年三月间，详至直隶阜城县，因贼匪滋事，道路不通，把我收监。因监墙坍塌，于八月十六日改收献县监内。九月二十一日午时，贼匪攻城，破献县城，砸破城门。对我们说：如肯跟随，俱有吃穿，不肯跟随，各自逃命。我不愿跟随，即行逃出，一路讨乞，于九月二十八日到京，在朝阳门外卖力气度日。十月十五日，我在朝阳门大街遇见素识的曹九，向他讨要借我的京钱六百文。正在说话间，官人见我面有刺字，把我拿获的。我并没从贼。

刘八供：系宛平县人年三十八岁。道光三十年正月，我向素识戴二讨要欠钱争闹，他调唆我母亲，将我送在中西坊，详城奏送刑部。于四月间，将我发往广西充军。七月二十九日，走到确山县，因前途不通，收在确山县监内。今年六月初三日，逆匪到县，将监狱打开，放出犯人四十多名。我因病不能行走，并未随贼。后城内空虚，逃出北门，到汴梁城内讨乞，二十余日后，沿途讨乞来京。八月二十六日到家，十月十五日被官人拿获。我并无从过贼匪。

曹九供：系大兴县人，年二十七岁。去年八月间，高三寄放我处京钱六百文，后高三发出去，并没取去。今年十月十五日，在朝阳门大街路遇高三，他向我讨要欠钱。正说话间，官人见高

三面刺字，把他连我拿获的。我在石道旁扫取土米是有的，并没与高三偷窃的事，高三亦没拿我黑毡帽各等供。

臣等亲提严讯，高三等坚供并未从逆，余与前供无异。查高三因抢窃两次犯案，拟军发配留禁猷县监狱。刘八被伊母呈送忤逆，拟遣发配，留禁确山县监狱。均因贼匪攻破县城，因变逸出。该犯等原案均在刑部，臣等无从查核。且该犯等是否留监猷县、确山县，监狱是否被贼砸开，曹九有无窃案，均须行查，相应请旨将高三等交刑部查明办理，为此谨奏等因。于咸丰三年十月三十日具奏。

奉旨：依议。钦此。

## 22 讯明张瞬一案委无不法

谨奏为申明可疑人犯并无为匪，应令回籍，恭折具奏事。

据步军统领衙门奏送拿获可疑人犯张瞬等一案。咸丰三年十月二十三日奉硃批：张瞬等均着交巡防王大臣讯明严办。钦此。当经该衙门将张瞬、李幅、刘汰、陇熊即陇贵又名陇得保、万得幅等解到巡防处，臣等督饬司员严加研鞫。

据张瞬供：系湖北荆州府江陵县人，年四十二岁，在县属张家居住，抬轿为生。本年六月间，越南国陪臣贡差过荆州，因前路阻隔，在本州住下二十多天。通事因驿站事繁，托夫头杨松雇我们抬长轿进京，沿路仍驿站给钱。于六月二十六日由荆州起身，初四日到京，共六位陪臣，三位解官九乘轿子。我同李幅、刘汰抬陪臣，在保定府卸轿。同伙抬陪臣五十七人，在宣武门大街斌魁店居住。万得幅、陇熊们是抬解官的，同伙二十四人，在宣武门外罗家店居住。通事叫我们仍抬轿回去，在店等候。陪臣因路上阻隔，尚未定期出京。十月十二日二更时，官人查店，见我左右肩有黑圈三个，把我拿获解案，今蒙审讯。我左肩两圈，右肩一圈，是我于道光二十五年六月间生担肩疮，摆摊子医生王姓用针

周围刺血涂上好墨，可以不再举发，并无别情。我们荆州府，贼匪并未滋扰。抬轿过樊城，亦未遇见贼匪。

李幅供：系湖北襄阳府谷城县人，年三十三岁，在本县后街居住，抬轿为生。本年六月二十六日，夫头杨松雇我与张瞬、刘汰们抬长轿，送越南国陪臣进京，沿路驿站给钱。于九月初四日到京，同伙抬陪臣五十七人，在斌魁店居住。因通事叫我们仍抬轿送陪臣出京，在店守候。十月十二日二更时，官人查店，见我右肩有黑圈一个，把我拿获解案，今蒙审讯。我于道光二十四年四月间，生担肩疮，外科周姓用针周围刺血涂上好墨，后来就不举发，并无别故。余供与张瞬供同。

刘汰供：系湖北襄阳府宣城县人，年二十八岁，在本县城内居住，抬轿为生。本年六月二十六日，夫头杨松雇我同张瞬、李幅们，一共五十七人，抬长轿送越南陪臣贡差进京。于九月初四日到京，在斌魁店居住。十月十二日二更时，官人查店，见我头无发辫，把我拿获，今蒙审讯。我于去年四月间，染患杨梅疮，三四个月才医好，头发尽皆脱落，后来长出来的，并无别故。余供与张瞬、李幅供同。

陇熊即陇贵又名陇得保供：系湖北汉阳府汉川县人，在县属山河湾居住，抬轿为生。本年七月初九日，护送越南国贡差解官到樊城。夫头彭姓、秦姓雇我，同万得幅们抬长轿进京。共伙二十四人，在宣武门外罗家店居住。因解官仍要我们抬回去，在店守候。十月十六日，官人查店，见我左右肩有黑圈五个，把我解案，今蒙审讯吾这黑圈是前生疮，恐怕淤血，母亲给我刺的。木莲蓬一个，小铜马鞍一个，是我在良乡县买来作烟袋别子用的，并无别情。余与张瞬等供同。

万得幅供：系湖北汉阳府汉川县人，年三十八岁，在县属东门外居住，抬轿为生。本年七月初九日，夫头彭姓、秦姓雇我，同陇熊们一共二十四人，在樊城起身，抬长轿送越南贡差解官进

京。于九月初四月到京，在罗家店居住。因解官仍要我们抬回去，在店等候。十日十六月官人查店，见我两肩有圈，把我拿获解案，今蒙审讯。我于道光二十二年二月间，因左右肩生了担肩疮，父亲替我周围扎针刺血涂墨，后来疮不至再发，并无别故。余与陇熊等供同，各等供。

臣等亲提严讯，核与前供无异。传讯轿夫头杨松，据供轿夫夏天暑热，易生担肩疮周围刺血涂墨，可冀疮不举发。查验张瞬等两肩皮肉坚硬，针刺黑圈内，均有疤痕。刘汰身上亦有杨梅疮疤痕。传讯开设斌魁店并轿行之边大、罗升等供俱相符，应即拟结查张瞬、李幅、忱熊即忱贵又名忱得保、万得幅均因生担肩疮，周围刺血涂墨，希冀疮不举发；陇熊又从街市价买木莲蓬作烟袋别子使用；刘汰因生杨梅疮，发脱重出，尚未长齐。严讯该犯等均系抬贡差轿夫，实无为匪不法等情，应均毋庸议。现传讯轿夫头杨松，据称越南陪臣尚未起身，应饬杨松将张瞬等领回，令抬送陪臣出京，各回原籍，交地方官管束。所有臣等审拟缘由，理合恭折具奏等因，于咸丰三年十月三十日具奏。

奉旨：知道了。钦此。

## 《半塘言事》选录

李学通 整理

说明：王鹏运，字佑遐，一字幼霞，自号半塘老人，晚号鹜翁、半塘僧鹜。广西临桂（今桂林）人，原籍浙江山阴，生于道光二十九年，卒于光绪三十年。王鹏运，同治七年中举，曾任内阁中书、内阁侍读学士、江西道监察御史，后官至礼科掌印给事中，也是晚清的著名词人。在戊戌变法运动中，他接受改良主义思想，参加了强学会，曾代康有为上疏弹劾阻挠新政的顽固分子。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身困危城，目睹山河破碎，王鹏运与友人相约填词，成《庚子秋词》九卷。其词学承常州派之余绪而发扬光大，风格沉郁、语言工丽、隽秀，为晚清词坛上临桂派的开创者，被誉为清季四大词人之首。王鹏运敢于言事，在谏院十年，屡次上疏。光绪二十八年因抗疏言事，指斥时弊，被迫去职南归，主持仪董学堂。晚年讲学于南洋公学。其主要著述有《半塘定稿》词九集，所辑《四印斋所刻词》以校勘精审见称。

《半塘言事》系王鹏运于光绪十九年至二十二年间部分奏稿及附片的抄本，多与甲午战事有关，其中弹劾李鸿章等误国庸臣，言词辛辣，慷慨激昂，表现了一个正直的封建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心情和耿直的品格。虽然其中见解和主张，由于受其条件局限不尽正确，但它对研究这位词人的政治态度和思想颇有参考价值，今选录，整理刊出。

### 1 请查吉黑两案奏 光绪十九年十二月十七日

奏为官贪商横，疆臣审理失当，请飭查办，以安边圉，恭折仰乞圣鉴事。

窃臣恭阅邸抄，见吉林将军臣长顺奏结昌图府众商抗捐罢市一案，又黑龙江将军臣依克唐阿奏结绥化厅通判文杰商吏累控一

案，两省官贪商横情形已可概见，使非秉公办理，何以伤纲纪而警奸贪。谨为我皇上分晰陈之。

长顺所奏罢市抗捐一案，始则闻有厘捐归官之事，而议罢市，继则见有厘捐归官之谕，而竟罢市。夫商情纵极奸横，断无因一纸空文遂尔藐法抗官之理。如所陈属实，则地方官吏平日之朘削无厌，临事之办理不善，不问可知。乃激成事端之后，置官吏之贪庸于不问，专归咎于奸商。我皇上矜慎庶狱所为，特允御史文郁之奏，伤部妥议也。臣愚以为，该将军所奏其附片皆实情也。盖欲甚奸商之罪，故不吝详陈也。其折内所称有遁词也，盖欲为官吏卸责，故不觉言之闪烁也。夫奸商固宜重惩，即遇赦不赦，亦不为苛虐。特罪商而不罪官，无以服奸商之心，则其横仍不能制之，是大不可也。若依克唐阿所奏申办通判文杰一案，始则以商吏累控奏参，迨至结案，于官则曰，仍回原任，于商则曰，各安生业，而委过于严缉不获之家丁。尤可骇者，屡称该员应得之款，夫所谓应得之款何款也？是可陈于黼座之前耶。且官果婪赃以病商，则宜治官以婪赃之罪；商果诬控以蔑官，则宜治商以诬控之罪。天下谁有两是之讼哉。倘所谓家丁奈顺者终不可得，则此案遂将如此了结耶。似此委曲调停，颛预于事，官何所畏而不敢贪，商何所惩而重犯法。积弊相仍，日启商民轻视官长之心。此吉林罢市之案所为一发而不可收拾也。

查吉林、黑龙江二省为陪京藩辅重地，又密迩邻国，吏治正应亟讲，而东土商情与中土迥异，大抵皆殷实大户，为小民视听所属，遇事尤宜慎持大体，以靖嚣凌。汉臣曹参治齐，殷殷以狱市为托，诚以狱市不扰则吏静而民安，非细故也，臣愚拟请旨飭下将军臣定安，就近将两案实在情形确切查明，秉公办理。总期情法各得其平，官商两无所徇。俾奸商自知敛迹，则人心固而边圉益安矣。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谨缮折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 2 请任亲贤奏 光绪二十年七月十七日附片三

奏为倭夷肇衅，请任亲贤，以资勘定，恭折仰乞圣鉴事。

窃为倭夷肆虐朝鲜，战局已成。制胜之道，固在命将得人，运筹决策，寄任尤重。臣窃思恭亲王为国懿亲，曾直军机二十余年，当军务倥偬时，入秉广谟，出参谋议，卒成勘定之勋。其谨重老成，为中外所共信，当亦久在圣明洞鉴之中，无俟微臣称述。

第恐朝廷优礼懿亲，以该亲王年高有疾，体气渐衰，未忍再加倚任。然当此时事方艰，上廛宵旰，该亲王决无自耽安逸，不思报称之理。即以再入枢垣，朝夕承直，精力或有未逮。可否不时召对，询以御倭之策，抑或明降谕旨，所有海疆军务悉归恭亲王调度，于时事似不无裨益。臣为绥靖藩服起见，谨冒昧上陈，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 朝鲜兵事情形片

再，臣窃维制胜之道所贵力争先着，而形势彼我尤不可忽。当倭夷窥伺之始，李鸿章狃于和议，着着落后，坐失事机，致令夷兵先据汉城，叶志超孤军坐困。往者已不可追，然及今图之，犹可一彰挾伐，伸我国威。谨就臣管窥所及，为皇上陈之。

现在，奉直两省派往朝鲜北路各营均已进抵平壤，距汉城尚五百里，中隔大同、临津两江，夏秋山水涨发，若有敌兵阻守，断非剋期能渡。此时，惟须紧顾义州一带后路粮运，方可相机进兵。现闻大同、鸭绿两江口，各泊倭船两只，由大同进口即至平壤，由鸭绿江进口即至义州。若倭用船装兵，由大同登陆截我平壤之师，或由鸭绿登陆断我义州运道，则诸军腹背受敌，难保不为叶志超之续。

就中外大势而论，日本兵力、财力皆不足与中国相抗。然胜筹未握者，由于赴机太迟，令彼得先据汉城，反客为主，攻守之

勢彼易而我難。彼國兵商各船往來如織，而我兵船株守口內，既不敢迎擊敵船，又不能護送兵械，僅恃一線陸路迤邐前進。進取之機彼速而我遲。朝鮮東西南三面皆海，如西面之鴨綠、大同、漢江、牙山及東面之釜山、元山等口，隨處皆可登岸。倭如調兵前來，不過兩日，兵已畢至。是非特鴨綠、大同可以牽掣我師，即東面之元山，可由永興高原一帶直趨平壤，由奉天之大同溝<sup>①</sup>等處均可載兵上岸，邀我後路。若分兵四應，則備多而力分，防守稍疏則蹈瑕而抵隙。設平壤一軍更有意外之變，一時別無大隊兵馬可以調援，大沽、山海關等處必皆震動，大局甚為可虞。

此時欲通我糧道，斷彼接濟，保後路，固軍心，非善用海軍不可。其激厲之道，惟在申明賞罰。如林泰曾之私自駛回，方伯謙之臨陣退縮，應請拿問治罪，並將海軍提督丁汝昌嚴加處分，責令立功自贖。此後，海軍各船平常在奉省、朝鮮一帶往來巡緝，與陸軍相應援，並須相機將鴨綠、大同口內倭船先行擊退。庶平壤一軍無後顧之患，可以專意進剿。

查日本水師船表，該國僅有鐵甲船一號，甲只四寸，其餘快船、運船十餘只，皆非十分堅利。據西人評論，中國船堅炮遠，及平日操練打靶，遠過於日本，惟將弁未經戰陣，遇敵胆怯。林泰曾、方伯謙其明驗也。海軍章程以學生為執事，由執事升管駕，本為失着。現在臨事擇將，事固甚難，或有謂宜暫雇洋將者，臣意亦竊不謂然。鼓勵三軍，振作士氣，惟在李鴻章之激發天良，力圖晚蓋耳。其陸路尚應添募赴援，厚集兵力，進取永興一路，並應分兵駐守，以防倭由元山抄截。如此布署既周，大軍可剋期前進。秋冬水涸，江口易渡，倭性柔脆，又不耐寒。又聞，該國財力已窮，若再用兵數月，勢必不支。俟其窮蹙，水陸合勢，奮力邀擊，不難一鼓殄除。

賴聖明在上主持，定見歷久不懈，全勝之謨，實在今日。非

<sup>①</sup> 疑為大東溝，在鴨綠江口。

第保全藩属，恢复境土已也。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谨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 推广捐级片

再，筹饷之道以捐输为最。现在奉旨停捐，无论部臣所议如何，臣何敢于实官花样，别议更端。

窃思军功钱粮加级准抵降罚私罪，比随带级为更优。可否请旨飭下户部，酌拟变通捐级章程，于官员常捐加级事例上，酌增实银数成，名为海防加级，一切降罚私罪俱准抵销，并随带升任。窃计此议如行，报销之员必多，且与停捐谕旨亦不相妨，于饷项似不无壤流之助。臣为筹饷起见，谨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 请罢长顺片

再，吉林将军长顺贪鄙操切，于军务尤非所长。今年办理农安民变一案，措置诸多失宜。现在海疆用兵，吉林外拱朝鲜，内卫陪京，北接邻国，实为东方重镇，形势扼要之区，恐非该将军所能胜任。设有贻误，关系匪轻。臣冒昧拟请旨另简重威知兵爱民恤士之员，以资镇慑，于军务当有裨益。谨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谨奏。

### 3 请捣倭巢奏 光绪二十年八月二十六日

奏为寇氛甚恶，请直捣倭巢藉纾寇患，恭折仰乞圣鉴事。

窃臣闻近日军情，我军水陆失利，贼锋已逼鸭绿江一带，是北洋诸军之不足恃已可概见矣。现在，新调各军未能猝集，桂祥等所统又属无多。如倭夷肆其凶焰，乘我兵力未厚，长驱而来，军情瞬息，后顾不堪设想。臣日夜筹思，未有至计。

惟用兵之始，风闻闽粤南澳镇总兵刘永福，奏请督率所部迳

征日本，为捣穴攻心之计。事虽未行，海内壮之。臣愚为以及今若行此策，犹未晚也。倭虽凶狡，未有不自顾本根者，且度我断无越海远征之事，该国必不设备。若使楼船飞渡，入其国都，彼将不战自溃，否则闻警亦必回援。兵力既分，众志成城，破之必矣。可否请旨电飭南洋大臣，速派兵船，令该总兵剋期渡海，一切假以便宜。粮运军需即由南洋接济，俾得一意进征，不致有所牵掣。臣料该总兵曾与外夷交绥，其伎俩素所洞悉，必应确有把握，可期成功。复藩封而摧丑虏，诚莫要于斯矣。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谨恭折具陈，伏乞皇上圣鉴施行。谨奏。

#### 4 请颁内帑奏 光绪二十年十月初六日

奏为请颁内帑以厉军心，恭折仰乞圣鉴事。

窃臣伏读本月初五日谕旨，令恭亲王督办军务。大军云集，需饷正殷，诚恐部臣一时难于凑集。伏思内帑必有留储，与其多为筹拨，挹注无期，何如颁自内廷，饱腾立效。窃见此次用兵以来，曾蒙皇太后懿旨，赏银二万，嗣后钦奉懿旨颁给银三百万两，俱出自宫中节约项下。仰见慈恩高厚，不惜巨帑激励军心，薄海臣民同深感戴。

现在军事已迫，如蒙立沛殊恩，凡在行间，定当感激驰驱，踊跃用命。并请明降谕旨，无论军民人等，身能斩馘倭酋首级来献者，分别等差，立予重赏。昔人不惜重金以募死士，正此类也。

再，恭亲王现已督师，此项饷银即令该亲王经理，不必发交北洋。即斩倭赏格亦由该亲王酌定数目，随时给发，庶无乾没侵蚀之虞。臣为激励军心起见，谨缮折具陈，伏乞皇上圣鉴。

再，火药为军务要需，现值敌兵渐近，奸细土匪不可不防，可否一并飭下该亲王严密防范之处，伏候圣裁。

又，京存枪炮子药万不足供支应，应请特派专员迅赴天津，立令李鸿章将所存枪药，全数剋日解京备用。谨奏。

### 5 请斥定安等奏 光绪二十年十月十三日

奏为陪京军政废弛，请申纪律以资拱卫，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维奉天为我天朝根本重地，陵寝所在，关系匪轻。现值逆倭肆扰，守御宜如何严密。伏查奉天所恃守卫者，惟宋庆一军、定安所练奉吉各军，又依克唐阿一军。据臣风闻，宋庆一军而外，余俱万不可恃。谨将实在情形为我皇上直陈之。

东三省练军大臣都统定安，老迈昏庸，举动须人扶掖，二三年来，并未亲阅操演，一切军政付之左右之人，平时诸多剋扣。且当此军事孔急，正宜延揽人才，群策群力，乃该都统近数月以来，未尝接见一人，若置军事于不问。盛京将军裕禄，尤有筹防专责，亦属畏葸因循，毫无布置。盛字营总统丰陞阿为定安大将，其驻九连城时，倭逆扎桥渡河，正当其地，乃并不一问。倭兵渡河又不战即溃，致有九连城、凤凰城之失。吉字营总统福林布进军前敌时，以去倭太近为畏，涕泣求退。奉调起身，其军械无一整齐足用者，尤为骇人听闻。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练兵数年，皆有名无实。恐或调防他处致有败露之虞，是以自请前敌，意在趋昧趋避。奉旨后两月方抵奉天，所部号称数千，实则不满数百。时闻左宝贵阵亡，始张皇招募，所募皆市井乞丐不足用之人。由奉天至辽阳百二十里，行八日方至。现称卫护永陵，实则藉词远遁。朝廷方倚该将军为重镇，凡自请投效之员悉发该营差委，几如人才之渊藪，东道之锁钥。乃孤恩溺职，步步逡巡，处处巧取，为中外所腾笑。貽误军要，蒙蔽圣聪，与丰绅阿、福林布之失守地方，临阵退缩，同为罪浮于死。拟请旨将裕禄、定安分别罢斥，丰绅〔陞〕阿、福林布拿交刑部治罪，或即军前正法，以肃军纪，而作士气。昔发逆之变，杀何桂清等而转机立见；法越之役，杀常桂兰等而战事以奋。惩一警百，未始非宏济艰难，保全将帅之策。事在乾断。隐忍一日即受一日之害，不可为脂韦瞻徇诸大臣所摇夺。

又，臣风闻锡伯营领队大臣穆隆阿朴诚勇敢，昔年练兵东省彰著勋勤。现在东省将领乏人，可否发往之处，伏候圣裁。至宋军粮饷既仰给北洋，不独李鸿章出纳之吝，出于有心，深恐缓不济急。臣闻奉天金银库存款甚巨，金银器皿亦复甚多，万一疏虞，适以资敌。拟请飭下该管大臣，就近颁给，俾军先得资饱腾。其器皿之不适于用者，亦请一并充饷。昔发逆糜烂数省，惟湖南省城饷项充足，得以保全，尤成效之可覩者。臣为力筹边防起见，是否有当，谨专折具陈，伏乞皇上圣裁训示。谨奏。

## 6 请罢奸邪以坚战局奏 光绪二十年十月二十日

奏为和议万不可行，请立罢奸邪。以坚战计，而裨全局，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臣恭读本月十九日谕旨：“大学士额勒和布，才欠开展，张之万年逾八旬，均着毋庸在军机大臣上行走。钦此。”仰见我皇上慎任枢衡，英明果断。天威一振，何难扫荡倭氛。然臣窃谓，阻挠战局依违和议，如军机大臣兵部尚书孙毓汶、吏部左侍郎徐用仪，其辜恩误国，罪更浮于额勒和布、张之万也。臣职司拾补，倘知而不言，言而不尽，有负圣明知遇之恩，同为罪不可逭，用敢不避斧钺，为我皇上直陈之。

夫议和于未战之先，或战而胜，皆可也。战而败之而求和，其辱与城下之盟等。且倭奴骄盈已极，即以数千万兵费未必饱其欲壑，势不至割朝鲜不止。以祖宗二百年之藩服，一旦徇苛且目前之计，委之于人，不顾后患。臣不解孙毓汶、徐用仪之力主和议为何心？如谓多与兵费则可，若割地则不必与和。不知现在四面征调所费已不啻，倘中道和议皆成虚掷。若能以饵敌之金缗饱我军之士马，安有不堪一战之理，又何必腴中国之脂膏资敌人以强富也。则孙毓汶、徐用仪又何心。抑或强弱之势迥殊，我军断难取胜，如齐人所谓五战不克，请举国以从者，是又一说。然自

用兵以来，敌情亦大可见矣。我军虽三战三北，元气并未受伤，彼军屡胜而骄。又今日攻旅顺之人即前日攻九连城之人，罢于奔命，势将不支。现在新军将次到齐，一时名将云集犖下，加以天寒冻合，海道将封，彼果悉军深入，必致退无所归，胜筹我操，克敌正在今日。孙毓汶、徐用仪又何心。况倭奴素性无厌，诸夷环伺观衅，目前之诛求可应，后此之诛求可胜应耶？一国之诛求可应，各国之诛求可胜应耶？现在本朝属国仅有朝鲜，如此次不与力争，异日倘更有以割地要我者将如之何？语曰：披枝伤心。孙毓汶、徐用仪何不思之甚也。且孙毓汶、徐用仪愿和而不愿战，为势所必至。盖战而败固无所逃罪，战而胜亦无以自容，惟有和议速成庶可保全禄位，其他利益皆有所不计。臣亦知主持和议不止孙毓汶、徐用仪二人，然二人者居密勿之地，操均衡之权，其言易入，其计易行，无论和议遽成，实足损国威而貽后患。即此论一出，人知倡自枢垣，即足夺将士勇往之气，此其所系尤关紧要。抑臣更有虑者，昔年镇南关之役，军威甫振而和，今又征调方集而和，恐他日别有调发，人将裹足不前。

臣风闻，此次谕起前台湾抚臣刘铭传。该抚电致李鸿章，有“终归于和，铭传可不出”之语。刘铭传尸居余气，不足深责，其言则大可念也。臣拟请明降谕旨立罢孙毓汶、徐用仪，并晓明该尚书等阻挠战局力持和议之罪，使天下晓然，知圣意主战而不主和，军气自然百倍。臣尤伏愿皇上以坚忍之心，行严明之政，僨事如卫汝贵者诛之勿赦，归诚如罕纳根<sup>①</sup>者用之勿疑；勿以旧劳贷败军之将，勿以偶败沮奋往之机，则不惟奉天、旅顺可保无虞，朝鲜亦不难剋期恢复。俟倭奴力竭求成，然后俯如所请。庶不至多方要挟，可以就我范围，即各国亦不致效尤思逞，擅启兵端。而内地伏莽见国威方振，亦可潜遏乱萌。事关全局之大，不仅与倭奴争

<sup>①</sup> 罕纳根或汉纳根，德国人，应聘来中国，曾任李鸿章副官。中日战争爆发时在北洋舰队任职，参加黄海海战。

胜负。是在皇上宸断独操，不为奸庸瞻顾之论所摇夺耳。

又，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辜恩溺职。臣曾与御史安维峻<sup>①</sup>联衔参劾，已达宸聪。如能外去跋扈自专之李鸿章，内罢朋奸罔上之孙毓汶、徐用仪，而谓倭寇不能平，我军不能胜者，臣虽死不受也。臣缕缕之愚，不胜战慄悚惶之至，谨昧死激切专折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 7 请罢李鸿章奏 光绪二十年十一月三十日附片二

奏为督臣跋扈已甚，万难督师，请旨立予罪责，以维时局而顺从人心，恭折仰乞圣鉴事。

窃臣伏读上谕，拿问旅顺失事诸将分别罪罚。天威一振，军事无难振兴。乃风闻近日军形仍未有转机者，则譬诸治疾，犹治其标而未拔其本也。今日根本腹心之疾，无有大于仍任用李鸿章督师者。

夫李鸿章跋扈不臣之罪，诸大夫、国人皆曰可杀。其力为保全者，特陛下左右三数人耳。该督抗旨通倭、丧师失律诸罪状，九卿科道已屡屡言之，无俟微臣颺缕。即以旅顺一役而论，姜桂题、徐邦道等，以客军驻防尚能与倭接仗，使淮军诸逃将肯为接应，何至失守？仍并未一矢加遗，纷纷逃溃。道路传言，谓李鸿章诚谕淮将有：可守则守，不可则退，切勿交战之语。是何心哉？即云传闻异词，以二十年经营之险要，二十年训练之淮军，岁费国家帑金百数十万，一旦望风奔窜，弃之如遗，李鸿章苟有人心，尚何面目对我皇上。乃洋洋如平时，于逃将并不严加罪责，复颺然为首先溃退之龚照琦乞恩留营，为将来开复地步，尚得谓李鸿章心目中有朝廷哉！

又，奉旨严催解部之卫汝贵，李鸿章任其往来天津，宿娼纵

<sup>①</sup> 安维峻，字晓峰。甘肃秦安人，时任福建道监察御史。甲午战争中是著名主战论者，曾连续上疏，因词连西太后而被革职，遣戍张家口。

酒，绝不过问。其自旅顺逃归诸将领，闻旨潜寓李鸿章署中。李鸿章家赘眷属早已席卷回南，深堂奥室，正可为遁逃渊藪，而且为卫汝贵稟请病假，谓丁汝昌有经手事件未完。以罪在不赦之员，而以寻常循例之词为请。是皇上欲严刑峻法，振励军心，而李鸿章故为是倒行逆施，抗违严旨。臣微窥其意，必欲诸军效尤，见贼即溃，以实其平日之言而后快。是又可谓李鸿章心目中有朝廷哉！律以祖宗朝诛纳亲张广泗等之例，既百十李鸿章早已不知死所。而今日所以惩创该督者，仅止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极重至革职留任而止。犹欲以数行诏墨激发其已丧之天良，不知谁为陛下画策保全之者。其欺君误国之罪，实不亚于李鸿章也。臣私忧窃愤，深叹李鸿章之跋扈，无人臣礼，为向来史册之所无，而朝廷姑息养奸，明知故纵，亦向来史册之所未有。

臣尝读史，至国势安危呼吸之际，其事理彰灼，苟能顺群情，徇公论，无难转危为安。而一二任事之人，往往违众以趋于危乱，未尝不废其三叹，而莫喻其所以然，不谓今日于臣身亲见之也。

皇上即以李鸿章立功先朝，议勋议旧，不无可原。然昔以杀贼之故尊宠之，今以畏贼之故斥责之，情法适得其平，刑赏依然忠厚，亦不得谓朝廷待李鸿章少恩。否则亦宜速夺兵柄，置之散地，俾尽余年。倘以败盟仅止倭奴，各国尚赖李鸿章调护。岂知岛酋之所以输忱效顺者，实我皇上威信所及，有以大服其心，岂李鸿章所能为力。又或以与外人交绥，无不终归于和之理，宜留李鸿章为异日讲和之用，不知能战而后能和。今以跋扈不臣之人，横其间，指臂之使不灵，上下之情日阂，战不能胜，将何以和？是欲用李鸿章为和议地者，而和议适以用李鸿章败也。皇上独奈何爱一李鸿章，不为宗社生灵计哉。

现在两江督臣刘坤一已抵天津。皇上倘察其材力尚堪任使，请即以北洋大臣之任畀之，否亦宜速简重臣以持大局。事至今日，容忍李鸿章一日，即实受一日之害，不至大坏天下事不止。

臣亦知参劾李鸿章者，章满公车，至今日已为陈言。然臣再四思维，欲军事日起有功，实以罢斥李鸿章为第一要义。有不得大声疾呼，冀一迴圣明之听者。虽以狂愚见罪，不敢辞也。臣缕缕之忧，用敢不避斧钺，披沥上陈，伏乞皇上圣鉴施行。谨奏。

### 请拿李经芳片

再，臣风闻近日特简侍郎张荫桓、巡抚邵友濂为全权大臣，前往日本议和。乃倭逆以邵友濂抚台日曾得罪倭人，不欲令其前往，而请以李鸿章之子李经芳为全权大臣。闻信之下骇愕异常。若以情形而论，李鸿章正督师征倭，是为该逆仇敌，何至特请其子前往议和？由是推之，则平日人言啧啧，谓李鸿章父子通倭，至此更明白显露，不待智者而后知矣。若朝廷竟为所愚，果派令李经芳前往，则凡有利于倭者，必尽力成之，天下将大不可问。

臣愚窃谓此次倭奴肇衅，正天所以启佑我朝，使李鸿章父子奸迹败露，不致日久患深。皇上如能力奋天诛，转弱为强，正在今日。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拟请旨立罢李鸿章兵柄，将李经芳革职，拿交刑部治以通倭助逆之罪。倭奴见朝廷处置得宜，且失其所恃，兵气即将自沮，不难一战成擒。事关国是安危之大，不敢以言出风闻，尚无实据，惮于上闻。谨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谨奏。

### 请禁抑勒借款片

再，户部筹款新章，有劝谕各省官绅商民，凑集资本借给官用一条，原系一时权宜，须出本人情愿。承办官员宜如何仰体朝廷不得已之衷，妥为办理，庶几有益于国，无损于民。乃臣风闻山西劝办委员，办理诸多不善，按户按村抑勒苛派，下至零星小户，行贩、舆夫亦皆不免，并有羈押威逼情事。晋省如此，他省恐亦或有然，特该省距京较近，风闻较速耳。

现在海疆多事，正宜团结民心，以御外侮。且追呼勒索所得几何，不过为劣员中饱之资，而有失民和。所关至巨，相应请旨飭下山西巡抚，将办不善各员指名严参惩办。并请飭下各省督抚臣，体察民情，恪遵谕旨，严绝抑勒苛派等弊。总期餉项渐充，闾阎不扰。抑或民力实有未逮，即令仿照山东抚臣李秉衡办法，另筹的款，毋庸劝借绅商。是在各督抚臣力矢公忠，俾不失朝廷息借本意也。臣为慎重借款，严禁扰累起见，谨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谨奏。

### 8 请罢息借商民奏 光緒二十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附片二

奏为息借扰民，请旨寝罢，以靖闾阎，恭折仰乞圣鉴事。

窃臣前为山西官吏于息借民财一事，办理不善，曾经附片奏参。其时山西借款已有成数，本可成事不说，犹必仰读宸聪者，诚恐他省或亦有然，拟请旨严行禁斥，庶不致相率效尤。

乃近风闻江西办理此事，其苛虐正与山西相似，荒州僻县皆摊派至二、三十万金，不惟抑勒在所不免，且有鞭扑禁押情事。由此类推，天下骚然情状可想。方今兵单餉绌，强邦虎视，所恃以御外侮者，实以团结民心为首务，而富强之术次之。我朝列祖列宗赐蠲放振二百年无虚岁。偶一息借，何至遂失民心。独是迩来吏治贪污相沿成习，其平日已不能承宣朝廷德意，今有息借之举正可藉以遂其囊橐之私。其苛派抑勒等情，臣可决知其不独山西、江西两省为然，特以扰累之轻重，为办理之善否之等差耳。

臣窃意为此说者必系讲求西法之人，不知岛人以市道为国，君民互相借贷习为固常。又其君民相近，无所谓吏胥中饱，故可沛然行之而无难。若中国则而效之，适足为贪吏奸胥藉手之资，而政体民生两受其害。是亦西法不能行于中国之一端。

臣伏读近日邸抄，皇上面诚疆臣，有严察州县，维系民心之谕。又奉谕，大军经过地方，将免一切差徭津贴，以苏民困。仰见

宵旰忧勤，无日不恫瘝在抱。息借一事，于饷项不过壤流之助，而扰累遍于天下，甚非计也。可否请旨飭下各省督抚臣，将息借通行停止。其已积有成数者，即按数报解；其畸零细数，即体察民情酌量存还。天下幸甚，生民幸甚。臣仰体朝廷爱育之心，虽见涉迂谬，不敢壅于上闻，谨专折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 劾甘肃提督李培荣片

再，臣风闻甘肃提督李培荣，骄纵性成，专事掊克，罔恤兵艰。其自防所来京，往返皆乘四人大轿，见者骇然。其平日于纪律、训练一概不讲，惟知扣饷营私。尤为骇异者，督办军务处发有勇丁皮衣银两，该提督仅制棉衣散给，于勇丁名下坐扣饷银若干。闻现在该营勇丁每日仅给食米一斤，每月仅给制钱两百文。勇丁等不堪其苦，月前哗溃数百名，并乘机劫夺饷银三、四千两。经通州知州获勇三名，斩首梟示。夫哗溃劫夺，斩梟诚是，然揆其致此之由，亦殊可悯念矣。

现在海疆不靖，宵旰忧勤，原冀各路统兵大员激发天良，蔚成劲旅，以壮干城。若如该提督所为，使赴前敌，有不见贼即溃之理，将何以御外侮而振国威。相应请旨飭下督办军务处，将该提督骄纵掊克各节确切查明，从严惩办，以儆效尤。臣为慎重军旅起见，谨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谨奏。

### 请飭李鸿章严拿逃将片

再，已革总兵卫汝贵昨奉旨正法，各路将弁咸懍然于天威之不测，俾闻风而溃之习，皆知所鉴戒。惟革员黄仕林、赵怀业、卫汝成等，虽经严旨拿问，而北洋大臣李鸿章则奏称查无下落，继则谓其兵溃逃匿，不肯即行拿解，诚不解是何居心。论者皆云，该革员等自旅顺逃归，皆以李鸿章公署为逋逃渊薮。因谕旨严切实纵之使归，故诱之江西、安徽诸抚臣，以卸其责。无抗违

旨诏之非，而该革员等得以藉延残喘，计甚得也。

现闻卫汝贵已服刑诛，前车不远，必至藏之惟恐不深。臣恐拿解无期，致严旨若弁髦，尚复成何事体。相应请旨，仍勒限李鸿章迅速查拿，不准谗之该二省抚臣遂为了事。倘逾限无获，即予重处。庶李鸿章谗过纵奸之伎俩一无所施，而前敌各军益知儆惧矣。臣愚昧之见，谨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谨奏。

### 9 请设渔团奏 光绪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一日

奏为近畿海岸宜办渔团，以周防御，恭折仰乞圣鉴事。

窃臣伏查大沽、北塘迤东北曲折至山海关，迤西南曲折至盐山、庆云县境，皆直隶地界。除乐亭、滦河敌舰可以径登，急须加兵扼守外，其余用划登岸之处，所在多有，逐节设防，无此兵力，亦无此兵法。惟有令沿海各州县举办渔团，内可以杜奸细而免为敌用，外可以便侦探而易知敌踪。

其办团之法，宜将沿海居民捕渔为业者，先编保甲，户口人数令勿隐匿一名，计渔[船]而不计户。五船为一棚，置棚长；十船为一哨，置哨长；三十船为一队，置队长。皆由渔户公举，长官查看而分置焉。每州县所属岸口，无论队数多寡，分为两营，即以该营州县城守千把为之，或佐贰学官中有胆识者，亦可令充此选。有官守乃有责成也。拣选渔户壮丁，每月酌给口粮，哨长、队长稍加有差，营官酌给薪水，不必从丰。旗帜、器械均由官给发。州县操阅每月两次，技艺精熟者酌赏，以示鼓励，五日一小操，哨长阅之；十日一中操，营官阅之；十五日一大操，州县阅之，无事之日，听其照常捕鱼，并侦探敌人踪迹。如贼将扑岸，先行飞报，确实者，重赏之；其借名捕鱼或出海数日不归团者，必系为贼奸细，则重惩之。此渔团练法大概也。

惟州县划地分办，势不相联，须令大员总率之，又须分段拨劲军策应之，一旦有警，乃能如常山之首尾相应。

现在直隶总督专任北洋海口，自难兼办。王文韶帮办北洋事任稍简，正可督同直隶藩司办理此事。令选道府知兵之员，往沿海巡视布置，将北塘大沽迤东北分为四段，迤西南分为两段。每段以道府知兵者一员充总办，而于董福祥、程文炳各营内抽派六营，会同该道府，每段一营，分段驻扎。有警则渔团分伏港汊，鼓角齐鸣，以为疑兵。倘有贼划阑入，枪炮击之，营兵则严厉以待，相机堵剿。大警则飞报董、程二军，加兵截剿。庶几面面周匝，节节灵通，畿辅沿海可无虞矣。盖港汊纵横之地，贼兵势不能大队深入，得渔团四面周防，可以杜贼偷渡。且贼入内地，亦必藉沿海渔户为之向导，今即为我用，庶不致弃以资敌。渔团虽非正兵，亦现在所不容稍缓者。刻距开冻尚约一月，及时举办，绰绰有余。

相应请旨飭下王文韶、陈宝箴，将沿海渔团妥定章程，从速办理。其经费或于近来所借洋款内拨给，或飭州县于应解地丁银内挪用，作正开销。并请于董福祥、程文炳两军内谕令挑选精锐各三营，以备拨派分防之用。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施行。谨奏。

#### 10 力争和议奏 光緒二十一年二月十四日 附片一

奏为割地议和万不可行，请旨寝罢以坚战局恭折仰乞圣鉴事。

窃自大学士李鸿章请训出京以后，外间人言啧啧，咸谓该大学士以割地之说请已蒙俞允。臣闻信之下，不胜骇异。伏读本月初八日谕旨，戒臣等风闻言事，必须详确查访，不得以传闻无据之词率尔陈奏。伏思中外交涉事件，当事类秘密不宜，况此事机重大，更属无从访查，必详确著明，则已后时无及。事关国计安危呼吸之际，有不得不冒昧上陈，冀达宸听者。

夫战事至于今日，其为毫无把握已可概见。外少折冲御侮之名将，内无运筹决策之良臣，以致宵旰忧劳，不得已而为割地议和

之举。臣固知非圣心之所愿出。然我朝历来用兵，大抵皆先败而后胜。近之如法越之役，与咸丰、同治间发捻各逆，远之如高宗纯皇帝之十全武功，仁宗睿皇帝之征川楚教匪，莫不始而挠败，继奏肤功。盖人材以历练而后成，兵气以鼓舞而后兴。方略具存，可复按也。特此次近在肘腋，又饷绌兵单，非往事所可以拟耳。然事已至此，除力图振作，坚忍求胜之外，别无良策。如以割地议和为可期已乱，臣愚实未见其可也。本朝藩服，刻已尽属他人，此时而言割地，则皆中国之疆土矣。今日倭人要求割地，即割地以行成，其环而伺者不止一倭，又材力富强皆百十倍于倭，见中朝易与如此，孰不从而生心为倭之续。且俄人今岁即当换约，法人亦在指顾寻衅，谕盟事岂甚难，倘更有起兵端以割地要我者，将若之何。与之，则地失不能复增；不与，则倭且不能抗，矧属西人。日朘月削，伊于胡底。然此皆为朝廷事势言之，尚未即割地之民一深长思也。

现在割地非战国时比，朝秦暮楚犹为中国之民，今则沦于异域矣。以祖宗二百年殷勤教养，食毛践土，奉令承教之民，一旦弃于腥羶之地，无论朝廷固有所不忍，即民心亦复谁甘。况我朝民气之固，为亘古所无。即如通商以来，外人以天主耶稣之说势胁利诱，凡可以惑吾民者，无不尽力为之，而良民未尝稍为所夺，此皆赖我朝教泽之深，有以固结其心于莫释者。今忽倭而弃之，臣恐其为中国之民既不能，为外国之民必不忍。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即必有豪杰，斩木揭竿，势有必至。将不独已割之民激之生变，即沿海沿边一带未割之地，亦必闻而寒心。辍耒一呼，投袂响应，岂惟外与岛人为难，必且内与中国为仇。逮至中国之人转而相仇，其患尚堪思议哉。夫两患相形则择其轻。主战虽无把握，尚有转败为胜之机，若割地求和，势将一蹶而不可复振。臣闻李鸿章随带官员有其子李经芳、道员马建忠，是皆献媚岛夷如恐不及。乱臣贼子连轸而东，其可寒心，不翅兵临城下。臣亦知割地

之议如果属实，是朝廷筹策再四，决非小臣之力所可挽回。然明知流弊所及，以为言之无益，遂隐忍不言，是为溺职。

现在李鸿章甫到天津，闻十六日始放洋前往。倘能翻然变计，电谕该大学士寝罢割地之议，势犹可及止也。近日传闻营口、牛庄相继告失，兵事如此，臣犹请战而泥和，所论似近于迂。不知图目前一日之苟安，贻后日无穷之远患。实不如一意主战，百折不回，尚有转机之可冀矣。臣狂愚之见，是否有当，谨冒昧上陈，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 请接振畿辅片

再，畿辅频年荒歉，民力困敝异常。虽仰荷皇仁，年年蠲振，民困稍苏，无如灾区太广，又为时太长，振济势难遍给。风闻蓟州、三河、顺义等处灾民有传食大户者，有以草根树皮为生者，啼饥号寒，冻饿而死者不可胜数。说者谓，即使今年两秋丰稔，民力亦已不堪。况春雪频仍，麦秋已可概见。现在春抚将完，去麦秋尚有数月，深恐民食不继，仍无以生，可否仰恳飭下直隶总督、顺天府，妥筹接抚，以苏民困而广皇仁。谨附片具陈，伏乞圣鉴施行。谨奏。

### 11 再争和议奏 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二日

事为和议要挟太甚，流弊太深，请回宸断而安危局，恭折仰乞圣鉴事。

窃自李鸿章渡海以后，外间传说纷如，枢廷秘之又秘。风闻军机致李鸿章电音，有兵费不得过一万万，地酌等语。又闻割与台湾已有成议。夫割地之害，臣前折已详陈之。今日如割台湾与倭人，则滇粤边境必入于法，雷琼、西藏必入于英，黑龙江、珲春必入于俄。日朘月削，披枝伤心，不出十余年，恐欲为小朝廷而不可得。更闻往年越南用兵之法国兵官，现在为该国总统，耽

耽虎视，久存窥伺之心。并传说粤西近边之地，时有小轮船来往。倭事处置稍一失宜，势将接踵而起。此割地之不可不慎者也。

且自今日以往，朝廷其遂安于萎芥，一任邻国之欺凌耶。尚欲奋发有为，冀雪此耻也。若云目前姑与和议，再徐图自强之策，此则庸臣误国之谈。自中外交涉以来，皆为此说，所误以至于今日。当兵刃既交之际，尚不能力图振作，以奋国威，而欲于罢兵之后，为我皇上卧薪尝胆，臣敢决其无是事，亦断无是人。即皇上一旦力振朝纲，不为盈廷苟且偷安之说所误，而不资巨款已付他人。如练兵、筑台、制器、造船诸费更从何出？此犹即邦交安谧时言之，而邻国之借端要挟，用出不虞者尚不在此数。记曰：无三年之蓄则非其国，得无深念之耶。此又兵费之不可不慎者也。

至于台湾既割之后，设绅民义不受割，抗不奉诏。该省孤悬海上，地广人强，激励众心，闭关自守，势必内之有负百姓，外之失信夷狄，进退失据，和战两难。又将何策以善其后？是亦不可不深长思之者也。

凡此流弊所及，愚昧如臣尚能知之，而一二谋国之大臣竟悍然行之而不顾，岂智虑反出臣下哉。特以当耄暮之年，处崇高之位，但得数年无事，便可荣宠毕生，故国势之安危强弱者，皆非其所恤。伏乞皇上念缔造之艰难，求挽回之至计。严饬李鸿章，如兵费在万万两以内又不致于割地，则始与之行成，否则舍力战之外更无他策。下哀痛责躬之明诏，罢偷安僨事之恣臣，以亿兆和戎之帑，为收召豪杰之资。中国虽云积弱，以人以地皆百十倍于倭，此而谓不堪一战者，臣虽死有所不受。若竟如倭所请，委曲与和，后患方殷，不堪设想。

臣职司言路，目击时艰，自用兵以来，和战大局已一再陈言，非不至天听难回而犹冒渎不已者，实以世受国恩，不忍坐视时局颠危至于此极，且恐后之论者谓时局至此，而大臣不虑远，言官不力争，为圣朝养士之玷。正不独上辜高厚，内愧神明已也。

臣缕缕之愚不胜激切，惶惧之至。谨专折具陈，伏乞皇上圣鉴施行。谨奏。

## 12 详陈倭寇情形奏 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初七日

奏为和局可危，谨将探闻倭人虚实势难持久情形，恭折具陈，仰乞圣鉴事。

窃臣自中倭用兵以来，和战大局言之屡矣。近闻本月十五日前后将定盟约。当此危急存亡之秋，实有不得不痛切详陈，冀邀宸听者。夫以万国公法而论，两国争战，赔兵费者有之矣，未有割地讲和者也，亦未见既赔兵费复割土地，并将侵占之地据而弗退，如此之强横者也。西方各国城下之盟亦不至是。

倭人区区三岛，民不过四千万，赋税不过五千万两，国中空虚，全用纸币，国税愈增，国债愈众。其旧欠各国利债至四五千两，均有利息。去年启衅，而后铁路典美国，值一千万两，纸币典德国，值八百万两，又假法国债金一千万两以充餉糈。继因与荷兰搆兵，不肯再借。俄国新君初立，绝无借助之意。当此之时，彼餉项告罄，其力已属不支，外强中干，故作声威，以囑喝我国。若不实按其虚实，几疑强邻压境，无可如何矣。

以上各条，臣博采众论及探询久驻日本者而言，不得不为我皇上缕晰陈之。

倭国自明治维新以来，造枪炮，购兵轮，欲图强盛。然快枪及远不过二三里而止，未若中国之绿枪、抬炮之弹子众且远也；小炮多而大炮少，未若中国所购德国炮之锐且利也。至于兵轮只三十五支，除扶桑舰、浪速舰为二等船，此外自三等至七等不齐，率多破败朽敝。往年增□巡海快船数支，嗣将邮船会社改作兵船，以壮军威，如是而已。其陆军不过十三万余人，工作长兵一万余人，其通国兵额三十六万八千余人。此皆儒农工贾，能备征调不能力战者。

去岁倭人搆衅，因自由党为金玉均报仇而起。大鸟圭介<sup>①</sup>为自由党首，故先发难。自由党者党会最众，计十三万人，自报奋勇前敌，较征兵为精锐。此时死亡不少，气佯为壮，而其心实寒。且倭人用兵非水陆交攻不能致胜，离海少远，畏怯难进，断不敢深入内地。此时餉项已见支绌，人民咨怨，劳师于远，日久无功，求中国论和者盖有日矣。

以臣察其国帑之贫乏，军士之疲劳，其势万难持久。目前整我各军能取胜于彼，追逐无地，固属上策。既令彼此相持，以逸待劳，久之复归和局，彼必俯而就我，又何必既赔兵费，又以膏脂肥沃之壤资敌人耶。

夫和议之举，原属行权，赔兵费以和之可也，割地以求和之不可也。还我要害之地以和之可也，据我要害之地以和之不可也。若割台湾以饲敌人，倭人得之有筹餉之地；与之旅顺，假之威海，则彼以旅顺修船坞，威海驻兵轮，我国海军永不能立。金州、复州、盖平、营口等处归之，则彼得以重屯陆兵，如虎生翼，直坐卧榻之内。倭奴狙诈狡狴，设小有齟齬，津沽北塘一带离旅顺仅二百里，兵轮瞬息即到，防不及防，稍一疏虞，患生肘腋。即使倭人履足不动，亦启戒心。泰西海外大国六七，虎视而鹰睨，恐先发者得祸。今闻倭人得利，必将生心，倘起而效尤，其患有更甚于倭者。以臣熟思而深计之，不和犹可以图存，受挟而和，危乱直在旦夕；割地之和，反不如不和之为得也。臣区区愚忠，不胜激切悚惶之至，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 13 三争和议奏 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十七日

奏为辽台有可复之机，请定庙算，责成枢译各臣极力挽回，以系人心而维国脉，恭折仰乞圣鉴事。

<sup>①</sup> 大鸟圭介，日本外交官，光绪十五年（1889）出任驻华公使。光绪十九年（1893）转任驻朝鲜公使。是日本政府发动甲午战争的重要人物之一。

窃以民为邦本，本固邦守。强国得万众之欢心，故以战自胜，以攻则取；弱国与庶民同欲恶，则败犹可胜，危且可安。宋臣苏轼有言：“人君之于民心，如鱼有水，如木有根，如饥渴之待饮食，得之则生，不得则死。”诚千古之至言，百代之龟鉴也。近日议和条约，割辽台以畀倭人，大臣争于上，庶僚争于下，台臣争于内，疆臣争于外，以及防边之将帅，上计之公车，泣血附膺，合词呼吁；下至农工商贾之流，废业奔号，辍耕太息。而目不知书，无由写其情以控诉于黼座之前者，盖又不知其凡几也。时局如此之艰危，人心如此之愤郁。诚使辽台无可复之机，无可奈何而弃之于敌，皇上犹有辞以谢天下也。乃辽台有可复之机，岂可不极力争持，任当国之偷安而置之不问乎。

近闻俄法德三国深恶倭之无厌，水师云集，环聚东瀛，或游于长崎、广岛之间，或驶泊于威海、烟台之外。俄不愿倭之得辽，法不愿倭之得台，响以先声，示以实力。倭迫于俄，已许以尽退辽南之地。台湾危疆懔懔，亦竟无片帆只舰敢加一矢之遗，此其为法所持业已彰彰可见。日前天语赫然，告倭人以展期换约。事机至顺，挽救非难，万众欢呼，交相额手。乃不逾日而复反汗改图，剋期换约。臣不解枢译各大臣何所见，而甘心犯各国之怒，弃垂成之功也。

夫辽台割而予倭，其害岂仅中于中国哉。倭扰辽，则塞俄东海之夷庚；倭得台，则尽夺各国南洋之商利。我换约而貽百世之害，天下所共惜；我换而并貽各国之害，则天下共恶也。东洋强富孰愈西洋，倭一国可畏，彼俄法德以至于西班牙、荷兰各国独可侮乎。倭退辽而我弃之，是蔑祖宗之本根也。倭避台而我畀之，是绝天下之仰望也。主弃地之说者必曰：议辽台则撻倭怒，倭奴将直犯京师。不知倭既有退辽之言，固已撤金、复、海、盖之兵，次第归其本国。而诸国水师环伺，其势力加倭十倍。倭自保之不暇，何敢逞毒于我哉。或又曰，倭为封豕长蛇，俄法亦鹰

麟虎视，西人诡诈，岂足深恃。不知我已处无可如何之势，方惧彼之合心谋我，幸甚互相铃制，助我争持，岂可甘屈服于负我之国，而专猜疑于助我之国。揆今日俄法情形，其助我者，诚所以自谋顾关系东方全局，断断无噬我之念。如一任诸臣之处心积虑，自启猜疑，则是绝其助我而迫其噬我也。助我可却，噬我恐无术以却矣。三国阻批约，而我不应；三国阻换约，而我又不应。日本何亲，三国何仇，枢译诸臣之拂人好恶，用人颠倒乃至此哉。中国之人心失于内，各国之邦交睽于外，倒行逆施，伊于胡底。内忧外患，相逼而来，一日苟安，其可得乎。

夫圣人不能为时时者，难得而易失。幸有可乘机会，所望皇上神谋密运，飭诸臣推心三国，深究详情，因所好而图我之利，因所恶而救我之害，开诚布公，同忧共患，台辽之复，企踵可待，若更由此而慎密图之，虽赔费亦可减，虽条约亦可改。多算者胜，无算者败，顾诸臣之应付如何耳。事机之来，间不容发。伏乞宸断，切责诸臣极力挽回，为国家收将散之人心，为宗社图百年之至计。无仅以苟且偷安为念，天下幸甚。臣为大局转圜起见谨恭折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施行。谨奏。

#### 14 再请罢李鸿章奏 光绪二十一年四月二十四日 附片一

奏为时局忧危，请权位置，以安宗社，恭折仰乞圣鉴事。

窃自和议既定以后，外间纷纷传说，谓李鸿章当复任北洋大臣，其子李经芳谋为北洋帮办。言虽风影，未必无因。伏思自中倭肇衅以来，为战为和，百无一是，威棱既损，根本复摇，推原债事之由，实因李鸿章骄蹇跋扈，蔑视朝廷，以致全盛之局，败坏至于不可收拾，而其子李经芳实赞成之。是李鸿章父子不独为皇上之罪人，亦为天地祖宗之所不佑。特今隐忍议和，未便加之罪责。现在李鸿章假期将满，未知所以位置之者正复何如。

夫大臣黜陟，朝廷自有权衡，岂小臣所敢预闻。然关宗社

安危之大，有不得不披沥直陈者。语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李鸿章之总师干则丧师失律，为全权则割地媚夷。此而欲其收效桑榆，力图晚盖，臣敢决其为必无之事。且不止此也，李鸿章位既高，权既重，又自知平日所为为覆载所不容，人神所共愤。处持此安归之势，设一旦为鄙夫之患失，其无所不至，思之可为寒心。易曰：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李鸿章尾大不掉，情形何止几微之兆。自古权奸误国，史册灿陈，何一非驾馭失宜自貽伊戚。臣伏读本月十七日硃谕，我君臣当坚苦一心，力图自强之策。臣思以为今日欲图自强，实自诛李鸿章父子始。纵使不加显戮，其尚堪假之事权以貽后患耶。臣□表孤微，获以言事陛下，当此主辱臣死之日，尚何敢有所顾藉，怀情不尽，含默自容，谨不避斧钺，昧死上陈，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15 争撤留湘淮各军奏 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初八日 附片一

奏为撤兵关系全局，请并留各军，以杜奸谋，恭折仰乞鉴事。

窃臣近日风闻北洋裁撤防军，现已定议，湘黔各军全数遣撤，惟留淮之聂士成、吴宏洛、章高元、贾起胜诸军与胡燏芬新招之定武军，分扎津榆要隘。事由李鸿章主持，王文韶赞成，刘坤一依违其间无所可否，不日即联衔陈奏。臣闻之不胜骇异，无论现在和议尚未全定，辽南亦未退还，且倭人尚于海城添兵，威海增筑炮台，祸心叵测。正当严备非常，固无遽尔撤兵之理。即以饷项支绌，冗兵太多，亦只宜汰弱留强，慎练军实，俾得兵归实用。今各军尽撤，淮军独留，臣实不解其何心。将谓各军皆不足恃，而淮军独可倚任耶。

查自与倭接仗以来，各军尚有一矢一遗。淮军除聂士成外，无不望风奔溃。现在刑部囚系候决之龚照琦、叶志超，何一非淮军宿将，其足恃与否，视诸军为何如。且淮军之溃，其故非独不能力战也。请以当日之情事揆之。淮军简练有素。饷足械精，何至

不足一当倭奴，特以李鸿章有“可守则守，不可则退”一言，是以前敌诸将相率倒戈，竟敢置朝廷安危于不顾。故淮军之不能与敌战者，其患犹浅，淮军之不敢与敌战者，其患更深。盖自李鸿章受任北洋垂三十年，所部淮军知有李鸿章，而不知有朝廷已非一日矣。自来勋臣功高不赏，每足致意外之虞。李鸿章任兼将相，独握兵权，复无可与为牵掣参抗之人。设有奸人煽惑其间，乘间勾结外援，胁持国柄，试问朝廷此时竟何术以御之。如谓不令李鸿章回任北洋，虽用淮军亦无可虑。不知此次淮军逃溃之余，自知声实尽丧，惟恃李鸿章声势以为固，即使不给兵符，度淮军亦必乐为之死。迩日王文韶署任北洋，淮军诸将视之蔑如，积威之势，可不寒心乎。

自去岁用兵，逸李鸿章负罪既重，自知决不容于天下后世之公议，是以交通敌国，啗喝朝廷，将来倒行逆施，诚不敢保其必无此事。即使臣所云云皆为过虑，而当此强敌踞境狡焉思启之际，乃以军国之安危，兵机之成败，尽付与万不足恃之淮军，此在略有知识之人，皆知其不可。臣愚诚不解刘坤一、王文韶为柱石重臣，当干城矩任，何以一味唯喏，竟为李鸿章所迫胁，为此同声之和，甘负朝廷也。就今日时势而论，惟有尽撤诸军之骄惰不任战者，而精择将领中，知兵敢战如甘军之董福祥，豫军之马玉崑、宋得胜，湘军之魏光焘、李光久、余虎恩，黔军之丁槐等各营，与聂士成一军交相训练。动之以忠义，齐之以赏罚，士心未始不可振，劲旅未始不可成。若专用淮人而黜各军，实足压天下义愤之气，遂强臣自卫之私，于大局所关非浅。况朝廷当新败之后，自强之策实自此始，正未可贾焉以从事也。

臣愚拟请旨飭下军机大臣、督办军务王大臣及刘坤一、王文韶等，妥商留遣防撤事宜，毋存偏见，毋涉私心，毋昧敌情，毋懈士气，毋忘远虑，毋堕狡谋，则朝廷幸甚，天下【幸甚】。臣愚妄之见，是否有当，谨专折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 劾盛宣怀片

再，此次议撤各军，闻系津海关道盛宣怀倡议，多备招商轮船装运以希该督意旨。该道诡谲贪污，士论所不齿。此次军兴，阳与李鸿章立异，而阴左右之。从前该督生辰、嫁女，餽献皆盈万，收罗珍宝，一市为空。去冬，军务正紧，犹致送节礼，金酒器重二百余两，督轅巡捕官见之，皆为之太息。其管电局也，承办陕甘电线，私自挪用局中存料而开报银四十万两，计干没二十余万。其办新疆各处电线亦然。其任东海关也，剋扣防营军饷，月七百余两，泰安船经费月六百余两，于胶州私设税关分口，岁收银万余两。山东民人岁赴琿春、海参崴工作者万余人，该道私收护照经费，每人钱五千六百文，计岁收四、五万串。种种贪利营私，剥公肥己，以故家至巨富。招商局股分十八万，电报局股分二十四万，人所共知也。至其招权纳贿，任意妄为，如朝鲜电局委员李毓森，以与朝鲜王争坐滋事。该道受其金沙三百两、参六十枝，为之隐瞒包庇。与上海招商局沈能虎朋比为奸，私受其商局股票三百张。该道之妾刁氏身死，沈能虎为之特放海琛轮船，冒雪送柩。

又，买粤东有夫之妇刘氏为妾，经本夫在粤控告有案，重贿消弭。似此劣踪，枚数难终。该道在津年久，党羽最多，易滋隐饰。应请特派山东抚臣李秉衡严密访查，照律惩办，以警巨蠹而肃官方。谨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谨奏。

### 16 劾徐用仪奏 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十一日

奏为枢臣不职，请旨立予罢斥，以清政本，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近日孙毓汶病请开缺，皇上特允所请，莫不仰赞圣明，以为升平可冀。何也，害马未去，骐驎不前，汗秽既除，则良苗自植，理之常也。今日政府之所谓害马与汗秽者，孙毓汶外则为侍

郎徐用仪。

该侍郎贪庸奸慝，误国行私诸罪状，臣近与给事中洪良品等已联衔据实纠参，毋庸再渎宸聪。迺复风闻，该侍郎前次请假之由，因擅割云南边地与电改借款扣数二事，为同官所诘责。乃该侍郎不知引咎，反与忿争，几于声彻殿陛。临当召对之际，竟敢託疾拂衣而去，次日始具奏请假。此事外间传闻甚确。宸居密迹，度不能不微达圣聪。迨数日后，经同官和解，又复靦然销假。似此逞忿护前，贪恋禄位，昔人所讥老而无耻者，臣于徐用仪见之矣。

该侍郎品望不重于朝端，功绩未登于册府，特以倖值军机年劳序进，并不知感激天恩，力图报效。当初任枢臣之始，则把持权势，引用私人。及东事既起，惟知附和孙毓汶，迎合李鸿章，以便其献媚洋人之故智。故此次和议之坏，固坏于李鸿章、孙毓汶之狼狈为奸，亦实坏于徐用仪之迎合附和。现在时事艰难，正赖政府得人，庶可徐图补救。若孙毓汶虽罢，而徐用仪仍居枢要，势必内为孙毓汶之传法沙门，外为李鸿章暗中线索。寅恭之雅不闻，掣肘之形时见，有妨时局，为患方长。相应请旨将侍郎徐用仪立予罢斥，以为为臣不忠之大戒。

夫群臣之进退，皇上与枢臣议之；若枢臣之进退，则宸衷之独断。自来权臣窃柄，去之最难，其巧佞足以动人主之矜怜，其诡譎足以杜同僚之诽议。若非圣明洞烛其奸，则用舍易为所惑。

臣职司拾补，于人政之大例得再三力争，初非有憾于该侍郎，必欲去之而后快也。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谨恭折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 广东盗案情形片

再，臣风闻广东近年盗风猖獗，日甚一日，实骇听闻。南海县设有报案局，自光绪十四年起至十八年止，共报案一千三百余

起。一县如此，合省可知。三年前如此，近日更可知。省城西关为绅富聚处之区，日晡后即比户严扃守望，盈路行人稍有携持，不敢出于其途。而府前街藩司前，皆人烟稠密处所，白日行劫亦不能免。其村镇墟落百十成群，连日连劫之事，尤所时有闻。群盗出没皆兵械精良，俨然行阵。尤骇听闻者，群盗皆以劣绅为窝主，劣绅又恃奸捕为耳目，消息灵通，极难破获。

据臣所闻，如南海县之张乔芬，番禺县之韩昌晋，皆劣迹昭著，路人皆知。张乔芬有致友弥缝窝贼手书，为人所得，石印传观，其胆大如此。地方官以案关重大，惮于发端，遂尔隐忍坐视，以致案愈酿而愈多，人日积而日众。设一旦不可收拾，如昔年金田之祸，驯至匪难。刚毅在粤有年，此等情形当所洞悉。皇上如果召问，该大臣想亦不能讳饰也。往年于荫霖官广东臬司，果于杀戮，盗风顿衰。近年捕务废弛，而因日肆，若非大加惩创，万不能止。应请旨飭下该督抚臣设法严拿，重购眼线，务获渠魁如张乔芬、韩昌晋等，传闻果实，亦即从严惩治，以靖盗源。臣非敢望人为郅都鹰犬，除暴正以安良，杀数十群小不逞之徒，而善良以安，隐患亦除，亦何惮而不为也。谨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谨奏。

### 17 请申饬王文韶奏 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十八日

奏为疆臣瞻徇因循，恐堕覆辙，请严谕申斥痛除旧习，以图补救，恭折仰乞圣鉴事。

窃惟大学士李鸿章任北洋大臣有年，任用私人，妨贤病国；东事一起，丧师失地，天下大局坐坏于三五小人之手，而无可如何。皇上愆后怨前，特简王文韶于众疆吏之中，俾司重寄。命下之日，即严饬其认真整顿，厘剔弊端。乃受事以来，业经数月，虽于地方官乃各局员小有更动，而巨奸大蠹依然盘踞要津。请以营务言之，李鸿章所用淮将，除聂士成尚称朴勇，余皆习气至

深，贪狡难信。而至王文韶接任后，未闻于旧置将弁大予更张。天津镇总兵吴育仁残虐剋扣，不协輿情。而该督仅予调任，调停其事。定武军在天津庸劣不堪，洋人资为笑柄，而该督置若罔闻。从前李鸿章在任，凡各营统领及营哨官每次谒见，例受门包银四十八两八钱及三十三两三钱不等，以故钻营成习。无一有耻之将，遂无一得力之军。乃臣风闻，近日此习尚未尽除。似此瞻徇因循，何以仰副朝廷整军经武之意。

天津所设水师学堂，当为将来修复海军枢纽，事关重大。而总办道员伍廷芳犹是李鸿章私党。更有道员闽人罗丰禄者，秉性阴狡，暗中把持，现尽引闽厂学生。凡曾在刘公岛投降日本者，相率来学堂中，希图复用。将来海军重整，必仍此溃军降虏充塞其中，败坏伊于胡底。该员现随李鸿章在京议约，专一交通播弄，任意诿张。此辈不除，他日为祸非浅。

至于经国要图，洋务为急。现招商、电报各局依然贪污狡猾之天津海关道盛宣怀总持其事，欲去积弊，其道何由。其尤甚者，唐山铁路总办道员吴懋升，本市佞匪徒，现尚充当英商汇丰洋行卖办。监司大员身兼贱役，殊骇听闻。

夫以上各员，一皆李鸿章所用私人，其倚若腹心，固无足怪。乃王文韶奉旨力除积弊之重臣，而于此素非亲识众著贪劣数人，何一味包容掩覆，不敢一事纠弹。从前署任时曾对人言，有为人看印之语，今事权在握，而瞻徇若此，何以副朝廷，何以谢天下。该督前任湖南巡抚声名尚好，今暮气日甚，世故太深。伏乞皇上明赐训饬，勉其力图振作，痛改前非，将臣所论各节实心察办，以仰副我皇上实事求是之意。臣为补救起见，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训示施行。谨奏。

18 请兴商务奏 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

奏为外患日深，人心渐异，请速讲求商务以维大局，恭折仰

乞圣鉴事。

窃臣尝考论我朝今日之国势，版图之广，人民之众，号令之行，盖千古未有之盛也。乃自海上通商以来，利权尽失，属邦多弃，持至强之资，处至弱之实，此又千古未有之奇也。今深究彼族所以日炽之端，与中国所以受病之故，无他，皆在于商务之讲与不讲而已。自古立国未有不富而能强者，况今日之天下，固一通商之天下。各国藉商务之盛以凭陵于中国，中国坐商务之弛，以受侮于各国。举彼之所以得计者，知我之所以失计明矣。

窃观中国自有洋务至于今日，徒袭虚名全无实际，官商风气尤为隔绝。朝廷虽有恤商保民之意，而各省官吏之扰商病民，毫无忌惮。目下通商口岸所号为英商、德商者，大半皆华商之托名。盖华商不胜官吏之扰害，辄纳银于洋商，受其牌照，以为护符，则可以免官吏之虐。故近年之洋商非徒擅运货售货之利，即此出牌照以租华商，岁获之款已不可算。似此情形，直是驱我商民渐归异族。人心之变，实为大患。今又准日本内地通商。日人与我同洲，性情嗜欲尤为相近，且包藏祸心。其所以煽诱商民，必更甚于泰西诸国。不过数年，又见中国众商又将趋托日商之庇。将来内地厘税涓滴难收，犹为细故，一旦变局，欲使薄海人民同仇敌忾，岂可得哉。

窃谓为今日之计，惟有急飭内外大小臣工。合力讲求护商便民之法。臣之愚见，宜先办者惟有二事：一曰，设立商务局；一曰，整顿招商局。其法应飭于沿海各省会城，各设商务局一所，责令督抚专政。局中派提调一员，必择精敏朴勤，不染官场习气者，驻局办事。将该省各项商业悉令公举董事一人，随时来局，将该业商况利病情形，与提调妥商补救整顿之法，禀督抚而行之。事关重大者，督抚即行具奏，请旨办理。务使官商之气毫无隔阂，天下商民晓然，知国家护商之意。此设立商务局之大略也。

招商局开办多年并无起色，徒为盛宣怀等垄断罔利之业，就

中情弊愈深。委之此等专务肥己之徒，求其力顾大局，终不可得。应请特派督办招商局大员一人，驻局办事，将招商局之务分为闽广、三江、两湖、四川四大股。每股各令公举殷实公正之商董一二人，专办该股一切商务。由各商董议定办法，禀督办而行之。别置提调一员专管局中一切章程，务使商务与轮船合为一气。此整顿招商局之大略也。二局既兴则商情自达，商会自举。

臣闻各国论中国商人最善经营，其所以不振者，由国家不为提倡，听其自相争夺，是以商务日败。今果明降谕旨，使内外大小臣工合力考究，或于京师亦立一商务公所，使天下言商务者果有良策，皆可以上达圣聪。则从此风气日开，利权可期渐复，人心不致外向，既可以消患，又可以致强。证之东西各洲，其谋国之术无急于此。臣伏愿我皇上，将臣此奏饬交总理衙门及南北洋通商大臣，切实妥议，期在必行。并请限期复奏，以示不容延缓。臣为维持大局起见，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 19 劾谭钟麟奏 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初三日

奏为疆臣笃老昏瞶，措置乖方，请饬查办以安海疆，恭折仰乞圣鉴事。

窃臣风闻两广总督谭钟麟，自履任以来，措置诸多未协。查广东地滨大海，为南洋重镇，夙称难治。近复盗风日炽，匪党潜滋，若以老迈昏庸之员滥膺疆寄，设有疏虞，关系匪浅。谨就臣见闻所及，为皇上缕晰陈之。

洋务为当今之急，广东旧设有水师学堂及枪炮厂，经营十余年颇有成效。乃该督于到任后，锐意裁撤，虽经当事力争，始得暂留。而每年发款不及一万两，遂令枪弹所出无几。武备废弛必酿外侮内讷之祸。今年九月，土匪谋攻省城，聚集多人，军械炸药无所不备。经香港洋员电知，该督置之不理。逮营员请兵截缉，该督尚斥其勿为洋人所愚。至十一日，匪党千余搭港轮抵省

举事。洋员再行急电，该督始仓皇布置，致令大股及头目等尽行逃逸，仅获余匪四十三人。三人正法，余俱释放。该头目等至今未获，亦遂作为罢论。事关谋逆，全省几震。乃知而不备，备而不严，且如此巨案并不奏闻，昏谬可想。

又，革绅刘学洵为广东巨蠹，曾经该省绅士数十人联名呈控，复被纠参。经该督查办奏革后，刘学洵以重金关说，求免根究，遂一味偏袒，扬言该革绅忠实可靠，粤人浮动，忌其多财，平空诬蔑，必令呈内联名各绅全行到案，与刘学洵对质，若有一人不到，即属情虚，预为开复该革绅地步。是非颠倒，暗无天日，莫此为甚。

署顺德协副将梁洪盛为该督同乡。今年三月，令其招湘勇三千名。梁洪盛徇庇营勇，酿成事端，在省城大东门外校场伤毙良民二十余人。该督知而不究。广东安勇最为出力，北江一带拿办案盗全恃此军。该督徇庇乡人，大裁安勇，改募湘军，以致捕务废弛，盗风日肆。该督到任不及一年，业已谬妄多端，视平日如出两人。推原其故，实以该督年老昏瞶，午后即不能接见僚属，办事亦属糊涂。外间传言，以为其文书、案件皆由子侄、幕友经手，该督并不能周知。如八月间，该督家人强骗民女为妾，以致该父母哄至督署大堂。阖署哗然，而该督并无觉察，亦昏瞶之明验也。

粤地如此其紧要，该督如此其昏瞶，若久于其位，贻误必不可胜言。设一旦酿成巨案，不惟非该督之福，亦恐非朝廷与地方之福。

臣职司纠劾，既有所闻，何敢安于缄默，可否请旨立予罢斥，抑或飭下邻省督抚臣，确切查明之处，伏候圣裁。臣为绥靖海疆起见，谨专折具陈，伏乞皇上圣鉴施行。谨奏。

## 20 请广矿务铸银圆奏 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奏为制钱日少，产铜日稀，民用大绌，请明谕天下开办矿务，鼓铸银圆，以塞漏卮而维大局，恭折仰乞圣鉴事。

窃近日以来，京师钱价日贵，银圆日贱，咸归咎于私铸之充斥，银号之把持，而不知皆非也。迩来东南各省纹银每两仅易制钱千二百文，洋钱每元仅换制钱八百余文。银贱钱贵有甚于京师者，盖其间有一大漏卮焉，不可不亟思补救也。当光绪十一、二年间，越事初定，即有倭人串同内地奸商以银易钱，装运出口，以致各省钱价陡长，银价愈低，于时乃有鼓铸制钞之议。滇南产铜日少，遂不得不购卖洋铜。倭商购去中国制钱，将其中金银提出已敷购钱资本。及购铜议起，复以净铜售诸中国。本一而息三倍之天下之利，孰有大于是者。此皆由中国商人不通化学。当闭关绝市之时，尚可无虞外洩。通商以来，若固守成规，不思变计，则旁有大盗，其覬觐而盘剥之也，亦固其宜。此次倭索偿款，多至二万三千余万两，彼以一万万两购钱出口，可买尽中国制钱。以我之矛陷我之盾，则现钱立竭。铜产不多，官力不可挽回，民间不能不用，其必至于溃败决裂，穷而思乱，明矣。各省禁钱出口，独未查禁轮船，外洋不用中国铜钱，其运钱出口何为者，应请旨飭下总署通行各口税务司，严查充公，不得丝毫徇纵。此节流之法也。

然税务司习气，恒刻待华商，而宽待洋商。利之所在，人所必趋。虽法禁綦严，仍将百计偷漏。非筹变通之法，决不足以支危局而开利源。其策有二，请为皇上缕晰陈之。

一曰铸银圆。九州作贡，三品兼权，周初九府，众力始专，以铜钱济用。迄今民用繁而铜矿少，加以外人盘剥，流弊已深。乾隆时，美洲银矿大开，皆运至中国、印度。现银日多而不自铸银钱，以利民用，此何说也。况比年来，中国贡金出口由三百万增

至二千余万两，如不自铸金钱，则国宝全空，终受外人挟制。应请旨飭下户部，购买极大机器，鼓铸金、银、铜三品之钱。金钱轻重略仿英磅大小，银钱用鄂粤铸成之式。铸成后，颁发各省，谕天下一体通行。各省亦一律鼓铸，以资利用，仍特派大臣总理其事。惟救急之法，则宜先铸银钱。明春则价必大涨，度购器运京，建厂设局，约需一年。广东铸银局机器甚大，每日可铸银钱七万余圆，铜钱九万余串。应请飭下户部，先拨银三百万两，专铸大小银钱，运京备用。通行各省筹款，运粤铸钱，俟机器到京，厂屋齐备，即由京局办理。此变通之法一也。

二曰开矿政。中国五金各矿藏地下者，不可胜数，徒以封禁，大利不开。比年西士考察及中国土人所知者，如川藏之金矿，江西、湖南之铜矿金矿，云南、两广之五金各矿，奉、吉之金矿，河南之煤铁矿，皆以官吏贪图省事不愿开采。小民本小力微，无由上达。藏金银于地下，而怀宝啼饥，甚无谓也。应请特谕天下，凡有矿之地，一律准民招商集股，呈请开采。地方官吏认真保护，不得阻扰。俟矿利既丰，然后按十分取一，酌抽税课，一切赢绌，官不与闻，如产微，即行裁撤。认真办理，则一切把持壅遏诸弊，一扫而空。期以十年矿产全开，民生自富，而国用犹有不足，国势犹有不强者，未之有也。此变通之法二也。

夫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苟非时势所迫，人谁不欲习故安常，坐享无事之福。无如民穷国匮，财用不足，尚有日本及西洋各国虎视眈眈，倒持太阿之柄。不筹一救弊之法，何以安我蒸黎，保固疆圉。惟希宸断采纳，迅赐施行，天下幸甚。谨缮折上陈，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 胡适早期的书信和诗文

沈 寂 整理

编者按：胡适书信和诗五则，均系石原皋老人于1980年回故里时搜得。胡适致胡近仁书和附诗，由胡近仁之孙胡午所提供；胡适致章希吕等人的信，为章希吕之女所提供。今略作注释，予以发表，

### 一 致胡近仁函（一九〇七年）

近仁先生大人鉴：

别后于九月初八日始克抵申，明日即重阳矣。七夕尚与足下携手共观巧云，今日何日？乃不能得与足下共赏黄花令节矣！念之能无黯然魂消耶！小诗数章，附函寄呈，待足下评鹭甚殷。匠石之斧，断断不可不挥也。今夕即有人返里，匆此布达。即询近境！

族侄驛顿首

英雄得自由，丈夫贵独立。

历尽诸险艰，妙理闲中得。

集随园句奉赠

#### 其一

有叔有叔字近仁，忘年交谊孰堪伦。  
香山佳句君知否？同是天涯沦落人。

#### 其二

十年老友三年别，别后相逢互索诗。  
含笑高吟含笑读，互拈朱笔互书眉。

#### 其三

怜君潦倒复穷愁，愧我难为借箸谋。  
吟到泪随书洒句，那堪相对兴悲秋。

## 其四

劝君善炼气如虹，莫把穷通怨化工。  
错节盘根知利器，昂哉时势造英雄。

## 其五

十年联交久，何堪际别离！  
友师论学业，叔侄叙伦彝。  
耿耿维驹意，依依折柳辞。  
天涯知己少，怅怅欲何之！

丁未夏，余归自申江，与近仁先生别三年矣。相见依依，不忍言别，而又不能不别。赋此留别，即希教正。

秋八月族侄驛谨识。

## 二 致胡近仁 (一九〇七年)

十月九夜，离群索居，俯仰身世，率成右律。此诗和者甚多，先生肯赐和一、二章否？

生今年十六，所事竟何成？苦虑忧如沸，愁颜酒易頰。伤心增马齿，起舞感鸡声。努力完大职，荣名非所营。

## 題秋女士瑾遗影

生前曾卜邻，相去仅咫尺。云何咫尺间，彼此不相识。(一)  
身后见君影，倭刀光熠爚。秋雨复秋风（秋女士口供止书秋雨秋风愁杀人一句），斯人不可作！（二）

（附言）途中寄怀一诗，本未入流之流，不足记忆。如先生能为我点铁成金，则尤当九叩首以谢。

附诗：挽王汇川<sup>①</sup>

① 此三诗分别书于三张同样的信笺，也是胡适致胡近仁书中的附诗，但信已不见。前两首诗的两张信笺前后互有关联。唯〈挽王汇川〉是单独一笺，是否同时，不敢断定。从〈題秋女士瑾遗影〉“生今年十六”可知，作于1907年。从“十月九夜”句又可知是胡适九月八日致胡近仁信之后的一封信，〈附言〉所说“途中寄怀一诗”，即指九月八日信中的“小诗数章”。

今年岁正始，揽胜到苏州。下榻劳贤主，先驱导远游。凄凉闻噩耗，儿女有遗忧（君有子未周岁，有女未嫁）。何日苏台畔？携尊〔樽〕奠故邱！

### 三 致胡绍庭等函（一九一〇年）

绍庭、希吕、暮侨、士范诸兄同鉴：

七月十二日匆匆远别，于今经月矣。途中幸顽躯健全，不畏风暴，于八月七日抵San Francisco<sup>①</sup>。休息两日即以火车东行，车中凡四日始抵Chicago<sup>②</sup>，又一日始抵Ithaca<sup>③</sup>即Cornell University<sup>④</sup>所在地也。此大学依山傍湖，风景绝佳。学生三千余人中有吾国学生约五十（并新生而言），弟已得大学许为正科生，专习农科Agriculture<sup>⑤</sup>。此校农科最著名，为国家科大学。凡农科学生概不纳费，即此一项，一年可省百五十金，可谓大幸。途中极蒙学界欢迎，每至一城，可不费一钱而得周游全市。美国风俗极佳。此间夜不闭户，道不拾遗，民无游荡，即一切游戏之事，亦莫不泱泱然有大国之风，对此，真令人羨煞。

过日本时如长崎、神户、横滨皆登岸一游。但规模之狭，地方之齷齪，乃至不如上海、天津远甚。居民多赤身裸体如野蛮人，所居属矮可打顶、广仅容膝，无几无榻，作书写字，即伏地为之。此种岛夷，居然能鬻鬻称雄于世界，此岂【非】吾人之大耻哉！今日韩已合并矣。韩之不祀，伊谁之咎！吾国人犹熟视若无睹然，独不念我之将为韩续耶！呜呼！伤已！

昨阅报知绍庭已被取入邮部实业中学四年级，大可欣慰。尚有诸君不知何往，如无所归宿，可入游美预备学校，此中有云

① 圣弗兰西斯科，又称旧金山。

② 芝加哥。

③ 伊萨卡。

④ 康奈尔大学。

⑤ 农业。

五、朱经农二君为弟至好之朋友，兄等往访之，当可为力。此校有二君经营，当有可观也。乐亭闻尚卧病，不知已痊愈否？意君今年想不出来矣。相见时均乞为我致意也。弟住址附后，有信可持至虹口东洋公司码头对面，美国书信馆邮寄（在黄浦路）。天涯故人，时念故国，能时时以书慰我岑寂，极所欢迎也。匆匆草此，余俟续陈。附上致桔丈书及致仲诚、覲庄书，乞诸君代为邮致何如。此询 近佳，即祝德业孟晋！

怡荪处另有信去，兄等能以其最近住址见告，尤所盼望。

又及

弟适 顿首<sup>①</sup>。

#### 四 致胡绍庭函（一九一二年）

绍庭足下：

久不通音问，甚念、甚念。

祖国风云，一日千里，世界第一大共和国已呱呱堕地矣。去国游子，翘企西望，雀跃鼓舞，何能自己耶！足下与诸同乡现作何事，故乡音问如何？吾皖得孙少侯为都督，可谓得人。弟居此平安，可告慰故人。现官费学生皆有朝不保夕之势，然吾何可恤哉。吾恨不能飞归，为新国效力耳。匆匆奉白，即望时有书来，并祝无恙。

弟适 顿首<sup>②</sup>。

#### 五 致胡近仁函（一九一四年）

近仁老叔足下：

久不通问询矣，舍间书来，知去冬以《图书集成》一事，重劳足

① 此信的信纸是日本的，印有“明治”二字。信封的邮戳是 Sept, 25, 1910 Ithaca, N. Y.

② 本信没有信封，从“世界第一大共和国已呱呱堕地”及“吾皖得孙少侯为都督”句，可知是1912年初所写。

下与禹臣兄查验数日。感谢！感谢！

家母处极困窘之境，犹事事为儿子设想，真令游子感激无地矣！适今已毕业，且不归来，拟再留两年可得博士学位，然后作归计。适岂不怀归，顾求学之机难得而易失，一旦归去，则须任事养家，无复再【有】清闲工夫，为读书求学计矣。故此时只得硬起心肠再留二年。适离家七年余矣（适丁未归省一次，庚戌去国），二年之后，归期在丙申之夏，九年之别，此情不易受也。所可自慰者，堂上尚在中年，岳氏亦无责言。否则，虽能勉强忍居此，亦难自遣耳！

老叔为桑梓文人魁杰，此责不容旁贷也。适近年以来，为蟹行文字所苦，国学荒落不可问，偶有所感，间作诗词，惟都不能佳。写去冬所作诗三首，奉寄足下，而乞削正。此三诗皆写此间景物，如足下得暇，乞为家慈诵讲之，则感谢不尽矣！适在外不得暇晷，或犹有辞，足下里居，不宜永弃故人坐令以岑寂死也。

附呈英文信面二个，无论粘在何种信封，皆可寄来。匆匆。

即祝

双安

适白<sup>①</sup>。

附诗乞示禹臣兄何如？

又及

① 信中所说“写去冬所作古诗三首”，不见。信中说“适今已毕业，……”可知是1914年的信。

## 章太炎未刊墨迹

章 太 炎

**说明：**这封章太炎致汤芑铭的手札，系章氏亲笔，从未刊出过。此札保存完好，信封上有“敬祈转致汤铸新兄太炎手肃”等十二字。全信共三页，页八行，行十二、三字，为墨书行草。信末落款时间为“九月十三日”。从信中内容考察，应为一九二二年所写。

是年六月，黎元洪再任总统，提出“废督裁兵”，并随即任命了一批新省长。这一决策，引起各省督军强烈反对，致使七位新任省长中有五位不得就职。汤芑铭就是其中之一。汤芑铭，字铸新，汤化龙之弟，湖北蕲水人。辛亥革命以后，曾任湖南都督兼民政长。袁世凯称帝时，被封为一等伯爵。一九一六年被湖南人民驱逐出湘。这次汤芑铭还抚旧乡，湖北各界态度也颇不一致，然湖北督军兼省长肖耀南依恃曹锟、吴佩孚的势力，拒绝交印，汤芑铭只得闲居汉口。章太炎与汤芑铭有旧谊，闻汤氏滞留汉口，即从沪上致书汤芑铭。

章太炎此时寓居上海，竭力主张“联省自治”。其时，适值陈炯明叛变事起，孙中山北伐计划受阻，章氏对国民党更加失望。这封信反映了章太炎当时的思想活动。

铸新二兄执事：

尧卿来沪，得谗近状。时事至此，夫复何言。然默察人心，敌忾之机已作，迎机善运，亦自有可以挽回者。川湘诸帅，向于主座皆有感情，而不肯受中央支配，鄙人亦劝其缓于承认者，正恐当途得意，则汉祚立倾也。

执事肃将大命还抚旧乡，为强梁者所扼。形似屎蛆，而未必不可藉以大伸。一朝振袂，则从前皆如昨日死，从后皆如今日生

矣。目下民党情形，渐已涣散，而将领新起者则视前日为多。中山不善拊循，坐致离逸；黄陂则素自淡然也。鄙意欲从新结合，不尚浮夸，惟取实用，但选精锐，不务猥多。苟鸠合有意，一朝遇变，不至怅然无主。窃意主极纵不可扶，而骁雄窃命者，必可使就颠仆。方略万端，难可具就。以时事煎迫，渴图鸠聚，其间支应，略须万金。既知执事坚忍之心，隐以合辙，能为暗中筹笔，则所望也。鲁阳挥戈，虽难自必；包胥存楚，当非虚期。并望与执事勉之也。

章炳麟顿首

九月十三日

寓上海敏体尼荫路裕福里二号

# 刘人瑞事略

## 江之洲 刘绍韜

编者按：本篇所记为刘人瑞的一生历史，重点叙述其追随孙中山和处理东陵盗案以及反蒋抗日的情况，可供治史者参考。

### 一、逆浪中学步

刘人瑞，字石麟，派名万蓆，曾用名万里，湖南善化（今长沙市）乔口镇花山岭人。清光绪十八年八月二十五日（1892年10月15日），他出生在一个贫寒的家庭。相传刘氏祖籍原在江西吉安子溪村，是为彭城刘氏一系，因遭元末之乱，转辗来到湖南，几经迁移，最后遂在乔口镇花山岭寻觅到一处栖身之地，在那里繁衍生息。至刘人瑞已经是第十八代了。

乔口镇，东临湘江，北濒玉堂江，是水路交通枢纽。沿湘江南下，朝发乔口，夕至长沙；溯玉堂江上驶，可通益阳等地。自明清两朝以来，乔口镇就是米麻湘莲和山货土产的集散码头，镇内商肆鳞次栉比，江上舟舫帆樯林立。

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西方列强用大炮轰开中国大门以后，清王朝下滑到了崩溃边缘，而帝国主义势力却渗透到内地各个角落。在舶来品的冲击下，乔口镇山货土产滞销，商铺相继倒闭，已失去昔日的繁荣，呈现出一派萧条败落的景况。当时，刘人瑞的父亲刘高富（桂轩），在乔口镇上开设一升同裕米行，专为四乡农民舂碾米谷，经营所得，尚能维持一家小康生活。后来因水旱虫灾频年发生，粮食连年歉收，四乡农民亦无稻谷送来加工，同裕米行难以维持，刘高富只得歇业关店，重新以耕种为生，聊

以糊口度日。从孩提起，刘人瑞就生活在这个动荡不安的岁月里。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刘人瑞四岁时，家门不幸，父亲病故，只得与母亲相依为命，过着十分清苦的生活。刘人瑞有堂胞兄弟共十一人，大排行第十，是刘高富的第五子。在生活没有着落的困窘情形下，刘人瑞的长兄刘万葵和九兄刘万藻（刘高友之第三子），先后离开家乡，投奔洞庭湖畔的南洲厅（今南县）大姑母钟刘氏家，或佃田种菜，或外出打短工，藉以维持生计。过不多时日，二兄刘万葵、六兄刘万荃（刘高友之次子），八兄刘万荫等也相继来到南洲，分别从事种菜、挑箩搬运，或在衙署里做杂役的营生。

光绪三十年（1904年），刘人瑞十二岁，为谋求生路，含泪拜别慈母，离开了伴随着自己度过童年的故乡，孤身来到南洲，投靠大姑父钟雨亭。斯时，钟雨亭在九都火宫殿附近开设了一个小客栈，距离衙署只有三四十米路远，前来投宿者大多数是从各地前来申冤鸣屈的百姓，或是采办麻米湘莲的买卖人。刘人瑞在帮工做活之余暇，常常混杂在人群之中，倾听投宿者讲述民间疾苦和人间不平事，耳濡目染，日积日多。虽然刘人瑞当时还无法理解这种黑幕的症结所在，但对他后来投身国民革命，无疑是有影响的。

在童年时代，由于家境贫困，刘人瑞既失去了童年应有的欢笑，也失去了入墨庄学堂读书的机会，只有在代人牧牛或砍蔗的工余的日子里，由九兄刘万藻启蒙教读，粗识文字，略懂一些文墨。在寄居南洲以后，在大姑父钟雨亭和几个兄长的支持下，刘人瑞遂能进私塾旁听。他天资聪慧，勤奋好学，读书几遍，即能成诵。授之讲解，未尝或忘，或其有所垂询，则皆书本以外所未及，或与他篇有牴牾同异者。在短短的几年间，刘人瑞不仅读完了四书五经，而且还博览格致书籍。他特别喜欢读诗文词章，并能吟诗作对。他还酷爱书法，能写出一手漂亮的八行书。嗣后，缘因时常代人缮写诉讼呈文，使他对民间疾苦，官绅劣迹，以及弱肉

强食和尔虞我诈的社会黑幕，有了更多的了解。这一被扭曲的社会现实，都在他的心灵里，埋下了扫除邪恶拯救良善的火种。

宣统元年（1909年）夏天，岳州、常德、澧陵各属发生大水灾，而刘人瑞所在的南洲一带，是灾情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补种无由，遍地哀鸿，极为凄惨。在颗粒无获，仓廩空虚的恐慌情况下，奸商窥得厚利者，纷纷囤积居奇，而不肖官吏，复阴与首尾。这时外国商人也乘机勾结湖南巡抚岑春煊，率携巨金，往收贮无算。在沉重的盘剥下，民不堪命，只得纷纷外逃乞食，有流落异乡而不得归籍者，有转死沟壑而抛尸露野者，有鬻儿卖女而骨肉分离者。在耳闻民间的疾苦和目睹官绅的巧取豪夺诸种人生怪现状以后，刘人瑞在彷徨中寻找救民的答案，并在困惑中探索的道路。经过惆怅，经过探索，刘人瑞认为国家之不振，在于法政之不立，欲达清明政治，惟有开发民智，健全法治，严明法政，才是救国解民悬的至理之道。他决心攻读法政，以俟将来能为国为民效力。

宣统二年（1910年），刘人瑞时年十八岁，考入长沙法政学堂，重新回到了阔别六年的家乡。为实现自己的抱负，他以苦作舟，以勤补拙，钻进浩瀚书海，孜孜不倦地浏览中外政法书籍。为时不久，湘鄂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保路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民众力量，对刘人瑞后来的思想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成为他人人生道路上的一个转折点。

在民众运动的冲击下，清王朝封建统治阶级，为了维持苟延残喘的统治，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签定了湖广铁路借款协定，进一步出卖国家主权。当这一消息传到两湖以后，两省人民掀起了“拒债”、“集股”运动。在高涨的人民斗争情绪的影响下，刘人瑞也被卷进了这场斗争的漩涡，参加了废约保路运动。

是年12月，刘人瑞参加了学界组织的“成城社”。他走上街头深入民间，四处宣讲只有拒债集股，促成湘路早日告成，遂能伸张民

族正气。从此，刘人瑞开始走上了反抗暴政的斗争道路。

至宣统三年（1911年）春，清王朝任命盛宣怀为邮传部尚书，正式宣布“干路收归国有，定为政策”，企图以强力镇压人民的拒债保路运动。5月20日，清王朝又与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团签订了“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粤汉铁路、湖北省境内川汉铁路借款合同”，妄图以出卖路权，而博得帝国主义主子的青睐和支持，藉此挽救将要倾倒的封建王朝。但是清王朝出卖路权的倒行逆施行径，更加激起了湖南湖北两省人民的愤怒，各个爱国团体刊发传单，召集民众大会，呼吁废约保路。从6月上旬开始，各学堂掀起了罢课斗争。学潮很快席卷长沙各级学堂，时就读于法政学堂的刘人瑞又投身于学潮，並又投入反对清王朝的斗争。

10月10日，武昌首义成功。胜利的消息传到长沙之后，湖南革命党人率先积极响应，经过十天的应急准备，于10月22日举义成功，建立了中华民国军政府湖南都督府，结束了清王朝在湖南的统治。在光复长沙之役的战斗中，刘人瑞参加了联络和宣传活动，此后又应募参加了都督府组合的学生军。10月31日，立宪派收买原第五十标第二营管带梅馨，策动政变，计杀都督焦作峰、副都督陈作新。在谭延闿窃取都督位置並掌握了湖南全省军政大权以后，原属焦达峰、陈作新所招募的国民军和学生军纷纷散逃各地，此时刘人瑞也离开长沙，转赴北京。谭延闿窃权事件，对刘人瑞的影响极深，这就成为他以后多次参加倒谭活动，以及拒绝在谭任主席的国民政府下供职的重要原因之一。

刘人瑞只身孤影流落到北京，举目无亲，生活十分拮据，后来幸得湖南同乡会的襄助，遂寄宿在宣武门外湖南会馆里，找到一席棲身之所。他的伙食则是会馆所提供的标准饭食，“几个馍馍过一天”，有时也能吃到米饭和辣椒，生活的艰辛是可以想见的。有一次，刘人瑞在给湖南家人的信中写道：“贵妃窗内坐，石麟门前过，可恨无情风，吹起棉袍角。”在这首自嘲诗中，刘人

瑞倾诉了内心的隐痛，抨击了社会的腐败和黑暗。

民国元年（1912年）春，刘人瑞结识了华兴会发起人之一、参议员周震鳞，以及辛亥秦州起义都督黄钺。由周、黄二人介绍参加了同盟会，嗣后又经黄钺推举到北京政府陆军部供职。在此期间，刘人瑞与湘籍党人熊希龄、程潜、唐蟒、蔡锷、刘承烈、刘文锦等人，以及其他省籍革命党人李烈钧、柏文蔚，参议员符定一、王葆真等人都有广泛的联系，这就为日后联络南北两方军界人士，共同分化北洋派内部的工作奠定了基础。刘人瑞为人秉性刚直，心胸豁达，而又充满理想，富有正义感，深得黄钺等人的赞许，旋经黄钺介绍，刘人瑞进“北京陆军部讲武堂”深造。

刘人瑞在陆军部供职期间，正是中国社会政治风云剧烈变幻的年代。他看到了袁世凯依恃北洋六镇的重兵，由清廷内阁总理大臣而成为中华民国大总统所导演的一幕幕丑剧；他也看到了在袁世凯唆使暴徒枪杀农林总长、代理国民党理事长宋教仁以后，群情激愤，掀起反袁巨大声浪。他既看到了以孙中山为首的一批志士仁人，在“二次革命”失败以后，重组中华革命党，唤起民众，再度讨伐袁世凯的壮图；他也看到了一批原来参加和同情三民主义的信徒，在反动气焰的镇慑下，有的热衷鼓吹议会道路，有的意志消沉，有的跑到袁世凯的魔下去当了谋士。面对处于低潮的革命形势，陷身于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刘人瑞对孙中山倡导的三民主义信仰则矢志不移，他毅然重行填写誓约加入中华革命党，并积极暗结团体，秘密联络军政界讨袁力量。这样做固然风险很大，但他说匡复中华的道路既已选定，就一定要走到底。后来，刘人瑞又以“湖南旅京陆海军俱乐部”为联谊机构，疏通在北方的革命党人和同军界有关系的人士，共同进行分化北洋派内部的工作。

在反袁斗争中，刘人瑞利用在北京陆军部工作能方便接触机

密的有利条件，不仅为各路反袁大军提供情报传递消息，而且多次掩护反袁志士出逃脱险。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死后，窃据大总统职位的直系首领冯国璋和靠利用权术恢复了国务总理地位的皖系首脑段祺瑞，视民二国会为其进行卖国活动的障碍，拒不恢复民二国会，并进而废止“临时约法”，另行召集新国会。面对北洋军阀的猖狂进攻，孙中山决计筹划和发动“护法”运动。他指出：段祺瑞等以伪共和易真复辟，其名则美，其实尤窳，民国之名虽复，而祸乱之机方始。在孙中山的号召下，民二国会议员及其他革命志士，旋即纷纷云集上海及南方各地。1916年底，刘人瑞奉命离开北京，前往上海参加恢复“临时约法”的斗争。

## 二、 追随中山先生

1917年1月，刘人瑞自北京到达上海，投宿于英法租界交界处（跑马场附近）的“湘益公”和“湘裕公”（为支身来沪的湘籍党人免费提供食宿）。他与同住沪上的李烈钧、许崇智等人过从甚密，而与同住法租界的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也相谈衷曲。当时所怀，必欲消除内乱，解除百姓倒悬而后快。在周震麟全家从长沙搬到上海之后，刘人瑞经常去宝昌路宝康里周家，彼此建立了世谊之交。

1917年6月，北京发生督军团之乱和张勋拥戴溥仪复辟清室事件。在时局急剧动乱的情况下，孙中山、章炳麟、唐绍仪、程璧光等人集议于上海，商量对策。此时适值胡汉民赴粤联络讨逆护法力量成功，广东省长朱庆澜愿意以其二十营兵力拥护护法，并与李烈钧、张开儒等组织滇粤联军。护法运动有所依托，孙中山乃决定南下广州。7月6日，孙中山偕同廖仲恺、朱执信、何香凝、章炳麟等人，乘“应瑞号”、“海琛号”军舰离开上海，刘人瑞亦随舰同行。7月17日，孙中山等人到达广州以后，随即召开

国会非常会议。9月1日，国会通过《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并选举孙中山为陆海军大元帅，正式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刘人瑞旋被委任为军政府参军，隶属于参军长许崇智。

在护法军政府成立以后，湘、蜀、鄂、豫、浙、陕、鲁、皖、闽等西南及沿海诸省护法势力纷纷崛起，护法运动日趋高涨，孙中山制定了攻蜀夺湘、袭闽攻赣、东进荆襄而会师武汉、再行北伐的军事方略。然而，盘据广东的桂系军阀视护法军政府为眼中钉，与政学系岑春煊相互勾结，处处掣肘，使护法军政府难以立足。5月，桂系军阀又操纵非常国会修订《组织大纲》，废除元帅制改行总裁制，选举以岑春煊为主席总裁的七总裁，削弱孙中山的权力，从而彻底撕下了“拥护护法”的假面具。孙中山乃坚辞大元帅及总裁职，愤然离开广州，东渡日本。6月26日，孙中山回到上海，继续领导护法运动。在此之前，孙中山组织的援闽粤军已向福建进军，“规取闽中”，以开辟新的护法根据地。

1918年5月上旬，刘人瑞奉命随援闽粤军第二军司令许崇智部向东急进，至8月上旬，连克永定、上杭、长汀、武平、清流、平和、连城、宁洋、安溪、漳平、永春、大田、清化、仙游、龙岩、漳州等地。在此期间，刘人瑞经常到驻闽粤军湖南宁乡籍师长洪兆麟部活动，并随军作战效力。

1918年秋，福建战事趋于稳定，护法军主力得以保存，刘人瑞遂奉召由闽赴沪，继续相随孙中山先生左右。

从1918年10月起至1919年夏，刘人瑞多次奉命以参军名义，在湘、鄂、粤等省从事兵运工作。他不畏艰难，竭尽心力，协助孙中山运动旧军队使之反正为革命所用。他每次完成任务以后，都直接向孙中山面呈一切。

10月10日，中华革命党改称中国国民党，孙中山以总理身份指派总务、党务、财政三部主任。此时，刘人瑞亦为当然的中国国民党党员。

1919年秋冬,刘人瑞奉命赴云贵两省活动,劝谕唐继尧及其幕僚出兵讨伐陆荣廷,夺回广东根据地,以保障护法战争的顺利进行。是时,孙中山“专事著述,制订革命方略,以主义普及国民,使之有彻底觉悟”;另一方面,继续声讨旧桂系军阀,申明救国必先剿灭桂贼,联络并组织滇、黔、粤、湘、闽等各省力量,对旧桂系实行讨伐。孙中山先后派遣一批积极效命讨逆护法的中上层骨干到各地活动。刘人瑞受命后,由上海取道香港、安南转赴云南,执行劝唐倒桂的任务。刘人瑞到云南,经过反复规劝,晓以大义,申明中枢意图,遂使唐继尧愿意接受孙中山的建议,出师讨桂,并采取协调行动。在1920年4月底,唐继尧宣布脱离旧桂系控制的广州军政府。

1920年春,刘人瑞于云南返归上海途中,又转路去贵阳等地,拜会了贵州军界人士卢涛、袁祖铭、谷正伦、何应钦、王天培等人。这次晤谈,对谷正伦、王天培的影响最大。1921年夏天,谷正伦、王天培响应孙中山号召,出兵广西,攻取柳州。1922年1月改编为中央直辖黔军,谷为总司令,王为第二混成旅旅长。此为谷、王第一次归附国民革命的营垒。1926年夏,王天培所部驻扎川境,四川军阀旧二军刘湘、新二军杨森联合驱逐黔军。王所部第十八旅在四川无立锥之地,欲回贵州又有周西成挡道,只得东出湘西。刘人瑞再次动员说服,于是王天培第二次归附国民革命,被委为第十军军长。1927年,王天培被蒋介石杀害于杭州,刘人瑞十分义愤,对蒋介石这种卑劣手段,尤为切齿痛恨。

在广州军政府和北京政府形成南北对峙的势态下,湖南始终成为南北争夺的焦点。拉锯之势,持续数年。孙中山为实现北伐大业,十分关注湖南的归属,由于谭延闿曾经三次主湘,在湖南培植了一批势力,孙中山寄希望于谭延闿。从1920年5月下旬起,孙中山亲自致电劝说谭延闿率兵入粤,参加驱逐桂系军阀莫荣新的军事行动,促其在讨桂问题上“速决定军事准备”。

7月,孙中山“派湖南代表(刘人瑞),借黄钺将军来湘接洽要务”,疏通谭起兵讨桂,这时到长沙的还有周震麟等人。他们召集湘军将领开会,晓之以利害,动之以大义,敦促他们能对湘局有所贡献。鲁涤平、陈嘉祐、李仲麟等一批中高级军官随即响应,但谭延闿的态度始终淡漠,在讨桂问题上缄口不作一语。

1920年10、11月间,孙中山频繁致电谭延闿、赵恒惕,再次敦促出兵广西讨伐桂系,但谭仍不为所动。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遂转寄希望于赵恒惕,决定策动当时湘军三个集团中的程(潜)系,掀起联赵(恒惕)倒谭活动。周震麟和刘人瑞与程潜私交甚深,默契配合,使这一计划得以顺利实施,并推赵恒惕为湘军总司令、林支宇为省长。在这一时期来湖南的还有张继、柏文蔚、李执中、章太炎、蔡元培、吴稚晖等人。在倒谭活动结束后,刘人瑞径直去了广州。11月28日孙中山返回广州后,重组军政府,刘人瑞仍旧担任军政府参军。12月12日,刘人瑞相随孙中山一行前往韶关巡视。刘人瑞旋被任命为第一纵队司令,并奉派在湘粤边收容民团,扩编军队,操练军伍,整饬军纪,欲使这支新军成为军政府直接控制的武装力量。

1921年9月底,讨桂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孙中山遂决定执行其假道湖南,出师北伐,以完成大一统的宿愿。是时,刘人瑞所部已由纵队扩编成师,加入北伐军序列,并相机由湘粤边向湘桂边境转移,受参谋部长李烈钧节制。12月上旬,孙中山在桂林设立北伐大本营,刘人瑞担任大本营军事委员兼中将师长之职,积极筹备北伐事宜。在此期间,刘人瑞曾一度奉派去做协调黔军赣军的行动,由于刘人瑞与黔将谷正伦、王天培有莫逆之交,而又与赣军彭程万、李明扬等友谊至深,始能圆满完成协调任务。

1922年2月3日,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发布出师北伐总动员令,兵分两路向武汉挺进。刘人瑞所部随李烈钧统辖的滇、黔、赣各军,向武汉运动。然湖南赵恒惕勾结北京政府,假借民意,

屡次请愿，拒绝北伐军过境，使北伐计划受阻。与此同时，陈炯明所部又在广州刺杀粤军师长邓铿，图谋不轨，有所异动。在这种情景下，孙中山决定督师回粤，再图发展。4月16日，孙中山在梧州召开军事扩大会议，决定挥师东进，取道江西北伐，改设大本营于韶州，悉命诸军集结韶关。刘人瑞以军事委员兼北伐军师长的身份参加了这次扩大会议，并率所部北伐军湘军第二师，于4月下旬抵达韶关以北之湘粤交界地区。

1922年5月初，刘人瑞所部与陈嘉祐部加入入赣北伐军左翼。5月8日，大本营发布总攻击令，北伐军分三路向江西进攻，谋取赣州。左翼军出间道，闯关夺隘，由湘东南攻入江西。刘人瑞留在韶关大本营。5月20日，刘人瑞随同孙中山至南雄督师。孙中山南返广州，刘人瑞改留南雄，参加大本营南雄行营工作，协助胡汉民、李烈钧、许崇智协调各军行动。

正当北伐军胜利进军之际，广东省长、粤军司令陈炯明唆使部下叶举，乘后方空虚，公开叛乱，围攻观音山总统府。6月19日，孙中山于“永丰”舰亲颁手令，命入赣北伐军回师靖乱，各军随即折返，讨伐叛逆。7月10日，北伐军与叛军激战于韶关一带，由于洪兆麟部增援叛军，而北军蔡成勋和沈鸿英两部南出赣南，使北伐军处在腹背受敌的夹击状态之中。在韶关一战失利以后，许崇智、黄大伟和李烈钧三部，只得向闽境和湘桂方向退走。此时，“刘人瑞转战于北伐军与叛军之间，亦已力竭声嘶，然仍以不屈不挠之精神奋斗不已，所恃者民主革命之极端信赖而已”。时其在大本营副官处任职的满弟刘万华（兆魁，又名铮）在广州随陆上部队与叛军积极作战。8月，第一次北伐军事活动告一段落，刘人瑞返回上海，向先期到达上海的孙中山报告赣粤军事，请示行动方略。10月下旬，孙中山将北伐军改名为讨贼军，以退入闽境之许崇智、黄大伟、李福林为东路军，以入桂之滇赣等军为西路军，对盘踞广州的陈炯明叛军实行分进合击。这时，刘人

瑞与邹鲁等人复被派遣出使广西，协调滇、赣军与刘震寰所部桂军作战行动，全获成功。12月底，滇粤桂讨贼联军会师梧州，兵分两路，东下讨伐陈炯明。

1923年1月14日，滇桂联军率先攻入广州，陈炯明败退惠州，洪兆麟在汕头宣言迎孙还粤。在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成立以后，刘人瑞重新被任命为军事委员，旋即奉派前往武汉，对湖南开展兵运策反工作，收编民军武装，策划倒赵（恒惕）行动，以期搬掉阻挠北伐的绊脚石。先后到达武汉的还有周震麟、刘承烈、刘文锦等人。刘人瑞与刘承烈兄弟，结成续谱兄弟后，他们下榻法租界内的东方旅馆，凡是来鄂执行任务的党人大都聚集在这里，所用经费全由军政府支付。当时，他们的生活很艰苦，活动经费也十分拮据，有关人员只吃得起“强盗”牌香烟。“强盗”牌每十支装铜板八枚，而当时的“炮台”香烟，每五十支装一元一筒。因此，人们常说：“连周七先生（周震麟）都吃‘强盗’牌香烟了。”

6月，湘西镇守使蔡臣猷宣布独立，怒斥赵恒惕“甘心附北，背叛西南”，并组织讨赵军，分三路出兵伐赵。随后，被大本营委为湘军总司令的谭延闿，由粤入湘，对赵采取行动。同时，刘人瑞按照与柏文蔚商定的计划，在长沙以北的湘江沿岸地区，暗结数千人，募集大小船只百多条，伺机发动兵变，一俟兵变成功，即将部队转移到湘西进行整训和扩编，以为日后平定西南实施北伐之用。由于行动洩露，被赵恒惕当局发觉，加之准备仓促，部队又未经整训，兵变归于失败。10月，刘人瑞返回广州，继续担任军事委员，仍在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工作。

1924年10月16日，讨贼军改称建国军，刘人瑞曾一度担任建国军独立第二师师长，所部屯扎在韶关以西的湘粤边境，准备进行第二次北伐战争。1925年3月，孙中山先生逝世以后，广州军政由汪精卫、蒋介石、谭延闿主持，刘人瑞未再担任军事实职。

在1925年下半年至1926年，第二次北伐开始前后，刘人瑞曾多次奉命出使各地，向江西方本仁、邓如琢和广西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以及湖南唐生智、安徽陈调元等人，开展联络工作。其中到方本仁处的次数最多，所用的时间也最长，后来除邓如琢外，都先后归附国民革命。直至1926年3月，邓如琢被吴（佩孚）、孙（传芳）委为赣军总司令，方态度才明显转变过来，倒向国民革命，后被委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军长兼江西宣慰使。

在第二次北伐战争开始以后，刘人瑞曾任教导师师长。1927年春，战争向长江下游推进，教导师编入程潜指挥的江右军序列，曾驻节芜湖等地，后为蒋介石裁撤，刘人瑞改任国民革命军总部中将高级参谋虚职。

### 三、查办东陵盗案

1928年6月初，阎锡山所部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先于白崇禧部进驻北京。是时，奉系张作霖的部队被逐出关外，安国军张宗昌残部龟缩在冀东一带。从此，走马灯式的北京政府不复存在。关于前总统府、国务院及下属各部院之各机关文卷印信等项，理应派员接收。国民政府遂委派国府委员周震麟，率同秘书杨熙绩（时任国民政府文书局局长）、周仲良（时任国民政府铸印局长）、刘民畏、汪洛、高沂宸，以及处员彭晟、郑镛、张殿崇，和书记朱为鼎、田鹤鉴、马卓森、杨省三、李群，书记张筠清，参事克兴额、谢荫民、王世薰，高级副官黄伯度（五十年代任台湾总统府副秘书长），中校副官李有枢，少校副官赖珩，特务副官骆斌等人，到北平执行接收任务。接收委员会下设办公处，以杨熙绩为主任，负责接收事宜的具体组织工作。办公处设于中南海的怀仁堂、居仁堂一带的几进院落。

刘人瑞不是接收委员会的成员，而参与其中工作，并负有探讨对东北地方实力派解决方略的使命。6月初，刘人瑞同周震麟

等一行，由上海乘轮船走海路经天津转赴北平。接收委员会办公处人员，则在主任杨熙绩率领下，于6月17日由南京乘轮上驶汉口，再转京汉铁路于月末抵达北平。6月18日下午，周震麟、刘人瑞不顾旅途疲劳，下车后即赴铁狮子胡同，与阎锡山晤面接洽一切。次日上午，阎锡山亦至东四十一条，回访周震麟和刘人瑞。至11时，周震麟、刘人瑞复驱车去阎锡山的总司令部，与阎锡山会商东北军事问题。6月22日上午十时，周震麟、田桐、刘人瑞、黄一欧赴西山碧云寺，叩祭先总理孙中山。6月26日，周震麟、刘人瑞再访阎锡山，磋商部院接收事宜，以及东北易帜问题，时接收委员会办公处主任杨熙绩在坐。

6、7月间，国民党各要人及各集团军总司令，纷纷云集北京，晋谒碧云寺孙中山灵厝。在大庭广众之下，有些长者举止唐突，挽扶蒋介石下车，对此卑躬屈膝的行为，刘人瑞等人嗤之以鼻。早从1917年在上海时起，刘人瑞深知蒋介石底细，向无好感，自然对向蒋献媚者厌恶至极。

7月26日，天津报纸首先以《慈禧陵寝被毁——张宗昌残部所为》，披露了河北遵化县东陵盗陵案。一时间，东陵盗案成为特大新闻，引起各界关注。当时，国民政府除责成阎锡山、商震配合查处外，还专门组成“国民政府特派东陵接收委员会”，委派刘人瑞为国府特派接收委员会主任，委员有张宗海、俞奋、谭肖岩。当时的东陵事件之所以轰动一时，迫使南京政府认真对待，原因有二：一则清帝被推翻不过十多年，皇室仍受优待，陵寝始终派有护陵大臣和其他官员守护开发；二则因作案人竟是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团第十二军军长孙殿英。孙部原隶属于直鲁联军，只是在被北伐军追击到走头无路的情况下，才在河北省藁县一带就地接受改编。因已易帜，改换国民革命军旗号，盗陵案一经披露天下，即引起各界关注。

8月，刘人瑞在阎锡山所派哈汉仪陪同及卫戍部队护送下，

与清王室宗亲及前大臣载泽、溥忻、耆龄、溥侗、宝熙、陈毅等人一道实地勘查东陵情况。刘人瑞在《东陵记事》中，详述查勘东陵破坏的情形，文中记道：

清咸丰东西两后之陵，位于定陵之东，故称定东陵，而以峪名别之，曰普祥，曰普陀。普陀者西太后奉安之所也。余等奉令，初来东陵查看，因盗掘之口有乱石堵塞，未得入内审视，乃摄影而返。嗣清皇室载泽、溥忻、耆龄、溥侗、宝熙及陈毅诸人举行复殓事，

8月24日（阴历七月初十日），余等参观至，则掘口复启，遂从口直下，深约五六尺，见地宫外层石壁下，通一小口，方仅三尺。余乃俯伏蛇行而入，直达隧道，经过石门两重，先有多人持灯在内引导。内宫正中石床上，梓宫倾欹横斜，梓宫盖抛离三丈以外，仰置于宫之西北隅。西后尸体在焉，头向东，面平仆，皮骨完好，发色青黑，根有红绳缠绕，似梳辮结者。身上现出拳大斑痕数点，似青似褐者，有毛毳毳然，长不及寸，盖因透露空气蒸霉所致。外廓劈毁，木呈片段。宫门右侧，堆积破烂各色衾褥衣被等件，此外空无一物。余等以其气味难受，观毕即出。其口外石板上置有楠木奉册数方，及殓鞋一双，鞋长七八寸，绣纹尚在，但不鲜明，亦太惨矣。闻复殓时，有人从残石中拾得珍珠十数枚，载泽命锤碎复纳地宫之中，以示奉安之意云。

8月28日（阴历七月十四日），复查看裕陵。裕陵者，清高宗乾隆墓所也。凡帝陵琉璃影壁前例有空院，院之南端建明楼一座，下层作空洞，道上层竖汉白玉丰碑，一直书某某皇帝之陵，镌满蒙汉三种文字，其上而以朱漆髹之。后陵明楼则紧接影壁，无空院，其制销杀焉。故裕陵盗掘时，系由影壁前凿开石板直下，炸毁地宫外门，而入者掘后填塞未固，又值天雨绵连，水从掘口而入地宫，深约四尺余。先时载泽派人

用大机水龙吸取数日。事竣，余等参观至，则由掘口直下，横穿隧道时，地宫内尚有馀水四五寸。余等蹒泞而入，至一重门，即烟气充塞。由此经第二第三第四重门，地宫内悬有煤气灯一架，烟雾沉沉，呈黑暗色。导者以灯前行，遂得逡巡而入。查地宫正室内有梓宫六具，帝一后一妃四（案二后二妃也），均毁坏无余。梓宫身盖异处，颠倒错置，不忍入目。以灯照之，见有白骨数节，浮水泥中。唯六具头颅（案此处微误，只四头颅也），殓者以黄色布货盛之，不能辨其孰男孰女，仅以数字标明记录而已。余等因地宫内烟雾与臭恶之气扑鼻难闻，乃巡看一周即出，察其情状极为凄惨，较西后陵尤甚百倍焉。

9月10日下午二时，刘人瑞假中山公园来今雨轩，招待北平新闻界，报告查勘东陵经过，到报馆通信社记者三十余人。刘事先备有油印之查勘情形，及摄影多种，发散三种报告书：（一）东陵地域整理计划概略，（二）东陵前圈官荒地亩沿革概略，（三）东陵后垄地亩沿革概略。

刘人瑞起立报告，略谓本委员会之组织，系鉴于牵涉机关太多，故由内政财政农矿三部会同组织，以为接收东陵之机关。奉令后，于8月10日动身，该地面积极广，约五百余里，以前陵前树木繁茂极形壮观，旋为穷困无聊之旗人逐渐将树木砍去，充做燃料。十三年（1924年）至十五年（1926年）间，摧残不堪，树遂无存，极为可惜，而陵亦受其影响。国府对陵寝，认系古物，极主保护，宝熙等略为明瞭，除陵内不计，仅陵外宫殿建筑即值两三千万。

刘人瑞接着说：陵外面积广大，腴田甚多，使整理得方，不但旗民生计可资，即退伍士兵亦可安插屯垦。其外如药材煤矿极可观，以前政府未注意，致有今日情状。本委员会组织共五人，采委员制，经前往查勘，其祭器库中所存仅百分之二三，金

银器皿毫无存者。比会同卫戍部、警备司令部参谋，同往查勘，期查明后交与省政府。乃有奉内政部派之宋汝梅者，自谓系奉命接收东陵，将祭器库件携去不少。革命原为造成廉洁政府，物件均应保存，何能携取。8月19日，宋忽失踪，后经追回。距东陵十里有马兰峪，为盗陵匪窟。

刘人瑞又说：第八营等自5月18日起至24日止，为盗陵时期。24日下午八时，犹在马兰峪平分脏物，至25日方走开。临走时，故意令其中某某营等在后放枪，作追击盗陵匪之状。本委员会已据实报告国府，听候办理。继又报告东陵范围内东荒垦殖局局长陈家栋等抗拒接收情形，并散布陈等所贴布告为证。直至四时方散会。

9月15日，刘人瑞电国府，痛驳陈家栋，电文说：

窃人瑞等奉令接收东陵，发见东荒垦殖局吴亚农与陈家栋朋比为奸情事，业经呈请转陈在案，顷北平各报馆载陈家栋呈国府密电一则，□非摭拾浮词，希图卸罪，钧府明察，想已洞烛其奸。查陈家栋前本伪交部伪财部之腐化官僚，素以攒营舞弊为职志。此次充任冀热官产总办，姿意专横，无恶不作，久为此间省市两府所不满。人瑞本月寒日（14日）特撮其朋比为奸，伪造文书，违反党纪，任用私人，虚糜国帑，滥行职权，倒行逆施，应付无方，托故潜逃，擅离职守之五大罪状，呈请澈查严惩，以肃党纲。兹查陈电云，旧直隶官产机关弊端百出，司其事者恒多发财，勾结劣绅，从中朋分渔利者所在多有等语。陈本北平旧官僚，深习此中积弊。此次职司官产，可谓就熟驾轻。陈电又云，人瑞接收该局，本属□性质，将来仍须移交主管机关，以陈家栋派员接收有防其私人利益等语。不知人瑞赋性刚直，只知有国，不知有私，只知除奸，不知利己。平生对于国事，且人瑞于陈家栋，向无嫌隙，徒以为公心切疾恶如仇，若谓肆意

诬蔑，尤人瑞所不屑也。

当时，东陵虽几经浩劫，大批宝物失盗，但存留器物数量仍颇多。刘人瑞在查处过程中，严令属下不得擅动。他指出“革命原为造成廉洁政府，物件均应保存，何能携取”。孙殿英及其上司第六军团总指挥徐源泉为掩盖事实真相，缩小事态，曾贿以数万重金，请求刘人瑞修改向国民政府的报告。刘严辞拒绝，不同意修改呈文。后来，蒋介石当局迫于孙之实力，以及孙殿英等直接向蒋宋家族和有关要人行贿成功，遂使此案最终不了了之。

依照无官不贪的观念，当时有一些人断定刘人瑞这位“接收大员”必定会借机大发横财，一跃而为百万富翁。而当时同人亲眼所见，他清贫无私，对金钱向无奢望，乃是一位“苦行僧”。其内兄卢运（幼甫）至今谈起他廉洁克己的品质，还落泪赞叹不已。曹任远则回忆说：“石麟在1928年与周震麟共同接收北平府院机构，在查办东陵盗案时，持身公正，颇为时人所称道”。1929年初，刘人瑞辞军政职，专门从事反蒋斗争，生活时常拮据，主要靠活动经费中的一些补贴，和周震麟、冯玉祥等人的接济。到1935年以后，生活更加困难，但他的斗争精神未曾丝毫减弱。在1927年，刘人瑞及黄一欧、田桓等人在上海小住期间，一天强盗前来行窃，土匪抢走了黄一欧狐皮大衣及其他两人的财物，只刘人瑞一无所有，未遭任何损失。1929年，有一次刘人瑞到覃振在北京西城寓所晤面，适值覃本人生病又添公子，家中连求医买药款项都无从筹措。而刘也两手空空，只得到周震麟处从经费中借支300元，差人如数转送覃振。此后，覃理鸣先生又到南京做立法院副院长、司法院代院长等职，重新发迹。刘人瑞也本可到南京谋得高官厚禄，但他宁肯清贫度日，不同蒋汪合流。

#### 四、反蒋抗日

在蒋介石把持中央政府，总揽党政军大权，实行一党专制，武人擅权的独裁统治以后，刘人瑞以救国救民为己任，不同邪恶势力相妥协。他自1929年起，首先拒绝到南京做官，继而与周震麟、黄一欧等人在平津从事反蒋活动。为了凝聚反蒋力量，揭露蒋介石背叛孙中山遗训，他们集合一些志士同人，募集经费，以天津特一区（租界区）每月四千元路捐收入为基础，在天津出版反蒋刊物《坦途》周刊。该刊物由刘人瑞和黄一欧实际负责，黄多从事编辑审稿，而刘人瑞则在北平从事稿件征集及发行。当时印好的《坦途》周刊，由天津转运到北平东四十一条住所，再由人转送到各反蒋志士手中。

《坦途》周刊的发刊词，是由周震麟、刘人瑞、黄一欧三人共同研究撰写和审定的，它集中反映了刘人瑞等人对社会的看法和当时所抱的政治主张。发刊词说：

《坦途》周刊何为而作也？为政府及吾民指导共由之常道，应遵之生路也。中华民国自辛亥成立以来，战乱十八年，国力之损失，民生之凋敝，争夺相残戾不仁之气，充塞于神州。始由于袁世凯之破坏南京约法，称帝专制，继由于北洋武人专制。民国十五年，国民党政府北伐，不二年而统一告成，宜可以回复民权，豁清专制，完成民国矣。乃当事者不顾前辙，迷信武力，复成一党专制武一专制之局。于是反动之声，遍于全国。一年四战，莫知所止；灾害并至，不之顾惜；饿莩载途，不之拯念。兵多饷绝，政乱民愤，不之觉悟，以图根本救济。易之象曰：“否极思泰，剥极思复。”时至今日，政府与人民均趋绝地，大乱之状，不独满清所未有，即袁氏及北洋武人专制时代亦所未有。政府与人民苟非大澈大悟，打破迷津，同求道路，吾恐锦绣山河，尽丛荆

棘，兽蹄鸟迹，交错禹域，人皆相食，华族日亡矣。然乱愈甚，人民厌乱之心愈切，政府定乱之术愈易施。所谓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也。何以定乱？曰：“使各党各派各得其平而已。”人情各得其平，则相安于无事。故今日救乱之道，与其曰戡定，不如曰平定。不可曰消灭各党各派，但求各党各派共守政治正轨，自由活动于国法之下，则一切争夺惨剧，皆可停演，而永久之和平，真正之统一，不求致而自致矣。所谓政治正轨者何？共和宪政是也。所谓国法者何？所以保障民权，即南京约法所规定之人民自由权也。吾人既号曰中华民国矣，中华民国何由而生？曰：由南京约法而产生。中华民国之名词一日未亡，即约法所规定之民权一日未失效力。政府与人民，苟循此以促进宪政，则大乱可以立止。各党各派不平之意见，皆可从容讨论，咸得其平。此所谓坦途也。吾政府吾人民，其各鼓其勇气，而一鹄以相趋，勿犹彷徨歧路，多栽荆棘，以苦吾民祸吾国也。坦途在望，盖归乎来。

《坦途》周刊从1930年1月创刊，在四个月时间内所出的八期中，连续发表了不少锋芒毕露的文章，如第六期署名仲黄的文章，标题为：《我们的反蒋到底对不对》，揭露并刺中蒋介石政权的种种要害，在当时引起极大的反响。因此，《坦途》从创刊之日起，即遭当局百般刁难，至四月被勒令查封，刘人瑞、黄一欧等有关人员均被通缉。嗣后由于孙科出面调停，遂解除通缉令，而免遭迫害。

在国民党内部反对蒋介石的声浪日益高涨之际，北方准备召开扩大会议，刘人瑞曾奔走于奉天、天津、山西等地，与汪精卫、谢持、邹鲁、覃振、阎锡山、冯玉祥等人有广泛的接触。有一次，刘人瑞从山西五台县河边村阎锡山家乡回来，对周震麟等人谈及阎父吝啬之极。阎妻招待各方代表用了鲜鱼，而阎父知道后大发

雷霆。刘人瑞说：蒋介石为了拉拢张学良却是不惜血本，而阎某对参加这样重要会议的各方代表，连鱼都舍不得招待，实在成不了大气候。刘人瑞见张学良与蒋介石的代表往来诡密，自知情之有异，对张学良后来出兵关内，迫使短短几十天寿命的“扩大会议”陷于流产，早有所料。在“扩大会议”之前，陈公博受汪精卫之委托，曾多次拜会刘人瑞，企图通过刘动员周震麟等参加会议。阎锡山也曾派赵芷清、温寿泉、南桂馨等，持通电电稿前来征求意见。刘人瑞等曾指责“扩大会议”反蒋不彻底，指出通电本身，在反蒋之初即为失败之后降蒋打下了伏笔。刘人瑞参加了“扩大会议”准备阶段的有关活动，但在“扩大会议”召开期间的各次会议并未参加。刘人瑞不参加“扩大会议”的主要原因，是对汪精卫本人一贯投机革命深有了解，在历史上缺少与之共事的基础，对汪一贯持否定态度，称汪为“秦桧”。嗣后，刘人瑞参加了旨在将蒋汪同时清除出党的“西南”反蒋运动，自然顺理成章了。

“扩大会议”破产后，粤方中委陈嘉祐曾在天津英租界和安南里5号周震麟家避难。刘人瑞及陈嘉祐时常与周震麟讨论时局，刘、陈主张联合各反蒋派系，结成广泛的反蒋同盟，打倒蒋介石，而周震麟自参加东北易帜典礼回来后，察觉日本人很快就会向中国动手，认为大敌当前，应当团结御侮，不宜造成内部分裂，不赞成公开倒蒋。刘、陈则据理陈词，毫不退让，有时争得面红耳赤。仅这一问题的争论，不只一次，彼此坦率交换意见，实可謂是志同道合的诤友。

1931年春，蒋介石扣留胡汉民，于是广州又有非常之反蒋组织，并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盖因相对位置处于西南，故人们以“西南”相称，以示与南京之区别。同年4月，刘人瑞、陈嘉祐参加“西南”反蒋运动，到广州出席有关会议。嗣后，刘人瑞任“西南”派驻北方的特派员，曹任远为“新

国民党”华北书记长。刘、曹与朱庆澜、任应岐、刘承烈等人为“西南”反蒋抗日运动在北方的实际负责人。他们在平津、华北、东北地区，坚持反蒋抗日斗争达五年之久。

当时刘人瑞住在北平西城成方街8——10号，寓所周围昼夜有特务钉哨，行动受到蒋帮宪兵三团和蓝衣社的严密监视。有些挚友亲朋常常劝刘人瑞注意安全，而他往往置之一笑，从未减缓反蒋的战斗步伐，表现出为国为民忠贞不渝的高风亮节。刘夫人原名卢励贞，由刘人瑞将其名改为刘卢涤尘，以示打倒独夫民贼，涤荡人间一切邪恶的决心。

在“九·一八”事变后，“西南”与南京间出现和谈局面，其中，急于谋求个人权利者，则大体已转赴南京。是时，刘人瑞仍旧留在平津，集合决心抗日的人士，在华北筹组抗日军队。

1932年1月以后，根据宁粤双方协议，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国民政府、中央军事委员会，分别改称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务委员会和西南军事委员会，但仍旧自成体系，故人称“新国民党”。它以恢复三民主义，实行反蒋抗日为宗旨。刘人瑞等人相继在华北四省、东北三省和山东、河南及平津两特别市建立了国民党部。通过在老党员中重新履行登记手续，和新党员的发展，推动新国民党组织的建立，准备和集聚反蒋抗日的军事力量。到察哈尔抗战前后，已拥有党员一千多人，其中主要是军政界上层人物和有影响的知名人士，如邓哲熙、熊观民、方振武、孙殿英，刘汝明、孙丹林等。冯玉祥乃是早期登记的党员。刘人瑞自民初在北京陆军部任职时起，即与冯玉祥过从甚密。因有这段私谊，熊观民又系冯之秘书长，遂与曹任远三人同赴泰安，邀请冯玉祥加入组织，并为冯办理了包括宣誓等重新登记手续。随后又议定，冯玉祥即刻转赴张家口召集旧部，组织抗日救国同盟军，发动军民抗战。是年，刘人瑞等人奔走于平津、泰山、张家口之间，多次与冯玉祥面商机宜，并与曹任远向冯转交“西南”

所提供的巨额援助款项。与此同时，刘人瑞还与朱庆澜所领导的“义勇军后援会”相配合，与马占山，李杜所领导的义勇军互通声气，与方振武、吉鸿昌保持了密切的联系。经过辛勤的努力，刘人瑞等组合了一批抗战力量，“然事有大不幸者，先有方振武军事失败，继则有任应岐、吉鸿昌二人被捕杀，接着又发生冯玉祥被迫离开部队。在南方，又有余汉谋之叛变，以致胡汉民氏被迫出国考察。从此，南京蒋政权又与西南政务委员会暂时取得形式上的统一，而抗日救国之大业，更是不堪设想。”

“西南”在平津的原有电台设备陈旧，1933年春，刘人瑞通过熊希龄侄女婿向大陆银行借款5000元，安排刘承烈离平津南下广州。刘承烈北返时，携有十万元经费及陈济棠提供的通讯设备。此即设于天津英租界之“西南”新电台，一直工作到日英宣战、日军进驻天津英租界的前夕。该电台，长期为延安与中共北方局之间的通讯联络服务。刘人瑞始终参与机密，刘夫人也熟知内情。南汉宸、王世英经常往来，谢甫生多次利用这一电台为各路红军提供情报，无一差错。1934年春，拍发的一份情报，使红二十五军于鄂豫皖地区得以胜利突围。

在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斗争中，特别是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步伐，民族生死存亡的时刻，刘人瑞等人同中国共产党人联系和合作更加密切，在工作中联系最多的是吉鸿昌和南汉宸等共产党人。刘人瑞、刘承烈等人，在为中共缓解冻结款项、掩护和营救人员、动员和输送反蒋抗日力量、提供物资等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1936年在选聘周震麟与刘人瑞任董事的京华美专科学校，被外界称作“一群共产党”。其中有不少共产党员和进步师生，后来都陆续到了延安，投身于轰轰烈烈的抗日斗争事业。1936年，刘人瑞、刘承烈参加了救国会在华北的活动，成立了“华北各党派军政办事处”，与中共的联系，更为频繁。

1937年“七·七”事变前后，刘人瑞先后安排晚辈刘森楷

(铁樵)、刘年丰、葛绍亮、卢英时等，分别到两湖和浙西参加正面战场及敌后的抗日战争。刘人瑞还利用北平西城石驸马大街熊希龄宅第，开办佛学研究院，以为抗日之掩护。有关院务活动完全交由同乡袁仲安负责，刘人瑞则专门从事抗日救国活动。

平津相继沦陷后，中华民族亡国之祸迫在眉睫。在湖南宁乡赋闲的黄钺，目睹民族之危亡，决意组织三湘儿女奔赴抗日战场。黄钺遂差同乡许某北上，邀刘人瑞南下共商大计，刘人瑞变卖夫人手镯毅然前往。1937年11月，黄钺与中共地下党员汤弼中、刘静安、徐上达，以及社会知名人士周震麟、刘人瑞、胡曜、洪兰生等人，在宁乡县城沅宁旅社先后集会，商讨筹组“湖南抗日义勇军游击部队”一事。通过多次协商，举黄钺为游击部队总司令，洪兰生为副总司令，刘人瑞、刘静安等负责军事，汤弼中为参谋。刘静安并慷慨捐献银元1300元，作为司令部活动经费。通过共同努力，不到半年时间便组织了一支具有数千人枪的游击部队，设总部于长沙天鹅塘。

在总部成立后，随即通电第十八集团军朱德总司令及全国各爱国抗战团体，同时还发表了《告全国同胞书》。在《告全国同胞书》中指出：“中华民族危急，我四万万兄弟姐妹！只有与日寇血战到底，才是拯救死亡之唯一出路。三户亡秦，听楚歌之悲壮；一心兴复，托黄帝之英灵。……”总部还派汤弼中，暗与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长沙星街2号）负责人徐特立、王凌波联系，又派刘静安去平江暗与新四军负责人涂正坤、罗梓铭联系，共同运筹抗战事业。刘人瑞、洪兰生分别去湘西等地，召集旧部扩充部队。

1938年10月，湖南抗日义勇军游击部队正厉兵秣马、拟开赴前方杀敌之际，国民党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奉蒋介石之命，以“受共产党唆使”之罪名，用重兵包围了游击部队总部，当场搜捕，并用囚车将黄钺和刘静安分别关押在国民党省府和宁乡县府

的牢狱中。总司令部其他要员，侥幸未被抓获者分别流亡外地，刘人瑞脱险后经安徽返回北方，继续从事抗日活动。

1939年3月，刘承烈及其女儿刘甲樱，在参加冀东暴动失败后，自平西解放区返回北平，邓华等派了警卫人员护送，并在城内采购药品及其他物资。对于这些人员，刘人瑞都指派专人妥为照料，确保安全离城。随后，刘人瑞又组织佛教活动以为掩护，与刘承烈一起抵达天津。为安全起见，所有人员都分散住宿，唯刘人瑞下榻于天津英租界刘承烈家中。4月6日下午二时许，刘人瑞骤然与世长辞，移厝北平，安葬于西郊魏公村湖南公墓。

## 芦沟桥事变后北平闻见录

李 景 铭

**编者按：**本篇资料由《赚斋日记》选出。作者李景铭，字石芝，福建省闽侯县人，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留学日本，入早稻田大学。回国后任清理财政处坐办。辛亥革命以后，曾任北京政府财政部秘书等职。1937年任黄河水利委员会专委。在7月7日芦沟桥事变发生以后，由河南返回北京，并在以江朝宗为会长的北平市维持会中担任主任秘书兼财政局长。这次从他的日记中选择1937年7月—9月记事，取名为《芦沟桥事变后北平闻见录》。李因其所处地位，记北平维持会活动及事变后北京事甚为翔实，且均系本人所见所闻，及亲身经历，可供治史者参考。

### 七月十日

得北平芦沟桥冲突之耗（昨有见闻），余又虑冰心夫人不安，故急于回平<sup>①</sup>。而平津车只通保定，不得已转道陇海。

### 七月十一日

上午九时，车抵天津，竟不能抵平。探知汽车飞机亦不通。

### 七月十二日

八时起，刘午原未，询其何由。日出西直门绕丰台候车，昨深宵始至此。田代<sup>②</sup>素主和平，与宋<sup>③</sup>感情颇洽。今事已破裂，故

① 时作者任黄河水利会专委，闻变由河南返北京。

② 田代皖次郎，时为天津驻屯军司令。

③ 指宋哲元。

日政府以香月代之。並云日政府五相会议已通过临时预算，事情或不免扩大。十一时，端滋云：今日车已通，抵车站候至二时始搭南满车回，五时抵平。

### 七月十三日

上午访郁廷、策六、寿宣、乔平、钦荣，唯策六未遇。钦荣云：芦沟桥一带我军有五团，日军仅一团，故日军暂撤，将以待援兵也。寿春云：本日我方以一连冲锋，双方均有伤亡。

### 七月十四日

上午访陈祝三，谈事变前季渡青曾建议华北军民宜分治，拟移通州于唐山，另推领袖。事变后，中央态度坚定，曾以十师之众百架飞机，听宋调遣<sup>①</sup>。而蒋自庐山通电话<sup>②</sup>于秦德纯<sup>③</sup>，告以三事：一不能以寸地让人，二任何条件不能接受，三牺牲到底。故二十九军因以兴奋，十三夜曾在丰台拦住日军铁甲车一辆，得弹炮军旗多件。又一辆开回山海关。十三日大红门之战，有一十六龄童子以大刀斫死日兵十二人。又一子弹穿脚之健卒，斫死日兵五人。最称善战者董瞎子之旅<sup>④</sup>曾抽选敢死队二百余人，冲锋生还者仅二十余人，然日兵亦死二百余人。日军见势不佳，有欲和平解决意，十三夜香月拟与宋哲元略谈。宋告以事势至此，晤谈无益，有话可由张允荣、陈觉生传达，犹有盘旋余地。宋之部下主战最烈者为冯治安，以冯主意早已收回通州直抵山海关矣。然张自忠则主和平解决。宋虽不主战，而态度颇坚强，如龙烟等小事，尚不轻允，其意可知也。日本已成骑虎难下之势，不知其有大觉大悟否。江少甫云：城内可无事。秦市长已与日军谅解，

① 指宋哲元。

② 指蒋介石。

③ 秦德纯时任北平市长。

④ 董瞎子系董升堂的浑号，时任三十八师的旅长。

欲战可在郊外对锋，市内居民各国皆有，即日侨亦不少，必惊扰之耶。日军亦以为然。然奔往天津及分住医院者，仍纷纷不绝也。

### 七月十五日

孙三来谈：钓鱼台驻兵已他徙。蔡亮明、张和宣未谈：石友三、吴可玉将有慰劳会之组织。孙殿英赴丰未回。中央电致宋哲元谓：（一），从实报告，以便交涉；（二），不必将事势扩大；（三），到不得已时，当有十分援助。宋本和平宗旨，或不烦中央军入境，至必要时以保安队维持平市，亦不使人民涂炭也。

### 七月十六日

报载安福要人纷纷赴津，调解撤兵事，大抵用口头约束，不采协定形式。

### 七月十七日

报载天津驻屯军田代皖次郎病逝。或曰田代在芦沟桥督战，被流弹大刀抉伤，回津医治无效，故日政府代以香月，并调大军而来。果尔，则日军此次损失大矣。

### 七月十八日

邢（肇棠）谈：日方有限期令冯治安军队退出河北说。管（翼贤）谈芦沟桥事件发生后，中央有五道电令：一，饬攻东交民巷，以警各国；二，和议均须报告中央；三，在不丧权不辱国原则下，可与妥协；四，已派庞炳勋、高桂滋、万福麟、孙连仲军队北上援助；五，日本所提撤兵三原则（即芦沟桥一带不驻兵，二道口，三取缔抗日），可以承认。其声传如此，确否不可知。管云：和平空气有六分，破裂有四分。

## 七月十九日

……旋谒江宇澄<sup>①</sup>。宝沧出见，云：日本要求取消国民党，共同防共。质言之即脱离中央也。宇澄云：旋开森来电言，宋哲元今早十时返平，大概和平有希望。所谓和平者，与日合作之谓也。序庵云：日本尚要求更动人事，此亦一难题。

## 七月二十日

雨至。辑亭来谈：蒋在庐山谈话会言：弱国外交宜应战，而不宜求战。对于解决芦沟桥事件有四原则：一，不失领土，二，不变更冀察组织；三，不更动人事；四，二十九军驻地不受拘束。又有电至宋哲元云：大战则小安，小战则苛安，不战则不安。故宋有将外交移归中央办理之说。

访冯寿昌，谈日机扫击平汉路，乘客死者二百余人。

## 七月二十一日

出城勘视。晚饭后又闻炮声两响，街上复戒严。盖日间已解严，西单一带沙袋尽撤，何复来此隆隆之声也。

访陈祝三，代陶仲谋索免票。据云绥靖公署每月向路局取津浦票百张，今因军事紧急，已用罄，须俟下月领到时再行设法。又谈，日方限期撤兵至昨午时止，逾期自由行动。我方不理之，故下午发空炮示威，夜稍稍实弹。

## 七月二十六日

下午四时至六时为廷杰女在京开追悼会。……席散，而彰仪门外土地庙炮声起矣。二渊云：通州消息，廊房有失守之说，日

<sup>①</sup> 江朝宗，字宇澄，安徽省旌德县人。北京政府时期曾任步军统领，代理国务总理。

人将入城，故彰仪门守兵拒之，而起冲突也。

### 七月二十七日

上午拟访管翼贤，宣武门不开，盖特别戒严矣。旋谒江宇澄，宝沧云：昨有七辆汽车载日兵百余人，强入广安门，又有徒行者三百余人，我守城兵士拒之。双方炮击，日兵乃退，而已入城者送往日本兵营。少顷，福开森谒江，拟同谒宋，请其以人民为重，意在劝告中日双方撤兵。

旋访祝三，代伯元交履历，仲谋要免票，並谒赞侯、汉云。陈仲炯云：日本通牒，芦沟桥军队限今日正午十二时撤退，平市限明日十二时撤退。故外间风声甚紧，外侨避入使界，而东交民巷禁绝闲人。

### 七月二十八日

早七时，飞机数架在上空掷弹，不辨其为中央机、日本机也。或云，旃檀寺被炸，二十九军士兵均远离未受伤。或曰日机在下，中央机在上，日机被中央机击伤二架。

……途遇谋厚……询以大局，云：十日前如决战，日军尚无多，而迟疑不决者，宋对中央不满者二点：一，中央军不由津浦进，由平汉进，似绝其后路；二，仍遣许大使赴日是中央尚有与日妥协之意。然至昨日，则与中央一致抗日矣。通州、高丽营、丰台已有收回消息。丰台之作战，孙连仲力也。近则四处皆赴应战，中央亦允接济。与宝沧所言正同。

竟日炮声不断，大井村、小井村有激战也。苏世虎言，外传消息不实，恐二、三日日兵将入城，城外秩序尤乱，且有日人散布毒气之谣传。消息两歧，未知果凶果吉也。

## 七月二十九日

通宵炮声不已，以为日军无孑遗矣。不意早晨见报，宋竟率冯治安、秦德纯赴保，以军政两权交由张自忠接充，并有佟麟阁副军长、赵登禹、郑大章两师长阵亡说。昨日昙花都成幻象。九时访江宇老<sup>①</sup>遇林少英。先是李孟鲁、今村已偕同江宇老，往见今井武官及松井机关长，均托以组织治安维持会事。江推吴子玉，谓自己年老腿痛，不堪繁剧，且北平治安已有张自忠维持，何必多一层组织。今井云：此另是一事。且从前做过两次维持会长，今何谦逊。曰：彼时国内战争，双方调停交易，今乃国际战争，何以调解乎。嗣定下午在江宅约吕雷恒、冷家骥、李孟鲁会议决定。江留午饭，以后偕少英赴使馆访末次<sup>②</sup>，谓奉使馆令集中避难于此（四十人一组，均席地卧）。今未奉回家之令，故不敢外出。乃同往六国饭店，遇张式玖、吴小□谈少顷。末次云：日人恨张自忠刺骨，张军万人在廊房作战不剩一人。曰：且欲得而甘心，尚敢就职乎。即就职，亦不过数日事也。

夜仍有炮声，似以大炮掩护撤兵也。

## 七月三十日

郁廷、辑亭来探消息，原来前夜炮声非掩护撤兵，乃防御张庆馀部不许入城也。盖张庆馀本系通州第一总队，前有反正之意，通州政府疑之，调出城外驻八里桥地方。自丰台克复之情报出，张思夺殷汝耕头，献功宋哲元，故人通州，将所有日人，无论其为军士为在职人员并朝鲜人，尽杀戮之。日本特务机关长及中队全体覆没，不遗一人。日本乃以飞机轰炸通州，民政厅长张仁蠡、建设厅长王厦材死焉。通州政府全体人员及难民万余人，路行四十

① 即江朝宗，下同。

② 日本末次政太郎。

里，纷纷走至朝阳门。遇张庆馀部将入城，城门紧闭，故有由东便门入者。

下午四时赴江宇老宅，开北平市地方维持会。余后到，嗣知其通过规约如左。

一，本会称为北平市地方维持会（事务所置于旧户部街印花烟酒事务局）。

二，本会之目的在维持地方之安宁及人民之福利。

三，本会为达前项目的得指导本市各机关各法人及各团体。

四，本会采委员制，本市政府各局长处长等为当然委员，本市士绅自治团体、市商会、银行公会、文化团体，各出代表若干人为委员。但各团体之委员，每团体不得超过六人。

五，本会设会长一人，常务委员八人，由全体委员互选之。

六，本会得置各事务员，其细则另定之。

七，本会之经费由全体委员会议决定之。

八，本规约有不备处，得随时修正之。

嗣依大纲分设四组：一社会股，二治安股，三金融股，四粮食股。每股公推主任四人，中日各半，而常务委员八人尽中国人。余居普通委员之一，不担任职务也。

上午十一时，在经济委员会晤陈祝三，云：胡宗南军队已到天津，平汉线中央军已抵长辛店，二十九军亦仅退至长辛店，似中央尚有决战之心。

下午，闻天津南开大学、市政府有被炸消息，似津方战事方酣也。

### 七月三十一日

上午周秀峰来云：殷汝耕被杀说不确，今早过其寓，探知已脱险回平矣。志远已回平，而江少甫由朝阳门雇车赴西直门，至

八时未返。余拟借通行证出城探访，家人力阻。至十一时已安抵东交民巷朝鲜银行，为之欣然。周谈二十九军此次损失约五万人，日本损失万馀人。坂垣师团长已到津，张璧<sup>①</sup>与之有素，希冀于平津市长得一席，故不就北平警察局职，让与潘毓桂。张、潘访孙殿英不遇，盖孙亦随宋行矣。周又云：中央军及胡宗南军均未到，外传不确。昨陈祝三、陈曾亮云：秦德纯临行以电话直向何应钦索飞机。何云有一百五十架可备用，但只能到顺德，不能抵平津。何也，平津无飞机场故，是中央对华北早已视如瓯脱，毫无准备。先是宋请中央出兵，中央以万福麟、商震、孙连仲、高桂滋等师应之。宋以此各师作战能力不如二十九军，不如自行作战为佳。嗣请以中央军中最精锐者助战，中央以胡宗南应之。宋又虑胡之夺其地盘也，故改请飞机。及飞机无望，乃整队而退，然损失已过半矣。张庆馀不知宋退，以为丰台大捷，故有倒戈之举。周云：殷汝耕不自练兵，以为诚意可以感人。不意今日竟有此大变。张于通州焚烧以后，退回北平，昨扎朝阳门一带，意欲入城。而城防空御，仅堆沙袋，守兵二三人，且有不携带武器者。故昨开维持会时，大众甚为忧虑，且又虑日兵入城，与驻在旃檀寺之张自忠旅部或生冲突。如今张部调出城外，又虑张令不行，且城中空虚非计也。今早消息，张庆馀部已向门头沟开拔，故愿往长辛店投效。然宋哲元奉中央查办之命，正在无计，岂肯收容此残馀之卒耶。中央以失守责哲元，犹是前年古北口故事，似不足以服人。论者谓，二十九军固失，而中央和战不定，蒋亦不能安其位。后患茫茫，不堪设想。

少甫谈，二十九日张志远晤岛田顾问（有似殷汝耕副官），谓五色旗已备妥，将飘扬旧都中。其时预备以张自忠为委员长，殷汝耕等加入为委员。盖其所得消息，北平四郊二十九军已撤退，可以为所欲为也。不想无线广播中谓丰台、廊房已收复，而张庆

<sup>①</sup> 张璧，字玉衡，直隶省霸县人，曾任河东盐运使。

徐乘势反正。遭此大劫，既曰反正，即应守土，何以焚烧虏掠。张庆徐系东北军王廷福旧部，素归于学忠管辖，器械精良，可与张砚田部相埒。现未变者尚有李允声，第三纵队韩则信（邹作华旧部），第四纵队似尚可维持城内秩序。

报载宋哲元由保定电张自忠云：“特急。张师长、董贤弟鉴：密。兄今早三时到保，勿念。兄为贯彻和平主张，已令飭中央各部，一律在到达地点停止待命。第二步再设法令其调回，望即转达日方，勿对各该部有军事行动为要。小兄宋哲元。艳（二十九日）。”且以此观之，中央无应战决心矣。以土让人，竟责人之失土，有此理哉。

王德锦来电，言：学生军随同宋哲元赴长辛店，被日军扫击死者千余人，哀哉。

### 八月一日

电询宝沧，知宇老病矣，不就维持会职。

下午访策六，座上胡维云、蒋雁行云：日本派樱木为津市长。英美领事抗议，未宣战不能占领土地，未占领不能派员管理行政。故收回，改由边守靖<sup>①</sup>代理市长。

中央社已解散，被捕者十余人。各报馆均将反日书籍焚烧。

江少甫云：天津香月有派池宗量维持通州消息。然殷汝耕仍在平组办事处，分四组办事：一总务，二财政，三交通，四治安。一面派英美人探路，能往通州否。

### 八月二日

上午七时，访冷展其，云：昨日，地方维持会常务委员开始在中南海丰泽园开始办公。

王辑亭来云：中央派宋哲元为河北前敌总指挥，並调中央直

<sup>①</sup> 边守靖，字洁清，直隶省静海县人，曾为直隶议会议长。

系三十七军长毛炳文部队，自西安开赴陇海路，集中河南。论者谓，其无形中将河北放弃矣。

唐韵田云：此次南苑之战，教导团（即前所称学生军）死者三千余人。冯玉祥又复执政，孙均死焉。

江少甫云：殷汝耕被日本兵营逮捕，未知身命如何。

### 八月三日

报载张自忠辞三十八师师长职，后任由李文田接充，张已完全脱离军籍矣。

八时，访林少英，谈张自忠有两团兵得日方特务机关谅解，已调入城，改为保安队。盖日人鉴于通州之覆辙，亦有戒心也。

少英云：日本拘留殷汝耕，或是别有用意。吴江齐不任冀察政务时，或将属殷也。故日以其在六国饭店，不免有张敬尧之危险，故特别保护之，亦一说也。又云：张自忠部队死者未葬，伤者未愈，何心与日合作。以理言之，应随宋赴保也。

王亚东来谈芦沟桥事件原因云：张自忠、张允荣赴日考察军政实业教育，无非为中日亲善之预备，故得宋之命令而成行。中央闻之，电请宋哲元，谓张系特任官，何以未得中央命令，竟自赴外考察。意将易人以代，征宋意见。宋以电示张，谓我任冀察委员长一日，即可继持一日津市之地位。实以见好同僚也，益滋中央之怒，乃欲为釜底抽薪计，且以刘峙与宋对调。盖中央分三路应敌：右翼委诸韩复榘；左翼委诸阎锡山；惟正面为宋所梗，不听中央命令。故思以刘代宋，然又虑宋不服从也，嘱冯<sup>①</sup>劝诱之。冯曰：宋虽旧部，然我在张家口抗日，彼在喜峰口作战，竟退兵夺我之地盘，其行径已非昔比。乃有石敬瑭、鹿钟麟者，自告奋勇，谓可收服冯治安、刘汝明、赵登禹、张自忠各师为我所用，则宋成孤立无能为矣。因以公祭王金铭、施从云为命，来市招徕

<sup>①</sup> 指冯玉祥。

四师。而四师以宋待之素厚，不欲叛宋，乃宣言：易宋与否，中央之权衡也，非师长所能干涉。石、鹿不得要领，徘徊津门，亦不敢回京复命。宋由是拂衣而去，请假回乐陵矣。然以此日本之外交停顿，所谓津石铁路等等无从接洽。而陈觉生、张自忠、田代等三人密议，谓只有芦沟桥一炮，宋即当回津主持，此时可进行交涉也。不意芦沟桥事变生，冯治安决战，竟以大刀队制胜，而田代与青木因此而亡。秦德纯见事有可为，电催宋哲元回平坐镇。宋仍本和平宗旨与日周旋。此时如决战，或尚可一鼓歼敌。然日本大军未至，故亦停顿数日，由外交进行。大抵日本所提条件：一张自忠为河北省主席，二秦德纯免职，三组织自治政府，四共同防共，五华北矿业中日合办。宋以任何协定须待中央复核。是时熊斌适来询宋须何援助，宋见获胜略有把握，且和平之望未绝，故不急于中央军之速来。不想迟延数日，而日本大队至矣，以此而有二十八日之剧战。我所有者大刀、手枪、手榴弹而已，而飞机重炮机关枪均无有也，一战而二十九军损失过半。日军见大刀队之将近战壕也，以机关枪横扫之，死伤无算。时有教导团在南苑，约三千余人，授课五个月，习瞄准者仅一月，奉令死守南苑，而日本以飞机轰炸之。故佟麟阁、赵登禹与三千余名学生同殉国难。佟盖为教导团领袖也。是时二十九军虽损失过半，尚可支持。而日本恫吓东交民【巷】外交团，谓二十九军果不退，当以毒瓦斯轰炸平市，请外交团自觅安全之地。外交团乃代市民请命于宋。宋曰：余有四条件，日可以者，余可撤兵。一，张自忠维持军政；二，以张璧维持电灯，以潘毓桂维持公安局；三，日兵不入城，不放弹；四，和战俟到保定再议。外交团承认担保此条件，而宋果撤兵矣。此今次芦沟桥事件之经过情形也。

少英谈：日本近迫宋哲元撤兵至保定，如可照办，将来尚能合作。但以大势言之，如宋哲元、张自忠均有去志，而吴佩孚、江朝宗、齐燮元又不愿与日合作，其结果或将属于殷汝耕。但素

负威望之人，如能出而维持，将来或免其驻兵，日本亦可减费。否则如殷汝耕者，非驻兵不可，且非驻大队之兵不可。日本既出兵，不能不责我出兵费，则恐又为满洲国之续也。

江少甫谈：池以特别审计之馀款，在津运动代理冀东长官之职，而殷派阻之。故日人一部分恐有不利于殷者，因置殷【于】日本兵营而保护之。

张庆馀之叛，完全由误会而起。盖先是宋与张约，宋如报捷，张即反正，同时肃清冀察。故丰台克复之捷报一出，而张庆馀倒戈入城矣。现证明者，张砚田队长被杀，而张庆馀尚在人间。

#### 八月四日

上午，程毓亭来谈：今儿女焚毁孙中山书籍，大哭一场。毓亭讽之曰：汝等爱国乎，爱国民党乎！何哭为。

日前，策六谈，二十九军所储军火被日军运往丰台者不少。今日阅报，昨日下午六时，安外黄寺大楼地方发生巨响，据查系销毁手榴弹，数量万馀箱，每箱存弹五六十个。去杀人之火器，苍天岂有厌乱之心乎。

江少甫谈：近见出入东交民巷两洋人，多改穿中国夏布长衫，殆其心目中将有第二次义和团发见。此种心理，实为可异。

张自忠聘江朝宗等人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下午往贺之。江曰：吾主地方维持会应中外合办，加以英美等国，不宜专加日本，否则由中国人民自行组织之。今此等之目的不达，且分子甚杂，亦与地方官有碍，故决不就，并决将政务会委员一并辞去。余曰：既不就，当登报声明，以免代人任责。

旋访寿宣，谈东路在马厂，西路在良乡、窦店，北路在南口有激战。马厂、南口，二十九军应战；良乡、窦店，则以便衣队应战。中央军尚未发动也。

### 八月五日

报载：日本阁议通过对华战费四亿元；中国孔祥熙向英国借款二千万磅，合中国三万五千万元，似双方各为作战之准备。然西报论日本有扫除华北军队之决心，而中央尚无对日作战之真意。余汉谋、白崇禧、何键、阎锡山纷纷赴京会议军事者，不知其和战果趋何途也。设有牺牲杂排军队之心，而以中央军为保护华中、华南之计，则华北为四省之续，不待言矣。

### 八月六日

雨。竟日无消息。

### 八月七日

南京将以华北军备第一防线，广西军备第二防线，然白崇禧未必允。在中央军督战之下与日作战，恐不过一场空议。又传中央将联合共产党人民战线派，组织联合一致内阁，彭德怀、张学良均奉命入京，以汪为行政院首领。此事或可实现，但于对日开战问题仍无裨益。

### 八月八日

上午，郁廷来云：外间有举曹锟为领袖消息，又言今日日兵将入城。旋宝沧来云：宇老事已得何应钦、张溥泉代表之谅解，而此间敦迫就职，似难摆脱。

往访蒲子雅。全春在津询其字画何狼藉至是，宜精理之。子雅曰：生命且难保，何论财产。又谈日兵司令部本设香山，今日藉口通州张庆馀之变，要求入城，故当局亦无法拒绝，一部驻天坛，一部驻旃檀寺，一部驻绥靖公署。

余自东城回，沿途已见日兵，而我国警察手持钓竿以代指挥

棒，吁可悯也。访策六，亦有曹锟之说，但本人不愿干。连访杏林、郁廷，郁廷云：晤郑彦文，新自通州回，住在地坑者三天三夜，家人以为死矣，幸而逃回。往美使馆访问消息，使馆曰：外人但求侨民之安全也。不过计三日内，北平当有领袖维持。

江少甫以日宪兵之保护，昨日赴通州，今日自通回。谈通州城内悲惨之极，横尸数日，无人收敛。城门未开，水果任人攫取不计值。有空店无人者，亦有坚闭不启者。水火断绝，商会唯办日兵给养而已，地面无人负责。少甫点库存，尚余冀东票六十餘万，只遗失八万，而地上有金票千餘元。

报载。南京开国防会议，分软硬两派，蒋力已不能统制，故欲将二十九军败退之责任及因抗日而中国今后所受损失之责任移嫁于国防会议，趁此机会作为下野出洋之准备。

又报载，华军之国共合作，经汪兆铭与共产党交涉结果，本月三日共产军开始以夜行军越过陕西、山西、绥远省境，向东推进中。此次开始向东开进之共产军，朱德任军长。南京政府派遣之黄其祥<sup>①</sup>为政治指导训练所长，共有五师二十团（师长贺龙、彭德怀、徐海东、林彪、萧克），其兵力约为五万二千人，在苏俄援助之下，装备方面尚系相当优良。华方早经鼓吹中俄军事同盟问题，据称将在与苏联密切提携之下，开始军事行动。惟目下苏联因种种关系，无立即参战之意志，近期似或对北满蒙古方面之日军予以牵掣程度之行动。而中国共产党极力以便衣队、赤军别动队等为主体，有所行动。又以一部，在与南京中央军直接共同担当作战之方针下，而指导共产军。一方面，苏联正以现下之形势为伸长势力之绝好机会，故突施其诡计，开始向华军下级干部，尤其是下级士官与兵士及下层阶级猛烈宣传共产党，正策划如何凌驾国民党之计。就中关于赤化华军，以下列之言语激励共产党：即关于赤化交涉决全面活动，中国共产党得以临诸中国全土与

<sup>①</sup> 疑是黄琪翔。

否，或将终止于国民党折压与否。此点端视中国共产党员之决意与奋斗耳。因之，试就华军今后之动向观之，国共合作，以苏联为主体，似对华军方面为有利之事体一面。纵使此种契约良好，但其内部会有华军旋即因此而崩坏之必然性。华军仰仗外力依存之精神，料将巧为老猾之苏联魔手所乘。此种国共合作工作，终成为华军崩溃之种因，事实亦必臻达。此种情状，固乃无可否认者也。若是，十数年来掌握中国全土霸权之蒋介石，自将造成一方遭日军击破，另一方因国共合作，由赤俄魔想，可使直系军以下崩溃之来因。以故，彼等党国一派日暮途穷之期，即迫于近前也。预料将来共产党将横行华夏，糜乱地方。此点殊为各方所注目之。

### 八月九日

何应钦辞军政部长职，以陈诚继任。

代表江宇老见西田总领事及特务机关长松井。西田云：北平得苟安耳。南口、天津战事正烈也。日兵入城者三千人，司令名河边。以后难题甚多，望冀察政务委员会与维持会合作，暂维持二个月，以后再看前途之发展。武田亦在座，松井颇镇静。

宇老浼余充维持会主任秘书，无法却之，荐王炎、林少英、赖钦荣、关晓村为助。

河边司令入平，派宪兵将无线电台撤断，致电汇不通，当设法恢复，使金融日以周转，不然粮商定货亦有困难，米价必飞涨。

西田谈：闻税已增至值百抽八十，且附加名目不少，中国人民无力抵制政府，故日本以全力助之。

香月司令谓：以人格论，殷汝耕当自行剖腹以谢中日兵民，今觊欲苟活，岂不自惭耶。

《世界日报》有明日停刊说，各报将一律停刊。

念兹自津回，谓河北被硫磺炸弹轰炸，几成焦土。上午九时火车开行，晚八时始抵平，检查十数道。英界房租暴腾，皆先付

六个月。五弟、六弟空房均出租高价，生计赖以维持。此谓不幸中之幸也。

齐燮元、李赞侯上午谒江字老，求合作。

### 八月十日

林少英函约十二时往谈，同访张锡九。因于上午八时先谒江字老，商印花烟酒事。十二时访少英，谈英美方面讽告吴子玉，非要求日本撤兵，决不出山，只好听日本自行管理，以俟外国执九国公约与日本斡旋。所惜者中国人猎官之热太甚，芦沟桥事件发生，齐燮元即派人赴东京运动领袖。设人人均有爱国思想，恬退自安，国事尚可为也。

十二时，偕廷俊、少英赴本司胡同，应吴燕生约。燕生邀往福寿堂便饭。燕生父谈：新自山海关来，见此次战绩可惨。长江日侨尽回国。大抵日军由平汉路追至汉口，津浦路追至徐州为止，稍有休息，以俟南京之自决，战事须延至明年方了，速则二三个月可了。日本二三号以上轰炸机尚未见，最近军事趋重西北，恐共产军自陕晋攻热河，故南路稍缓，不然有二日程已追至保定。外传张家口已失守，则南口有战事，二十九军已失联络，难以挽回。韩阎决必战，宋哲元前车可鉴也。宋哲元赴京大哭，亦属枉然。南京内部纷乱，余汉谋军队已入闽。桂系军队入湘，名为抗日，实则反蒋。外侮如甚之急，而兄弟尚阅于牋，吾未知如之何也已。

饭后，偕燕生谒字老。字老今日与日方接洽者数事，均属妥协。一，日军本拟挨户搜查，因私家尚有电台可通电者。又，二十九军入城者五千，出城者三千，恐尚有二千藏匿城内，加以枪枝仅藏七千馀杆，恐不止此数，遗有后患。嗣告以此举刺激民心，大为不妥，求安民转以扰民，似非维持治安之意。嗣改为责成各区所自行检查。二，无名揭帖，而不例禁，绝对无效。如有真姓

名住所者，可交警察局先行传询，果有实据，再行惩办（闻警察局内将有外交处之设，与日方办理交涉事宜，关晓村为处长。此意出诸特务机关长，不过大佐职，然在平有指挥政治一切之权，现在外交无权，大使馆成为虚设，故川樾尚徘徊道左，以听军队之解决）。三，电报须恢复，实行检查，遇有汇款定货，当力求敏捷便利。四，金票购物诸多不便，作价高则民间吃亏，作价低则日兵不愿。今指定银行，先兑法币，再行购物，兵民方可相安。五，平绥当先恢复，以通北口之杂粮，又指定银行，包五艘轮船，专运暹罗之米，十日可达平津，海上勿与以妨碍。以上五项，日方均同意。其有功地方之力不少，座上闻者皆为欣慰。宇老最末笑云：南京自己卖国不认账，我辈自晨至日昃，尚未安食，而反加卖国之名，岂不冤哉。

晚，张志远约聚宝成饭。《实报》忽载冀东政府在唐山组织，李景明为财政厅长。“明”与“铭”同音，误为余之担任此席，纷纷来询。刘冠英、黄俊因民大解聘来求事，赠以“忍耐”二字。

### 八月十一日

日本宪兵检查《实报》馆，携往书信一包，令签证以后与中央脱离关系。然馆主管翼贤已逾墙逃，留妻子痛哭而已。外间有殷汝耕不妥消息。管、殷固盛极一时也，而收场如此，所谓祸福之门所自取者，可不慎哉。

### 八月十二日

龚治初谈：南口、长辛店日军俱不利，河边受伤，然不敢昌言者，恐难民乘机作乱，又蹈通州覆辙。今日东交民巷一带又戒严。

苏世谈：朱、毛军队<sup>①</sup>已由北下攻，用游击法横扫长城一带，

<sup>①</sup> 指朱德、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七七”事变后，改为八路军。

目标在攻取热河，不在包围北平。长辛店，二十九军反攻，仍大刀平面冲锋。日本在永定河开堑壕碉堡，似拟作长久战。马厂一带，有刘峙、庞炳勋部助韩复榘作战。上海局势稍有缓和，似南京有让步意，否则日本首尾不能相顾，故作缓兵计也。

晚陆观夫来谈：东交民巷之戒严非因南口战事，乃前夜日兵二百餘欲入俄使馆检查。各国使馆不允，将日兵包围，故日兵见势不佳，亦退出馆界。因此，使馆界栅门又半闭，

江少甫谈：前数年陶尚铭之去职，池宗墨与有谋焉。此次张庆馀对殷倒戈，亦不无蛛丝马迹之可循，盖张故为池所荐也。此论未免太刻。池固不设为小小政治家，而手腕尚不如似之刻。江又谈：日机传单，南口已为日军占领，与我方所传述者不同。

### 八月十三日

前数年程郁廷曾言，更得秦始皇复起，举白话国语、新探识一切共产书籍，一炬焚之为快。今其时到矣。兹检林硕田所寄藏及家藏，择其不必留用者悉焚毁之。遵公安局命令，自行检查，以免后患。姑将书目列后：

《热闹的苏联天空》，时事研究社编      《公司国家》，黄攻素著  
 《公民训练条目》，李以恺学习      《亚细亚民族大会始末记》，黄攻素述  
 《致今世少年书》，谢洪赉著      《党员必据》，世界书局影行  
 《孙中山全史》，唤群书报社出版      《中国国民党党史概论》，汪精卫讲  
 《汪精卫先生最近言论集》      《东亚之光》，北平东亚之光社出版  
 《三民主义提要》，北平各界慰劳防俄大会印  
 《三民主义》，世界书局发行      《新式标点三民主义》，孙文著  
 《建国方略》，北新书局印      《三民主义》，孙文著  
 《三民主义商榷》，诸青来序      《训政时期三民主义的心理建设》，王季文著  
 《清党实录》居正序。      以上家藏者。

《革命论著》李石曾著，革命图书社出版 《现代中国散文选》，江南文艺社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大公报社印，王芸生编 《国民革命的危机和我们的错误》，陈公博著 《学校国文成绩》，进步书局印 《国语教科书》，顾颉刚、叶绍钧著 《费边社史》，阚司原著，薛嘘成、沈端方译 《杂书》杂志，以其横书也而弃之 《中国社会的论战》，同上，神州国光社出版 《文字源流》，标题为中学校用共和国教科书，故毁之，商务印书馆印 《中国文学史》，同上 《国文读本评注》，同上 《再生》第四期，再生杂志社发行 《巴尔克战术》，训练总监编辑局刊行 《政治经济学批判》，郭沫若译 《西洋史教本》，标题为中学校适用新制教本 《外国地理》，标题为中心学校用共和国教科书 《新中华本国地理》，中华书局印 《新中华外国地理》，同上 《古文谈本》，中华书局印，高等小学中学用 《国文成绩大观》，毕云天选 《国文精华录》，谭延闿题笺 《全国学生国文作品论海》，崇新书局印 《江苏各校国文成绩精华》，邹登泰选 《全国学校国文精华录》谭延闿题笺 《高级国语精华》，中华书局 《国文》，庄适编 《春的生日》，侯曜作 《国家概论》，章太炎讲 《经济思想史》，刘京鉴译 《中国产业革命概观》，李达编，名称不妥 《中国近代外交概要》，外交研究社 《正志中学讲义》 《外交部立法政专门学校讲义》 《民生主义概要》，世界书局 《建国大纲概要》，同上 《五权宪法》，同上 《民权主义概要》，同上 《民族主义概要》，同上 《国民革命概要》，同上 《党史概要》，同上 《经济思潮小史》，商务印书馆。留 《理嘉图》，刘秉麟著，留 《社会论》，刘廷麟著，留 《主权论》，张奚若著，留 《孙文学说概要》，世界书局印 《近时国际政治小史》，周敷生著，留 《马尔萨斯人口论》，杜骥著，

留 《考试规范》，世界书局印 《玉珰绒札》，悲慧著  
《苏俄十二讲》，北平民友书局发行 《唯物史观政治学》，  
李达、邓初民编 《中山全书》，谭延闿题签 《中山丛书》，  
谭延闿题签 《孙中山先生史略》，四周纪念会印 《新中  
华本国史》，中华书局印 《巴尔克战术》，训练总监编辑局  
《现代文读本》，世界书局 《新创造》，杂志社 《劳动  
月刊》 劳动大学刊 《新书月报》，华通书局 《国际》，  
国际杂志社 《国立劳动大学月刊》，月刊社 《中央半月  
刊》，中央执行会印

上述各书以焚毁在酷暑中于卫生不宜，悉举以换火柴，彼等  
尚可废作纸料也。

#### 八月十四日

昨日，有我军在南口战胜说，而今日报纸又言日军占领南口  
驛，究竟真相如何，不可知也。惟江少甫云：津浦线日军退至独  
流镇，平汉线日军退至长辛店。大抵日本眼光南移，上海已开炮  
矣。南京实行减俸，令简任八十元，荐任六十，委任三十。且有  
迁都之议。将来不知演变至如何地步。

上午访郁廷，与谈宪法。又访陆观夫，偕谒宇老，宝沧出晤  
谈：冷家骥运动北平市长，既遭日方不同意，又遣今井武官向香  
月司令运动，以为可行矣，嘱梁亚平转恳宇老再提出。宇老遣雷  
恒成往询松井机关长。松井曰：无此事也。又遭拒绝。如是国亡  
无日，猎官不已，诚无耻之极。今日在会，见其面色惨沮，殆亦  
心有所惭欤。又谈：日人调查冷家骥、谢振翮、周肇详、吕均，  
均包办大选人物。

此次芦沟桥事件，即原因于大选。蒋作宾来京，决定华北同  
时大选，由伊四人等包办，宋哲元恐遭日人诘责，故避往乐陵。  
日人以无从交涉也，故以芦沟桥虚炮示威，不意其弄假成真。冷

等见风转舵，即以大选人物包办维持会之事。故吴子玉数告人曰：冷为某系，请宇老须防备之。余早谓大选施行，华北恐即有事，今不幸而言中。冷家骥等忽东忽西，诚所谓投机分子。始也包办维持会，思代宇老为会长，及宇老就职，又拟以宇老为傀儡，拒绝其派遣秘书之权。今伊等被人窥破为大选人物，故谢有去志，将以秘书主任加诸余身。余曰：顾名思义既称维持会，只有共同维持而已。

今日到会，所办各事如下：

- 一，煤炭米业公会，纷请通行证及旗帜；
- 二，蒙藏驻平办事处各机关，以京款不束，请维持。
- 三，高丽人以伪中央钞票向银行换中交票，函警察局劝阻；
- 四，致函约今井、松井，招待河边司令；
- 五，日本天理会捐款五十万元，救济难民，分给佛教救济会，红卍字会各半；
- 六，三万号为紧急之叫铃也，日有二三起，夜间派人直宿。

上午十二时，书郝云樵老伯，遇心毅云：南口两战，日人两败，河边死焉。盖河边与大仓为至友，送其出城，不见其返城也。嗣到会查知另一河边少尉，非河边司令官。中国人以耳为目，往往如是。

何元禧谈：伊弟自津回，谈秦德纯、张自忠有联电致驻津二十九军，通牒日本，限二十四小时内，日本军队移离津埠，否则炮攻日本租界。而日本鉴于通州事变，故以硫磺弹扫射河北地，全区今真成为焦土。自平至津，火车夜十一时方到。借用通行证一次入租界者，须洋三十元，故汽车行有通行证，以此获利者不少。七时始散会，遇雨甚凉。叶月波来求接济，苦无心应之。

## 八月十五日

上海纷战，机弹落租界。上海市政府完全破坏。

又外传南口我军大胜，日军大败，未知消息确否。郑彦文来云：胜败不可知，但日本非有大牺牲不能有所得。则可断言，中央欲扩大战线以分日军之势，欲延长战期，以困日军之力，日知其然也，必为急攻南京之计，故外传有政府迁南昌说。

上午河边司令及今井武官、松井特务到会参欢。

## 八月十六日

辑亭来谈，门人何元禧、郭法西相继至（郭财专学生），现充税务局秘书主任，据云晋绥本是虚名，毫无收入。津局已被日军封锁，近所能收者只有数十县，冀东冀南鞭长莫及。烟酒印花，由李赞侯派沈泽生接收，大抵亦成空壳。十三门以内财政，将成僵局，但不知河北银行钞票如何耳。

昨日，日本海军航空队三次袭击南京。

下午有十一团体坐汽车数十辆到天安门发传单，又赴地方维持会请愿，内有拥护地方维持会、打倒投机分子及官僚政客之宣言。盖有所指也。

上午，与雷恒成、沈思达谈组安民公所事。雷云：庚子年，安民公所设于顺天府署，陈璧会同德统帅瓦德西行之。余谓：欲防患未然，须由维持会及日本河边司令，各派高级陆军人员任之，付以便宜从事之权。目下抽查行人，即行抢之渐也，追逐妇女，即奸淫之渐也。难民如是之多，失业如此之众，游兵散勇遍地皆是，加以共产党之潜伏，红枪会之活跃，人心惶惶不可终日，若不设法镇压，诚恐有不可维持之一日。

## 八月十七日

上午，汪宝沧电约谈，冷展其表示平市长让与宇老，今井武官亦不固执己意。但维持会长一席，应请宇老让与展其，以圆今井之面子。冷去又遣吕汉云来言，宇老如就市府职，财政局一席非冷家骥莫办。宝沧曰：以交情言，请冷帮忙固无不可，若谓北平之内唯冷一人懂财政，未免轻量天下士。冷不过农工银行经理、商会会长之才耳，那懂财政。其意欲余任财政一席。余笑颌之。

旋到会，常务已函达冀察政务委员会，北平市政府各局局长调取所属名称及各重要职员名单，盖将由维持会分别委派，已视维持会为最高行政机关。

先是冷遣梁亚平第三次疏通松井时，松井面斥其翻译不确，迹似撞骗，故梁日内颇懊丧。或曰二十九军之失败，亦译者从中播弄也。宋所未许者，译者以代许之，故日人责宋以无信。

松井以宇老三辞市长，谓其高节可风，直斥冷之无耻。天津驻屯军已知其包办大选之案，不日举发，而彼尚懵懵竞逐权利，索之何哉。

下午二时，候张一梦不至。张一梦者，十团体请愿团之一代表也。旋以北平市概况送宇老阅，每年收支由三四【百】万增至六百二十二万。宝沧留候宇老一谈。五时，宇老回云：维持会已通过公推宇老为市长，盖心目中已无冀察政委会之存在。宇老意欲由维持会函送冀察会发表令命，尚存中央一线之法统。盖国交未绝，大使仍未离驻在国，此不过局部冲突耳，尚有和平之可望，何妨留中央面子。余亦谓然，并云统税局已派冷家骥、梁亚平接收，印花烟酒税局派邹泉荪、王泽民接收，清查官产处派吕均，黄河奖券处派周养庵，清查处派林元龙分别接收。

五时赴会，与谢鹏张一谈。谢云：卫生局长谢振平，因在天

坛有制造毒菌嫌疑被逮，派主任代理。财政局，周俊安照旧。殆冷亦知难而退，故取偿于统税。警察局设宣抚部，以日人充之。又于城内外分设宣抚办事处七处，西单设旧刑部街，已有告示，开始办公。

上海黄浦江一带大战，日本丧一队长，我国丧一旅长。青岛亦甚紧张。

江少甫、周秀峰谈：日兵在南口丧尽，拟招土匪补充，故刘桂堂甚活跃，要求西郊游署长办供给。因而城门又堆土，维持会派员赴津购米数万包（日本米由三井、三菱包运），故米价稍平。

### 八月十八日

维持会发表宇老暂任市长公函，遣余赉往，余偕沈思达同往贺。宇老曰：是无可贺也，但冀由政务会加以委状。留中央一线之系统而不可得，香月、松井催发表至急。盖先是日本追悼伤亡战士大会，香月司令特由津来参加，亦同意宇老出任市长，回津又来电促。西田谓：由维持会公推者出于民意，最高无上，何必拘泥政委会加委之说。宇老云：贵国人常谓敝国人无组组，无统系。今所云民意者，民意果安在耶。我意下顺民意，上承中央之法统，岂不完善。西田亦云然，且云深知宇老之为难，故改为“暂任市长”四字，而不由政务会加委，示中央战胜之日，尚可派正式市长。此意政委会中人亦深知之，故亦不争此虚名。

且闻维持会有接收财务处说，宇老已令孙济生预备表册。

昨日，派出常委数人，接收统税局各机关。今又变更办法，令现在局长自行保管所有文卷款项器具，非得维持会许可，不得擅动。因介绍王伯元往见郭法西（统税局秘书主任），以此意告之。

南口战争，或曰高山地初为日本所占，我国死伤不少，嗣又

夺回，日军亦死伤不少。其结果如何，无确息。馥田云：热河有战事，察北已夺回四县。而北平新闻又云：南京有叛变。近数日来，战报均不确也。

东城人心不安，一因抓车之故，一因兵士访暗娼，往往错寻门户，或在东安市场追逐妇女，故东城迁徙西城者甚多。余谓妇女解放极矣，黄昏道上，露臂袒胸，高跟长发者不计其数，今则匿迹销声，成为深闺之秀，亦天地好生之道。不然既已解放在前，谁复禁止于后，禁止之者，必群嗤之为落伍，为退化，为开倒车。今则不禁自止，何等痛快。即吾家一日亦有多少妇女出门之车钱。

### 八月十九日

上午偕江字老到市政府就职，承派充当秘书长。字老云：政务委员会将办结束。余主停止办公，尚冀有恢复之一日，将文卷器具移交市府代为保管。又不知失业多少人。

补记今日顾问大会议四事如下：一，希望中国顾问与日本顾问共同努力，逐日到会办公；二，中国顾问希望警察恢复武装，日顾问以为时机太早；三，食粮问题非日方拨给车辆均属空谈，日方允向特务机关设法；四，顾问亦按五组分配，以自由认定为原则，再由常委参酌分配，以免偏枯。

林少英谈：日本在南方作战，专由陆战队及海军航空炸毁中国飞机场。现所保全未毁者只汉口、成都两处，故日本已调二万陆军部队由津航海而南，平汉路亦增援攻琉璃河一带。保定省政府已迁往满城县。南口高山双方均有死亡。现日方由北路取包围之势，究未知胜败谁属也。

旋偕江少甫、王伯元往谒字老，退后商各局长问题，派余兼代社会局，李季恩兼代工务局，徐未动。

## 八月二十日

廖炳辉云：南京爆炸颇烈，蒋、冯不知下落，政府已迁成都。加藤、今井前后谒吴子玉，虽曰瞻仰颜色，殆有政治意味之酝酿。

市府因派梁正平会同蒋珍铁首席检查官维持地方法院事，大受维持会之指责。先是无知之徒已围市长，迳派接充，余不画稿。再三商议，改转维持会公决，故常不至闹成笑话，否则法官全体辞职，市长之威严扫地矣。何也，梁为律师，曾犯案，故易其原名柱为正平，法界多不齿之。

今日上元节，闽俗所称烧纸衣者。是十年以来，贫困殊甚，此祭未举行，今日特备粗肴上供。六时回寓烧香，留伯元、少甫、馥田饭。饭后，仍到南湾子，商林少英、末次事。

## 八月二十一日

上午九时，袁序庵代表社会局局长郭贵璋、韩璧廷来迎，往就兼代社会局职。传见各职员，告以维持教育，无使根本坠坏，并嘱其安心办事，决不轻于更动。

十一时到市府，请聘末次政太郎为顾问，派林少英为参事，赉聘函往访末次。又荐郑彦文可任外交专员，许代设法。

社会局派王傅恭、江华、张志远为秘书，唐馥田庶务，端滋监印。

宝沧介绍许华甸为商业股主任，叶崇勋、万作舟为办事员。

下午二时赴前门大街市银行开理事会。周履安谈，事变时颐和园被兵，无人维持，速派王兰往代齐为之职，盖齐见势不佳，已潜逃。当时日本在侵晨微雨中，以五百兵围园，令四十馀职员分排鹄立，准以机关枪，正告之曰：通州之变，均以坏人作祟，日人死者无算。今汝等四十馀必有坏人麀杂，不如一扫空之。中

有一人曰：吾辈均从西太后驻蹕时服务此间，不敢为非作歹，均有身家在此，何敢抗日。日军乃以两腕各抱职员之腰，问其敢为非否。曰：不敢。一一询明乃放释之。少顷，又有日军来贮存面粉数十包于某庙外，加封条，曰：如有丝毫损失，全村扫灭。乃未几，难民及附近乡民拆封抢面，无一存者。王兰大惧，入村搜查，如数归还。当日抢者皆饥饿待毙之难民，请其依法治罪，日军一笑置之。未几，日军拟驻园，王兰大惧，以为将为圆明园之续矣。乃犒以水果牛酒，与言玉泉山山水之佳且宜于驻兵。日军信之，乃离颐和园，园竟获保而古物无一遗失。王兰之功大哉。颐和园事务所，群以为膏腴地，周屡欲保全王地位，而言其功。余曰果真人也，当爱护之，勿令失职。今国家仅存一线者，即赖维持此一线之正气耳。然覬覦此职者不乏其人。

少顷，宇老到理事会谈往见松井，与商三事：一，城郊需恢复警察武装；二，海关盐税须与天津司令接洽归于一致；三，民粮须由车皮速运。松井均允设法。

祝雨人之叔惺元谈谢振平局长被日本兵逮捕原因：或云疑其代中央制毒菌；或云对职员何以不发薪；或云待伤兵太虐，不与救护。其实因事变后，常有军人在其寓作行战戏。某日以电话报告友人，日军在南口惨败之消息，为日人检查电话者所闻，故罗织之，以致于狱。今日群请宇老营救之，余之发端也。宇老云：吾已向松井言及，当无身命之忧。

理事会开会，江宇老主席，周履安报告大略。吴翰墀经理谓，救济之法须有五万元现金维持，否则与河北省银行商，将活期存款十五万元缓即提取。治本之法拟发行大洋币二百万元，一面发行辅币券（五分、二分、一分）三十万元。余提议：【一】由市府令各局存款，均提存市银行，即可周转，如虑倒闭，然财政局尚欠市银行三十馀万，可以作抵，且周转一开，财政即有办法。二，发行大洋币须与清查官产及东安市场地皮同时举办，方有基

金。且准农民以地皮执照抵押，向市银行借用新币券。三，辅币券须筹发行方法，如每月市府能搭发二成，亦流通之上策也。众皆谓然。拟由理事会提案于市府转维持会议中行。

王伯元又得北平查验所事，告以留待伯燾，亦同意。

### 八月二十二日

上午往辑亭处避客，而陆观夫仍跟踪至，可厌之极。下午与策六、星西畅论时局。三时到会，谢鹏张谈、日顾问谓工务局、社会局局长履历须送会审查。因往与宇老商议办法，谓可请其追认，另作说明书送西田阅。

### 八月二十三日

上午，偕廖炳辉、林少英在忠信堂饭。廖谈：日本昨有飞机二十八架往炸太原、保定。然国际形势又极紧张，英美海军拟干涉上海战事，中英俄联合抗日，故库伦已悬五色旗，

下午访松井未晤，访今井，商补完追认社会局局长手续。

三时到八弟【处】稍睡，不知神游何地。上午小学校长求见，许以先发三千元经费。晚吕汉云来游说财政局事。

财政局局长周履安求通令各局存款均提存市银行，此事似可行，是亦合理。然晚间张志远谈中南银行，云：将来各有提款，须先数日通知，且以多开支票为宜，盖市面筹码太少也。前两日，以工务局、社会局易人事，维持会与市政府颇生冲突，其实冷家骥以弋猎市长不得迁怒于江宇老也。沈思达云：有人告常委新任工务局局长李季恩，曾在北京饭店设摊算命。余以询宝沧，宝沧云：是可伤！只闻其有工程经验否。若云算命，吴子玉将军曾在天坛地摊算命，以视北京饭店何如？即谢康节桥亭卖卜，亦岂若北京饭店之辉煌乎？言之一笑。卒以审合格，结束此案。然常委可为最高机关有统率百僚之权，而冷展其欲援引吕均、吕汉云

为河北省银行监事。吕均通过，汉云保留，是岂非自寻枷锁耶。

郁廷来云：上海爆炸死者六百余人，伤者五千余人。虞伯廷由金城银行外出，在汽车中被弹，首碎尸飞，无从寻觅。斯人也而有斯祸也，哀哉。

廖炳辉云：周农庵在组会议，谓李某未办过社会事业，何堪充社会局长，至教育更谈不到。在大会中批评个人长短未免失态，委员之见解不如译员，有如是者。

### 八月二十四日

请派吴小鲁为名誉顾问

末次政太郎来见市长。市长告以北郊昨日发生劫狱案，被劫者四百余人。其匪类均有机枪，似系大规模组织。已访松井、河边，请其设法恢复警察武装。但今井处无暇未往，可烦末次一行。以此意告末次。末云：昨见今井，谈及江宇老最信赖者为谁，告以唯李某一人。今井云：宇老年老，不便以琐事屡烦之，以后一切之事，可由李秘书长负责办理。咨函未送达前，可先接洽，以免误会。又云：前接府聘顾问之函，当商诸今井。今井云：可具函征松井同意，由伊代达，以后可正式以顾问资格向各方接洽也。然今井之函甫发出，而南湾子又来追，已无及矣。

函送履历事甫用印携回，宝沧又跟踪至，力阻之。余亦谓然，谓官可不做，权不可纵也。

林元龙、林少英同是台湾人，在三组会议治安，彼此藐视，亦嫉忌之一端。总而言之，日人排斥日人，台湾人排斥台湾人，中国人排斥中国人。三者之中又互相排斥，如连环然。余则跳跃于连环中而无可逃脱也。

晚，关晓村来云：末次言，今井愿为余个人之顾问，以后遇事协商。赖钦荣又来谈：冀东向满州借款，政府可成立，明日将成行。唯冀东银行经理曰：军部对之颇不满意，谓事变后库余之件，无

人保管，太不负责任。且日兵代为保管，并无道谢之意。将来此案不知如何结束。又谈：日本陆军到沪，不易上岸，盖沿海要塞布置颇密，故日本在沪有停战求和意。

### 八月二十五日

上午到局前，先到冯寿芷处，拟约其充检验所会计。

赵孟超为梁家园小学校长来报，有宣抚班将借作办公之用。又，妓女检治所亦有日军借驻，但极和平，已与之接洽安适，特来报告而已。

下午三时开物质委员会，王泽民主席，日本顾问到者林龟喜、片岡种次、粟屋秀夫三人。日本顾问报告：日内有车到门头沟运煤，约十五辆，一日可往返四次，即一列可运四百余吨，统计每日可运一千八百吨。本拟小火车转运，但恐气力太小，故仍用大火车，每日有二次即可运二千吨。近西直门至门头沟车已通矣。泽民云：最近煤铺掌柜在郊外者多星散，不敢前往，亦不知门头沟煤商如何订约，有人接洽否？早间告中英公司煤车已备妥。公司云：已告门头沟办事人妥为筹备。日顾问云：中英存煤最多，有车即可运，但不知有苦力能搬煤否？如无苦力，可派兵运送。王答：门头沟之煤窑虽冬天亦不停工，一天约有三千余人挖煤。现三千余人全无工作，尽可移作运煤之用，不必派兵。又云：中英公司曾谓电话未修，诸多不便，设有车装煤，即修电话方能彼此传达消息。日顾问云：电话能否在短期内修理殊无把握。又云：煤则须速卸，否则恐有妨碍。王云：煤栈有定章。日顾问云：入城有问题否？王云：从城外入城，有一百三十五标识，方可畅行无阻。日顾问询煤价问题，王云：门头沟煤分为块末，均有水平线之价格。块煤最高者为十元六角，低者八元；末则最高七元，最低四元五角。今年六月份即达最低价，须折本矣。然竟因雨停工。夫煤分煤窑、煤栈、煤铺三种，此所谓最高最低价者，指煤栈趸

售之价，非煤铺零售之价。因议决煤价由可煤栈自定之。

旋议购米问题，日顾问云：第一批天津米面已购妥，今尚拟购二批否？王云：前两星期拟有二办法；一则请林龟喜电东京、大连订米，一面由中孚银行、中国银行、大仓洋行同派人往津代表银行工会与大仓订购米面合同。一则托请法国参赞商购安南米。曾经三次接洽，以数量言，拟购二千包至四千包，以价值言，不拘限制，款由中国银行代付，交货地点未定。电去六日，尚未回音。栗屋云：现有二十万吨米面在津，可否明日即到津订约，作为第二次购米。其一可迳向大仓订购，则恐无效果，盖组合军部之援助也。栗屋云：从安南购恐难达目的。盖天津事变后，外船不能入塘沽。今以外船购米，事实上难以办到。斯意以后如要购米，只有向组合订购方可免火车中断之虞。且近来海外汇兑不便，如何能向外国订货乎。王云：安南购米事在二星期前，今姑置不论，且论栗屋所云有三十万吨米面可以订购之说。日顾问云：第二批购米究竟数量若干。王曰：购米数量若干，须先知需要数量若干，宜应于需要而定购买之数。过多则价值低落，过少则食品不足。由是须有二条件如下：一，须视每日之需要量若干；二，须视每日车辆之转运情形如何。栗屋云：大连现在有米三十万吨，面粉三十万担，天津、通川两方面均争购量，北平不宜落后。盖米价之高低，可将低价者先留，否则太晚。究竟王君所云需要量若何乎。王云：北平人口统计，城内食米面者一百零七万人，城外食杂粮者五十万人。城内人口除小孩百分之五，应一百零二万人。每人每日食米面应新秤一斤四分之三，一日需米一千一百二十五包、面粉四千四百五十包，两共合贰佰吨（意谓城内亦有食杂粮者，姑以一半食米计算）。城外多食杂粮。所谓杂粮者以三四种不同之农产品合磨而成。每人日食一斤，一日须五十万斤。四郊人数约四十五万九千人，每人日食一斤，约需四十五万九千斤。两者折算，共需杂粮贰佰吨。由是观之，每日总量须六

百六十吨，每日至少须有五百吨火车皮方能转运。至言米面来路，平时由平绥来者五分之三，由天津来者五分之一，平汉来者最少。如明白此需要量购买量若干可照此推算。

有人问：第一批订购米面如何调查，用如何手续乎。王曰：当时对需要量不如此细密计算，只要购愈得多愈好，故未定数目。向来北平购米由米商自电沪港，察看市场办理。现今则此法不行，另觅主顾又不易得人。若有本会承购，第一缺乏资本，第二缺乏人才，第三运输不便，故本人对此问题实无把握。粟屋云：应有组合，由维持会监督施行。斯意明天即须派人赴津接洽，或先由中国银行购买若干，不然则太晚矣。王曰：可先定购面十万担，米五万担，但不必一批全来。约计面可供二十五日，用米可供四十五日。用面须一半好的一半坏的。米不用日本产者以其质太好而价太昂也。粟屋云：军务时代，变幻无常，最好先定每日能运若干。王云：米一日一千二百包，面一日一千三百五十包，每日有八辆车即可运妥。粟屋云，北平避难赴南者不乏其人，需米之量不稍减乎。王曰：加入难民亦不少。粟屋云：特派赴津购米之人，须持有特务机关所给之证明，方便与天津军部接洽。王曰：可电请中国银行经理杨君出席。十五分即至。告以购米条件是天津方面米商提出希望在塘沽交货，然我方宜主张在平交货，因函示天津方面，所提办法如下：

一，北平地方维持会须设置在津代表办事人员。此项代表人有买卖一切之权者为合格。

二，货款之清偿方法。在天津车站装车，当时以代表所发出货物受取书，交天津正金或朝鲜银行，得以领到货款事宜。但对于货款清偿须由北平银行公会先期缴纳保证状。

三，货物之价值。以天津车站上交货为准（价值以日金为定）。

四，数量重量及品质等。以天津车站车上交货工作结算

(但破装至五分认为无效)。

五，订购期货之定价交货。以塘沽为定，至于驳船、天津装车等费，均按实报实销办法(价值以日金为定)。

六，交货期。以到塘沽时日为交货时日。

上列办法，精神在于塘沽交货，盖虑天津至北平不免有兵险也。我国如要求在北平交货，似须加保险一费，亦未必不行。

晚应宋抱一局长召，以日军借驻梁家园小学校等事报告之。

### 八月二十六日

末次到局谈鸦片专卖事，谓北平市区每年可得千馀万元，征余意见。余谓：于财政固佳，其如国家人民何？末次云：以台湾前车言之，今已戒断，如欲戒烟，非从专卖入手不可。

日顾问赴各机关查取职员录，为裁员减薪之计。维持会本拟迁诸外交大楼，近又寂寂似政局将有变化也。

### 八月二十七日

上午，单君庸来荐曹元域，王伯元、袁序庵来商裁员。余主宽大，然不敷八百馀元，拟以特别费充之。少顷末次政太郎介绍谢华辉来谈鸦片专卖。谢为介石弟，现充警察局顾问。

社会局值班电告，市府派许太礼到局指问，今日既因圣诞放假，何不祀孔。答以市长局长到任未久，筹备不及，且乐器祭器均存坛庙管理所，而天坛尚有驻军，搬运不易。今拟办法三条：一，俟秋丁或旧历八月二十八日补行祀典，作为今年临时办法。二，以后恢复春秋丁祭，由官主持；圣诞则由士绅主祭，任人民瞻仰圣庙。三，春秋祭虽不恢复，而圣诞则用旧历之八月二十七日，折合新历。以上三办法，应由地方维持会文化教育组议决施行。

## 八月二十八日

上午粟屋秀夫偕水野到局，调查遣送难民办法，及自来水、电灯、电车财产表营业损益表，并询每日城内外需用杂粮若干存储若干，分会主管科办理。

市长批定八月仲丁祭孔，牛羊豕改用面制。

昨董季友来谈：往年时宪书，每日仅载宜沐浴、宜洗扫、宜婚姻等等，今年特别于八月初十日载宜扶危济困。二十二日宜济人之急，扶人之危，自危天必祐之。九月十五日宜定志救国，确定方针。二十七日宜定救护祖国，十月初十日宜临政亲民。十六日、二十二日、二十七日，十一月初三日、初四日、初九日、十七日、二十二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十二月初三日、十二日、十六日、二十二日、二十七日、二十八日、均载宜临政亲民，岂不异哉。

承江市长派乔平八弟为第一工厂厂长。同时，社会局发表张志清为第二女中校长，乔华为商科职业校长。余去年在该校充任教员，每小时报酬二金，下学期改为一金五角，愤而去职之校也。

卓博公来游说，劝余四事：一不要闹癖，二不要多言，三不要贪污，四须联络新闻。其意为第四项来也，谓非请补助之意，欲于市府得一位置，以便代为宣传，并联络冷家骥、吕均、周肇祥诸君。答以前三项谨遵命，唯一、二两项癖性难移，三项则堪自信，四项有心无力。市府主维持现状，不轻添人，是以难耳，答随时留意报命。

下午访冷齐夫人，商收回汽车事。又访江宝沧，商派陆观甫、李鹿华、谢振翮事。江云：谢为冯庸代表，与舍妹办离婚手续，故吾家均不齿之。李鹿华容稍缓，陆观甫拟派充农事试验场副场长。因往告之。

### 八月二十九日

上午九时，赴府议祀孔典礼。民国以来改为三跪九叩者，今年秋丁始也。舞佾八十人，仍服清朝红袍，祝文亦用清代所制。演礼日，请外宾参观。

正午，赴福寿堂，应吴小鲁约。三时赴贫民救济会开会，沈思达提议办黄河契券附券。余谓：不如办慈善券。券可一元为全条，贰角为小条。此款专充救济贫民难民伤兵之用。众赞成。

晚约吴小鲁、林少英等饭。王吉臣云：在警察局得密报，共产将联合四散纵火扰乱，治安局已密令各区警，对购买洋油及燃料者特别注意。

### 八月三十日

末次政太郎于九时回东京，派廖秘书炳辉赴站欢送。盖东京将开特别会议，讨论对华问题。

十时，粟屋、水野询难民生活之状，及杂粮存储数量并救济院历史。

下午，赴宝沧处商议四事，一，农事试验场场长张律生来言：大狮产一小狮，为副场长所盗取移出场外，外人拟以二千五百金得之。不举发则近于袒蔽，举发则副场长为军人，而羽翼布满场内，必有困难。大势如此，设以陆观甫充副场长之职，能否应付请酌定。一，电灯公司舞弊案，应由中国人自了，故未以示日人。一，王冷斋眷属失印信汽车，后任雷恒成欲以宪兵包围其宅，王夫人来求救，许十日交出汽车，托宝沧告雷和平办理。

江宇老以财政局长见诿，嘱余让出社会局长，由恽公孚接充。余加考虑不如以退为进，决计辞谢，托宝沧代陈。宝沧云：果尔，可由恽任财政局，吕汉云助之。余甚谓然。

八时，魏子丹来商电车董事事。又谈河北省银行监委主席张

玉衡将去职，当设法维持，令金融勿破锭是为至要。盖河北省银行钞票发行至四五千万元，而保定方面且增发无已，吾恐将为奉天官银号之续。

卓本悉来云：昨探视谢振平局长，寄语家人云：吾无生理矣，家中须速将党证取销，能寄达寒衣一套最好。谢闭囚室中，同往者七十二人，室高五尺，空气恶劣。其原因搜得五华抗日大同盟证据，但不知所谓五华者何意也。

### 八月三十一日

下午，到会抄各地收容所人数，约难民一万余人，惟商会救济会所办之收容所，有属入贫民者，盖卖报童子无计谋生，亦冒充难民也。

林少英谈吴小鲁将赴东宣传中国领袖人物。

南京与俄订不侵犯条约，其内含意义即攻守同盟。日本飞机炸伤英大使许阁森，英提抗议三条：一政府正式道歉，二惩罚责任者，三保障以后不再有此类事件发生。看来似平平无奇，然芦沟桥事件，日本最初抗议之内容，亦是如此措辞，而竟酿出一场大战。以前例推之，世界大战即在目前也。

### 九月一日

三时，物质委员会开会。片冈种次报告此次赴津购买米面情形，谓有困难二点：

一为交货地点。卖方欲于天津交货，买方欲于北平交货，无非以北宁路归军部管辖，调遣车辆稍感不便。如加保险费则米面之价较昂。

一为交款地点。现在金融奇紧，无论在津在平，俱感不便。嗣经司令部参谋调停，仍以在津交货为便。付款亦就津地办理。

原来天津存面十万包，此次订购五万二千包。三万四千包中已售出者四千包。原来存米五万包，此次订购者一万包。粟屋问：此后是否继续订购，王泽民答：且看情形酌办。

最后议出卖办法。王意可卖与米面铺代售，面一包准加一角五分，米一包准加四角，然维持工会亦可自行出卖。粟屋云：由维持会出卖似不相宜。王云：此次购米由维持会委托银行公会，公会委托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又委托津行，故所谓由维持会出售者，亦是委托中行行之。中行现在觅妥适之仓库。其所以如此者，以可收回现款也。若交米铺出售，不免有赊欠之事。粟屋云：宣抚班及居留会亦可代售者。如予以百分二之手续费，彼必乐为。王云：如能交现金亦无不可。粟屋曰：似亦可办。

周养庵云：日本顾问欲于九月四日在怀仁堂开华北教育总会，由周养庵、马邻翼及余出名召集。余允之。粟屋嘱社会局调查布匹等必需品物价，许照办。片冈种次欲阅粥厂表及平糶数量表，许分别制送。

下午六时，云今早常务会议主席提出，以柯世五为秘书长，恽宝惠为财政局长。晚，子雅来云：潘燕生云，此日方之意，不欲余兼差。能卸重任，为天有福。

### 九月二日

下午，闻财政局长、秘书长、卫生局长尚未通过于维持会。盖日方思荐人，常务亦想荐人。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耳。

### 九月三日

下午到府，接维持会通知，已改为第二组专门委员。

下午三时，社会股开会。吕习恒报告：现在前门一带，铺面不敢开门，因日本军人购物，恐生误会之故。本会意见，城内分数区，将军队必需品择定地点，设肆分售，如香烟汽水等类，

似可拟具办法，共同讨论。粟屋顾问谓：何如，即在劝业场销售。余谓：应本下列原则，由商会指派二人、日本军队指派熟悉商情二人，共拟办法施行。一，组织中日合办。二，地点。日本军队驻在地附近之区，如天坛、铁狮子胡同、旃檀寺之类。三，售物除军队日用必需品外，亦可兼售中国贱价之土产。四，价格。物价以一定价值为原则。五，维持会及日本军部对于承办之商人，须保证其相当之利得。

粟屋云：电影戏馆及一切娱乐场，须设法恢复。告以人心不安，妇女不出门之故。粟云：六时以后，日本军人绝对不能离开兵营。尹仲雅云：如有冒充军人者，如何取缔之？粟屋又云：管理公私商业委员会须从速组织，由警察局、财政局派员加入。

周寇卿提议，今年冬赈须推扩施行。粟屋云：本来平糶办法有三种：一，小贫者以相当之价平糶；【一】，次贫者以最低之价平糶，【一】，极贫者可免费出糶。此即包含冬赈之意，望中国委员对于社会事业多多提案。

本日社会股通过救济贫民平糶办法如下：

救济贫民食粮平糶办法九月二日常委通过

一，平糶所售食粮为便利贫民起见，以杂粮为主体（小米面）（玉米面）（小米）三种。

二，平糶售出食粮照市价减低百分之十上下，随价格随时定之。

三，食粮之购入，宜与市内最大粮栈数家照批发行市订立合同，按时供给，勿使缺乏。

四，出售地点分内外城为十五区（内城六区、外城五区、四郊四区）。每区按照地面人口，于适中地点，指定殷实粮店二家或三家代办，酌给津贴百分之二。

五，先由警察区署会同自治区分所，分段调查贫户，填发平糶证，造册送维持会。

前项平糶证，由维持会制发，用坚韧纸张制成。正面备填姓名、住址、人数、每日应购食粮数目及粮店所在地址，反面分三十一格，以备粮店按月加盖小戳。

六，购粮人持证赴粮店验明盖戳，交款购粮。

七，每贫民一人之食粮每日市秤一斤，十岁以下小儿减半。

八，每次得预购二日至五日之粮（应由粮店将平糶证上二格至五格全行盖戳）。

九，粮店应将每日食粮出入表簿收入价格，（粮价送指定银行）逐日送至维持会核收。

粮店售粮，由警察区署自治区分所随时监督检查，如有掺假短秤舞弊情事，从严处罚。

十一，平糶证不得转借他人，查出没收之。

### 九月四日

本日议临时商店简章如左：

#### 中日合办临时商店简章

第一条 由中日双方商人出资组织临时商店，以应日本军人及一般市民之需要。

第二条 临时商店设立于日本军队驻在地附近地方，暂于天桥、铁狮子胡同、旂檀寺一带，择定宽大房屋先行交易，以后陆续推扩于他处。

第三条 临时商店所售商品以军队日用必须品为最要，其他中国土产、日本商品亦可兼售。

第四条 临时商店所售商品须标一定之价格，但定价有阻碍者不在此限。

第五条 临时商店仍遵章缴纳捐税，但开办三个月内得豁免之。

第六条 临时商店每半年结算一次，维持会及日本当地军官

究，须保持其对于资本额得有一成之盈利。

第七条 临时商店组织，由中日双方派员协定之。

第八条 本简章由地方维持会议决施行，其有未尽事宜，得随时增订之。

日本栗屋顾问云，名称可用日支合办商品贩卖部。其原则如下：

(一)，商会二人又日方商人代表二人，共同商议如何选置货品办法。(二)，城南游艺园可用，请免租借用。(三)，由维持会监督之。众赞成明日下午二时在中国商会继续。

旋散会，偕高理伦往勘城南游艺场。现改为民众教育馆，若闢一部为商场，非不可用，拟三个月内免租，以后照东安市场办理，由社会局拟稿，会同财政局警察而行之。

### 九月五日

下午二时，赴孔庙演礼。今年改用三跪九叩礼，民国以来所未有也。古乐佾舞虽不甚全，犹可仰见古礼。四时演毕。六时赴承华楼，应林少英 吴小鲁召。何庭鉴谈：寺内将充华北总司令，河边升天津驻屯军参谋长，良乡作战之队长接河边任。今井不动，权最大。香月因通州事变将受处分。喜多任特务机关长，松井受其节制。

### 九月六日

夜，杏林自唐山来云：黄秋岳父子及李释勘、郭组南以漏泄军事秘密被杀。赞侯以贪为数日冀察政务委员会常委，被南京通缉，无家可归，岂不冤哉。管翼贤春已由香港回汉口，将图在汉口办报。杏林又云：天津路上检查甚严，不分男女一律搜索。上等之人检毕挥之使去，劳动者则则餉以空拳。此徒结人民恶感，使人视北平为畏途，避难者不敢归，谋生者不愿至，是北平永无

繁荣之日。当作书报告维持会，设法纠正之。

### 九月七日

四时，市民银行开理事会议决由商会催发辅币券以济节关。又议决以吕志琴暂代理常务理事，与邹泉荪协力向河北省银行商借款四十万金，以东安市场地皮为抵押。

### 九月十一日

九时，开小学教科书审查会。余主每组须推定一人。对于国语、历史、地理、修身、常识，有删改者应令文气能接得上。武田主张修身一门选用《孝经》、《论语》为课本。删改之后，如教材不足，补充之法有二：一参用别家教科书，一或用日本小学教科书。仍由每组公推之员负责编辑。众无异议，散会。

上午开会，袁序庵科长报告审查标准如左：

#### 一，妨碍邦交

宣传党义及孙文事迹。

隐含赤化。

#### 二，删改课本办法如下：

一，全篇者撕去之。

二，半篇者糊盖之。

三，数语或数行者涂改之。

#### 三，双十节 红地青天白日旗可留。

事变后各机关及各学校停止升旗，唯警察局尚悬青天白日旗。今日上午，日兵见警察帽章有绘青天白日旗者，批其颊曰：尚需此乎？于是府中传令禁悬旗。

#### 日军已占领马厂

王冷斋夫人谈：黄秋岳等之被难，因出卖地图之故。盖南京布置有飞机厂十三处，此次日本掷弹竟中十一处，以曾出代价一

百五十万，购得中国秘密地图。固事为黄派所为，则南京政府置之于法宜也。

下午二时，往送松井特务机关长行，新任国荻已到。松井调张家口颇失意，其左右讳言之，而松井不自讳也。喜多任特务机关长管辖天津、北平、唐山特务机关。

谢子夷云：本日上午九时，日军已抵大同。东京训令前敌，限月底，津浦线抵济南，平汉线抵济南，北路抵太原。届时则寺内大将来镇华北，北平政局又变动矣。

### 九月十四日

小学校长开会，告以二十日必开学。公民改为修身，须延聘通晓《孝经》《论语》者充任教员。

嗣郊外小学校长代表四人报告，小学在城外者二所，北城外者二所，西城外者十所，东城外者五所，统共十九所。现在有开学希望者西郊三，北郊一，东郊二，共六所。无论开学与否，教职员请发徽章，以便通行。其不开学校者，职员负保管之职，亦望酌给生活费。许其具呈请示，唯唯而退。

是日又开各慈善团体会议，意在推广冬赈办法。盖是年贫民必较多于往年。到会者十团体，报告如下。

#### 一 中国国教圣道总会

报告会长往磁县未回。去岁在东观音寺设粥厂用费六百九十余元。会长能回来，当可设法维持。

#### 二 五台山普济佛教会

报告去年第一粥厂设在齐内老君堂，第二粥厂设在右安门外莲洲寺，临时粥厂设在德内大火药局四号，每月各需费一千零四十余元。临时粥厂已办二年，今年尚拟维持，但恐外方所募之款汇不来耳。

#### 三 世界红卍字会

报告往年开厂多在阴历十月十五前后，或办四个月、或办五个月不等。今年理宜提早，但最近难民来者不少，二三日由南岗、长辛店来者约二千余人。报国寺收容有三百余人，万明楼收容一百余人。如难民能早回乡，即可接办粥厂，否则财力恐有不及。去年原在东城大公主府设第一粥厂，西直门内北城根炮局设第二粥厂。今年仍拟维持，但亦虑外款不能通汇。

#### 四 贫民救济会

报告去年共设五处如下(每处须费一千一百余元)：衍法寺、四王府、永定关庙、华巖寺、蓝靛厂。此外又于朝阳门三佛寺添设一厂，亦需一千百多元。今年仍拟维持，但奖券尚未发行，银行每年捐助五千元之款尚未拨到。而现在存款项不过一千余元，虽极力维持亦甚虑汇兑不通，存款不能接济。

#### 五 蓝卍字会

报告去年在西城外卧佛寺设粥厂，需费五百五十余元。今年难民特别加多，在天津收容者五千余人，故北平之款，均先挪往天津使用，故款项极拙，维持颇难。然附近贫民催办粥厂者日有数起，绅士亦代为请求。只以天津分会需款至巨，北平成为弩末之势。设加倍收容，今年非有一千余元不可。

#### 六 北平佛教会

报告去年在后门外广化寺设厂，需费五百余元。今庄长已赴西安，写信往催汇款不易，但庄长虽不来，拟极力维持。唐氏仁庄，今办佛仁粥厂。

#### 七 正字慈善会

报告去年在天桥设厂需费一千五百余元，今年拟迁往和平门内半壁街吕祖阁，仍照去年数目办理，但商困极深，筹款不易。

#### 八 五台山向善普化佛教会

报告去年在阜成门内大街设厂需费七百余元，但款项专靠外县捐募。今年汇兑不通，来源断绝，现正在筹划维持中。

### 九 救世军华北区域本部

报告去年设二处，一在朝阳门外大街，一在崇文门外大石桥，各需费三百余元，只办三个月。今年最低程度，仍照去年办理。本来可以推广，因放米已用一万元之谱，故力有不及。向来亦未得中国政府补助，专恃忠实朋友帮忙。鄙意应由社会局调查全城失业者若干、贫民若干，普及救济方为上策。

### 十 佛教临时救济会

报告因今年收容难民，创办一处嗣又添设一处，今将结束，能否继续办理粥厂，尚无把握。告以转商既明，仍继续办理粥厂，以惠贫民，是为至盼。

此外尚有赈务委员会向归中央拨款办理，粥厂四处，每处一千余元，共四千余元，此款已停。

再者，市政府社会局与慈善团体联合会同办者如下列四处，每处约须一千一百余元。

茶棚庵 善里寺 东直门关庙 拈花寺

最后将十一团体粥厂所分布者分四城如下：

#### 一 东城

齐化门外（救世军办） 又一所（十字会办）

又一所（五台山办）

#### 二 南城

永定门外 天桥（贫民救世军办）

崇文门（救世军办）

永定门西南西门外（五台佛教会办）

#### 三 西城

卧佛寺（蓝卍字办） 平则门内（五台山办）

四王府 蓝靛厂（贫民救济会办）

#### 四 北城

德胜门内（五台山办） 华严寺（贫民救济会办）

### 九月十六日

下午，李忠焜来谈黄秋岳被难原因，起于蒋与英使许阁森预约同期由京到沪事泄，日本拟阻碍之。事为张治中所闻，电阻蒋行。蒋意此事唯汪精卫、何应钦知之，召询汪。汪曰曾以告曾仲鸣。仲鸣说秋岳知之。故搜索通信社及住宅，发现其他证据，并查银行存有大款，游街拷打，乃置于法。

五时，市府电约见日本顾问余村实及山田左兵荣。山田年三十二。余赴日时，伊尚未生也。余村不过三十余岁，住台基厂十四号，电东局四九八九。

六时，上府遇雷恒成，云：日本昨夕下总攻击令，日军已过永定河西，司令部设在良乡。三日内或一周内保定可下，土肥原、铃木、川岸三师团分三路进攻。今日炮声隆隆，在固安一带作战，无非二十九军之余烬。李忠焜谓中央军将袭丰台者，全不知真相也。

### 九月十八日

下午二时，怀仁堂召集私立中小学校校长谈话，告以二事：一，审查教科书经过，童子军军训均改为国术。二，明日，东单宣抚班游行大会之意义，请各校踊跃参加。武田演说教科书删改之原因，即在敌视国共也。日本之敌对非中国民众，乃中国之国共也，故将有关国共者尽行删改。

八时，赴南湾子会议，李季恩谓陈国光（卫生局长）谓：外谣上海南军退却三里后又前进，将为六个月之长期战争。各国正赶飞机，将以为助。故今日有停战之说，未知确否。

### 九月二十日

公颖于八月间，由保定至汉口，又由汉口至上海，住一个月，

于九月十五日抵津，昨甫到平。谈离开保定时，保定已被飞机爆炸，省政府有迁往邯郸之意。其时请假尚自由，至后则冯治安禁止请假，擅离职守者通缉。然米面煤炭通断绝，无法购置，人口恐慌已达极点。在上海观战一个月，日不出门，消息不通，故南京又何状况，不得其详。军队旋进旋退，互有胜负。至离沪时，第一道防线尚未退却，现则不知如何也。

陈国光谈：喜多与李赞侯有停战和平之意，拟从侧面工作入手，已派员征蒋之意。其大旨以不攻南京为承认华北自治之交换条件，然蒋必抗战到底也。廖炳辉在吴燕生席上亦谈，日本军队攻至真茹为止，不往前攻，南京即留为停战议和余地。盖中国用募兵制度补充甚易，且不牵动农工商。日本采征兵制度，伤一兵即减少农工商之业，故不宜于长久战。劳极思息，人之常情也。

廖云：特务机关消息，察哈尔、绥远已宣告独立，建设蒙古王国，德王为大总统。王国之下，竟有大总统，岂不异哉。

### 九月二十四日

市立中学校长到局报告开学后情况如左：

市立体专 事变前五十余人，已报到者二十余人，未上课。

市立师范 事变前四百余人，已报到者二百余人，已上课。

注意，本校学生均住校供饭，如经费折扣，大感困难。

市立一中 事变前四百余人，已报到者百八十人，即上课。

市立二中 事变前二百六十余人，已报到者二百人，即上课。

市立三中 事变前三百余人，已报到者一百九十人，即上课。

市立四中 事变前四百余人，已报到者二百人，即上课。

市立五中 事变前三百余人，已报到者二百余人，即上课。

市立一女中 事变前三百余人，已报到者二百六十人，未上课。

市立二女中 事变前四百余人，已报到者二百余人，已上课。

市立商工 事变前一百七十余人，已报到者四十余人，已上课。

市立高商 事变前八十余人，已报到者五六十人，即上课。各校长一致要求经费须有着落，方能安心上课。

廖秘书云：天津空气以曹锟为主政呼声极高，吴子玉次之（喜多来平求见子玉，子玉仍拒绝），齐燮元又次之。并有平津维持会合并说，潘毓桂长平市说。

晚在寓食稀饭。廖炳辉云：满洲国先例，地方维持会设在奉天，而国都建在长春。今将维持会并于天津，而政府设在北平，非无理由，故近日北平维持会之冷家骥、周肇祥、西田、栗屋两顾问，均仆仆天津路上也。

### 九月二十六日

晚在吴燕生处饭。廖炳辉谈，各省采联省自治制，河北省自治政府长官将属诸齐燮元。不久，河北地方维持会即迁往保定。北平自治政府长官或将属诸林文龙。林，台湾人，现为维持会常委，军部对之极信用。俟各自治政府成立后，将组织联省政府，已确定曹锟为大总统，吴佩孚为副总统，高凌霄将为国务总理。盖日本数日前，尚有欲与南京议和之意，故北至大同为止！南至保定、沧州为止。今见蒋无下野意，已决定南至汉口为止，津浦路至济南，平绥路至太原，预备二年长期战争。国内已召集预备役后备役，从二十四万万华北事变费增至五十万万元。在联省自治未实现以前，北平维持会或将有变更。外传十月一日起，实行新预算，或将市府裁撤，以四局直接于维持会，与天津一例。维持会常委秘书改为有经费，似此每月可省二万余元。教育有脱离社会局之说，恢复旧制，另设教育局，亦天津之先例也。似此，目前江字老虽失市长地位，尚有维持会主席。至联省自治成立时，则不知置之何地矣。或者由总统局与以高等顾问，亦以酬今日待

遇吴子玉之盛意，未可知也。

二十四日，大炸南京，各国公使均避居军舰内，唯俄大使在地窟下避难，未离南京。

### 九月二十七日

上府商派沈大静为救济院院长时，晤沈思达。沈云：曹若允任大总统兼大元帅，则吴将为副元帅，江将以副总统兼国务总理。

### 九月二十八日

廖炳辉谈：末次自日本回，谈及政法前途，谓东京空气以宣统入关为最浓厚，吴子玉次之，曹锟又次之。天津空气以曹锟为最浓厚，吴子玉次之，无有人提及宣统。然执政之说盛行，意者其将袭奉天故事，采用帝制乎。

### 九月二十九日

上午，偕廖炳辉秘书赴德国饭店，访原田梁二郎，托查李律阁房屋允租与根本大佐否，许到津即复。旋访末次政太郎，谓东京民间意见有主衍圣公为中国领袖者，有主宣统入关者，皆指帝制言，政府未必采用。然无曹锟出山之说，惟天津有之。究之，视一般民意所趋向也。询其日本对华全部问题乎抑局部问题乎。曰：已成为全部问题，抗日排日之政府不能存在。此为日本之定策，故蒋不下野，即打至四川亦所不辞。但目下东京所紧急者对华问题，日本已有六十万军队开赴库贝尔等处。问以政治何时新发展？曰：最快须在半年后。因九一八事变后，亦候半年始有执政。询其候全部军事结束方有新政权乎，抑先在黄河以北建置也？曰：此等问题东京正在研究中。并谈及以次在东京见林銑十太郎。笑问之曰：深素所信仰之吴将军及今可以出乎。末次云：吾一向不更改主张也。

### 九月三十日

伯元回，报告下午二时开物质委员会，栗屋主张取消三个月及一百八十天长期交易，最长者以一个月为限，后商发展以三十五天为限。每家购货每次以二十车为限，二十车卖尽再购。每月以卖出二十车为限，如有囤积者，定罚则三种：一死刑、二有期刑，三罚金五千元以下。以此原则报告于下午之常委会议，主席以为死刑太重。栗屋云：军部之意如此。众亦无言。吾以去就争禁止定期约期交易，今得此结果，大为快慰。已遵市长电令，允于明日赶到局视事。

因谈政治问题，公孚云：近稍定顿。近卫首相已将青年军官派往中国作战，近须稍为休息，再图发展。故军事未结束，新政权无从组织，然现行机构加以改组，最近或将实现。

## 华北人民抗日军政委员会重要文件

肖义芳 整理

说明：一九三七年“七七”抗战爆发。七月底平津相继沦陷，杨秀峰、董毓华领导的“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主要领导成员为许德珩、黄松龄、张申府、张友渔、刘清扬等于一九三六年冬发起，于一九三七年二月在北平正式成立，简称“华北各救会”），在北平已经无法活动，于八月上旬暂时转移到天津英租界，商讨抗战工作方针，决议只留北平师大教授杨秀峰（化名杨秀林中共地下党员）、中国大学教授张致祥（管桐中共地下党员）、刘清扬（民主人士）、董毓华（二五年入党的中共党员）四人，驻守天津，领导华北抗日活动，余者撤到大后方去。八月下旬，大批人员均已南下，根据党的指示，他们又重新研究、安排了工作：一、创办小型油印日报。当时出版了《时报》后改名为《新闻报》、《大华周刊》（秘密发行的一种周刊）给人民以教育、希望和鼓舞。由杨、张、刘三人负责编辑、发行。二、发展抗日游击队，这项工作主要是董毓华负责。首先由董去冀东联络、恢复沦陷后中断了的地下关系，然后到济南和南京等地，以观察全国的战略形势，并与国民党政府取得了联系。

大约在九月中旬董毓华返回天津报告，确认必须作长期抗战的准备，决定了在敌后的工作任务，主要是发展抗日游击战，给敌人以打击。他们便集中一切力量，发动人民武装（由于范围的扩大，杨秀峰、刘清扬也参加了这项工作。杨秀峰于十月十日离津）。为了扩大统一战线组织，进一步发展抗日游击队，经过董毓华等人的努力联络、组织，于十月中旬开始召集华北地区人民武装游击队的代表来津会议，十月底预期到达。十一月一日开始举行会议。先是三、五个人分头商讨，于十一月五日以全体代表十五人（借刘清扬家人由平迁津的理由）作了一次庆祝迁居

的宴会，正式成立了《华北人民抗日军政委员会》，简称“军政委员会”，并通过了“军政委员会”的组织大纲、宣言、告华北同胞书，政治纲领决议案。推选了董毓华、刘清扬二人携带这些纲领、决议等重要文件去武汉向国民党的政府联系，争取他们承认，以便解决军费问题。他们于十一月十一日由天津动身，冒着极大的危险，于十一月二十一日到达武汉，与国民党政府取得了联系，得到了国民党政府的嘉奖。并把他们带去的这些“军政委员会”的大纲、宣言等决议案于十二月十五日装订成册名为《华北人民抗日军政委员会重要文件》。

“军政委员会”重要文件，用十六开的白报纸铅印，竖排版，共14页。封面印：“华北人民抗日军政委员会重要文件”，左下角注“廿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印”。扉页上印着：“华北人民抗日军政委员会组织大纲及游击队组织系统表”。现附于《重要文件》之后。第一页印着：“华北人民抗日军政委员会重要文件”的大标题，大标题旁边有两行小字：“——这些文件都是由刘清扬女士由华北带来的。从刘女士的文章与这些文件中，我们可以看出华北陷落后抗日游击战与救亡运动发展的概况，以及一般爱国志士如何在日军铁蹄下与敌人汉奸斗争——编者附志”

文件共分为四个部分：（一）军政委员会成立大会宣言。（二）军政委员会告华北同胞书。（三）“军政委员会的政治纲领决议案。（四）刘清扬的文章《华北的陷落与游击战的发动》。

刘清扬文章的第三部分“敌后的救亡工作”里，还印有“时报”“新闻报”报照，报照的旁边还印有一行小字“华北人民抗日军政委员会机关报”。现在，我们把“军政委员会重要文件”，以及《大华报周刊》中的《中日战争》《南京归客谈》、《文化城的现状——北平通讯第二封》、《日军死伤数目两万乎？》等四篇文章予以刊出，对于研究“华北各教会”、“军政委员会”组织情况、历史作用、提供了文字依据。

## 华北人民抗日军政委员会重要文件

这些文件都是刘清扬女士由华北带来的。从刘女士的文章与这些文件

中，我们可以看出华北陷落后抗日游击战士救亡运动发展的概况，以及一般爱国志士如何在日军铁蹄下与敌人汉奸斗争。——编者附志——

## 一、华北人民抗日军政委员会成立大会宣言

全国亲爱的同胞们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疯狂的进攻，自“九一八”以来，我们华北数千万的人民，早已过着半亡国奴的生活。本年七月，日寇挑动了芦沟桥事变，展开了全面的侵略，在短短的五个月里面，河北、察哈尔、绥远、山西相继沦亡，山东、河南也在敌骑的纵横之中。我华北数万万民众在水深火热里，遭受了日寇和汉奸的非常残暴的迫害，百分之百的亡国奴生活，已经临到我们的头上了。

为了自救，为了挽救我们整个民族的危亡，我华北民众，自动地组织起来，自动地武装起来，在敌人的后方进行游击战争，准备流尽我们最后一滴血，和敌人周旋到底。三个月来，在北平的四郊、察哈尔、冀东、津南等地，已经普遍地飞扬着抗日的旗帜，团结起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同胞，为拥护中国收复失地而战斗。

本月五日，华北各地民众，华北各地武装队伍，为了统一斗争，为了号召各地更广泛的开展游击战，将集合各部成立华北人民抗日军政委员会。在成立大会当中，我们回忆过去惨痛的教训，一致认为下列五个原因是军事失利的重要因素：

第一、一部分军事领袖，在敌军强大力量的攻击之下，畏惧自身力量之丧失，未能坚持抗战目标，苦斗到底，甚或动摇妥协，予日寇以进攻的机会。

第二、在政权方面，至今尚未能彻底开放，各地方军政长官还未能破除过去对中央的成见，因之，地方部队与中央军队不能真实亲密协作，不能统一指挥，使敌人得以利用我方各项弱点，挑拨离间，达到各个击破之目的。

第三、各地民众，尚未真正动员；各地军队，均未能得到当地广大民众之拥护；中央及各地方军政长官，未能给予人民以抗敌后援的民主权利；人民和士兵生活的改善，亦未能有切实办法，付诸执行。前线与后方，军队与人民完全脱节，使抗战力量无法加强。

第四、在战略上，未能实行灵活的运动战略，仍然采取单纯的防御战略，以较劣的武器，抵抗机械化的日寇军队，没有利用我方一切优越条件，机动地站在主动地位，使敌人得以发挥精良武器的威力。

第五、在已被占领的区域内，民众力量，未能充分的组织动员起来，发动游击战争，进行破坏工作，以分散敌人的力量；甚至地方零星武装，以及各种半军事结社，及被击散之正式军队，亦均分散各地，未能结合以形成壮大的力量；使敌人得以从容在前线作战，不需要强大兵力，即可维持治安。

根据上面五个缺点，我们认为：

为了避免资敌以挑拨离间的机会，使我全民众的力量，消耗在无谓的对内磨擦上，首先，必须彻底的破除过去一切党派、阶级，地位的成见，巩固抗日统一战线。

为了动员民众，使抗战能够获得有力的支持与拥护，必须彻底开放民众运动，给予人民以组织和武装的自由。政权机构在民主的原则下加以改善，并制定一切步骤，改善人民和军队的生活，使民众能够尽量发挥力量，奋斗到底。

为了使战事能够机动的，自主的并且统一的展开，必须召集各军的代表会议，组织统一的民主的作战指挥机关，使各部队亲密合作。

为了分散敌人的力量，扰乱敌人的后方，在日寇占领区域内，必须武装民众力量，团结地方武装及一切被日寇击散的正式军队，发动广泛的游击战争，使游击队伍在不断的斗争中，成长壮

大起来，成为强大的抗日军队。

上述数点，是我们在血的斗争中所得到的教训。我们认为对于这惨痛的经验与意见，有披沥出来要求全国同胞和政府注意之必要。我们仅以血泪向我们的当局陈情，我们希望这在苦斗中的呼声，能够收到切实施行的效果。

抗战是一定能够得到最后的胜利的！几个月来，各地民众出力出钱的牺牲精神，前线弟兄们的浴血抗战，都说明中华民族有不可动摇的力量。问题只在我全国父老兄弟，我全国领袖和军政官长，如何去实现上述几个要求，以完成必能胜利的主要条件。

华北人民抗日军政委员会，是在血的斗争中，在惨痛的环境里产生出来的。此后更将在政府领导之下，与伟大的民族战争相终始。全国的同胞们！你们一定不会遗忘我们的，你们一定不会迷信敌军只会停留在黄河以北，你们一定能够在精神和物质上永远和我们紧密地携手！

赶快组织起来，武装起来！

全国总动员对日抗战！

驱逐日寇出中国！

恢复一切失地！

抗日战争胜利万岁！

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十一月五日）

## 二、华北人民抗日军政委员会成立大会告华北同胞书

华北平津的同胞们！

凶暴贪婪的日寇，六年前侵占了我们的东北四省，而于今年七月间，又在芦沟桥挑战，对我们民族进行了第二次的侵略。

日寇这次侵略的主要目的，在于灭亡我整个中国，而首当其冲的便是华北五省。由于汉奸的出卖投降，由于若干军事将领的

缺乏抗战决心，致使我冀察绥三省，于短短的两个月中，相继沦陷，而东北同胞所遭的残杀虐迫的地狱生活，现在我们华北平津的同胞也一一尝受了！

汉奸们为了自身的淫乐，丧心病狂，甘受日寇的驱使，组织所谓“治安维持会”，“辅治会”，强迫我们去同宰割我们的日寇“亲善”，帮助日寇来向我们宣扬烧杀奸淫的“王道”，但是身受其苦的我们，没有一个人不知道这些所谓“亲善”、“王道”，无一不是日寇与汉奸狼狈为奸所制就的骗局。

现在我们民族，为了死里求生，已经全国上下一致，不分党派的团结起来，发动了全面抗战。三月来，我们前线弟兄们的英勇流血奋斗，一方面给予日寇以重大的打击：日寇几十万兵士的死伤，几万万战费的损耗，激起了日本国内重大的不安；他们的人民，因军阀的重兵黩武，反战运动已日益扩大，这将成为将来日本军阀颠覆的根源。另一方面，引起了全世界的同情与援助。世界各国的人民，为了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纷起抵制日货，并且要求自己政府对日经济制裁；更为了日寇飞机四处惨无人道的轰炸，各国捐助大批药品，来救济我己的伤兵难民。这些都告诉我们，我们抗战的结果，日寇必然步入穷途末路，而最后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但是，我们为挽回华北以至全国的危局，为确保抗日战争的胜利，专依赖军队力量还嫌不够，我们必须自己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发动广泛的抗日游击战争，使日寇不仅是对我们军队作战，而且是对我们四万万五千万人民作战。这样日寇将步步陷入围困，处处受到牵制，然后我们才能扫荡日寇出境，完成民族解放的伟大任务。

这唯一的生活摆在我们面前，战区的同胞们！我们已不堪日寇的残杀蹂躏，我们已不堪汉奸的欺骗胁迫，我们要立刻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团结在本会的周围，参加抗日的游击战争！

我们的要求是：

全国总动员对日抗战！

民众武装起来驱逐日寇出境收复失地！

铲除汉奸没收汉奸财产！

最后，让我们高呼

抗日战争胜利万岁！

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华北人民抗日军政委员会 十一月五日

### 三、华北人民抗日军政委员会政治纲领决议案

#### 一、目前形势的特点

七月七日的芦沟桥事件，开始了中国民族解放史上的新阶段。在日寇的武装进攻之下，中国军队发动了英勇的抗日斗争。这个斗争，同以前的淞沪抗战，长城抗战等，是具有不同的意义的。由于国内和平统一事业的成功，与对日抗战准备工作之进行，这次抗战的爆发，决不是在短期内可以用屈辱投降的手段结束的。现在，虽然河北全省以及察南绥东等地，已经沦陷，但是战争却是在全国规模地展开着。在晋北、淞沪、平汉、津浦、正太各路战线上，都正在进行着中日力量的肉搏；全国一切武装部队，甚至于远及云南四川等地，都已经动员起来，支持着这个抗战。因为这是中华民族存亡绝续的关头，全国一切爱国的人民，都已经一致觉悟，唯有毫不松懈地抗战，唯有各阶级、各党派、各种不同思想信仰的国民一致团结起来，用共同的力量，来争取民族的生存，才是今天我们唯一的出路。

现在这个抗战已经进行了三个多月，虽然前线的将士都奋不顾身，牺牲救国，后方民众，纷纷捐款慰劳，组织后援会，派遣服务团，热忱地支持着这个抗战，但是，能够抗挡住日军底进攻，并予敌人以重大打击的，只是上海及晋北两方面。其余各线，虽

然都曾给敌人以打击，但是还未能阻挡日军之前进。平绥线之前部失守，津浦线之退守鲁北，平汉线之逼近彰德，使得日军能在短时期内，占领河北全省，及察南绥东等地，使太原、济南成为敌军攻击之目标。我们认为北方战争陷于失利状态之主要原因，不外下述五点：

（一）一部份军事领袖，在敌军强大力量底攻击之下，畏惧自身力量之丧失，因而未能坚持抗战目标，进行到底，反而动摇妥协，予日寇以乘弱进攻之机会。

（二）中央政府，对于各地方武装部队，未能一视同仁，公平待遇，在器械供给，经费支出，救护设备各方面均未能给予地方部队以同等援助。在政权方面，至今未能彻底开放，予各实力派以参加之机会。而各地方军队长官，亦未能破除过去对中央之成见，地方部队与中央军不能真实亲密协作，军令方面不能统一，使敌人得以利用我方各项弱点，挑拨离间，达到各个击破之目的。

（三）各地民族尚未真正广泛动员参加抗战，故各地军队，均不能得到当地广大群众之真实拥护。中央及各地方军政长官，均不肯给予人民以应有的各项民主权利，对人民生活的改善，亦未能有切实办法，付诸执行。在前线，在后方，军队与民众亦均未有亲密合作，士兵生活未能有切实之改善，因此前线上之抗战力量，不能无限制增加。

（四）在战略上，未能实行灵活的运动战略，仍然采取单纯的防御战略，以较劣之武器，抵抗机械化之日寇军队，而没有利用我方之一切优越条件，机动地站在主动地位。

（五）在已被日寇占领的区域，民众力量未能充分组织动员起来，发动游击战争，组织破坏工作，以分散敌人力量，切实做到共同消耗敌人之目的。在被占领区域内，地方零星武装，各种半军事结社，及被击散之正式军队，现场〔在〕分散各地，未能结合起来，形成壮大的抗日力量，使敌军得从容在前线上作战，

不需要强大兵力，即可维持地方之治安。这是我们本身的主要弱点。

虽则有上述的弱点，但是我们深信，只要从今天起，能够开始纠正，克服过去的一切错误，则华北之危局，未始不能挽回。中日战争，是一个长期的斗争，现在还只是这个伟大斗争底开始。在过去几个月中，各地抗战之情形，已足以证明中华民族实具有不可克服之伟大力量，如果纠正错误，切实做法，则我们必定能取得最后底胜利。

## 二、我们的政治主张

我们坚决认定，今天的中心问题，是怎样才能够取得抗战胜利。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首先必须破除过去的一切党派矛盾、阶级成见，团结全民族在一致争取抗战胜利底目标之下，结成坚固的统一战线。我们誓死反对一切破坏统一战线之行为，因为自身底分裂，适为资敌以离间破坏之机会，使我全民族之力量，消耗在不必要的内争之上。

我们认为要取得抗战底胜利，必须动员全国一切民众，在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的原则之下，供献他们的一切，以争取民族之生存。所以各地民众，必须切实组织起来，给以必需的军事训练，使成为广大的后备队伍。使各地抗战，能取得民众之切实支持与拥护，使敌人底进攻，能遇见军队与民众之协力抵抗，以取得迅速消耗敌人力量之实效。

我们认为要动员民众，使他们能自动起来，为民族生存而效死，必须彻底开放民众运动，给予人民以组织自由与武装自由，给民众以参加政府机关之权利，将政权机关，在民主的原则底下，加以改变。同时必须切实制定一切步骤，改善人民生活，使各地民众，能够为了保障他们自己的已经改善了的生活，而誓死抗战，奋斗到底。开放民主运动，改善人民生活，是动员群众，参加抗战底必要条件。

我们认为，在日寇占领的区域内，必须组织民众力量，团结地方武装，及一切被日寇击散的正式军队，发动广泛的游击战争。一方面可以骚扰敌人的后方，分散并消耗敌人底力量，达到共同消耗敌人底目的；另一方面可以使本身的游击队伍，在与敌人的不断斗争中，成长壮大起来，成为强大的抗日军队，建立抗日的民众政权。在城市中，必须以小规模破坏行动，破坏敌人所企求的安宁与秩序，使敌人的力量必须大量地屯积在被占领的都市里面，以镇压群众底抗日行动。在被日寇占领的区域以内，一切工作必须团结在武装工作的周围。

为了实现我们的政治主张，因此在这民族生存万分危急的关头，我们愿意向中央政府及各地军政长官，提出我们的下列要求：

（一）立刻对日宣战，撤消一切动摇妥协的军政领袖与亲日分子，引用真正的坚决的抗日分子到各级军政机关来。

（二）立刻开放政权，引用各方抗日人才，实现举国一致，精诚团结。

（三）立刻在各战线召集军代表会议，开诚相见，组织统一的民主的统一作战指挥机关，实现各武装部队之密切合作。

（四）立刻开放民众运动，给予人民以组织及武装自由，禁止各部队及行政官吏侵犯人民民主权利，切实改善人民生活，实行真正的人民总动员总武装。

（五）立刻改善前线的作战战略，实行灵活的运动战，利用我方之一切优点，站在主动地位，机动地给日寇以切实的打击。

我们认为唯有切实实现我们所提出来的政治主张，执行我们所提出的迫切要求，才能够使抗战得到胜利，而取得中华民族之彻底解放。

### 我们的中心任务

（甲）发动抗日游击战争是我们的中心任务

根据我们对于目前政治形势底分析，根据我们的抗日主张，

根据我们对于被日寇占领区域情形的具体认识，我们认定，目前我们的中心任务，是开展抗日的游击战争。进行抗日游击战争的主要意义，是开展华北民众的抗日武装队伍，扰乱日军后方，消耗敌人的力量，一直到推翻汉奸政权，瓦解汉奸及日寇军队，建立民众的抗日政权为止。

不论是地方民众的武装，是被日寇击散的正规军队，是一切被压迫军队的军事力量，必须在抗日第一的原则下，组织起来，联合起来，组织华北人民抗日军，为抗日救国，收复失地而斗争。同时我们必须用现有的武装力量，广泛地在农村中进行抗日的动员，配合农民生活痛苦的迫切要求，把农民组织进我们的游击队伍里来。我们必须设法加入正在组织中的汉奸部队，分化他们，瓦解他们的队伍，把其中一部分人吸引到抗日这方面来，扩大我们的抗日游击队伍，创造新的游击队。

在我们领导底下的华北人民抗日军，必须采取灵活的集中编制方式，必须扩大队伍中间的政治工作，加强每一个人对于抗日救亡事业的真正认识；必须逐渐克服一切对于纪律的忽视的行动，取得人民对于我们的好感，扩大我们的威信，巩固我们在敌人后方的地位。唯有在这种条件之下，游击队伍才能在敌人的重重压迫底下成长起来。

在执行任务时，一切忽视统一战线的行动，应切实避免。华北人民抗日军的加入条件，是各阶级、各种不同信仰思想，而愿意坚决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人民。华北人民抗日军除打击日寇及汉奸军队外，必须肃清各地的汉奸的力量，没收汉奸财产、充作军费及改善人民生活的费用。但是对于一切愿意抗日的人们的生命与财产，必须加意保护，对于各地豪绅地主的力量，我们要尽量争取到抗日的队伍里面来。

在我们力量所及的各村镇中，要瓦解敌人的汉奸政权，而树立民众的抗日政权，使军政的行动，取得一致的配合。地方政权

之组织，系根据民主原则，由当地民众，推选负责人员组成。地方政权执行一切日常行政事务，扑灭汉奸力量，组织当地民众，保卫乡土。我们要尽量使这种抗日的民众政权存在于敌人的重重包围中，成为我们抗日活动的核心地带。这种新的抗日政权，应在被占领区域内，广泛代替汉奸政权而兴起，作为团结战区一切抗日民众的中心。

动员一切力量，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华北人民抗日军的奋斗，是我们的中心任务。我们认为，完成这个任务，是我们取得胜利的首要条件。

#### （乙）把城市工作围绕在军事工作的周围

我们的中心任务是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军队，但是我们并不放弃城市工作。我们认为，要取得游击工作底顺利开展，把游击工作与城市工作有机配合起来，是非常必要的。我们在动员城市里的积极救亡分子进入农村以后，把城市作为下列工作之中心：

（一）不断的给抗日军队输送知识分子及工人干部——城市的工作，是在绝对秘密的条件下的工作，一切抗日救亡的团体在都市的活动，必须严密起来，而用完全没有任何抗日意味的公开活动，作为我们团结广泛的学生、小市民与工人，加强他们的抗日意识，启发他们斗争热忱的主要方式。每个救亡团体必须负起任务，不断给抗日军队供给知识分子及工人干部，加强游击队的政治认识。

（二）把城市作为政治消息传递及交通联络的中心——城市是一个四通八达的地方，在这里，政治情报传递，比较迅速，交通联络比较敏捷，它应该在政治上多供给游击队以消息，以政治意见，帮助游击队建立与各方面的交通联系。所以，在城市中的救亡团体，必须在政治上多多训练干部，并随时供给技术干部，帮助游击工作的进展。

(三) 组织市内破坏工作——市内破坏工作，是以损坏敌人的屯积中心，扰乱敌人的后方，消耗敌人的力量，造成经常的恐怖，使敌人在这种打击之下，不得不驻屯一部军队，当在城市里镇压民众的力量。在城市中的救亡团体，必须按照他们自己的力量，注意侦察敌人的粮秣中心，军火中心，运输中心，交通联络中心，而给以破坏。这个工作，间接地与乡村中的武装工作相配合，而有利于抗战之进行。

(四) 蓄积城市中的力量——除了上述三点以外，城市中蓄积力量的工作，依然不能放弃。不过我们的蓄积力量，不是用呆板的方式去组织救国分子，而是以游击运动作为城市中进行宣传工作的中心题材。一方面发动学生、工人及小市民参加游击战争；另一方面准备在学校中工厂中蓄积抗日力量，在必要时以城市的抗日行动，响应市外的游击工作。城市蓄积抗日力量的主要意义，是城市人民的抗日暴动，打击敌人在城市中的力量，瓦解汉奸政权的中心，而帮助了市外武装工作迅速取得决定的胜利。

我们认为，唯有把农村中的游击工作，作为我们目前工作的中心任务，把城市工作，以及一切其他工作——如肃清汉奸工作等，围绕在游击工作的周围，才能够适当地把这两方面的工作配置起来，而便利救亡工作之速速进行。

#### 四、我们对于几个特殊问题底认识

(甲) 乡村中统一战线问题——在前面第二部中，已经提到，我们坚决拥护统一战线，反对一切统一战线的破坏者，因此华北人民抗日军在进行抗日游击运动时，必须无条件地以统一战线为其行动之最高准则。对于农村大小地主以及富农，为其并未与日寇有何关系时，其生命财产必须切实保护。因为今天我们的中心目标，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汉奸，我们应该团结一切反日反汉奸的力量，为着民族解放而动员起来。但对于乡村中一

切汉奸分子，不论其阶级出身、家庭状况，必须执行民众意志，予以扑灭。当游击队在给养异常困难，必须取得款项给养以维持其自身存在时，当然可以本着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原则，向当地举行借贷或捐助，但是此种行为，必须尽量采用和平的手段。

要发动人民参加抗日游击运动，必须遵守改善人民生活之原则，使大家为着保卫其本身之利益，而自动地起来奋斗。所以没收之汉奸财产，除一部分必需品归游击队携带外，把其余的散给当地民众，作为改进他们生活的资料。又当某地民众的痛苦太深，而当地的士绅地主与日寇并无任何关系时，我们应当以游击队名义，给以劝告。因为他们这样行为，客观上阻碍着游击运动底发展，而便利日寇之行为。

(乙) 国内少数民族问题——我们认为，过去政府在民族政策上的错误，对国内少数民族在政治上、文化上、军事上的种种压迫，使得日寇今天能利用“民族解放”的口号收买少数内奸，欺骗满蒙回诸民族之群众，成立在日寇直接指使下之傀儡政权。当然，日寇这种阴谋虽然打出民族自决的标帜，但是在实际上却是分散我们的抗战力量，奴役其他弱小民族，根本取消各民族进行自决的机会。因此我们对于这种阴谋表示坚决的反对。

我们认为，民族自决是各民族应有的权利，在政治上、军事上、文化上，各民族应该有权利来自己处理，任何民族不得横加干涉，所以我们反对过去政府对少数民族问题底处理。我们主张任何民族，在今天在将来中国战胜日寇以后，都有充分的自决权。但是我们更加反对任何其他民族，以其军事上之优越势力，打出民族自决的招牌，来实际奴役中国国内各民族。

各武装部队、各救亡团体，当在实际工作中，遇见其他民族的部队或组织的时候，必须以我们对于民族问题的认识，向他们作普遍的解说，使他们了解到日寇是我们的共同敌人，使他们同我们携起手来，与日寇相搏战。际此寇深祸急之时，对于民族问

题之实际认识与正当运用，要在是我们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 在华北发展游击战争的条件

在敌人方面来说：第一，敌人能在主要的城市军事要地集结优势的兵力，利用华北的铁路主要公路及工业中心，容易得到补充并能迅速的调动兵力。第二，敌人有优良的武器械。第三，华北的人民不帮助敌军，到处要受华北人民的反抗。第四，敌军不能没有后方作战，在断绝后方接济的情况之下，敌军即不能生存。第五、华北的地区广大，在山西冀北绥西有广大的山地。敌军的运输联络线很长，到处有被游击队截击的危险。敌军不能在广大的乡村到处配置兵力。第六，敌军大多数士兵是被强迫着到中国来作战，这是敌军在华北作战的优点和弱点。

至于我们的军队游击队呢？第一，我们是战略上的内线作战，处在敌人后方和侧翼作战，外面的补充和接济很困难。第二，我们的器械与军事技术低劣。第三，我们能够到处受到人民的帮助，风土习惯、地形都很熟习。第四，有广大的山地以及敌军不能经常驻扎的广大的乡村，作为游击队活动的根据地。第五，我们的官兵是自愿的和敌人作战。第六，在华北有具备游击运动战特长的八路军作为中心。这些是我们的优点和弱点

——录陶尚行：《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

## 华北人民抗日军政委员会 组织大纲及游击队组织系统表

- 一、本会定名为华北人民抗日军政委员会，
- 二、本会以人民武装力量驱逐日寇，铲除汉奸。收复失地，达到民族解放的目的。
- 三、本会以代表会为最高机关。
- 四、由代表大会选举执行委员十三人至十七人，组织执行委

员会，为代表大会闭幕期间之执行机关。

五、由执行委员会选举常务委员七人，组织常务委员会，执行本会经常事务。

六、常务委员会下设左列各处：

1、秘书处：负责召集会议，保管文件，传递情报，计划宣传工作、及处理一切杂务。

2、政治处：负责指导民众运动游击队之政治工作，及计划收复区域内之行政设施等事宜。

3、军事处：负责发动并扩大战区内游击战争，及沟通各军事系关间之连系等事宜。

七、代表大会每一年开会一次，遇必要时，得经执行委员会之决议临时召集之。其区域划分及代表人数另定之。

八、执行委员会每两个月开会一次。由常务委员会召集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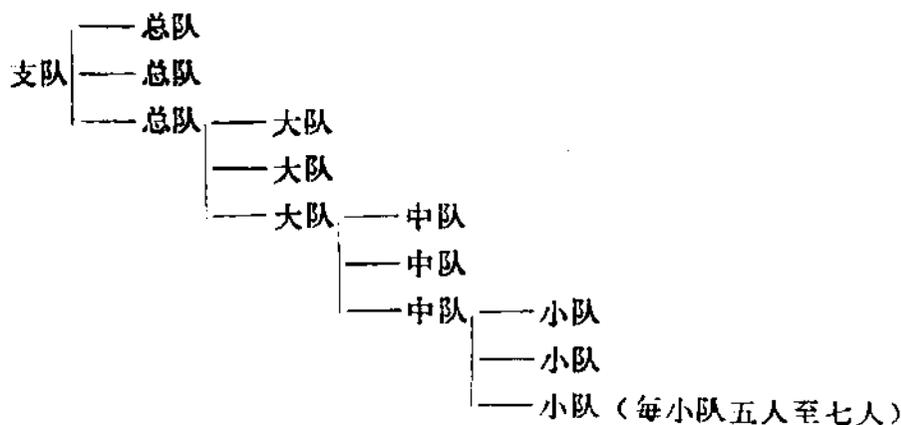
九、常务委员会每一星期开会一次，由秘书处召集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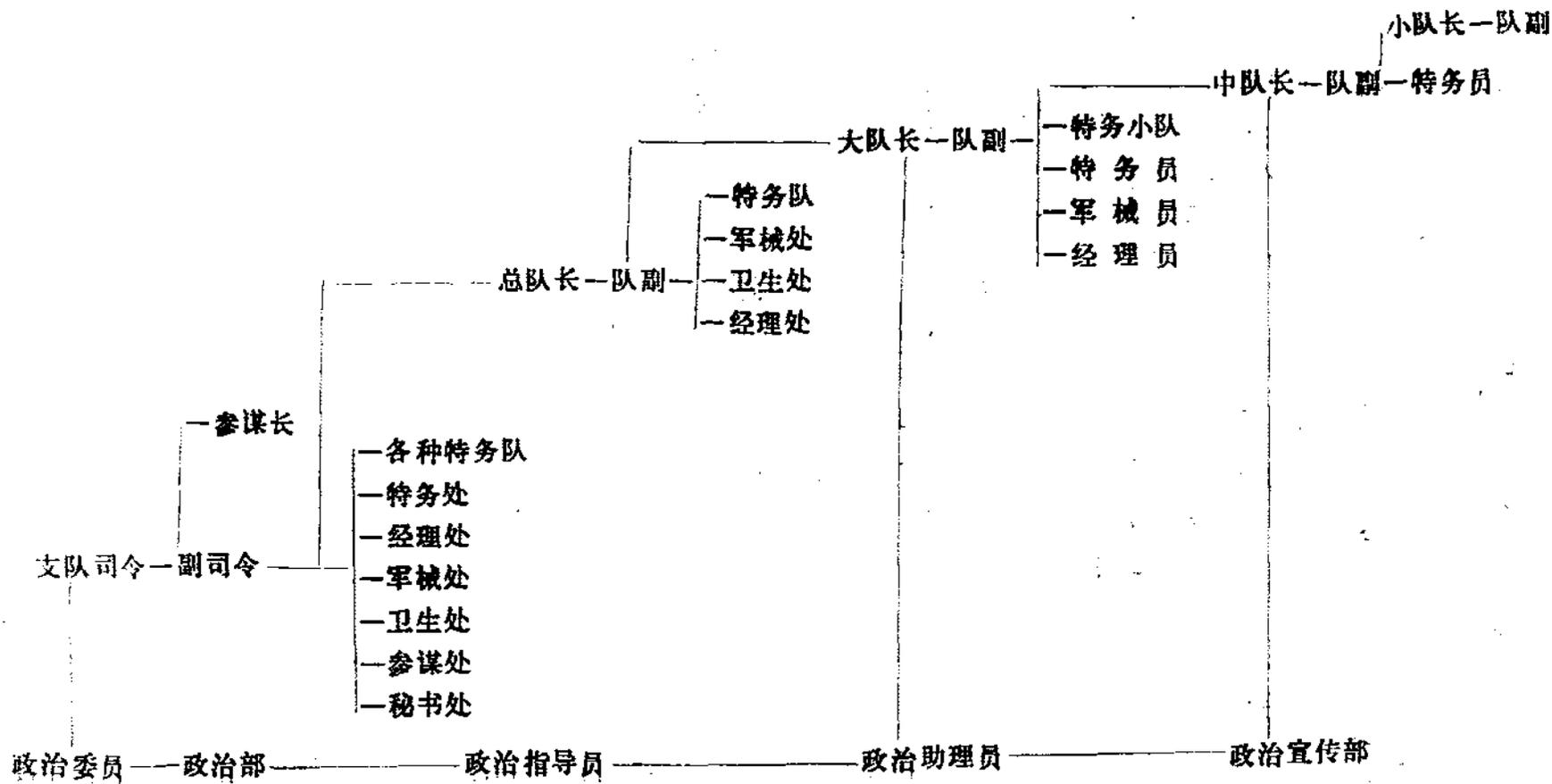
十、执行委员会及常务委员会，遇必要时，均得召开临时会议。

十一、本会为推动工作便利起见，得在各地设立分会。

十二、本大纲自代表大会通过之日起施行。

十三、本大纲有未尽事宜，得由代表大会修改之。





### 《华北陷落与游击战的发动》——刘清扬

华北从“一二·九”运动发生后，各地的民众救亡团体纷纷地成立了起来，不过为了华北冀察傀儡组织的不谅解与压迫，形成半公开的状态。但始终一致地联络着努力于救亡工作，在华北实际上负着整个救亡工作之领导责任者，有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

在北平，有北平的各界救国联合会，是联合北平市的文化界、妇女界、工、农、商各界的救国会组织成的；在天津有天津市的各界救国联合会，由天津各界的救亡团体联合组织的。除这一般的民众救亡工作以外，华北民众已看透了日本帝国主义者积极侵略的野心，华北有沦为东北第二的一天，所以早就注意到了各地武装民众的联系，如察哈尔冀东的民团乡团等，不过为于华北救亡运动的不能公开，他们始终在不能公开的压迫下进行着，力量的薄弱是必然的。可是从芦沟桥事变发生后，北平所有的救亡团体都联合了起来，成立了战时性质的北平各界抗敌后援会，以援助二十九军抗战。北平的妇女界，在去年绥远抗战前，本组织有北平妇女绥战救护慰劳会，曾做过两万卫生包，慰劳绥远抗战将士，还训练了一百五十余的救护人才，准备派赴绥远前线服务。此时北平妇女绥战救护慰劳会联合起一切妇女救亡团体，成立北平市妇女抗敌后援会。

这两个抗敌后援会成立后，都一致要求二十九军：表示愿负一切战时必需的后援工作，希望有所指示。但是为了华北将领抗战决心的动摇，对一片赤诚愿参加抗战的民众抱着怀疑的态度，而不允许他们的请求，但他们因感到战时的实际需要，自动地成立了各种战时必需的交通队、运输队、前方服务团、后方服务团、救护慰劳团等组织，等待二十九军的支配。妇女方面，也把过去北平市妇女绥战救护慰劳会所训练的救护人才，派赴保定服务，只因未得二十九军的指示，一切的民众后援力量都不得充分的发

挥，而应用到抗战上去。直到七月二十七八日左右，华北的民众得到了最值得愉快兴奋的好消息，华北的将领已下抗战的决心，并要广泛地动员民众了。二十八日那天，北平各界妇女绥战救护慰劳会所训练的看护整天守在各城门口，救护在城外抗战受伤而回城的将士，那些年青受伤的将士以及不幸遭难的同胞，鲜血淋漓地凄惨的情形，他们是毫无怕惧地坚苦耐劳担负着救护与慰劳的工作，并准备着在各大大学的教室里，组织起伤兵医院来收容这许多受伤的将士们。不幸就在民众动员的消息刚下的二十八日晚间，因南苑战事受了重大的损失、二十九军突然撤退，一切救亡群众，被弃于后方，困守死城中。平汉平绥线的交通断绝，北宁线的交通也停止了，北平市已成了死城。在这已陷于敌人铁蹄下的境遇中，一切的民众救亡力量不得不暂时地潜伏起来，计划今后救亡工作之如何推进，为避免敌人的蹂躏惨杀，而作无谓的牺牲，一部分向来从事于公开的救亡活动的份子，不得不有计划地撤退到后方，从事于抗敌后援工作。而另一部分比较不为敌人所注意的青年，有计划地分配在北平市及北平近郊。有的徒步走出城来，到附近乡村去，而号召民众组织民众，准备真正对日作战的力量。同时天津在二十八、二十九两日，保安队英勇的抗战，与民众们热烈的冒着危险到前线来送西瓜送绿豆汤一切伤兵们所要的物品等慰劳救护工作下，保安队在壮烈的牺牲之后，不得不退败下去，因此大部分的民众也不得不逃到租界去。从此平津沦为敌人铁蹄下牺牲品了！

### 一、敌人占领平津后民众被蹂躏的惨状

被敌人占领后的天津顿陷在混乱状态中，一切由敌人主使的流氓汉奸以及一切走狗等任意地在各家庭商店抢劫，随便地枪杀人民。学校被毁了，市政府也被炸于，连沿路行走的民众都有被敌人毫无顾忌的随时随地抢杀被奸淫的事情发生。有许多住宅被占领后，向看守住宅的人要吃，要钱，要一切应用的东西，待他们

的兽欲满足后，便来枪杀民众。因此天津的民众委实难于安居了，便纷纷的逃避到英法租界来，而租界的房租日夜飞增。但失掉了一切生命财产的安全保障的天津民众，不得不在其他的帝国主义者的掩蔽下求生。

在北平，因在国际的观瞻之下，在表面上是假意地粉饰太平，但事实上还一样的在混乱中，敌人到商店去买东西，不付钱。住宅不准关门，归敌人随时出入，名为检查，实者随时地进行抢掠奸淫。有的关上了门，日人去打门，开得稍迟，开门者便遭枪杀。路上的行人，也要随时受检查，身上所带的钱，多者数十，数百，少者一毛两毛都被劫去。一个小孩买了一把花回家，手中还余着一毛钱，被敌军见着，便被抢了去。一切奸淫枪劫的行为，笔难尽述，而乡村惨杀的情形，更比城市利害。当敌人每占一村，把壮丁枪毙完，年老者逼着背负重物，不得休息，也没有饭吃，每因力量不支而停息下来的时候，必遭毒打，所以背负重物的老者常是鲜血淋漓至死为止。而农村妇女，一卡车一卡车地载往敌军司令部去，供他们奸淫。因此四乡灾民，流离失所，惨不忍睹。

北宁路车从八月初开车后，最初一星期并未检查。一星期后严厉的检查开始了，尤其是对女人，全身都要摸索到的，假如有人表示怕羞，更要全身脱光着来检查。当天津下车时，见有学生模样年青有为的分子，便要带到宪兵司令部去，一再的审问受刑，侥倖的两三天可以放出来，有的拘禁数星期或一两月，甚至于致死者。所以在平津来往的途中，常有不少的青年，无形的失踪了，遥想他们的下落是怎样惨痛的一件事。对于贩卖中国报纸的人，见报上载有中国胜利或站在中国抗战的立场上的话，报贩不是被枪毙，便是被投河。同时在火车上，日人蹂躏中国女性的事实，遍地都是。记得有一次一位嫁与中国人的日本女子，穿着中国衣服搭车，日本人误认为中国女性，在旅途的一整晚，任意地向她调笑玩弄，而至于奸淫。该女子因爱她的祖国，不愿丢她祖国的

咀脸，始终未敢声张，一味默默忍耐着。过后与她最知己的友人谈起，深深地慨叹着：“想不到皇军有如此卑劣行为。”

平津是陷落了，一切的一切，都落在敌人的手中。关口也被封了，任何国的面粉不准进口来，只有日本的面粉充斥于市场，而且价钱又特别便宜，专卖给中国人吃。后据比国人的化验，该项面粉中含有毒计，吃这面粉五六年，便要绝后的。此外，借防疫的名义，沿路给人打毒针，最初有不少人打着便死的。因此居民都纷纷逃避，同时激起了最大的反感，后来改打慢性的毒针，虽不立即致死，但被打针后，精神上所受的刺激却也够苦了。

在教育方面，小学校的校长都要首先受训，使他必须成为一位真正能实行奴化教育者。对于小学课本，凡含有民族意识国家观念及总理遗教者，一概删除。对所有的学校及小学生，日本人随时都有来查问的权利。当他们训话时必首先问起小学生：“日本人来管理你们好不好！”学生必需回答：“好！”接着还要问：“为什么好？”小学生必须回答：“中国政府不好，因为他不能使人民生活安定，日本人能使我们生活安定。”否则，生命便不可保了。

敌人的政治宣传欺骗我们同胞，压诈我同胞的力量，也是不可忽视的。当他占领一个区域后，每处都有一次扩大的宣传，迫令当地学校校长、教职员、学生以及各界民众参加游行，手里高举着日本旗子，高喊“日本皇军胜利万岁！”“中日亲善！”使我被压在敌人铁蹄下的民众，敢怒而不敢言。敌人疯狂的宣传工作，较之我们后方对抗战的民众宣传工作，还要利害百倍呢！

在北平天津的上空，每天都有轻气球高挂着，上面写着“克服某地，皇军胜利”的消息，并随时散发歌功颂德的荒谬宣传，更利用着汉奸从事于各种活动。眼看着我陷落的平津将形成东北伪组织第二，而平津的同胞，已亲历着惨无天日的亡国奴生活了。

## 二、被敌人占领后华北民众对中央的希望

在敌人铁蹄下，被压迫被蹂躏被残杀的民众，是何等热烈地希望着中央军去收复华北，收复一切的失地，使华北及东北民众，重见天日。

天津租界上的电影院里，每当电影放映之前，必有蒋委员长的影片出演，开有人报告蒋委员长领导抗日的情形。电影院全体观众，都一致的肃然起立。那种热烈沉痛的表示，是可以看出华北的民众，是怎样的敬仰与期待着抗日领袖去收复华北，把他们从水深火热中救出来。

平津的商家都不肯开门，治安维持会为维持市面起见，派警察去劝说，并言明只要他们开门，担保日本兵及任何人都不会去抢劫。一个小商店的老板表示：“我情愿开着门让中央军来抢，不愿在敌人压迫下开门。”

华北的上空，每天都有飞机来往着，华北的民众是天天在期待着，会看见自己祖国的飞机，去轰炸华北的敌人，虽然他们也居住在华北。前次我国飞机往大沽口轰炸敌舰，虽敌人只受到小小的损失，但这消息传到华北民众的耳膜，是何等欢欣鼓舞，勇气百倍啊！此后，每当飞机高翔上空，分辨不出是敌机与我机的时候，华北的民众看着，心里常空自安慰着：又是我们的飞机来轰敌人了。

从上述的三件事里，是明显的可以看出，华北的民众是在何等热烈地期待着中央军去收复失地啊！此外，华北救亡工作中的青年，也在努力准备着一切抗敌力量，只待中央军收复华北进攻敌人占领的平津时，起来响应。华北的民众武力也都在准备着中央军的到来，他们可乱敌后方，断敌后援，使中央军得长驱直入。

但是，在这样热望着中央军收复华北的华北民众，眼看着平汉平绥线的失利，渐渐地深陷到失望的深渊里。他们深恐华北形成东北第二，收复失地，怕在遥远无期。在这可怕的华北民众的

失望中，虽然接受中央的命令，取消了一切救国会的组织。但因华北的沦陷与东北是有同样特殊性的区域，一切救亡工作中的分子仍然继续努力，并又在敌人压迫下重新联络起来，告诉民众，只要我们有计划地努力于救亡工作，失土总有收复的一天。

### 三 在敌人后方的救亡工作

当大批的从事于救亡工作的分子纷纷地离开平津后，在敌人后方的救亡工作是否应该完全放弃，这是大家应该注意的问题。为了确保我们已失的土地，有收复的一日，积极地加紧敌人后方的救亡活动，以扰乱敌人后方，消耗敌人的力量，那是非常必要的。所以一部分留在平津的救亡工作者，重行整理起因突变而散乱了救亡组织的关系。在北平、在天津，在华北各地，都一致地联络起来，从公开的形成转变到完全秘密的行动，在最艰苦中奋斗着，希望能对全面的抗战作有力的援助。

第一，整理起一切民众的组织。如妇女，青年、以及工、农、商各界的救亡组织都一致的恢复过来，继续进行一切救亡活动。

第二，恢复我们的宣传工作。在华北，除了几种汉奸报外，民众们都看不到我们自己的报纸，得不到一点儿真实的消息，我们便筹划办了一种小报，因为在敌人的压迫下，绝对没有用铅印的可能，只好找着会写钢板字的人，油印出版，初名为“时报”，后改名为“新闻报”。我们的报纸费很大周折才得由报贩秘密的发售，一般民众热烈的欢迎小小的一方油印的报纸，愿出十个铜子、二十个铜子甚至一毛两毛钱来买一张的，也要愿出两三块钱来定一月的。不幸又被敌人发觉，报贩被捕毒打，报纸的发行成了问题，目下正停顿中，计划着再行出版。此外，青年界还编辑着《风雨同舟》，妇女界出版《妇女》，另外还有种秘密发行油印的周刊。现都在继续出版，但是因为在敌人的铁蹄下干救亡工作，是异常的艰苦的。

第三，发起募捐工作。平津的妇女界，还在秘密的进行募捐，

以援助前方抗战将士，只因受环境的压迫，工作的进行是异常的不容易，所以很少有成绩。

第四，进行军事活动。假如华北的救亡工作，还照着以前的群众活动方式进行，当然是不够的。现在必需用加紧的秘密工作，因为消耗敌人后方的力量，发动民众，武装民众，加以训练与组织，从事于游击战争，并不是一件顶困难的事。据最近两三个月来，所发动的游击战，有北平的七倍。北平青年学生，不甘作亡国奴隶，赤手空拳，爬出城外去，拾到了几支二十九军抛下来的枪，并在北平四郊号召起了一部分民众，组织了游击队，从二、三十人增至二三百、二三千人，又从敌军的手里抢夺来了不少的武器。直到目前为止，人数已增到近万人，其中有一部是学生，也有散乱的士兵，保安队，以及土匪，农民等。其中有一千多的学生，他们的政治认识是清楚的，意志坚强，切实训练游击战队的群众，所以能使游击战不断的发展增强。他们曾劫过北平城外的第一监狱，放出五百多犯人，二百五十人参加了他们的游击队，还得了四十多支步枪、几架轻机关枪。他们分布在北平的四郊，抢夺敌人的汽车军火，毁坏敌人的交通。只要三、四个人，一架机关枪，便能进行游击战。常常把他们满载军火的汽车烧毁了，可是敌人不知道他们实力，常常是慌忙逃走，不能抵抗。

在妙峰山有××所领导的游击队，因经过敌人五六次的围剿，虽略有损失，一部分动摇的分子被淘汰了，但这却是少数，大多数的分子都更坚强了起来。现在，北平四郊还有六七千人，都是武装齐全的，只是经验太缺乏，没有棉衣，没有鞋靴，没有医药，他们在最艰难的境遇中苦斗着。在被敌人围剿受伤之后，只有听他们惨痛的呼嚎，竟无法可以医治，决不退缩，如果我们有切实援助的办法，未来的发展是大有希望的。

除了北平四郊外，冀东的南部及北部两部还有许多武装农民的力量。南部有四千多人，枪械都全，北部有将近五千人，枪械

较少，但在有计划的组织下，已把南部的枪补充北部的不足，使两方的力量都得平均发动。最近敌人为了积极地侵略华北，冀东的防备力量比较的薄弱，他们正在准备着发动，来扰乱敌人的后方。

天津四周，随着保安队的抗战后，集合起许多退散下来的武装保安队，再加上一部分武装的农民组织了游击队。在天津南部南王庄义教学校，曾有一部分受过训练的农民。有三四个曾赤手夺到敌人一汽车面粉，他们把这面粉分发给四邻的农民，并告诉他们这面粉是从敌人的手中夺来的，更增加了民众不少的勇气，号召起了近百的农民组织了游击队，继续夺取了敌人的枪械。目前的力量已经不少了。

此外，在河北省的中部及西南部如霸县、固安等十三县，有数千的武装农民都有活动的实力。河北省南部与山东交界处有四千多的游击队，因援助山东抗战而受了损失，在山东河北交界处的惠民县也有数千，日前报载我军克服惠民的消息，就是我们游击队的力量。此外在察哈尔还有两千多武装齐全的骑兵在华北动员起来。这些武装民众，他们很愿意在中央有计划的领导下，更加强他们的力量，发展他们的组织，所以他们屡次特派人来中央，希望得中央的领导与援助。但因交通的阻隔，音信不通，使华北救亡力量未得中央有计划的指示，不得不自己负起责任来，使散慢的力量团结起来，有计划的推动，使两月来发展的二万余的游击队，不要永远地在希望与等待中，减少自己的力量以增长敌人的力量。所以在十一月初，召集了各地游击战队的领袖代表会议，成立华北人民抗日军政委员会，并在委员会下，设华北人民抗日联军，对一切组织系统，政治主张，军事计划，都有详细的讨论，然后分头归队，依着计划作实际的斗争。这样艰苦的奋斗，始终未得外界的援助，所以游击战的发展中受了许多困难与阻碍。因此由大会决定推举代表来我后方，向政府及全国同胞报告华北

民众惨遭蹂躏的事实，与艰苦奋斗的情形，希望在政府及全国民众抗战到底的工作下，负起应负的责任来。同时希望全国的同胞，知道在敌人铁蹄下的华北民众的艰苦奋斗，予以精神上、物质上有力的援助，使敌人后方的民众抗战力量得不断地增强发展。并希望全国的民众，在这民族生存的严重的危机下，人人要有抗战的决心，人人要有参加游击战的决心，共同为民族解放而奋斗。

我这次南来，先到济南，正逢山东战事紧张。济南城内政府民众慌忙撤退的时候，不得不随之南下，待抵达南京，又值我政府迁都。一切机关撤退的当儿，我这已当了三个多月亡国奴而南归的人，看到自己的祖国这种情形，不禁发生无限的感慨与痛心。只是这样的奔逃，也不是个办法，很希望我们的政府与国人，抱定坚决抗战到底的决心，沉着奋斗，切实的发动起民众与武装民众，配合正规军与敌人抗战，最后的胜利，必是属于我们的！

附录一：

### 中日战争

以芦沟桥事件为导因，终于爆发了中日两国的战争，直至今日，已有两个半月之久。在日本声言必欲消灭南京政府，在中国则谓，欲求民族的独立生存，必坚决抗御强暴到底。以此推测，恐怕战争将长久继续，一时是不易看到结果的。

我们若细细探索中日战争发生的原因，固然异常复杂，然而要扼要的说起来，也极简单，就是日本想在中国有所发展，不仅是经济的，甚至还是领土的，而中国虽屡经退让，最后终于拒绝了日本的发展。因此日本便以中国抗日为理由，倾全国之师，要中国不再抗日，永久容纳日本的发展。

不错，中国自“九一八”以来，抗日的空气是日趋高涨，然而在中国却却认为抗日是伴随着日本发展程度日益加深而来的结果。

中国看到日本发展的结果，东四省变成了满洲国，河北东部出现了冀东自治政府。如此不消几年，中国便将再没有中国，这使中国发生重大的危惧，最后使中国觉得非抗日不能求生存。无论日本所持理由如何，中国所持理由如何，事实如是，战争发生的基本原因亦在此。

现在日本已不但要使中国不抗日，并且具体的提出来要消灭南京政府、这使我们了解，在日本的心目中，必有类似满洲政府、冀东自治政府之另一政府，起而代替南京政府。换句话说，在日本心目中，必有另一类似满洲国之国家，在中国领土上，代替中国而建立。以此而论，中国人民对于“中国便将再没有中国”的危惧，未始没有理由。许会有人责难我国家之变更政府，无害于国家之存在。固然，政府与国家不能混为一谈，然而苏俄革命，推翻帝制，建立苏维埃联邦可以，就是日本将来由人民改变了另一政府也可以。至于由于外国的发展而产生的情形，则绝然不同，消灭政府，即消灭国家，满洲国之不称为中国，岂非明证！——

再，日本之所以集中目标提出南京政府，实因中国封建沿袭，地域之见未能尽除，加深此点，可以有利于日本之发展。实在，战争发生后之南京政府，已不能以往昔的眼光来看，白崇禧、李宗仁的先后入京，阎锡三、韩复榘的率兵抗战，共产军之改编为八路军，都足以说明。日本的发展，使中国昔日地域之见，党派之争，似乎已因之一一消除，而日趋团结。假如这个见解正确，中国在华北虽有若干失利，而以中国土地之广，人民之众，在一致的抗日的态度之下，起而支持战争，则日本欲使中国永久不再抗日，恐将适得其反。

日本之主要市场在中国，日本之主要原料供应地在中国，而今日战事的发生，贸易停顿，原料阻绝，中日双方在经济上所受损失之大，可想而知。若细加分析，则两国因损失而生之影响，又各有轻重的不同。日本是工业国，贸易停顿，原料阻绝所生的

影响严重，中国是以农业为主体，所遭受的影响轻。这种影响的轻重，对于战争持续力的久暂，实有密切的关系。战争最后胜负，又要看战争持续力的久暂。武器之利钝，尚属次要的问题。因此，有兴趣于推测中日战争前途的人，实在不可不注意这一点。

然而不论孰胜孰败，战端一启，总非人类之福，整个世界的和平也遭受了破坏。中日两国爱好和平的人民，应当起来努力维持和平，虽然方式可以不同，目的必须一样。那就是要站在民族平等的原则下，互不干涉妨碍，消弭支配的野心，各自求独立生存。

战争破坏着和平，但是有时战争也重建了和平。从前德国的好祸，引起了世界大战，而德国的败衄重建了和平。美国争取独立而引起了战争，而美国的挣脱羈缚重建了和平。历史上不乏其例。我们虔诚的希望，和平的曙光能早日出现。

《大华报周刊》第一期，民国二十六年十月十七日

附录二：

### 文化城的教育现状——北平通讯第二封

廿九军退出平津，这古老的文化城——北平顿然笼罩了浓厚的恐怖空气，尤其是忙煞了各学校当局和青年的学生。他们先后奉到了地方当局转达来的“友军”的意旨，对于各学校内排日分子和有关于抗日救国三民主义等类书籍，要一律肃清以免我们的“友军”入城时发生意外的麻烦。我们的青年学生们对于我们地方当局的“苦衷”，当然是该谅解的啰。于是笈舍学府，整日便弥漫在烟雾之中，如是者相继数日。秦始皇的苛政所施，亦不过如此吧！

“友军”入城后，北平的学府，便一变而成为皇军休养的所在了。在这之前，几个著名的国立校院如清华、北大、师大、平大、东大、艺专、中山等校已先后被所谓“北平地方维持会”所接

收，並且勘定以上各学校做为“友邦”军队的招待处。还犹恐“友军”认为招待不周，怪罪下来有些吃不消，于是更动员全体警察在附近民宅搜索被褥，来为“友军”御寒压风。从此堂堂的学府，便成为“友邦”兵营，或为俱乐部，或为后方医院了。道旁满堆沙袋，门前的岗兵凶抖抖气昂昂，望去却威严百倍呢！

“地方治安在友邦军队协助维持之下，是渐渐的恢复了”。（恕我来引用警察局长潘毓桂的一句话）但是对于教育的恢复，看来却是遥遥无期，因为这是“友邦”不希望而更不愿意的。其后经过了市立中小学教员联合向社会局请愿，结果当局以经费支绌为理由，只允许拨发教育经费二成。以文化为中心的故都的学校遂在这样惨淡情况之下，暂时的恢复了它一线生机，不过这一点生机，还要被我们“友邦”视为目疗肉刺，更来想尽方法来摧毁它，蹂躏它，各大学校的开学那当然是无望的了！

北平的教育，现在是整个处于社会局日籍顾问武××支配指挥下，武氏乃一旅居华北多年成中国通，並且精通中国的古书如四书五经之类。北平的私市立中小学，既是在武的指挥之下恢复了开学。同时在社会局亦成立一所谓“教科书编纂委员会”。负责删改中小学应用各科教材责任，亦由武氏自任为最高顾问。第一次发表教科学编纂方针三条如下（1）为彻底实行日华亲善合作，必须取缔一切学生一切排日言论与思想，各级学校应停授党义公民两科，其他各科教材，斟酌删改。（2）为使学生明瞭“王道”，之真意，各级学校添授经一科。（3）为彻底日华文化提携，级各学校须添授日语一科。

九月的中旬，社会局为郑重讨论中小学史地教材和教法的问题，特别召集了一次中小学史地教员会议。在席上，武氏规定了史地教授原则，须先授“满洲国”史地，然后再讲授华北史地。在当时，有一位不知身为亡国奴的先生，竟起立谓满洲、华北不过是中华民国一部，既然讲中国史地，当然不会丢掉满洲、华北，

並且满洲、华北並沒有特殊史地所可讲授。我们这位先生幸而有一点特殊保障，不然险些儿被武氏所扣留，说不定会认为有“反满抗日”嫌疑而遭吃枪丸呢？可是会议已是不欢而散。在武氏一怒之下，竟然下令取消了各学校的史地课程。我们“友邦”正希望着北平（其实不但北平，所有沦于“友军”保护下的地域都会是如此）的学生们，忘掉了他们是那一国人，甚而他们的祖宗三代是谁才好。

军训在北平学校课程里已是不存在了，国术代替了中小学的童子军教练。一群天真活泼的孩子，整日里在操场上练着踢腿打拳也煞是好玩之至！

日语学校在此却如雨后春笋，满街充斥，街头巷尾，无一处找不到日语学校招生广告的。他们的宗旨，都互相标榜着所谓“日华文化提携”，“共存共荣”“东亚和平”，原来这就是准汉好的制造所呢！

《大华报周刊》第四期，民国二十六年十一月七日

附录三：

### 日军死伤数目仅两万人乎？

从芦沟桥事变爆发以来，屈指已经三个多月了，日本不断的用猛烈炮火，向我各地轰击。这种不顾人道的惨毒行为唯有誓死抗战，终始不屈，以争最后的胜利。在过去几个月里，无论在淞沪或平汉津浦各线，两军接触都是异常激烈，死伤人数不可胜数。我们所最关心的一件事，除了战事胜负之外，便是敌军死亡数目问题。但是日本讳言战败和军队伤亡，所以，他所宣布出来的死伤数目，不过是很小的一部，以欺骗其国民，与实数相去甚远。如南口之战，他们死伤逾万人，实比平型关之役他们的死伤多五千以上，被我俘虏的还有一千多人。再如上海大场一役，他

们死伤即达一万多人，可是他们每次发表的均不足百人。又如上海罗店之役，两方共守，相互得失，冲锋肉搏者不下六七次，死伤空前，他们并未照实公布。其他各地战役，每次发表死伤数目，多半是一两人或三四人。有时某一中佐或少佐，死亡超过一月，始发表。种种矛盾的地方，不遑枚举。我们为研究这个问题，不管他确实不确实，姑就他们的大阪《每日新闻》逐日登出的死伤数目，来作一个统计，以供关心的同胞们用做参考。从七月廿六日起，至十月十日止，死伤总额为二万零四百一十九人。但据外国军事专家云上海日军死伤，确在五万人以上。拿他们发表的总人数来看，还不及上海一个地方死伤的半数呢！

大阪《每日新闻》，逐日刊载他们将校尉兵死伤的姓名，数月以来，从无间断。不料于十月十九日以后遽然停止，想因死伤的太厉害，不胜其披露，同时亦无法继续欺骗他们的民众了。

芦沟桥事起后，我东北同胞，愤日人之残暴无状，多有在各地举义者，日靖安军司令藤井重郎少将，被我义军在热河内击毙，可见人心不□□□□

10月11日至10月31日 日军将校死伤姓名表

	华 中		华 北	
	死	伤	死	伤
大佐	加纳治雄			少将三浦政事
中佐		伏见宫博义王		
少佐	卯野穰次郎	少崎	六泉基	山林友吉
" "	笠克己	广濑利善	须藤久	旗生规矩也
" "	安藤元一		谷村每马	须藤永吉
" "	原田隆道		中岛利男	井春雄
" "	滨田信助		金谷	山田敏郎
" "	井上尹人		山崎党次郎	滨地喜太代
" "	只友猛			六町戎

" "	金山贤一郎			小泽久市
" "	斋藤实突盛			
" "	小島铁次			

## 7月26日至10月10日 日军将校死伤姓名表

	华 中		华 北		东 北
	死	伤	死	伤	死
中将	□□□□				藤井重郎
大佐	仓永达治	木场武雄	细禾繁		
" "		马场英夫	丰岩栋一		
中佐		中村胜平	丸山力男	堀田万义	
中佐			原田发		
" "			秀岛正夫		
" "			桥本顺正		
少佐	新田慎一	小島重重	甲斐	櫻井	
少佐	下阪正男	恒田小之吾	酒井清三郎	麦仓俊三郎	
少佐	岩井康南	藤本直基	高田志道	未永先大	
	饭田七郎	藤濑浩	洛水梅太郎	桥本	
	和田泰雄	卜内诉一	大生檀成	森田秋次郎	
	松本春彦	竹内主计	高滨武夫	井上金土	
	阪本以文	志鹤林藏	松本五郎	拆田一雄	
	澁谷三郎	铃木正治	上野要二郎	小浦次郎	
	神原寅三	佐藤雅雄	平长一	原健二	
	松本昌次	石井道一	□田勇		
	饭塚德次	柴田考次			
	宫崎元八	山本恒正			
	笠原部队长	久岡利雄			
	松野锅次郎	鎌田喜一			
	浅间长之助	川本章			
		山本芳雄			
		恒内部队长			
		河原久彦			

根据大阪每日新闻统计日本陆军死伤人数——7·26至10·10

	死 亡				负 伤				死伤合计	备考
	华中	华北	东北	合计	华中	华北	东北	合计		
大佐	1	2	中将1	中将1 大佐3	1			1	大佐4 中将1	
中佐		5		5		1		1	6	
少佐	11	8		19	18	9		27	46	
大尉	37	37	2	76	70	47		117	193	
中尉	39	23	1	63	40	20		60	123	
少尉	131	117	2	250	113	100	1	214	464	
准尉	56	50	1	107	140	58		198	305	
士兵	3989	2837	9	6835	8387	2851	10	11248	18085	
公务员		31	8	34	1	8		9	43	
居留民	8	258		266	26			26	292	
合计	4272	3368	19	7657	8796	3094	11	11901	19560	

根据大阪每日新闻统计日本海空军死伤人数7·26至10·10

	海 军					空 军					陆海空死亡总计	陆海空负伤总计	陆海空死伤总计		
	死	伤	合计	死	伤	死	伤	合计	死	伤					
大佐				1	1										
中佐				1	1		1	1		1					
少佐						4	2	6			6				
大尉	1		1	1	1	7	3	10			10				
中尉	1		1	1	1	1	4	5			5				
少尉							2	2			2				
准尉															
士兵	322	1	323	339	662	143	13	156	13	169					
合计	324	1	325	341	666	156	25	180	13	193	8164	12255	20419		

附录四：

### 《南京归客谈》

一位朋友刚从南京回来，由青岛乘船到塘沽，偏遇到盛京轮上发现虎列拉，停留在大沽口外两天，才换驳轮回到天津。见面后，长谈一晚，得知许多南方的情形，特拉杂的记下，供献关心国事的诸位同胞。

“长期抵抗，坚持到底”，这八个字，已经成为政府与人民铁一般的信心。在南方，虽然敌机天天到各处投弹，但是人人都乐观，相信最后胜利是属于中国的。我们除了抗战还有活路吗？六年来在敌人疯狂进攻下积累的愤怒，现在达到他的总爆发了。

我们的军队誓死保卫国土，虽一尺一寸，亦不使之轻失，冒着敌人猛烈的炮火，浴血抗战。譬如宝山之役，国军一营人死守阵地，无一生还者，真是壮烈无比。日本有所谓肉弹三勇士，较之我们几千几万的肉弹勇士，还可以道里计吗？过去还有地方军人，在抗战上表示动摇，但是今后不会再有了。二十九军一部分将领，因优柔寡断，坐失平津，遭到国人严厉的批评，结果他们也弄得身败名裂，前车可鉴，谁还能拿他们作榜样呢？这边传说韩复榘受日人蛊惑种种谣言，当然是不可信的。

日本陆续开到上海的军队约在十万以上，都是日本顶好的部队。两月以来，损失奇重，其中最著名的久留米师团，竟伤亡大半，溃不成军。现在他们已表现了极度的疲敝，最近正以“满洲国”军队来补充。“打到南京”是日本军人一种梦想，为了弥补这种梦想，他们发疯的派大队飞机轰我首都，一天数次，多至百架。但因我已有防空准备，日机飞得极高，高到肉眼看不见的地方，所以掷下的炸弹，丝毫不能命中，只不过炸伤一些无辜的民众。最近去的都是轻轰炸机，载二三十磅的炸弹，破坏力甚微。第一次

光顾首都的日机，是从台北飞来的重轰炸机，未到京市上空，便被我们的驱逐机截住了。这些敌机，非常笨重，行动不灵，有如老牛，被我机上下左右一阵射击，顷刻击落四架，余者逃去。因为迷路，汽油用完，在杭州又有四架被迫降落。南京第一公园陈列十几架敌机，每日观者人山人海，其中大者有三个发动机，搭乘者五人。现在南京某处拘留生擒的日本航空员数十人，并有女发报员三人。总计被我们击落的敌机，约一百五十余架。日本最优秀的木更津飞机队已濒于全灭，我方损失的飞机约在五十架。日人动辄宣传我空军已被歼灭，真是凭空捏造，笑话已极。因为中国飞机都是近一二年购买美国最新式的，其时速、高度、作战能力都较日方者为强。在南京曾数度亲眼看见击落日机，精神慰快，真是不可形容。一般的中国航空员皆较日方技术高明，有一人击落六架敌机者，报端皆载其照片，誉为中国的李齐和芬（欧战时德国名航空家）。日人造谣谓俄国送许多飞机到南京，又谓苏联航空将校参加沪战，诚属子虚。但中国政府正向外国定购大批飞机，自然也可向苏联购买，现在中国飞机数量虽较日本为少，但于不久的将来，可得大量的补充也。

南京防空设备非常周密，各地遍设地下室，敌机未到之前半小时，即鸣警号，前后三次，市民相率入地下室，毫无惊恐之色。各楼房高处，皆有监视哨，地下有救护队，遇有被轰炸处，即驱往救护。市民对于空袭，习染已惯，镇静异常，军警及民团出动时，亦敏捷迅速，井然有序。日人宣传南京将迁都之说，也不过是他们一种梦想罢了。

丧尽天良，替人活动的汉奸，为万人所痛恨，一经捕获，便就地枪决。行政院简任秘书黄某，为日人作情报，将中国封锁长江消息，事先密告日军，致使停留长江上游之敌舰十余艘，星夜逃走。黄及其子伏法后，人人称快，但日人报纸则惋惜不置，至外间所传曾仲鸣、褚民谊等叛国一说，概属不确。上海先施公司

之被炸，闻亦有汉奸秘密通信之作用，敌人所投炸弹，约在千磅以上，致我无辜民众死伤千余，人类残暴，当无过此者。

由于此次全面抗战之展开，已〔以〕往国内各种势力之磨擦已完全消失，精诚团结，一致对外，为今日最好的现象。如白崇禧、李济深、蔡廷楷、陈铭枢等，过去与中央冲突之将领，皆在南京参与军事筹划；杨虎城、陈济棠等，亦首途返国。红军正式编为第八路军，报纸曾载各方对朱彭之贺电，京中人士有喻第八路军为救命圈者。现彼等转战于绥东晋北之间，因素日娴于游击战术，来去如迅风疾雷。日军在平型关，雁门关一带，已受此种奇怪战术之重创矣。至于抗日英雄马占山将军，则以骑兵军的挺进部队，拟窥敌军后路，俾东北健儿早日收复故土。上海前线集全国各处精锐之师，四川、广西、湖南、陕西、东北诸省军队，皆并肩作战。广西空军，亦调归中央指挥，东北炮兵对上海之攻防战，尤发挥惊人之力。关于张学良之行踪，外间有种种的推测，但俱未证实，总之，以提出八项救国主张之西安事变主角，现已见其主张一一实现矣。

国人往往对金融、粮食、军火诸问题发生疑虑。但金融问题，为诸君所知，至现在止，并未发生任何动摇情形，反日益稳固。至于粮食，今年南方丰收，故亦不成问题。军火因沿海封锁之关系，运输微感困难，但经粤汉、滇越等线，尚有大批军火源源输入，政府已与欧美各厂订立合同，二三年间，军火可不成问题。

救国公债发行以来，各方踊跃购买，现已销至四万万元，不久将全数完成。此次华侨捐款，数目尤为惊人。

各国对我之民族抗战，类皆表示同情，英国对日态度，尤为激昂。此次日军长谷川司令警告外侨撤出南京，以避日军之空袭，各国皆不为所动。独美国大使馆避难于扬子江上，后遭各方反对，次日亦即迁回。日方为使各国远我，恣意宣传中苏订有密约，及南京为莫斯科所操纵，种种谣言，除德意两国外，各国殊

少反应。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氏，突于数日前取道新疆，飞返莫斯科。在此远东战火燎原之时，鲍氏之行，诚堪注目也。

南京、上海战区一带学校，多不能开学。四川特设联合中学，收容各地失学学生。西安有师大、北大、平大合设之临时大学，现因校舍关系，尚未正式上课。凡平津流亡同学，教部皆设法使之借读。然平津同学多愿从事抗战工作，乃由教部月给七元五角生活费，集中各处，一面训练，一面从事宣传、救护，领导民众之工作，大街小巷时闻彼等所唱之救亡歌曲。京市民气，为之一振，呼彼等为抗敌先锋队，诚不愧也。

南方各地报纸，皆照常出版，惟篇幅一律减少，在南京可读当天之上海《大公报》。长江先生上月十四曾为文痛论察省失陷之前后，与〔予〕不战而退之军人以当头棒喝。《世界日报》亦在京市重新出版。杂志方面，亦由印刷困难，种类减少。生活书店所出之数种杂志，合为一种，名《联合杂志》。叶浅予主编《抗敌漫画》，并在京举行抗敌漫画展览会，以惊人之笔法，暴露敌之野心，可称为漫画界之动员。

政治犯大半释放，俾加入抗战前线，“九一八”时入狱之牛兰夫妇，亦被释出狱，寓南京某饭店，要人多往慰问。

郭沫若氏归国后，亦积极参加救国工作，曾为文题曰《全面抗战之再认识》，谓现在抗战只限于军事动员，全面抗战之胜利有待于国民总动员，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全国人力物力，集中并配合于整个的战时体制云云。

《大华报周刊》第一期，民国二十六年十月十七日。

# 宁阳杂存

赵天锡

说明：《宁阳杂存》是记载广东省南部台山县的简略地方志。卷首署“新宁赵天锡鲁庵辑”，刻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共二卷六类。卷一舆地类，物产类，风俗类。卷二古迹类，记事类，艺文类等。按宁阳即新宁县，又名上川，宁阳则其俗称，即今台山县，在新会、香山西南，东通香港、澳门，其重要地区有广海，赤溪等，山川险峻，在封建时代，民生艰难。此册开卷即记云：“禾稻杂粮经大潦所淹，土膏随水而去，水退后，田畴如砂碛矣。每岁，农民必由别地运腴土以粪其田，乃可望其有秋。谚曰：大乱无忧，丰年半收。谓是地深僻，争土地者不屑至，而力农者多穷苦也。”农民辛勤，于此可见。全书两卷六类，以记事类较为重要，可供参考。

“宁阳陈碧池纂辑，宁邑举人赵天锡评订的《海隅纪略》，刻于光绪三十二年丙午，亦记宁阳事迹，取纲目编年体，所记全系土客斗争经过，可以与此书互相参证。

此书流传甚少，略加点校付印，学者或有取焉。1985年5月莞公志，

## 序

易曰：“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夫畜德盛事也，而期以多识何也？昔夫子以多闻多见为知之次，其诲子张也，谓多闻多见则寡尤悔；至于告子贡，则又谓多学而识一以贯之，是皆畜德之方欤。余粗解文字，故亲书卷之日多，每有会心，笔以记之，日月逾积，芜秽不治。间出里闾，观土地物产，听父老说风俗

古事，归辄有所述，盖以药余性之钝，而不能强识也。古人之为学也，急己而缓人，先近而后远，其接吾耳目者，或有名流绪论，妇孺常谈，端人硕士之可钦，及夫权谋奸宄之可恶，当时悚然，过则忘之矣。至于物力盛衰，民风厚薄，身处是邦，则利害同之，勤勤记录，使他日之余，即以今日之余为师可也。以世变之剧，他日事诚未知何如。余无暇及此，余惟尤悔之多，愧无以畜其德，爰别录邑内若干事，编为此帙，用备闲观。有大人先生欲为此邦振颓风、厉末俗欤，或不为陈仲举之庭宇芜秽，而高语庞士元非百里才也，则此帙其为土壤细流乎。己亥秋季，赵天锡识于宁阳外馆。

## 宁阳杂存卷一

輿地类。輿地，县志备矣。然杂说之体，志不宜有也。览其大要，就所见及者，述而笔之，存之此篇。

### 县城地势

县城之东为百峰山，分出支脉，回环络绎，直包县城，又复西行，为那西、紫霞诸山。由城中以四望，密缝无罅，数十乡村，齐在洞中。数十里之水，皆趋那西山下，为山势所束。逢淫雨则水潴成湖，空白如镜，县城及诸村荡漾水面如浮舟如点絮，或至数日水势乃退。是以禾稻杂粮，经大潦所淹，土膏随水而去，水退尽，田疇如砂碛矣。每岁农民必由别地运腴土以粪其田，乃可望其有秋。谚曰：“大乱无忧，丰年半收。”谓是地深僻，争土地者不屑至，而力农者多穷苦也。

县城龙脉，以形势相之，本从三娘陔而来，至麇禾田诸村再起数圆山，直过禾谷庙后山，连接城中东山，是为连珠山，俱从巽方迢递而来。术书纳甲法，巽纳辛。故西门塔建辛位，此前明创建意也。论水势则两山之间必有川，然则一山两旁亦必有两川

矣。石坂潭、四九墟、五十墟诸水，尽绕城北而过；三娘陞、龙子潭诸水，尽绕城南而过。至王步头，则南北二水相会，同出那西山下。术书所谓两水夹龙行也。雍正间，邑令王公皓，以城内地势南高北下，衙署在北甚卑湿，且仓谷易腐，爰在东门外筑二堤捍水。由是北方之水，尽归南方，而城北水道涸而为田，衙署可无水患矣。王公谓石人岭龙法最佳，今改水道，则接石人岭之脉，于法当出贵人。又于两堤间筑一社坛，曰迎龙社，谓龙气自此迎之以入也。人以王公通堪輿术，故信之。其实王公之意，在彼不在此。

### 邑中水勢

邑中水勢，南北分流，不能贯通，人多苦之。前明陶鲁欲由三合蟾蜍口凿数里许，以通南北，功迄不就，或以为惜。不知无水之地，虽仅数里即凿深，此数里之地，无论水之南流北流，终有高脊，不能令其恒弥弥也。若欲引荻海之水由此南流，则必用平水测法，自荻海之底量起，逐次测之，使蟾蜍口之地，凿至与荻海之底相平。自此向南，又逐次掘深，使北来之水畅流无阻，方能引荻海之水至广海入大洋也。然事勢之难如此，无论事之无成，即能有成，恐两岸陡峻，近岸乡村倾陷之危，又复不免，其谁肯听从之。故县境南北水道之不通者，天也，非人所能为也。

### 议筑铁路

光绪壬辰癸巳间，邑人议由县城直达广海筑铁轨火车路。其路绕山坡而行，不由田原则购地费省。旋以事巨未举。窃谓改此议筑石路，仿制东洋车，及上海独轮车，一人可抵两人之力，则冲葵广海都斛诸处，脉络贯通，运行无滞，可省肩舆负担之劳。又如由西门至紫霞河，水道渐浅，筑石路通车，尤为急务。此事若成，邑中第一经济也，较斋醮神庙，辄用万千金者天渊矣。

## 潭溪水

潭溪之水东出厓门，西出广海，地势甚平，此时小舟尚可以通行。凡舟由此而过，与绕铜鼓角而过者，其险易远近，奚啻天渊。但屡疏屡淤，此由人力之不足。若得其人筹有实资，预定若干年疏浚一次，是即永久可行之法。若轻掷巨金，谓可以一劳永逸，恐永逸既不能，而一劳更不可再也。

## 诸隘

邑中诸路为山势所阻，每致迂回，匪盗辄隐匿于隘，劫掠财物杀伤毙命之事，时时有之。县城之南水浸杙广，海城之西荷木堡陔，又沙阑之西大陔小陔，皆隘处也。又由潭溪入赤溪厅所经之第三坑路，尤为险恶。旧谚云：“第三坑有田无水耕，有路无人行。”盖其山涧陡深，不能灌田，其路多强盗也。

## 邑内诸田

邑内多水田，岁二熟者曰高田，一熟者曰围田，亦曰荫田。其高田无水者，但撮种下于松土中，名点旱。然惟近山诸村有之。

## 咸围

近海湾外筑堤截潮，内开水闸泄潦，皆名曰围。其地近咸潮，不宜禾稻，但畜鱼而租之。

## 沙积

海滨潮来力大，挟泥沙而上，潮退力微，泥沙凝坠，岁高数寸。淤积水浅，渐生草树，久则成围田矣。由都斛至独厓山，向时深几及丈，近则潮下时可扞衣而涉，将来或不濡足矣。即上下川孤悬巨浪中。闻渔父云，其下暗沙已长，他日当可陆行也。

### 新会设府议

顺德罗天尺五山，志林有新志赞言一则云：“乾隆二年五月，巡抚都察院杨永斌奏称：臣查新会形势，南扼厓门诸险，岛屿森列、亏蔽重洋，海舶盗艘，飘突游弋，为中路海防之冲。西亘百峰大山，深阻绵邈，素称匪窟。今县在东北，面厓门而肘百峰，包络新开各县，屏卫广、肇两府，洵四达之要区，实一方之重镇，规模壮丽，甲于诸邑。而自新鹤恩开各县赴广州省会，必由新会经过，本天然另一都会，请于此设复府治。按昔所分各邑，除顺德近省，为广州右弼，无庸归隶外，其新鹤恩开四县，俱隶近府，连新会附郭一县，共领五县，与广肇二郡相为犄角。等因奉批。该部议奏，旋议请令督抚再行妥议。会杨调抚江苏，督部院鄂弥达主稿复奏，乾隆三年十二月部议，该督等称新会形势虽属要区，昔原为郡，后析为县，必非无因。况已添设鹤山县治，并设大官田捕盗同知驻扎其间，雍正十一年，又奉添虎跳门乌猪等处炮台，安兵布防，控御已极周密，应仍循其旧等语。奉旨依议。”

按新会设府之说，向来屡有此议，邑志杂录第一条，盖即当时伤县议申者。又，按新会设府议，是新会令王植主稿。王植字怀三，直隶深泽人，康熙乙酉举人，辛丑进士，在粤候补时，尝讲学于粤秀书院，前后所著书甚多。直隶总督采进入四库内。又曾入三通馆备采，取其在粤则和平、罗定、新会皆有志，在山东则鄒城霑化亦有志，在本籍则深泽、定州各有志，信为一时通人也。

物产类。宁僻县也，輿地虽大，田里则狭，盖山海六七矣。稽其物产，并不给于用，此方之民，奚以为生死也。民之不给，佣于外洋，非其得已。佣民多，农民愈少，物产愈不兴，孰使之然耶。略说物产，存之于此。

### 谷 种

谷种久则必更易，始可丰收，闻之老农云：近时外来者，如暹罗白马尾齐之类，不可悉数，然结实必佳，旧时各种变易略尽矣，盖地力喜更新也。

### 番 薯

番薯种类甚多，有红黄白各色，其种于六七月间，至冬收成者为正造。其种于十月后，至来年四月收成者为雪薯。四时皆可种也，以正造为佳。吾邑杂粮，此为最大。贫户每食薯六七，而米二三耳。然薯之种类亦喜变易，种之虽久，则新种移来，又丰收矣。同此一种，又以地分，如浮石及石版潭其最佳者。

### 蚕 桑

光绪壬辰癸巳间，三合诸村议兴蚕桑，其丝洁白佳致，田租又贱，可以获利。乃倡而寡和，蚕多桑少，桑多蚕少，天时人事，不能调剂，不久即罢。

### 盐 产

盐产前时颇佳，法用晚稻之秆置海岸，以咸潮渍之，曝干又渍，数番之后，烧为灰，复用咸潮滤之，煮其水遂成盐，名曰秆盐，品最佳。次则筑场，滨海用石灰加沙实之，则其地坚平如石而无缝，又筑塍以留水，如水田形，名曰盐田。潮上则满溢，潮退则停留，烈日曝之，乃成盐屑。日积加厚，久则层层冰裂矣，取起碾碎，名曰生盐。若再煮之，则名熟盐，皆名曰沙盐，是不如秆盐之佳。然近日业盐之户，取利不多，渐稀疏矣。

### 落 花 生

落花生亦名地豆，凡冈田皆可种之，收成时设厂榨油，获利

颇丰。近年则歉收矣。

### 糖 蔗

糖蔗与甘蔗异种，密叶紫干，质坚味浓，亦生于冈田，但为作糖之用。

### 芥 菘 茨 菇

广海之菜，芥菘皆佳，以海雾大也。斗洞茨菇，大而浮松，亦最有名。

### 白云茶

牛围山及狮子山顶所产野茶，常在云雾中，名曰白云茶。岁产不多，价值甚高，樵子所售多有贗者。

### 细 茶

横水诸村旧种细茶以为常业，近茶市不盛、工价日高、不复措意于此。惟大隆岗民、颇有植者，然只零星采掇，不能成市。

### 种 松

近山诸村规取高山旷地，种松数千株，数年可望厚利。然人心不齐，恃强性大族，欺压弱小，彼此互窃，此亦境内之蠹。

### 烧 炭

大山之内，有烧采坚炭者，贫民携模具入深山，掘地作巨灶，锯取树木置其中，俟火既红，以土覆之，火熄取出成坚炭矣。近颇有濯濯之虑。

### 艾油竹纸

下川山间多艾，前十余年，始有采之制为艾油及艾片，获利颇厚。又百峰山内多竹篙，可以制纸，曾有人试之，山间设厂，水火皆便也。

### 紫菜

紫菜上川下川多有之，生海滨丛石上，如苔，其厚者佳，候潮退取之。

### 蚝螺蚬

蚝生海中，都斛之东及上下川海晏诸处皆有之。择海水不甚深者，以经火烧之石投水中，名种蚝，谓其处曰蚝塘。蚝生长石旁，如蜗牛之粘壁，须敲击之乃脱下，名打蚝。其壳牡蛎也，取其肉煮熟之曝干，曰蚝豉。炼煮蚝之浆曰蚝油。别有死蚝壳在海中，渔人捞取，可以煨灰，取之不竭也，惟未见有肉者。

海螺大者曰向螺，肉甚甜。蛤大者曰瓦屋，小者曰蚬。雾多则蚬多，东海上为数日间积成堆高出水面者。产蚬处曰蚬塘，其壳可煨灰。

蚝蚬壳所煨之灰用最广，墁墙粪田坚诸物皆用之。蚝蚬塘多为近水之乡所据以夺利，故有兴讼者。

风俗类。呜呼！风俗治乱所关。岂浅哉。固陋无伤，不安固陋而不适于道，则忧之矣。古之圣王，不易民而治，其道有顺逆，其政有张弛，弗习其俗，欲治无由。宁之风俗，盖可睹矣，长官坎，多君子欤，曷辞其责。

### 前辈礼学

前辈居乡，最讲礼学，陈白沙先生尝与新会令丁公积酌定四

礼以训俗。吾邑李遂济先生著四礼仪节以训子侄，盖本于白沙。

### 罐 葬

《南海县志·杂录》引叶盛《水东日记》云：野记广东一人言其地有宋坟无唐坟。盖自宋南渡后，衣冠家多流落至此，始变其俗，事丧葬也。相传嘉定中，有厉布衣者，自江右来广，精地理之学，名倾一时。有经其葬，至今故老犹能言其处。广州林某，宋、元富家。永乐中以术者言，祖穴向稍偏，发地得石书，布衣厉伯韶为林某葬此，千载谷食，后学浅识，不得轻改。广人语则称赖布衣云。

按宁邑未见唐坟，即棺葬亦甚少见。小民家权厝三年，则启攒拾骨，用瓦罐贮之，名金葬。自明以前，则多用火化，用小罐葬之，此盖蛮夷之俗，相沿未改。又按赖文俊字太素，处州人，尝作官建阳，好相地之术，弃职浪游，自号布衣子。盖厉伯韶亦自称布衣耳，非一人也。

### 天竺之俗

火葬，盖浮屠法。唐宋以来，天竺贾胡驾海舶入中国者，多自南方而来，滨海之人，多染其教，亦犹僧徒茶毗也。又观世音亦自南海而来，故称南海观世音。今人家神堂俱供奉观世音，想亦沿其旧俗。夫纲常名教，既得吾中国之大且精者，其余习俗未易划一矣。

### 奩 田

前明时乡俗，有定聘礼若干，先致田女家，女家收其入以为奩费，嫁时则还田于婿，或女家丰饶，先积资以置田，嫁女则拨以与婿，名曰奩田。而服饰皆从俭也。先辈务质不务文类如此。

## 严嫡庶

前明邑俗，最严嫡庶之别。妾母之主，不得与显考及嫡母之主并坐，往往有其子孙，为其生母别立一祠者。而庶子又不得私立父主，则一妇人为一祠矣。今则考妣不分嫡庶，并题一主，又似太简也。

## 冠婚之礼

宁邑冠笄无分行者，但于昏时并行之。男子是日黎明加冠，女子是日将夕加笄，既笄则上轿就道矣。是冠昏二礼合而为一。

将冠，先择族中有子孙者以为宾。是日，迎宾于外厅，冠者盛服先陈木梳红丝绳诸物于案。冠者坐，宾起执梳，向冠者作理发之容，有祝辞；次执红丝绳向冠者作束发之容，有祝辞；又次奉冠加于冠者之首，有祝辞。如是者三，以当三加之礼矣。其祝辞或依仪礼，或自撰。按朱子曰加冠之辞，只以俗语告之，使之易晓乃佳，然则为宾者自撰之语，教训之以成人无不可也。

既加冠，宾揖冠者，持酒以授冠者，冠者拜受，又簪金花于冠者之首，被彩红于冠者之身，乃以字称冠者，则应曰诺。按持酒授冠者，即古之醮礼。士冠礼，注曰：酌而无酬酢曰醮。

既冠、主人率冠者拜宾，遂谒祖拜父母家长，遍拜亲友之尊者。凡父在者为主人，无父者于家中择一最亲而长者为主人。

宁俗昏娶，不备六礼，然求其意，亦颇相通。始则媒氏通年庚，男女氏皆许合乃送礼物，谓之落定，此纳采也。其次酌用聘礼之半，通三代籍贯，谓之大年庚，亦谓之半归礼。此问名与纳吉也。又其次再用聘礼之半，礼物亦加多，谓之大归礼，此纳徵也。又其次书日期用饼物送至女家，女家受之，谓之送日期，此请期也。惟昏日男不亲迎，只遣人奉鹅及饼酒之属至女家，尊于外厅，谓之迎亲。俟女至门外，婿向轿门再揖，迎女以入而已。

昏之夕，房中合卺，婿坐于床，妇席地而拜，多不肯即拜，久久乃拜者。其时婿家有伴友，女家有媵妇，媵持酒盏，必待伴友酌酒，新妇捧上，婿受酒饮之，方许成礼。乃设案设酒馔，婿与妇对案坐，伴友赞婿举箸，媵代妇举箸遍诸馔，乃彻席。

昏之次夕，伴友到房中，谓之打糖梅，如是者三四夕、或十余夕，恣戏谑以为乐，有失礼生嫌者。番禺林月亭孝廉伯桐曰：世俗新昏之后，亲友族党、不论长幼，连日皆有来观礼者。考《礼·杂记》曰，妇见舅姑，兄弟姊妹皆立于堂下西面。又《梁书·徐离传》曰，晋宋以来、初昏妇见舅姑，众宾皆列观。徐离谓舅延外客，姑率内宾，堂下之仪以备盛礼，然则其初不过本家兄弟姊妹相见，其后渐及亲宾，俱来观礼，亦不过因妇见舅姑之日，可于堂下列观耳。今则乡俗不仅在堂下，而竟长幼成群，升堂入室以观之矣。其稍知礼之家，不至太甚，至委巷之中，闲民居多，或为苛礼以难新妇，或为虐以难新郎，昏家不敢稍违，而新妇视为陷阱矣。甚至汲水以为戏，爆竹以相惊，新妇因此致病，昏家以此耗财者。张清恪公有云，合卺之夕，亲戚朋友，拥众入房，披帷帐搜枕衾，名曰闹房。伤风败俗。是则初昏闹房，亦识者所未许也。况于随时苛虐，无异暴客乎。凡子弟往观新妇者，父兄当严加约束，岂徒不误事，竟是积阴德，未可坐观其失而不为之所也。按此论尤中吾邑之弊，若伴友用亲子弟为之，父兄约束尤易为力，且于古者兄弟观礼之意亦合。

自红匪黑匪乱后，民多溺女不育，因女少而索重聘。又外洋客归者，辄获厚资，齿亦加长，故不吝聘金至于百有余两，他物所值亦复如是。有女之家，既得多金，嫁资亦不顾惜，夸多斗靡，转相仿效，而中下之户，非数百金不能完昏矣。虽屡经官绅严禁，习俗相沿，竟不能革。文中子云：昏娶而论财，君子不入其乡。吾乡滋愧矣。

## 丧祭之礼

宁俗丧事，尚不奢侈、罕用僧道。初终时，先用冠服与病者服之，环哭后即去床之足置地上。二三日后即安厝入敛，时即出柩，草率将事。三年启攒，用瓦罐贮骨，曰金葬。

安厝后立灵牌，三旬、七旬、十旬皆有祭，冬节及期年皆有祭。小祥则从吉易服，焚牌立主，附祖龕矣。士绅家则多终三年之制。

家堂祖龕之正壁，近多简易，不用主而用丹纸书之，贴于堂之正壁，神座前安香灯，朔望致敬焉。然家堂中又必奉多位神佛之号，亦以丹纸书之，未免神鬼不分，习俗相沿，卒难更正。

数家之村，必有祖祠，其大者合数万人为之，名大宗祠。有捐金酬以主位者，有预定一主若干金者，而无财者竟关焉，揆之于理，诚有未安。有酌其中者，谓祖庙是用先祖遗产为之，五世之主皆备列焉。其五世以下，当各有庙，或祀于各子孙家堂矣。其附祀大宗祠者，犹古禘祭及合醴之意云尔。

## 妇女妆饰

宁俗妇女向来朴实，椎髻古妆，不逐时尚，虽多裹足，而纤小者无多。外邑人见之，辄以为笑。近年商于外者，娶外妇以归，且经乱后，溺女风盛，致男多女少，外县聘金较轻，贫下之户，每娶于省会及香山各处，妇女妆饰渐改易矣。然老妇终以古妆为庄重，其时世妆者则指为轻佻。

## 髻布

自甫草以西，妇人常用布一方，上属于髻，下垂于面，左右掩映，所以为避羞之礼云。

### 黄 蔑 帽

宁人呼笠为帽，草笠稀用，大抵多用蔑帽，以黄蔑交织成之，有表有里，中夹以竹叶，御雨固好，遮日尤佳，雅俗常用之。农夫所用者略小，其大者则士商皆用也。县令某公有句云：采花幼女提篮出，问字书生戴笠来。盖谓此也。

### 路 头 神

歧路隙地、辄有一神，或奉一石为之，或侧卧瓮缸以为庙，谓之路头神。祷祀者多是乡愚及妇女，或求财、或求子嗣，有所获则酬以金字额。神最灵者，多至百数十方，广海石阑村后，有一神曰石堂相公，祈祷最盛，金字额多至百余。又县城东门外石人岭，巨石嶙峋，亦指为神，或数年或数十年间，必有一极盛之祈祷。每日男女到者数千人，香烛似雾，人声如沸，惊动远迩，月余乃止，亦奇闻也。光绪己亥五月又复如是，闻咸丰间亦曾一见。李元龄诗所云“共拜东郊大石神”，盖指此也。

### 车 夫 人

路头神有称车夫人者，其说曰：凡男子客于外，心不忆家人者，神能以术转其心，如车毂之转于歧路也。祷神者或用菱菰叶结作风车，持于神前，随风自转；或用男子旧衣带及荷包各物系于神旁树枝上，谓藉神以是系其人使回家，不复游荡也。

### 牛 王 诞

四月八日本浴佛节，宁俗农户，谓是日为牛王诞，以竹叶裹糯米为粽以祀之。闻一老农云：昔有一牧童，是日在山石上坐化，时人以为神。后之牧童凡包饭以作午餐者，辄于山间祀之。又因是日逢佛生日。故称之为牛王佛。盖私立名号也，然香火遍农家

矣。

### 端 午 粽

端午节人家俱作粽以祀神。作粽之法：有曰白粽者，以竹叶裹糯米，中用咸肉，揉红蓝伴之以作心，其形长方，横径二寸许，直径三寸余，厚约横径之半，置大铛镬中，用净水熬沸三时之久，提出则熟矣。有曰灰水粽者，用糯米渍以碱水少许，中用红苏木作心，如作白粽之法，用瓮罌之类，盛灰水伴以榕叶竹叶，用谷糠然火，围瓮罌熬沸五六时之久，提出则色如黄蜡，有光如鉴矣。其作灰水之法，用豆秸灰隔之以筐，注水其上，水从筐下渗出，以别器承取之，盖即碱水之类。别有下端大而上端尖小者，谓之龙角粽。

### 龙 舟 戏

龙舟戏所在多有，然大抵在水上斗捷，惟广海左右十余里中，每村必有龙舟或有数龙舟。其式用木刻龙形长八九尺，下有二柄，用二人扶之而行。龙身用布绘五色鳞以为衣。每一龙用少年子弟十人或十数人，装束衣服，各逞妍丽，戴红绒花，顶草笠，手挽铜钲八面导其前。端午日清晨而出，扶木龙遨游诸村，彼此互相往来，喧阗终日。到一村、或祠堂或人家则八人齐手同时击钲数声，如崩墙，如春涛，对面不闻人语。每击钲数声，则间以龙舟歌一句，其歌如诗之绝句，参以俗语，必近吉祥也。有曰：打起铜锣响铮铮，龙舟来到汝门行，汝门多福还多寿，百子千孙万事亨。每一句辄作慢声，亦可喜也。歌毕必有赏，或银牌或钱，各视其家之贫富。然彼村与此村子弟相遇于途时，有鬻争逞气之事，甚有因伤毙酿成巨祸者。是日各龙舟必造卫城仁圣庙参神，其神是一太子，不审何代人也。其神有二：一在北门外直街，一在西门内横街，故有人城太子、出城太子之称。闻说前时有人执

理以罢之，是年适值巨灾，自后不敢议废，今遂沿为例，名打龙舟云。

### 送 衣

七月，人家祀祖，用花笺纸杂纸钱焚之，谓之送衣。自初一至初十日而止，过则以为迟矣。初十以后，僧道以日夕施食于道，以给无祀之鬼，谓之盂兰会。又谓十三、十四日，祖先往道场看会，十六日祖先自看会回于家堂，是数日妇女及幼孩不外出，惧道上神鬼往来之多也。十六日人家不晾衣服，恐鬼神初回亦晾衣服相干碍也。问看会何往，则亦不知，大约谓城镇道场比村落较为繁华。七月十五是中元节，各村神鬼往彼处游观耳。诸多俗例，出自乡愚者类如此。士人生长是邦，不能尽举而易之，亦去泰去甚而已。

### 捕 鱼 鼓

甫草沙阡海晏诸村，恒以夜潮既上，辄群往海滨捕鱼。午夜人睡，闻鼓声隆隆，则群起薜食携渔具以出，如军中之号令。

### 泥 板

泥板者、捕鱼者所乘器也，其式用一板，广尺余长四五尺，架横木，其首高尺余。海滨潮退，数十里皆涂泥不能立足，渔者负板以往，立板上，俯身以凭前木，掉一足于泥，如舟之打桨，则其行如驶矣。

### 乡 俗 称 呼

乡俗称呼每多不典，称父曰亚爹，或曰亚爸。称祖父曰亚爷，或曰亚公。称曾祖父曰白公，曾祖父以上皆同曾祖。称母曰亚妈，称后母曰亚娘，称庶母曰亚姐，称祖母曰亚婆，称庶祖母曰细婆。

自曾祖母以上皆曰白婆。凡婶姆嫂有庶妾者庶加细字，如细婶、细姆之类。凡称其疏属皆连其字称之，如某伯某婶之类。

凡称呼以伯仲为序者，曰大曰二，如大伯大姆、二伯二姆之类，三、四、五俱以是推之。

妇人称其家公曰老爷，自家公以上曰太爷、曰老太爷。其夫则羞而无所称也，老妇人称其夫则随其媳之称以称之。

妇人称其夫之兄弟，以其序称之，如曰大爹、二爹之类；称其家公兄弟，如曰大老爷、二老爷之类。称疏属以是推之。凡称游庠者曰相公，称监生、举人曰老爹，称庠生、监生之父皆曰太爷，又上曰老太爷。

妇人称其家姑曰安人，其妾姑曰细安人，或曰亚姐、或曰亚妈。其姑以上皆曰太婆，或曰婆婆。凡称庠生、监生之母皆曰太婆，称监生、举人之妻曰亚奶。

妇人称其夫兄弟之妻曰大姐、二姐。称夫之姊妹曰大姑娘、二姑娘，或曰大姐、二姐，但读姐字，比称夫兄弟之妻其声略重，听者自审也。

凡奴婢称人，与妇人称人同也。主人常语，谓奴曰细仔，亦曰种仔。谓婢曰妹仔，对面使之则各呼其名也。奴婢常语，称主人曰老官。

乡人称县衙书吏亦曰老官。按《栗香随笔》云：前明皂隶称秀才监生为老官。

王县志，有辨乡俗称呼一条云：庶民称进士、举人、贡生皆曰老爷。粤省不曰老爷而曰老爹。逮及监生，亦以是称之。然老爹者，江浙间称乡愚之词也。按《柳南随笔》云：前明惟词林司道以上称老爷，余止称爷，称老爹。据此则进士举贡皆不称老爷者，明初时也。其后渐以是称进士举贡，而老爹遂专以称乡愚矣。犹国初时巡抚尚称老爷，今则司道亦称大人，风气由质而趋于文，大都类此。

今人不论何神，常语皆谓之菩萨，此亦可为宁邑先有观世音，其后乃及各神之一证。凡称男神辄曰爷爷。称女神辄曰娘娘。

称天晴曰好天，天雨曰唔好天，谓不为唔也。称雨曰落水，雨之贮于盆者曰天水。

凡河皆指为海，其小者曰涌亦曰濬，称山涧曰坑。

凡称山峰曰山髻，称岭曰陔、亦曰迳。

称田间水道曰圳，称田一区曰一片，其连接而直长者曰一畛，称田塍曰田基，称低湿水田曰荫。

称饮食皆曰吃，如吃茶吃饭是也。

凡两相见，俱问食饭未也，则对曰吃了，以此为常礼。

凡得意皆曰爽，凡足用皆曰勾，凡谓细小之物皆曰仔，如竹仔、树仔之类，谓小儿曰细丐仔。

小儿呼大人曰大箇，老妇人呼男人亦曰大箇老，凡称常人皆曰老，或连其村名呼之曰某老，皆常语也。

## 宁阳杂存卷二

古迹类。宁之建县仅四百年耳，詎有古迹。然自有山川，即生人物，详察而遍览、凡异于今者皆古也。若夫邑无名胜，鲜邱壑林泉亭台之观，不闻冠盖裙屐，都人士女为穷奢极欲之游，官司无所供亿，民俗尚不诲淫，则此邦宜以为幸。至乃关于治乱兴衰，而今昔不同者，亦不可没也。

### 百峰山古迹

百峰山，自石坂潭而入，内多山塘，山半多用巨石筑路，或筑陂塘，障截泉流，沿山腰而过，人力甚巨，察其迹似皆在千年外，此必昔时瑶人所居，资以耕种，故有此大工作也。

## 墩 台

康熙迁移之后，邑中近海地无居民。盖当时东自南澳，西至防城，三千余里。五里置一墩，十里置一台，以巡海使者岁时巡阅。如今邑中烽火角、鸡罩山、斧头山，上阁山皆有墩，想皆当时所置。

## 海 滨 四 炮 台

明时倭寇之乱，吾邑所最重者海滨四炮台，一曰烽火角，在广海城东南五里；一曰长沙，在广海城东三十里，今割入赤溪；一曰横山，在海晏上，至广海城一百一十里；一曰陡门，在海晏下至那扶营六十五里。皆昔时设兵分守者，承平日久，今成废垒。

## 石 楼 避 贼

浮石向有石楼二，其一已毁；其一墙址尚存，下用石筑基，中实以土，高丈余，其上乃起墙造屋，如此则山贼之来，剽掠较难耳。陈佩璿《纪变录》亦言，其乡遭焚劫，几于合族沦丧，幸有三楼可恃。想见当时人民稀疏，不相救护，只有自为守御之法。

## 三 县 界 碑

东海赤鼻山上有界碑，新宁、新会、香山三县分界处，县志沿旧志之误，谓在独厓山，他日宜正之。

## 灵 湖 寺 菩 提

广海城东灵湖寺，向有菩提三株，相传六祖西来初植于此，经客匪之乱无存矣。惟城西奇石村菩提树甚多，盖其子落地即生也。

### 灵湖寺贝多树

灵湖寺经乱后禅堂俱圯，惟贝多树独存。人多取其叶浸池中，数日取出，则成纱矣，亦甚雅观。渔洋诗话云：“粤中有贝多树，余尝于刘将军署见之，从者误折一枝，余甚惋惜，携归使植诸阶墀，值雨一时而活，菁葱可爱。余题诗壁间云：贝叶无根插短篱，一宵春雨发华滋。他年谁续羊城志，记取渔洋手种时。”观此则贝多树插枝竟生，亦易植也。灵湖寺重新，惟兹树仍旧。

### 民表大巷

浮石村中一巷门，上有石额，题四字曰“民表大巷”。字不盈尺，笔势古逸，无款识，父老传为异人所书，然略仿白沙体，盖前明人之笔。

### 牛老域

自县城适冲葵中途一地，曰大塘，泥屋数间，参次夹道，舆夫于此少憩，俗名其地曰牛老域。是地即王兴屯营抗大军处也，盖营垒之迹久废矣。

### 斗洞古松

斗洞多古松，其老者不知年也，有最古者，干根寸许可货数金，云治疮疡已腹痛。

### 红棉碧嶂图

邑城之东有东郊寺，红棉翠篁，地颇幽邃，面对青山，无城市气，其寺甚古矣。番禺仪墨农孝廉克中，尝游其寺，绘红棉碧嶂图，并系以诗，以贻寺僧云。

记事类，所闻所见皆事类也，有人始有事，相因而见、今略存为此篇。

### 瑶 登 杂 处

宁邑古时、大抵瑶登杂处。瑶人者椎髻跣足居山间，食尽则他徙，亦略知耕种，如今百峰山内及大隆岗上下川诸处，皆昔时瑶人所居。汉时邑地属四会，其居民盖如此。

### 南 北 朝 时 邑 人

《隋书·谯国夫人传》云：冯融本北燕苗裔。初冯宏之投高丽也，遣融大父业以三百人浮海归宋，因留于新会，自业及融三世。观此则吾邑当时此三百人，北燕人高丽人俱有，散处山海间矣。

### 南 北 朝 邑 人 攻 击

《隋书·谯国夫人传》又云，高凉洗民，世为南越首领，跨据山洞，部落十余万家。越人之俗好相攻击，夫人兄梁州刺史挺恃其富强，侵掠傍郡，岭表苦之。按宁邑与高州为邻，攻击侵掠之苦亦必有也。

### 珠 玕 巷 事

邑中各族始祖，多云自南雄珠玕巷迁来，皆云因胡妃事。据各族谱云：宋度宗咸淳八年九月，明堂礼成，帝祀景灵宫，天大雨，贾似道期帝雨止升辂，胡贵嫔之兄显祖为带御器械，请却辂乘逍遥辇还宫。帝曰平章云云。显祖给曰，平章已允乘逍遥辇矣。帝遂归。似道大怒曰，臣为大礼使，陛下举动不得预闻，乞罢政，即日出嘉会门。帝留之不得，乃罢显祖，涕泣出贵嫔为尼。出宫后逃去，为商人所得，携归南雄珠玕巷。后商人知其为贵嫔，不敢留，复令逃出，为强暴所凌而死。是时南雄人讹传，朝廷将加罪于珠玕巷，故居人逃窜，散于南方海滨云。按《宋史·贾似

道传》载其事，但云出为尼而已。商人携去琐事，史文不载，亦未可知，然居民逃散必有其事也。又按《宋史》，显祖是贵嫔父。《续通鉴纲目》作贵嫔兄，与各族谱所载同。

《广州府志·杂录》引《广语》云：吾广故家望族，其先多从南雄珠玑巷而来，盖祥符县有珠玑巷。宋南渡时，诸朝臣从驾南迁，其止南雄者不忘粉榆所，自亦号其地为珠玑。如汉之新丰，以志故乡之思也。

### 宁民有盍户

宋明二代之季，播迁海上多籍盍户为兵。鼎革后则散处海上，不敢与陆地居民比，辄私出为盗。大吏多方招徕，久而后定，故宁民间有盍户。

### 宋末忠义

宋亡时，忠臣义士驰驱海上，殉国者甚众，惟伍隆起香头坟，以有子孙护守，以故炳于志乘，其余湮没不可知矣。然居民虽不知其名，犹时时道其事。如都斛二城村，相传以为陆丞相秀夫墓在焉，马山又谓有陆丞相墓。盖古墓子孙不复识者，或指为某名人，或竟有冒为己之祖宗重修立碣者。邑中古坟类如是，不可究诘。赤溪属地铜鼓山，旧有神庙曰太保庙。光绪乙未仁和徐花农编修琪，督学粤东，据宋史及厓山志有刘师勇卒于海上鼓山之文，定太保庙即刘公师勇庙，捐廉一百修复而表彰之。亦盛事也。

### 指 挥

广海古名乌岗，宋置巡检司于此，又名溲洲。各岗瑶凭山谷之险，时出为害。明洪武二十年，命都司花茂建卫城于此，迁巡检司于望头乡，调兵五千六百余，隶左右中前后五所，而以指挥使等统之。倭贼入城，兵民残毁后，再立营寨弹压捍御，故广海

又曰寨城。今广海诸姓，有称指挥后者，即建城时北来兵弁也。

### 前明山盗

陈交甫先生自称其先世，谓吾乡当山海之交，自先代卜居于此。十世以前，寇獠攻掠，迁徙无常，谱牒散失，盖聚庐安处，在五、六世之内而已。夫陈姓六村，今之巨族，而祖宗谱牒俱失，其时之乱可知。

### 佃仆杀主

明季社贼是邑中一大事。先是滨海诸县，田里多旷，无业游民愿投富户为佃仆，藉其资本以垦辟。承平日久，富室间不以礼待下。乘岁饥世乱，互相煽诱，乡族中贫而无赖者亦或与焉。立社村外，歃盟与富室敌，甚者杀其主，阖门遭祸。次则抄掠财谷，禁止巢余。士庶安分者逃匿避难，莫能恤救。吾乡父老言，有惧此害者。陈佩璿《纪变录》言，六村社贼聚油麻岭，佩璿尝擒斩陈遂和、许法琚等，而卒不可止。同时福场、埕岗、潮境俱有社贼云。及国朝法令既行，重者伏法，轻者原释，盖经数年而后定。

### 广海城破者三

广海建城以来，破城者三。明隆庆四年正月，倭寇破城，据城四十六日，杀三千余人。顺治十年五月，王兴破城，据城二年，不知杀人多少，大抵是时附王兴耳。同治二年正月，客贼破城，据城七月，杀四千余人。城之形势，东有北帝庙山、西有登家山，俱俯瞰城中，不利固守，有事必先于此二山筑营垒，则可以翼蔽城中。

## 顺治间之乱

顺治三年十二月，定广东，故明唐王聿錡、大学士苏观生等皆死。唐王弟聿鐸逃出，王兴等以舟载之入海，奉以为主。四年率众万余围县城六十日，屯大营于大塘下，三都诸乡村皆附明为之应援。既而李成栋督大兵至，有卢总兵督兵由莘村抵田稠，广海守备杨永福督师至冲柴。是时，诸乡村纷纷逃匿矣。既而成栋破大塘，杀戮殆尽。其余俱不问，招谕归顺而已。王兴回海上，沿海攻掠，破广海城，屠大隆岗，掠冲云，据文村，筑城奉聿鐸其中，仍用永历年号。十六年，平南王亲率将佐讨之，王兴自焚，余党悉降。陈佩璿《纪变录》言平南兵弁，三剿莘村，两征文村，皆在此数年间。当时土寇社贼，内外交逼，置身其间，亦可悲矣。

## 迁移之役

康熙元年，以台湾郑锦之扰，令滨海十里之民，移入内地。赤溪、磅礴，白石、铜鼓，上川、下川皆当迁。三年续迁三十里。部院卢崇峻、提督杨遇明亲阅边界。五月初六日，树旗王蛇型文胫为界，限日迁徙，由是沿海居民，牵牛担种，扶携老幼，哭声殷天，山贼乘机劫掠，死亡满道矣。七月，广海郭都司清界，拆民间屋椽，树列界边，以作栅栏。至七年始撤栅，听民复居，其外出者四年，而回乡者已不得二三矣。故老言宅内之树高出墙外，坟墓荆榛不可复识，盖人迹少则荒秽盛也。

## 新送送学

前时新入学者，有送学礼，由廩生带领，随县学官谒圣毕，诣明伦堂。新生向县官四拜，向学官两拜向廩生两拜，再分东西对立交两拜，分前后二班立，簪花披红。县官、学官、廩生、新

生俱就席。酒三巡，戏二出，新生起谢先出学门外候送县官。乾隆元年奉部咨，不复设筵演戏，派累诸生。其新生拜廩保两拜，廩保旁立屈一膝而受。

### 开瑶籍

雍正间，邑令昆明王公皓以垦辟自任，开除何五福、麦先春等户税亩，归入瑶人甘大振新户输纳，民瑶两便。是后上川与内地无异。

### 大隆岗民

大隆岗昔属瑶户，康熙二年迁移之役，瑶人逃散，展界后，异县人利其荒土来居之。客匪乱后，信宜县人又来居之。其人经几易矣。

### 客民初来

壬邑志言：雍正十年，粮道陶正中至县劝垦，招异县民备资开耕，安插穷民，一时邻境赴垦以千顷计。近山者筑坡蓄水，近海者筑堤御潮，一陂辄百余金，一围千金至数千金。又牛种口粮村舍之费，计成田一顷，需银百余两。附近居民始则诱之使来，及工竣则截断水源移税影占。此地棍之为害也。至佃丁多惠、潮异县人，给以牛种器具，田未成盗卖牛而逃者有之，田已成不纳租、私以田授地棍获利潜逃者有之，此佃丁之为害也。按所谓惠、潮异县人，即今之客人。当日王公召之，不数年而弊已如此。加以客人习劳苦，繁生育，善引同类，来往无常。至于地不能容，与土人互相构激，迟之百余年，至咸同间而祸遂烈。

### 童谣

童谣之应，自古有之。客匪未动时，童子辄成群携手排列，

十数人至数十人，且行且歌曰：“一冲葵，二冲葵，反转蛇尾攻蛇头。”歌毕，其尾一人牵引诸童，如蛇之卷尾至头一人腋下以次穿去，至末一童，则翻身垂首自转，又复如初矣。又歌曰：“一张纸、二张纸、反转蛇头攻蛇尾。”歌毕则头一童牵引各童至尾一人腋下以次穿去，至末一童翻身垂首自转，又复如初矣。凡村中有空地，童子皆作此状，终日不倦，未几而乱作也。盖乡俗，土人称客人曰蚁民，客人称土人曰蛇民，皆互相丑诋之辞。一冲葵、二冲葵者，前时冲葵有一墟，后来乃有二墟也。蛇尾攻蛇头者，谓蚁民攻蛇民也。一张纸、二张纸者，乡俗谓衙署状辞曰纸。同治五年六月，客匪破浮石。其时应试文童在广州闻家乡已破，即联名稟请督抚宪经两次，而蒋公益澧即调兵来剿也。后十余年之事，皆先有其兆云。

童谣又云：“旗尾弯弯，句弯入南川。南山加九，水壶斟酒。泥溺曜曜，句曜着谁人做大贼。”其辞多不可解，大致谓客匪由南山而入也。当时土人——红旗。客人——白旗。

### 大隆岗客匪

大隆岗匪本易围困，以其无食盐也。同治元年，客匪由恩平窜入岗内，欲假道广海以抵田头。由老熊陞出，则塘头诸村扼之；由沙闹海晏出，则乡人又扼之。围困数月，岗中无盐皆病浮肿，遂冒死溢出。初意不过为假道入田头之计，及据广海城后，则又欲固守矣。不知自量，是以聚而歼旃。

### 琉球贡使

咸丰间、有琉球贡使八重山、土官锦用登浮海欲至福建，遭风飘至下川，舟坏人物沉溺。存五十六人，由广海至都斛住亭前庙。其人略通文义，尊卑礼节，尚能肃然。乡人集资得三十余缗，送往澳门，乘便返国。陈霞城明经有诗纪之。

### 邑人成神

邑人成神，最著曰绥靖伯，曰赵三娘。县城南十余里，当孔道，有庙曰三娘庙，前右畔有三娘墓，元时一烈妇也。事载邑志，香火甚盛。有宋屯田校尉陈仲真者，死于贼有功于民。道光间封绥靖伯。光绪戊戌、己亥疫症流行，邑人商于香港者迎神以往，有灵应。由是新会、开平邻县，踵庙迎神无虚日，且有立庙塑像以久奉之者。惟所供神牌称号，多任意加至数十字，殊不典雅。以理揆之，但称绥靖伯陈公神位可也。

### 东海之盗

同光以来，东海多盗，以澳门为逋逃藪。古逻圆山头诸耕厂匪徒，每岁勒金若干，给以护票，名“打单”。壬辰始不纳金，盗益炽，都斛屡被劫掠，擒数贼斩之。知县郑公守昌上其事，大吏疑挟仇私杀，再三诘责。癸巳匪首殷绪成、黄烈等竟白昼掳人，驾艇送回候赎。适有新会缉捕船遇之，先发一銃。匪竟接战。久之匪力不敌，弃舟上岸，而岸上耕厂先有备，遏之。是时日将午，诸牧童见匪惊哭奔归，由是莘村、东坑各乡民寻牛者争持枪械以往，水陆夹攻，密围诸匪，如在阱中。匪鱼游泥水中，持枪拼死以拒。迨将晡，擒匪七名，毙十余名。殷绪成、黄烈等十余名仍逃去。闻后在香山获之正法云。此次擒获之匪，送解郑提督行营正法，自是东海少靖。

### 郭龚之擒

郭亚保、龚北长者，聚众行劫，出没大隆岗，内外乡人畏其横莫敢与争。海晏都有团保局，由乡绅筹费以缉匪者也，郭、龚辈屡与局绅为难。有容家连者，凶悍多智，恒有众匪随之、亦附郭龚之党。

光绪丙申冬，海晏街演戏，家连与其党在场。团勇侦知之。适黎明群匪熟睡，家连独晨起往街上买早粥，为团勇掩获，系回文村，由那扶绕路解至县城下狱。须臾群匪惊觉，追夺不及，遂拥至陈绅士之家，欲得而甘心，然绅已远遁矣。匪积愤无所发，折回团保局，觅得练长某缚檐楹下，枪轰毙之。白日横行，无少顾忌矣。邑令张公闻之，即提容家连于狱，站笼半日而死。旋吁请大吏调兵严剿，而提督潘公瀛统兵来县，入岗搜捕。时群匪远窜，惟亚保拉其父潜入岗，伏石岩中。乡人导官兵用枪向岩口轰之，其父向外一窥中弹死。亚保即跃出，自截辫发跪父尸极地数拜，持枪欲起，又中飞弹而死，遂戮其尸。潘公移兵驻海晏街，偕邑令核捕余匪。月余，北长自料难逃，官复谕其族兄弟将北长交出，给回捕费，恤其妻子，乃得北长就海晏街斩之。余匪择其著者系回下狱，遂班师。

### 甫草之劫

广海之西有甫草村，滨海荒僻，有屋百余，丁数百，男妇皆健勇能战守，近多得外洋之财，贼垂涎欺其无援。己亥七月，伺其朝饭后出田工作，驾舟由海上岸，疾趋而入，搜括一空，毙数人伤十余人。不入者三家而已，皆新有丧者也。

### 赵沃

赵沃字庆池，潮居都田头人。父麟书岁贡，官文昌县学教谕。沃随父读书通文墨。客匪之乱，乡园陷没，赴粤西投效军营中，积功至镇安府知府。时粤西乱后，边地多盗，安南国亦苦之。大吏多以兵事相属，如刘公长佑、刘公坤一皆倚之如左右手。沃勤慎笃诚，得军士心，以是所向有功，升道员、戴花翎、加布政使司御。安南国王制头牌赠之曰：“勋高铜柱。”法越战事起，沃统兵驻关外。谅山之败，同时将弁皆获罪。沃亦被逮至京拟死罪，

旋改戍新疆。抚军魏公光焘以沃督办屯垦，颇以勤奋著，据情奏闻，然已老矣。放归，卒。

### 李 邑 令

邑令上海李平书明府钟珏，视事一年，声名大起，虚心博采利民之政，知无不为，而尤以俭约自守为宗旨。到官之始，即以地方积弊四事上达，一曰民情之刁，一曰盗风之炽，一曰差役把持，一曰夫马扰累。中丞马公丕瑤报曰，新宁无贤尹久矣，今令到任，舆论一新，足见好恶必公，循良可勉，民刁一说，颇觉失辞。今令官声顿起，可见民本不刁也。横刁民之见于胸中，非作官之道，上下自此隔膜矣。差役要有定数，明定赏罚而严驭之，倘有把持扰累，竟可尽法诛锄，无足姑息。官能耐烦耐苦，民必省事省钱，岁计有余，是即实政，于令有厚望焉。

迨将迁代，又陈地方要事曰：人心由于士习，风俗视乎官方。士习不端，而欲人心之正未之有也；官方不肃，而欲风俗之醇未之闻也。宁邑之士，其上者研求经史，砥砺廉隅，介然自守，不预外事，然一邑之大，仅二三人焉。其次天分高明，学务博览，志大言大，不囿流俗，然不免言过其实。至若专攻举业，不讲学问，安分教读，尚不失为士之常。最下本儇薄之资，习狡诈之术，充绅董，入衙门，无所不为，更仆难数。

夫方正之士少，则乡里无则效，而后生之习染日非，邪慝之士多，则奸宄得凭依，而公论之是非多没，此可为长太息者也。宁邑地本瘠苦，风俗俭朴。同治以来，出洋日多，获资而回，营建屋宇，焕然一新，服御饮食，专尚华美，婚嫁之事，尤斗靡夸奢，风气大变。物价顿昂，盗贼之炽亦由于此。其甚者狱讼争雄，不惜资财，夤缘贿托，罔顾曲直，务求必胜，而不肖官吏视为利藪，讼棍从而播弄，丁胥从而讹诈。官日贪而民日刁，言之可慨。窃以为风俗之坏，至于此极，皆官方不肃有以致之也。

移官后刊有《宁阳存牍》一卷，《宁阳骊唱录》一卷。其留别士民有句云：“宽严并济惭无术，功过平分只自知。”存心亦可想也，庶几陆稼书退思堂之义欤。

艺文类。经史子集，志其卷目，史法也。然郡邑志，每汇列其文，义各有当。光绪新修志，艺文一略，惟仿史裁，而文诗散附各篇内者。不数数见。余曾别辑诗存以补之矣，兹再以所见文诗记其大略，录存此篇。

## 宁阳诗存补录

罗希吕诗诗存，仅从旧邑志采得数首，偶阅番禺黄子高叔立《粤诗蒐逸》所录，增多十余首，为补录之。

《登圭峰怀苏长公》云：久向风尘厌薄游，到来象外且淹留。溪边石枕和云卧，岩畔山茶带雨收。古寺老僧非旧主，疏林晴色又新秋。坡仙题咏今残剥，词客登临诵未休。

次韵余太常观国招抚江南航海至新会八首，其一云：日月行天豁翳昏，茫茫元气载重坤。三山在望端倪阔，万水朝宗海渚尊。飞驭羲和凌若水，穷河汉使到崑崙。功成得似班司马，绝域生还渡玉门。

其二《诗存》已录。其三云：鸿濛气接沆寥天，夷獠争迎汉使船。骇浪千重行处雪，齐州九点望中烟。神游太乙仙藜外，身在卢生海市边。玉署词华君独步，声名知不愧卢前。

其四云：三殿传宣敕使来，皇华俊彩焕中台。方蓬瑞气翔双凤，渤海涛声殷万雷。云梦心胸吞芥蒂，邱山名节冠崔巍。秋期归到金莲直，人在中天白玉台。

其五云：绣斧承恩霄汉间，节旌南去几时还。苍茫析木津头路，缥缈灵鳌海上山。禁苑花浓今正发，扶桑弓健旧曾弯。并游群俊长相忆，逸驾重来许共攀。

其六云：世教湮微竟孰扶，空嗟旧禹贡舆图。北庭淑气仍燕赵，南国遗风尚越吴。弭节晓云三岛近，濯缨秋水一尘无。九重前席长沙传，莫惮严程听鹧鸪。

其七云：天开闾阖百官朝，贤俊宁烦束帛招。丹凤九重传凤诏，苍龙万里过龙标。飘飘高步瀛州客，袅袅余音赤壁箫。归路湘南芳草遍，清风离思转迢迢。

其八云：舳舻千里快乘风，百粤三韩去路通。岛树隐霞春绰约，梅花吹雨晓空濛。水环鳌极坤维碧，云捧蓬莱日色红。驰志伊吾鸣剑夜，中兴今待汉臧宫。

甲子九月二十五日西寇犯高凉，战于坡山云：原头铁骑气如云，妖祲西来白昼昏。千里西风吹战血，半营残月照屯军。灶寒尚认飞仙迹，骨冷难招猛士魂。盛代怀柔资辅治，雨阶干羽已敷文。

高州寄友人云：梅花又发去年枝，游子天涯未授衣。旧友别来书满篋，新居兵后草生扉。青霄有路凌风到，紫水无槎沂月归。岁晚望乡心最切，太行东北白天飞。

初秋云：落日关河笛一声，感时怀抱若为平。燕台已朽千金骨，秦塞虚防万里城。大火西流金有令，长江东去水无情。故园回首干戈满，空负沧浪白鸟盟。

寄恩平吴奏记云：闻说恩平吴奏记，三年戎马只儒衣。魂逃盘瓠营宵拔，血进鼙鼙剑夜飞。富贵总输屠狗得，行藏未必卧龙非。路人尽识将军意，笑待青袍破贼归。

和白石马教授云：萧萧白发映童颜，尘世千年邂逅间。三十六陂明月夜，许骑仙鹤过缙山。浓绿溪桥烟树树，残红池沼雨家家。游蜂不悟青春去，犹抱虚庭荠菜花。

怀马教授云：陈篇落落韦三绝，浮世茫茫海九环。经济功成疏傅老，汉庭前日得身还。水生白石渡头湾，念子携书共往还。今日相思不相见，越南残照海门山。

伍际五明经世标，郑介屏邑侯重过草堂，命作尊慈节孝行状，

呈诗云：冒雨重过旧草堂，送迎宾主各相忘。宰官清冷心如铁，野老优闲发未霜。堰上荷花香扑面，檐前树色绿盈床。只因东国瞻云切，一日思亲泪数行，

伍宜文孝廉绳武都门七夕云：故园离万里，七夕又今宵。天上银河近，人间归路遥。凉风生御柳，新月出云霄。何处穿针会，楼头度玉箫、

梁国栋詠紫霞山有句云：鸦背浮金归古堞，雁行如字写长空。

陈瀚崇孝廉文伯，塾中语诸子云：三月之间天最好，十年以后学应迟。登金山怀苏长公云：谏果不留宫里味，荔枝犹得粤中甘。

伍养聪秀才匡门吊古云：金缙卖国悲前相，玉玺沉渊泣大忠。

李文辉詠潭溪河云：割地剑光分野色，落天虹影出林泉。

陈广文煊今是亭春望回文体云：斜径石岩幽鸟啼，倚阑春色草萋萋，花枝几树红经雨，柳絮千条白满堤。霞锁远峰微露髻，洞环流水曲通溪。纱窗隔断风尘渺，遐望平林绕座低。自注云亭在东坑村之左二里盘谷山园中。

、余良弼秀才巫公岩怀古云：二千石禄轻尘土，三十韵诗带薜文。

麦曜生上舍緝休村居云：多种菜瓜防闰岁，肯将身世附浮名。与陈绥之话旧云：事当慷慨肠逾热，话到苍凉胆亦寒。述怀云：伴我只宜书带草，骄人最是牡丹花。客感云：壮志未灰仍作客，还家无定半成僧。舟中所见云：小石当流千百转，孤村近水两三家。鸟穿竹里仍窥客，树倚窗前欲作花。

麦葵东秀才兆镜题画云：杯酒几时浇块垒，客心无日不清明。病中作云：英雄几见题桥去，家计偏从堕甑来。九日与诸子登高口号云：青山无恙来游屐，铜笛吹愁过别岑。

乾隆间邑令南公炙曾解任留别士民诗有云：落日每驰山背雨，孤舟常带寒门风。又云：春雨渔灯宵集罟，秋风盐馆夜煎沙。

前明正德间，邑令潘公相詠丫髻山句云：鸾镜晓随岩月照，凤钗时傍野花妆。

### 白沙先生诗

白沙先生馆于斗洞者数年，意甚适也。自斗冈还至汾水江值暮，诗云：归舟欲背南风发，别盞初开落日斜。社曲寄声凭骥子，武陵回首惜桃花。东游西泛经旬日，挥翰留诗到几家。满眼却愁归路黑，时从野老问江叉。

汤瓶山者，形似汤瓶，在县境之东，四处望见之。白沙有包云：满目寒云吹不散，一帆细雨湿汤瓶。又有句云：汹汹厓门水，远带汤瓶绿。

### 旧县志

前时县志，数十年一修，由县令请于上司而后为之。光绪新修之志，一遵道光间张志之例。又前则乾隆间王公皓所修之志，其体分十七册：一沿革、二天文、三地輿、四民俗、五建置、六食货、七体乐、八兵防、九秩官、十编年、十一选举、十二前人物、十三后人物、十三前艺文、十五后艺文、十六杂记、十七广海。

自王志以前，各志俱佚，而其序文，王志俱载之。康熙间知县宁公林所修之志，邑人贡生麦汝梓序，略云：体惟王建国之规，厘其疆域，正其分野，敬天勤民，因地设险，辑輿图第一。泰否异运，因革异宜，政有竞綵，征有休咎，辑事略第二。惟民生厚，因物有迁，瘠沃殊习，醇漓斯判，辑风俗第三。设官分职，祇事义民，纪其循绩，以树芳规，辑秩官第四。虔君命，匡民生，相宅匹休，俾有宁宇，辑建置第五。抚四封，辨九赋，阜其土物以贍国用，辑食货第六。富教可风，弓旌斯贵，积学怀才，兴贤登后，辑选举第七。文命覃敷，武功益奋，示戒衣衾，克巩磐石，辑兵防第八。披往牒，景前徽，山斗树仪，蕙兰表秀，辑人物第

九。行既可传，言亦不朽，鸿文雅韵，翼教扶风，辑艺文第十。此宁志之体例也。

### 张学录新宁儒学记

番禺张磐泉学录杓著《磨甌斋文存》，有重修新宁县学记云：新宁之立学也，自前明弘治始，厥后廓而张之，改而更之，役凡十焉，县志详之矣。岁元黜摄提格，邑人士以栋宇之或蚀也，垣墉之或薜也，复鳩工而重葺之，盖阅半载而后事毕。邑孝廉余君廷濬，属其同岁生番禺张杓，为文以识之。杓因谕于众曰：学校之兴，诸君子盍以为修文教矣，而抑知所以成武功乎？礼曰：天子出征，受命于祖，受成于学；执有罪反，释奠于学，以讯馘告。泮水诗曰：矫矫虎臣，在泮献馘，淑问如皋陶在泮献囚。夫学校者，文德之地也，征伐者，武功之事也。先王以武功之事，行之文德之地，岂不曰用武以文，成功以德哉。是故功德一致，而文武同源也。学记曰：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九年视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此学之所由成，人材之所由盛也。兔置之诗，美贤才之众多也，一章曰公侯干城，二章曰公侯好仇，三章曰公侯腹心。尝比而论之，能亲师取友，然后可以为好仇，能知类通达，然后可以为腹心，能强立不反，然后可以为干城，然则赳赳之夫，即彬彬之儒为之也，是从学校中来也。抑又闻之，学所以明人伦也，人伦之重，莫先于孝，孝者非徒守己而已，将以建功而扬名也。曾子之论孝曰：事君不忠非孝也，战阵无勇非孝也。然则奋臂从戎非违亲也，捐躯为国非亏体也，烈烈之征夫，即恂恂之孝子为之也，是从学校中来者也。

国家养士二百年，士之枕藉于文学者久矣。新宁风俗醇古，士皆敦本笃行，其修明夫孝弟者又益众矣。而杓则尤欲诸君子因文植德以立功，奋勇成忠以广孝。诸君子不览邑中之山川乎，展旗之峰，磨斧之石，金门之岛，铜鼓之涛，皆赫然有威武象焉。

是故地灵所钟，代生豪杰。伍隆起挺率民捍卫之节，萧良辅树毁家餉士之勋，李越则保障一城之人，陈照且剿抚五县之贼，此非所称文弱书生哉。而乃处为义士，出为忠臣，上以报朝廷，下足庇桑梓，功业炫乎当世，声称浹乎来兹，盖非特赋稟之殊，亦其成于学者素也。诸君子涵濡圣化，模范先民，诗书以定其心，义理以充其气，平日不为利动，不为威怵，廉直竞正，乡邻惮而服之，然后出其绪余为之讲论，与子言孝，与臣言忠，使牧豎贩夫咸知大义。遇有仓卒，则忠信为甲冑，仁义为干櫓，仗一往无前之气，父率其子，兄率其弟，声响相应，众志成城，于以同仇，于以敌忾。礼所谓无事则用之于礼义，有事则用之于战胜者也。诗曰：济济多士，克广德心，桓桓于征，敌彼东南。允文允武之材，非诸君子其谁属哉。夫如是然后不负吾君，不负吾君然后不负吾亲，然后不愧夫儒绅，此之谓成身，此人谓全人。若徒以诵读为功，吟咏为能，视勇敢为歧趋，等国家于异路，地方有急，非畏葸即矜张，甚且假公济私，钓名射利，是岂学中人乎。众皆曰然。爰叙次之以复余君，并质之徐君子远以为何如也。

### 王将军挽歌

王将军兴事，县志详矣。兹录南海陈恭尹元孝王将军挽歌云：南方有义士，姓王名曰兴。十三学杀人，十五手搏狼。三十建义旗，姓名惊一方。天子锡虎符，作镇颺江阳。翠华日以远，地绝军弥张。百战环冈州，九死扶残疆。海滨富斥鹵，重林与连冈。高者掩云日，远者浮沧茫。煮波致财货，铸冶成刀枪。宫室何所居，天家侯与王。藁粟何所馈，从驾子与娘。心胆何所赠，海内豪与英。献客合浦珠，薰客珠厓香。客处未觉寒，袄褥先盈箱。客寝始觉单，妻妾忽侍旁。敌兵四面来，众士各逞强。将军跃上马，命客持一觞。独出挥长戈，两目流电光。直取首来将，生挟归戎行。顾饮所持酒，昔热犹未凉。相持及三月，敌骑皆奔亡。

来时三万人，半还仍重伤。奏功自间道，涉瘴徂昆明。黄金三千镒，玉帛各有筐。天驷方驱驰，下臣效刍浆。臣兴昧死上，帝曰兴卿良。賚爵列五等，高兽盘银章。其文曰虎贲，将军荡南荒。敌人闻之惧，逸士盈千旗。来者左右贤，其君督责之。不得此弹丸，若辈何生为。上天仍助虐，其年兼荐饥。将军察天命，命匠搜良材。斫以为巨棺，彩罽悬葳蕤。约日出合战，敌怯不敢来。坚壁十里外，迤邐兴长围。沟垒内外防，突援无所施。始从戊戌夏，两及中秋期。战士饭案土，抱骨还登陴。我乃报深恩，汝当全宗支。乃命幼子九，先出卑其辞。卜吉结欢会，敌将不致疑。是夜一更终，将军诀所知。皎月当中天，千秋同此时。语已还闭门，沐浴更裳衣。夫人翠凤冠，有母头如丝。侍妾十五人，左右皆肩随。肃肃何雍雍，俱集园东陲。上有古梅树，樛结垂高枝。白石为几席，月露明苍苔。将军命夫人，拜别两慈闱。拜毕与将军，四拜中间居。十五妾罗拜，窈窕无参差。夫人命斗酒，有脯形如圭。深藏待今夕，各当行一卮。卮尽且先起，母与君稍须。将军及母入，烛影何迷离。夫人十五妾，自挂临中闺。阿母大惊呼，将军言勿悲。着我锦绣袍，麒麟当心开。戴我七梁冠，簪纓郁崔嵬。玉带与玺书，次第皆抱怀。置敕中堂上，花烛荣且辉。望阙遥谢恩，臣死有余辜。下阶十二拜，天地及四隅。徘徊望西堂，有虎顾其儿。平生爱此图，拜汝今同灰。卷图附敕下，释服趋房间。房中何穹窿，火药堆如山。将军踏小几，自解夫人纆。次及妾十五，列置火药端。出户着朝衣，捧敕仍来还。一声母急出，火烈焰贯天。鸡鸣部曲入，白骨空嶙峋。举哀建素旒，合欵归巨棺。敌人亦流涕，况在同肺肝。卜葬三山阳，隐约题墓门。陈子作挽歌，播之永不刊。

按樊封诗自注云，王兴奉聿鐸为主，又谓聿鐸亦在文村，吞脑片而亡。此诗云天家候与王似即指聿鐸，但不叙聿鐸之死，或传闻不及也。樊封诗注谓遣其子五人降于平藩，此诗云幼子九，

亦不同。又故老皆言，王兴残暴，辄虏掠妇女。此诗云客寝始觉单，妻妾忽侍旁，则传说似非无因。要之王兴当日是建义旗，陈佩璠自言以先朝学校、亦执锐从事下三都诸乡村尚皆附之，则其时亦非无公论也。至虎顾儿之图，已详见县志杂录卷中。

### 彭烈女墓诗

彭烈女死前明倭寇之难，墓在广海城西，奇石村后。咸丰间奇石彭氏重修其墓，恩平梁孝廉炳云有律诗四首，刻于山石间，有句云：碧血化磷春草短，青山含笑怒潮低。为时人所诵。但诗中又用妃子留袜，洛神凌波事，又有怜香惜玉之句，论者嫌其不伦，故诗存外编未选入也。

### 赤溪金司马诗

同治丁卯，蒋中丞益澧割邑之东南隅，建赤溪厅，土客之争以息。然犬牙相错，睨眦未融，且匪盗得以彼此逃匿。官斯土者，有同舟之谊，乌可以秦越视也。江阴金司马武祥摄篆赤溪，尝欲撰杂志以纪其山川，风俗人物。有春日杂咏诗，其一云：下车輿诵愧阳春，邹鲁还期辟海滨。教杂华夷宜善俗，职兼守令倍亲民。云山晓郭都如画，风雨开亭好问津。且喜日长衙早放，窥人鸟雀亦能驯。自注云：地近澳门，有法国教堂三处。

其二云：欲从金石考遗文，遍采图经证旧闻。百里厓门山近接，千年雉岗水中分。碑传南宋忠臣庙，草没西冈孝女坟。欲向偏隅表风俗，不辞酌酒吊斜曛。自注云：拟创纂厅志，铜鼓有刘公师勇庙，明赵孝女坟在田头西冈。

其三云：蜗角居然共息争，廿年草昧费经营，鸿沟有界千村静，鲸海无波万里平。难得公庭稀讼事，好从蛮俗听歌声，六门以外夸形胜，桑土绸缪孰论兵。自注云：赤溪为六门以外要地，海疆有事，厚集水师，可资援应，且敌可由此取道新宁入省，则陆路亦

宜设防。

其四云：矫首东瀛此大观，襟怀浩荡海天宽。行歌南涧携瓢汲，坐对西山桂笏看。擷秀墨兰先入室，分甘紫菜惯登盘。罢烧官烛闲无事，自咏风诗愧素餐。自注云：曹涌尖峰产墨兰，铜鼓海产紫菜。

### 华英字典

《华英字典》，邑人邝其照撰，其照字蓉阶。少游外洋，尽通英语，邑中言洋务之最先者也。其书今盛行于世。

### 补山山人诗草

《补山山人诗草》四卷，陈燮畴撰，燮畴字蕙农，邑诸生。游凤山石室云：灯火今莲座，书声旧柳堂。引泉曾洗砚，扫地此焚香。林不雨常润，阁无风自凉。老僧谈往事，弹指几沧桑。秋晴云：几日阴阴雨不休，忽惊晴影照层楼。朦胧野色新开眼，明净山容又沐头。流水碧溪人放鸭，夕阳红树牧归牛。一番好景凭谁绘，定向倪迂笔下求。摘句如：扫径恰来今日雨，开窗放出隔宵云。月缺尚期来会赏，花残谁作未开看。胸中岂有希文策，纸上空谈杜牧兵。有韩贼自寒心胆，说岳人犹避姓名。始信书生留兀术，再来徐福引倭人。皆可诵也。

受业伍朝冠岑锡祥同校字

## 金华太平天国侍王府文物简介

严 军

浙江金华太平天国侍王府，是侍王李世贤在浙江的指挥所，是我国现存太平天国王府遗址中建筑规模最大，保持原貌最完整，艺术品最多的一处。

1861年春，太平天国后期重要将领侍王李世贤，根据天王洪秀全把江浙变成天京的东南屏障和物资供应基地，以巩固政权的战略部署，由安徽、江西进军浙江。是年5月3日连克浙西边境常山、江山。接着兵分三路，采取声东击西，打线攻点，包抄迂回，各个击破的战术，全军推向浙东浙西。侍王李世贤亲率大军攻龙游、克汤溪，直取金华。5月28日侍王前锋骁将刘政宏率步骑精兵二千，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击溃防守金华通济大桥和远通门的清军提督张玉良部，知府王桐闻风逃跑。太平军攻克金华府。

金华地处浙江中部，依山傍水，地势险要，物产丰富，交通发达，是沟通闽、浙、赣、皖的交通枢纽，又当钱塘江上游，素为兵家必争之地。侍王李世贤在金华兴造了王府，以此为指挥中心，统帅太平军，南攻处州、温州，东下宁波、台州，西攻衢州，北上严州、绍兴，军锋所及，势如破竹，仅半年多时间就几乎攻克了整个浙江。

## 规模壮观的建筑

侍王府，位于金华城区之东，面对婺江，后倚高阜。据《光绪金华县志》记载，唐、宋时为州治所在；元初为浙东道宣慰司署，后为肃政廉访司署，明初朱元璋曾在此驻蹕，后改为巡按御史行台；清顺治三年校士馆毁，即在此考试秀才而改为试士院。1861年，侍王率军攻克金华后，即“踞为伪馆，大加修葺，又拓院西千户所址构屋数重”修建成为侍王府。太平军撤退金华后，这里就被清政府占为通判、经历二署。后又作过金华师范学堂，省立第七中学。虽几经沧桑变迁，但其原貌基本保持完好。

侍王府建筑庄严宏大，它的旧址在明时就具规模。据明人章懋记载：“其地后枕岗阜，前雄丽谿，而堂寝崇大，廊虎宏敞”<sup>①</sup>。此后经乾隆十四年，嘉庆十四年、十九年，道光九年等不断的修建，规模不断扩大。又经侍王李世贤召集工匠，大加修葺，并新建西院，加筑照壁，重建大门，扩充花园，开辟练兵场，高建望楼，修筑子城等一番重修改建，雕梁画栋，更显其巍矣华丽。

侍王府的建筑总体设置大体可分宫殿建筑，住宅建筑、园林建筑、后勤建筑，毗连还有宽广的练兵场，总计面积达六万三千多平方米，原有建筑保存面积三千多平方米。现除后勤建筑的诸匠营原貌改变较大外，其他基本保持原貌。

宫殿建筑，以大殿为骨干中心，前为照壁、大门、二门；后为二殿、耐寒轩。前后贯串在一条中轴线上，并利用金华丘陵地势，自南而北，由低到高，逐级而上，气象万千。经过鼓楼，穿过牌坊，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座高大异常、气势雄伟、装饰华丽的照壁，这是建造王府大门时所新建，是太平天国遗留至今唯一仅存的一座。照壁高约六米，阔十七米多。照壁的正背两侧，封

<sup>①</sup> 《光绪金华县志》，卷四。

护檐下，石基座上，均嵌着一组组相对称而造型优美的石雕砖雕，计有四十一方。照壁的正背两侧镶嵌的是砖刻盘龙浮雕，照壁正面石基座上，中间雕嵌的是双龙戏珠，左右各雕双凤牡丹、仙鹤寿桃、双狮抢球。每方之间雕以“笔锭如意”、“八吉如意”、“书与带”等石雕。照壁背面石基座中间雕的是双夔捧寿，左右各雕仙鹤寿桃，蝙蝠寿桃。照壁正面封护檐下嵌有一组栩栩如生十分生动的砖雕。居中为双狮抢球，两旁为将军出巡图，图左雕有一组姿态各异，活泼可爱的群鹿；图右雕有古雅朴拙的麒麟。照壁背面封护檐下中间嵌的也是双龙戏珠，左右各为仙鹤寿桃、丹凤朝阳、孔雀牡丹等砖雕。其中最为精彩的是照壁正中嵌刻的一个石雕团龙，直径为1.24米，刻工精美细致，龙眼突出，龙嘴张开，龙爪外伸，显示出生动威武的气概。这件艺术品，于1929年省立金华一中在照壁旁建造艺术馆时，移至馆内，嵌于中壁。校长方豪并为此撰文刻石，碑文谓：“吾婺僻处万山，民风朴素，向无珍贵遗物，被熔岩所淹或尘土所封。洪杨发难，李侍军临，撤试士院为行宫，高筑屏墙，中嵌圆石蟠龙，大六径尺，传闻石工有雕龙须不成处戮者，其有意取美可知，吾校一院即其旧址。频年建筑，顿改旧观，惟石龙岿然独存。今吾校添筑艺术馆，移石馆中，藉助观美，其创作虽属强梁宝贵，亦非同彝鼎骨甲，但区区一石，实含有时势上一段历史而艺尤精巧。……”。

经过照壁，东西两侧原有东西辕门，并各有炮厅、鼓亭。经过炮、鼓亭才是王府大门，大门前置有大石狮一对，由大门拾级而上，过二门，穿甬道，即为大殿，亦称议事厅。厅里有暖阁一，传说是太平军首领举行军事会议所在地。殿宇建筑宏大壮丽，面阔五间（27.65米），进深五间（16米），既广且深，用材优良，柱子直径一抱有余。该殿内所有墙壁、梁枋上原均绘有各种壁画彩画，金碧辉煌。但现除正桁檐垫壁上留有六幅花鸟壁画外，其他壁画被毁，梁枋上所有彩画均被油漆刷盖，但其痕

迹还依稀可辨，有待今后剔洗。

在大殿之西为住宅建筑，亦称西院，是太平天国利用明朝的千户所址而建成。建筑用材比大殿单薄，根据现在某些梁枋考察和口碑传说是利用别处的旧材料所建。院凡四进，每进九间，一进与二进之间有长廊构成“工”字形，每进之间均有庭院天井，庭内花木清芬，十分幽静。西院整个建筑整齐对称，轩敞精工，雕梁刻拱，坚固朴实。一进门，厅前为卷棚式抱厦（亦称八字墙），大门高大异常。在大门东墙封护檐下中间，尚嵌有砖雕双龙戏珠，右边嵌有荷花水鸟，左边嵌有双鹿，荷塘中间假山上又雕有二人在游赏风景。

进大门后，中间为档屏，左右厢房各一间。第二进建筑最为讲究，特别是中厅，传说是侍王李世贤办公之处。这一进凡是壁柱梁枋等均绘满壁画彩画，现基本保持当年原貌。第三进亦是九开间，据说是侍王的住房，原留东偏屋三间外，其他被毁而现重建。第四进是楼屋，九开间，每三间为一单元，传说是侍王部属与卫士居住之地。第四进西墙有一边门可通花园。花园随高阜处筑有子城，并设有一后门。子城下原筑有亭台，现尚存有一座望楼遗址和假山残石。据传说，当年侍王经常站在高阜处观看卫队操练。在花园前面，大门、二门的两侧有可结集十多万军队的练兵场。

王府建筑中，所有的雀替、托脚（俗称马腿），花牙子以及梁枋上都刻有各种花卉动物、人物故事、图案纹饰的木雕。据统计大小约有五百余方。木雕中既有浮雕，也有立体雕刻。在一进门厅的抱厦卷棚下隔架科斗拱，雕成两对双狮戏球的立体木雕，既起了建筑的支承作用，又起到艺术装饰的效果。所有的托脚刻工精美，尤其以西院一、二进与长廊上的托脚，全采用立体雕刻。一进东偏屋廊上的二只托脚各雕一鹿，一雄一雌，昂头曲脚，口含灵芝，纵身狂奔，形象生动。长廊上的托脚雕刻均是人

物。西柱雕的老寿星，形态自然，龙钟鹤童之态油然而生。所有托脚雕着一组组《太白醉酒》、《东坡玩砚》、《羲之玩鹤》、《长亭饯别》等人物故事，闻名于世的东阳木雕艺术，在这里散发出夺目的光彩。

在建筑中值得一提的是侍王府的瓦档和滴水。现虽留存不多，但富有特色，瓦档上印制有《太平天国》四字，天字上划长于下划，国字框内为王字，完全符合太平天国文字的规范。1949年在耐寒轩室檐上尚有保留。1974年，侍王府西院维修，在一进西次间天花板上又发现多方。此类瓦档五十年代在金华城外当年太平军军事据点方山岑村发现了一批。滴水的纹案有花瓣纹、泉币纹、寿字纹、寿桃纹等多种。

## 绚丽多彩的壁画

侍王府不但保留了蔚为壮观的太平天国建筑，更可贵的是保存了大量的壁画和彩画。从现已发现的统计，有壁画109幅，彩画407方，这些壁画，除大殿的六小幅外，其他均为1963年在西院所发现。当时成立侍王府纪念馆进行维修时，在西院一进西偏屋东壁外层剥落的地方有画。根据太平天国王府“无一不画”的启示，进行细剥，结果使埋没一百多年的壁画重放异彩。

这些壁画与彩画，极大部分是反映现实生活，注重写实，歌颂太平天国革命的，更多的是以勇猛强悍，富有战斗性的飞禽走兽和以吉祥的民间传说为题材，同时以图案装饰贯串其中，富丽堂皇，与整个建筑构成一个整体。

跨进侍王府西院二进中厅，即是当年侍王办公之所，北壁正厅开有石门，门左右两侧墙上图着二幅极大而工整的反映太平天国军事和政治的大壁画。

东壁墙上一幅画的是太平军《望楼兵营图》，整个画面

高2.23米，宽3.46米。可惜画面正中被开了窗户，主要部分已遭破坏。但从残留部分仍充分反映出当时太平军战事形势。《望楼兵营图》壁画残留左半部分的左下角，绘有一座望楼，木构建筑。楼分四层，每层设木梯，层层而上。最高层中间竖一旗杆，黄色的长方大旗迎风招展。望楼右边树丛中竖着十根旗杆，挂着长方形和三角形旗子。旗杆后面房屋四幢，当是太平军的兵营，兵营后面一流湾湾的小溪，溪后山峦重重。山口树丛中掩映着一座城池，城门紧闭，城楼上插有一面旗子，旗杆上有一樵斗，似为一未攻克的城池。画的左面部分，有房屋四幢，屋后一江横贯，江上有风帆一艘，纵观全画，画家采用散点透视法，把军事设施和山水、树木构成新颖感人的画面，而尤把未攻克的孤城推到左上一角。在这角落的孤城周围，气象森严，展现出一片宽广的战场，望楼高耸，兵营匝地，旌旗迎风招展，战船扬帆急驰，有大军压城欲摧之势。凝视这幅壁画，使人不由想起当时三衢（今浙江衢州）激烈争夺战的气势。三衢是浙东重镇，浙江巡抚左宗棠踞守此城，是清王朝在浙江的一个反动堡垒。侍王统帅太平军，曾几次围攻而不克。不难看出，这幅壁画当是这一战役的写照。在戎马倥偬之际，这幅画画在侍王办公最显著之处，表现了太平军将士们在激烈的战斗中，充满了誓与清王朝血战到底的坚强决心。

两侧墙上也同样有一幅大壁画，中间也同样被开窗破坏了主要部分。画幅中以极为工细和结构复杂的亭台楼阁、曲院回廊，黄墙碧瓦，配以假山花木组成一座大庭院。院中室内均摆有书籍、文房四宝，从建筑结构和所施颜色来看，似为一座太平天国王府图。

在二进中厅东西两壁有四幅春、夏、秋、冬四季捕鱼图，生动细致地描绘了渔民们在不同气候用各种不同的捕鱼工具打鱼的劳动场面。图中人物众多，姿态各异，形象逼真，饶有生活情趣。

在《春季捕鱼图》中，画幅下部中间绘有拱形石桥一座，桥通右侧渔家。渔家房屋四幢，并围以篱笆，房前屋后树木成荫。渔家右侧横贯大溪，桥边一渔人正用“大捞”在打鱼。溪中鱼船三条往前急驰，驱赶着二十多只鹭鸶在捕鱼。船上有男女青年渔民，也有渔翁老妇，他们头上全扎白巾，脚穿草鞋，有的在划船，有的在打捞，有的在互打招呼，景象繁忙。整幅以青山绿柳为烘托，春意盎然。

在《夏季捕鱼图》中，右下角有一板桥，桥上有一渔民正挑着两筐鲜鱼往前奔走。桥东是山坡，坡后有古松，树荫岸边并排停着两条渔船，船头上横铺木板，上坐四人，一人吹笛，一人吹笙，一人打板击鼓，一人在演唱，表情各异，形态逼真。对面另一条船头上坐着一个渔民，笑着以手指向演唱者，似乎在赞赏评述精湛的演唱。画面中部隔溪停有渔船三条，渔民正在准备聚餐，一人手按大鱼，正在刮鳞，二人由岸上走来，前者右手拿肉，左手拿酒瓶，后者捧着一坛酒。岸上覆着船篷，篷后露出一小孩，篷前一人坐在矮凳上烧锅，一人在劈柴。前面溪里驰来一条渔船，船头立着七只鹭鸶，象是捕鱼归来。整幅夏图描绘出渔民收工后各种欢快的生活场景。

在《秋季捕鱼图》中，右下角芦苇丛中并排停着两条渔船，船头横铺木板，围坐四人，中间放一大盘，盘中盛一大鱼，正在喝酒猜拳。画得维妙维肖，呼之欲出。右上角画的是一个营救场面，一个渔民似已陷入深潭，将罾丢在一边，另一渔民抓住他的头发往上拉。

在《冬季捕鱼图》中，雪山深谷溪流中鹭鸶成群，潜浮水中。七只渔船上渔民十人均穿蓑衣，戴笠帽，以各种不同方式驱使鹭鸶捕鱼。有的用“捞海”捞，有的用竹竿钩回咬住鱼的鹭鸶，有的吹口哨呼唤鹭鸶。神态十分生动，生活气息十分浓厚。在寒天雪地中勾画出一幅捕鱼热闹情景。

另外两幅是采樵图。在西院一进西间壁上。一幅是《樵夫挑刺图》，画面高1.88米，宽1.31米。描绘的是在高山峻岭之下，有两樵夫打柴回家。在下山途中，一个樵夫脚板突然扎进了树刺，难以行走，于是两人把柴歇在小路旁。被刺者双手抱住一根古松，伸出受伤的右脚，另一樵夫坐在石上，执住被刺者的脚板，聚精会神的在挑刺。在人物刻划上细腻入微，栩栩如生。他们头戴笠帽，身穿短衣短裤，腰束汤布，腿扎绑带，脚踏草鞋，完全描绘出浙东地区劳动人民朴实无华的装束。樵夫那种朴实、憨厚、勤劳的神态，更描绘得维妙维肖。挑刺者他那种全神贯注，一丝不苟，慎重其事 的动作和极为微妙的表情，使人看了可亲可佩之感油然而生。被刺者神态的刻划更是入木三分，挑刺时的痛痒感觉，流露在脸部，反映在两脚脚趾上，回首顾望，似笑非笑的脸部感情，妙不可言。

在二进东间西壁的一幅《樵夫憩息图》，右上部有一个樵夫挑柴下山。中部有二樵夫坐在石上休息，一个拿着旱烟管抽烟，手指下山的樵夫，对着另一休息的樵夫在说话。

这些人物画的发现，为研究太平天国壁画是不是绘人物问题，提供了宝贵的实物例证。1956年和1957年，学术界曾对太平天国是否绘人物问题展开了一场讨论，讨论的结果以“不准绘人物”而告终。侍王府的壁画是在争论后的1963年所发现，其中绘有人物画的就有十六幅之多。这十六幅人物画均画在西院。考察西院历史，据《光绪金华县志》记载：太平军撤退后，这里房屋就做了清通判、经历二署衙门。民国以后就作为金华师范学堂。解放以后，成为省立第七中学等校舍。据考，清政府的官署和后来的学校校舍，均没有 在墙壁上绘画的习惯。同时，这些壁画又是在厚厚的几层石灰里面发现的。这就证明，这些房屋的墙上只画过一次壁画。再从壁画的布局看，是经过统一安排的，每个房间的格局均采用对称的手法，按题材而组合，如二进中厅正壁

(即北壁)两侧画了二幅极大的壁画。东侧画《望楼兵营图》，西侧画《王府图》；在壁南端画柏鹿，西壁南端画松鹤；东壁卷门上额画鱼龙变化图，西壁卷门上额画鲤鱼跳龙门图；东壁中部画春、秋捕鱼图，西壁中部画冬、夏捕鱼图；西院大门两侧画了四幅龙、凤、狮、象，即是一个组合，也是按太平天国王府大门所规定而画，因此侍王府西院壁画当是太平天国之遗迹无疑。

据清人齐学裘所著《见闻续录》卷二十《朱小尊》中记载：“离侍王府一箭之地，忽有执令刀贼问彝在妖里所做何事？彝云绘画为生。贼闻大喜，即向拿令旗贼酋说，此人能画画，我们将他带回馆子画画岂不妙哉，贼云甚好。……当晚至府城内馆子中，贼云请先生画画。彝即大挥秃笔，画官兵长毛作战，兼画各色花卉翎毛，又写文书信件。贼酋大喜，待若上宾。朱小尊原是以绘画为生，后投入清军曾得胜营，驻扎金华曹宅，侍王攻下金华被俘，当晚就在馆子中画了太平军与清军交战图。太平军将领大喜，待如上宾，后就留在太平军中专绘画和办稿。这段记载的时间、地点、事件等与其他史料均吻合。所记者齐学裘是朱小尊的长辈，而这些事又是“朱小尊手书半生出处事略寄际，余遂录之以传斯世。”因此所记是可信的。同时据杭州裱画老师傅朱性甫于1954年口述：“画家周士永，年轻时参加太平军革命，在侍王李世贤部下任职，画过《李世贤像》。在1922年前后，杭州裱画铺里，还可以看到周士永的作品。有一幅《朱检公子像》，绢画设色，描绘了太平军的青年军官朱检公子横刀骑马立于城上，用笔流畅，形象威武。”<sup>①</sup>除了在金华所保留的实物、文献记载和口碑传说外，尚有浙江的绍兴，江苏的苏州、宜兴、金坛、江宁，安徽的绩溪，湖北的麻城等地先后发现了不少人物画。

太平天国常以勇猛、强悍、雄劲威武的飞禽走兽入画，以象

<sup>①</sup> 浙江美院朱伯雄提供。

征英雄们矫健激昂、勇悍无敌的战斗精神，和“英雄盖世出凡尘”的豪情壮志，正如罗尔纲先生所说的“绘画富于战斗性的飞禽走兽的艺术，也是太平天国壁画的一种特色”。

侍王府壁画中这种特色是很强烈的，如双狮戏球、双鸡相斗、麟鹰相会、麟凤争斗等，比比皆是。在西院二进西间东壁画有一幅《麟凤争斗图》。在图幅中下部有一麒麟，五彩斑斓，脚踏笔、锭、如意、镯、戟、蟾等杂宝，威武英姿，回首朝右上方的凤凰，口吐火焰，往前急奔，凤凰独脚立于梧桐树上，口含一朱红长线，线下缚有画二卷，书一函，下垂红穗，凤凰羽毛奋张，双翅振展，怒朝麒麟，酣战正烈，似乎以凤凰之文战胜麒麟之武，故有“文武相斗”和“麒(棋)凤(逢)敌手”之称。

在西院三进上枋，绘有一幅《英雄图》，画面右方绘一劲松，枝上立一雄鹰，展翅伸头，俯视麒麟，麒麟奋趾昂首，张口怒吼，苍鹰雄健，麒麟威武，二者相会，表现出叱咤风云的英雄气概。而画的更多的是象征权势的金龙。整个王府的照壁、门楣、梁、柱、枋、天花板上，雕画着各种各样的龙，体现了天王洪秀全“虎啸龙吟光世界”的诗意。

在西院大门前东壁墙上画着一幅云龙大壁画，画高430公分，阔370公分，画师以粗犷的笔调，画了一条五爪金龙，龙嘴张开，龙爪怒展，盘旋在海涛上，翻腾在云雾中，它那斗劲正酣的磅礴气势、展现了“展爪似嫌云路小，腾身何怕汉程偏”的壮志。

在王府西院所有的柱上均绘有五彩盘龙，梁、枋、天花板上各种图案装饰，大部分也以龙为主体，而所有这些龙，都是五爪金龙。在封建社会里，龙是作为统治者的象征，是封建帝王专有装饰，有严格禁令，不许随便乱画的。亲王以上可“绘画五爪金龙及各色花卉”。郡王以上“绘画四爪之蟒”，而不是画龙。除此之外谁也不准画，如果“僭用违禁龙凤纹者”要受“官民各杖一百，徒三年”的严厉处分。太平天国的英雄们，以洪秀全的“天

人一气理无二，何得君王自私专”的道理，敢于打破这种禁令，大画特画五爪金龙，以伸张农民革命的权势。

在西院一进东次间正壁，以民间故事为题材，画了一幅《黄初平叱石成羊图》大型壁画，而在西壁画了一幅《八仙同乐图》。构图新颖，造型生动，别具一格。除了民间故事传说题材的壁画外，还应用了民间传统画法，以祥瑞的动物、花鸟、博古等以物托志。在侍王府壁画中有《松鹤图》、《猫蝶(耄耋)图》、《柏树绶带(百寿)图》、《柏鹿(百禄图)》、《蜂猴(封侯)图》、《鲤鱼跳龙门图》、《三阳开泰图》、《瓶案(平安)图》、《瓶象(太平有象)图》，另外还有《牡丹凤凰(丹凤朝阳)图》、《流云蝙蝠(万福)图》、《鹤桃(长寿)图》。

太平天国初期，太平军就在广西永安州大绘壁画。据丁守存《从军日记》记载，在天王府就有“门内涂黄，对画龙虎”。建都天京后，由于王府和馆子的兴建，装饰艺术的需要，因此壁画这一艺术得到蓬勃发展，并成为“各贼首巢穴门扇墙壁、无一不画”<sup>①</sup>，根据这一需要，天国政权内专门设置管理绘画的机构——“绣锦衙”。领导这个衙的“典绣锦”，其官阶是“职同指挥”，职位很高。在地方也同样组织画工和画师为各王府、馆子大画壁画。太平军在绍兴“拆寺观庐舍为伪宫，征工匠，穷绘事”<sup>②</sup>，在嘉兴，“泥金彩画自然是中国式的，光彩耀目，极尽变化之能事”<sup>③</sup>。在天京府衙内“门内墙壁皆彩画鸟兽”“不下千余处”。

金华侍王府这座艺术大宝库，是众多的劳动人民和艺术家的智慧结晶。参加制作者有画家、有民间画师、有泥匠、漆匠。据查，参加者知其名的有画家朱小尊、方绍铤、陈昌贤和泥匠陈声远。

① 《太平天国》（四），第619页。

② 王彝寿：《越难志》。

③ 吟喇：《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第556页。

方绍铎，字梅生，金华罗店人，善绘画。当他二十岁时，太平军攻克金华，他兄弟四人都参加了太平军，他就在侍王府部下绘军旗、绘壁画，并随军到达苏州、杭州、绍兴等地绘过壁画，人呼为“长毛画师”。现在他的故居尚留有壁画遗作——渔、樵、耕、读四民安业图，其风格与侍王府的樵读图极为相似。在1924年，也就是天京陷落六十周年之际，他已是八十三岁的老人了，为了缅怀太平天国，怀念自己年青时英雄好汉聚集在太平天国旗帜下所进行的革命斗争，画了一幅《英雄图》。这幅《英雄图》与侍王府西院三进偏屋枋上所画的麟鹰图，无论在内容还是构图、笔法、风格上都极为相似。

朱彝，名小尊，号铁岸道人，安徽芜湖人。从小随母舅学画，十七岁就以画为生。“工画花卉，传神极妙”<sup>①</sup>。太平军攻克芜湖，他随同母舅至浙江兰溪，后从舅命参加了清军，在曾得胜营执事笔墨，屯驻金华五都曹。侍王攻下五都曹，就留在侍王府部下画壁画彩画及写文书信件。第二年随侍王援救天京至溧阳。据分析四季捕鱼图、《望楼兵营图》等当是他的笔墨。

陈声远，小名陈利兴，号松涛，浙江东阳县上陈村人，是当地著名泥工。当时的风俗，泥工一般都要在墙头，护封檐下绘花鸟、人物故事和堆塑人物怪兽，以示辟邪趋吉。陈声远擅长此艺，被人们尊称“天工神爷”。据他的徒弟说，师父曾参加侍王府建造的施工，并参加了壁画、堆塑的制作。他保存师父的一幅《双狮图》粉本，与侍王府西院大门东壁的《双狮戏球图》有同无异。

金华太平天国侍王府所保存下来的丰富多彩的建筑装饰与大量壁画，对于研究太平天国时期的文化艺术，提供了众多的具体实物，谨撰文介绍，供史学界参考。

1986年写于太平天国侍王府纪念馆。

① 《海上墨林》。

## 《近代稗海》第6——8辑内容梗概

周 庄

《近代稗海》，是一套大型的中国近代稗史丛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荣孟源以及章伯锋同志主编，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计划搜集稗史千种，分成一百辑出版。今年已出版第1——5辑，刊载二十九种原始稿本、抄本和孤本，已引起学术界的注意，得到读者的好评。

《近代稗海》，今后将陆续刊载从鸦片战争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百年间，包括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典章制度，并补述过去很少触及的宗教、会道门、民间秘密结社和各个历史侧面的资料。丛刊选录资料的标准，是以叙述史事翔实为准，题材包括原始文献、野史杂闻，笔记、日记、年谱、随笔、诗歌等方面。凡原件稿本、抄本、流传很少的罕见的刊本，以及除各大图书馆外，很难找到的印本，均都在蒐集之列。编辑时以相近内容的资料为一辑或几辑。现在已经发表的第1——5辑，刊载的是清末民初和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资料。有关前五辑的内容，本刊第总57号上已作了简介。兹将即将出版的《近代稗海》第6——8辑的内容，作一简要介绍。

**第六辑** 刊载民国初年和北洋统治时期的党派社团兴衰的史料六种。

《民国初期政党史》和《政党和民初政治》，记叙了民国初期和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各种大小林立的党派社团发生、发展、分化与合并以至消亡的历史。在这些党派社团中，除孙中山先生缔造和领导的同盟会，以及后来的国民党、中华革命党有鲜明的政

治纲领以外，其余大部分党派社团，或依附大党而唯利必争，或羽翼军阀而唯权是图，或视党派为猎取政治权利的工具，变国会为军阀政客追逐名位的场所。这二种资料，对各党派社团的活动，记载尤详。

《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溃》，记叙了北洋派各系军阀的兴亡历史，着重叙述了直系、皖系、奉系军阀间的相互斗争，以及军阀与帝国主义的关系。

《民国军事近记》和《广东军事记》，记叙孙中山先生发起第一次北伐和广东军阀陈炯明叛变，以及西南桂系、滇系等军阀拥兵割据和角斗的情况。尤详于北洋各系军阀和各省军队和粤军的编制沿革。

《闽浙阵中日记》，记述了在直系势力的逼迫下，闽军杨化昭、臧致平部离闽赴浙作战的经过情状，而对每一次所经战役，记叙尤详。

第七辑 刊载湘、鄂、川、赣、皖、苏、闽、浙八省战争的  
五种资料。

《湘军援鄂战史》，记述一九二一年湖北苦于督军王占元的统治，联合湖南赵恒惕发起驱王战争。在湘军援鄂击败王占元以后，直系军阀吴佩孚依恃优势兵力进逼湘军，成城下之盟。此书记载战事起因、经过极为详细，资料比较全面和系统。

《湘鄂川鄂战争纪略》，侧重记叙川湘与直系军队的战争，对形成湖北逐王运动的导火线——宜昌、武昌兵变的记述尤详。

《癸亥政变纪略》，翔实的记载了一九二三年直系军阀曹錕贿选总统的全过程。书中大量保存了各方函电和新闻报道等第一手资料。

《联军志略》（未刊稿本），记叙直系军阀所部“闽浙苏皖赣五省联军”的兴起和败亡的历史。书中所记联军的发展概略及编制情况，极有价值。

《韩国钧朋僚函札选编》（未刊稿本），辑录了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五年间，江苏省长韩国钧与各派军阀周旋的往来函电，多涉及当时大事。此资料弥足珍贵，对研究这一时期各派军阀争夺江苏的情况，颇有价值。

第八辑 刊载了北洋统治时期和四川军阀混战时期的四种资料。

《民国十年官僚腐败史》，系统记述了北洋军阀政权中央各部的机构设置、内部关系、政局黑幕等情况，用大量的事例揭示了官场中的腐败现状。

《湘灾纪略》，详尽的记载了一九一八年间，在皖系军阀张敬尧统治下的湘省民众悲惨的情况。尤详于战争离乱、军暴匪祸、金融混乱、天灾人祸的记载。

《四川军阀内战详记》，是有关一九三二年刘湘与刘文辉之间的战争，兼及贵州和四川地区历年大小军阀混乱的综合性资料汇编。

《禹县屠城记》，详尽的记载了一九二五年初，国民革命军第二军胡景翼部洗劫河南禹县，民不堪命的悲惨境遇。

以上《近代稗海》第6—8辑三辑十四种资料，有的为原始稿本，有的为当事者亲身经历的记载，有的为专门机构所编纂的非卖品，内容翔实，对研究中国近代史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 美国出版中国内部事务档案

刘 俐 娜

美国国务院主档案中的中国内部事务档（1930年——194<sup>9</sup>年），已由美国大学出版社根据华盛顿国家档案馆所藏原件制成微缩胶卷发行。

这些档案，原是美国驻华代表给国务院的外交报告，内容涉及中国政治、军事、社会和经济等各方面的发展情况，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重要原始资料。虽然这些资料在前些年已陆续向学者开放，但只能到美国国家档案馆去查阅，现在正式公开发表，使用起来就方便多了。这些文件共有20多万页，包括专门报告、机密通信、会谈及会议记录等，还有中国文件的英文译文。原档中所有重要的档案都已收入这批微缩胶卷中，总共231卷，计1930年——1939年105卷；1940年——1944年51卷；1945——1946年75卷。

这批微缩胶卷的发行，对研究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历史以及中美关系史，颇有参考价值。

## 近代史资料总55——64号 目录索引

### 总55号

- |                            |          |
|----------------------------|----------|
| 孙中山在福冈                     | 陈仲言译     |
| 孙中山未刊书简                    |          |
| 海关衙门须知事宜册                  | 苏州市图书馆供稿 |
| 上郑玉轩钦使禀文                   | 黄遵宪      |
| 1892年邓海山起义资料               | 汪叔子、王凡选辑 |
| 杨珍林自订年谱                    | 冯祖贻整理    |
| 上海信成银行始末                   | 沈云芬      |
| 阎锡山早年回忆录                   |          |
| 吴焘日记(选录)                   |          |
| 《近代史资料》专刊、期刊目录(1954——1983) |          |
| 补白:《趣园丛录》摘录                | 汪曾武      |
| 图片:                        |          |
| 1913年孙中山、黄兴等在上海            |          |
| 1913年孙中山等在日本福冈             |          |
| 1913年孙中山在福冈欢迎会上            |          |
| 沈懋昭呈陈其美文及批示                |          |

### 总56号

- |             |     |
|-------------|-----|
| 广东信宜凌十八起义始末 |     |
| 荣相国事实记略     | 佚名  |
| 德宗请脉记       | 杜钟骏 |
| 康有为未刊遗札     | 陈华新 |
| 陈宦查禁告示      | 廖文煜 |

- |                          |         |
|--------------------------|---------|
| 李日垓密电簿                   | 李日垓     |
| 直隶工艺总局发展概略               | 郝庆元     |
| 常熟报刊简介                   | 庞士龙 钱永贤 |
| 〈近代史资料〉(总1—54号)篇目解题索引(上) |         |

本刊编辑室

## 总57号

- |                 |       |
|-----------------|-------|
| 孙中山致后藤新平函       | 孙中山   |
| 曾国藩等致鲍超等手札      | 陈柏泉辑  |
| 青浦县光绪十二年地漕民欠征信册 | 华开荣整理 |
| 在龙旗下——甲午战争亲历记   |       |

(英)詹姆斯·艾伦撰 邓俊秉 马嘉瑞译

- |                        |       |
|------------------------|-------|
| 章太炎致孙中山函               | 余齐昭整理 |
| 梁启超致袁世凯函               | 梁启超   |
| 光复军事略                  | 李燮和   |
| 邨园学行记                  | 崔建英整理 |
| 黄渡甲乙历劫始末               | 章圭琛   |
| 〈近代史资料〉(总1—54号)篇目题解(下) | 本刊编辑部 |
| 〈近代史资料〉专刊提要            | 本刊编辑部 |
| 〈近代稗海〉介绍               |       |

## 图片:

- 孙中山致后藤新平函
- 章太炎致孙中山函
- 梁启超致袁世凯函

## 总58号

- |                  |          |
|------------------|----------|
| 孙中山在日本           | 吉迪译      |
| 沙皇攫取蒙古——俄国外交文件选译 | 陈春华译     |
| 〈蓝辛石井协定〉签订前后     | 王善中译 王濂校 |
| 北洋时期工商业统计表       | 沈家五编     |

《闻尘偶记》小注 舒之  
穷家行 《宁津县志》编委会

## 总59号

周馥辛丑办理教案电稿 郝庆元辑注  
周馥辛丑办理教案函稿 郝庆元辑注  
庞鸿书讨论立宪电文 钱永贤、耿明、邵白整理  
一二九运动报刊资料选编 闻黎明辑  
长沙报纸史略 李抱一

## 总60号

怀念荣孟源同志 本刊编辑部  
历史学家荣孟源访问记 金瑜  
荣孟源同志谈史料工作 曹振中  
洪杨战役亲历记 怡斋  
吕海寰出使发电 吕海寰  
禹县屠城记 佚名  
张一麐生平 张一澧  
西安事变前后汪精卫与陈璧君等来往电函 蔡德金辑  
一个星期的日记——闻一多教授被暗杀后的记叙 庄任秋  
侵华日军施放毒气的部分资料 闵大洪辑  
吴虞日记中物价摘录 中国革命博物馆资料室供稿

## 总61号

中华革命党革命方略 孙中山  
中华革命党议事录  
中华革命党之回忆 居正等  
丰利船日记 陈吉人

- 海军大事记  
 苏州报刊六十年  
 革命党人反袁文件  
 革命党人在日从事反袁活动情报  
 江山万里楼诗词钞(选录)  
 北京政变文电辑录
- 胡觉民  
 杨圻  
 徐锡祺

## 总62号

- 张警私访纪行  
 同治十年反教揭帖  
 厦门苦力贸易资料  
 李有恒剿办东乡军务节略  
 刘松山手札  
 班禅赴印记略  
 按属考查日记  
 1917年美国对华关系资料选译  
 ——对德参战问题  
 黎无洪部份房屋土地契约
- 管霞起  
 杜春和  
 陈柏泉辑  
 佚名  
 谢汝钦  
 王善中译 王濂校  
 廖一中整理

## 总63号

- 诡谋直纪  
 薛福成书札  
 陈其美函牍  
 伪廷幽影录  
 千里哀鸿说“清乡”
- 毕永年  
 薛福成  
 陈其美  
 罗君强  
 汪曼云

## 总64号

- 孙总理三赴纽约  
 孙中山致山县有朋函  
 黄兴佚文一束  
 俄英在西藏的交易——外交文件选译
- 吴朝晋口述 李滋汉笔记  
 李廷江供稿  
 杨鹏程辑录  
 王远大译

## 四川款目说明书

癸丑江宁一瞥

芝岑

姜应芳起义史料续辑

竺柏松辑

縲纆见闻悲愤录

佚名

史料研讯——祁龙威补笺《热河密札》

史资

## 本刊启事

全面了解和掌握资料是历史研究的第一步。近百年的中国历史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档案、文物和图书等珍贵资料。这些史料遍及各地，给史学工作者带来很多不便，同时众多史料的不断公布、出版，读者也不可尽知。为了方便读者，本刊试验开辟“史料评介”、“史料信息”、“史事辨证”等栏目，逐步介绍全国各地档案馆、博物馆、图书馆等文物图书机构，有关近代史资料的保存和收藏情况及国内外近期中国近代史资料的公布和出版信息，通过交流沟通，而使广大读者收到坐一地揽四方之功效。热忱希望广大读者积极投稿，共同为繁荣和促进中国近代史研究而努力。

# 近代史資料

JINDAISHI ZILIAO

总 65 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辑室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通  
文  
省  
林



封面题字：郭沫若  
责任编辑：庄建平  
封面设计：冯式一  
版式设计：李学通

## 近代史资料

JIN DAI SHI ZI LIAO

总65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辑室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  
兵 学 书 店 发行  
太阳宫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7.875印张 192千字

1987年5月第1版 1987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900册

统一书号：11190·197 定价：1.60元